

奇案拍案二刻

初濛凌明

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(上)

二刻拍案惊奇

(上)

〔明〕 凌濛初 著

目 录

- 卷 之 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1
出狱僧巧完法会分
- 卷 之 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18
女棋童两局注终身
- 卷 之 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44
白孺人白嫁亲生女
- 卷 之 四 青楼市探人踪 65
红花场假鬼闹
- 卷 之 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92
十三郎五岁朝天
- 卷 之 六 李将军错认舅 111
刘氏女诡从夫
- 卷 之 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129
吴太守义配儒门女
- 卷 之 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146
王朝议一夜迷魂阵
- 卷 之 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162
伯梅香认合玉蟾蜍

卷 之 十	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	186
卷 十 一	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	203
卷 十 二	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	224
卷 十 三	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	237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一

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

诗曰：

世间字纸藏经同，见者须当付火中。

或置长流清净处，自然福禄永无穷。

话说上古苍颉制字，有鬼夜哭，盖因造化秘密，从此发泄尽了。只这一哭，有好些个来因。假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把二百四十二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，凛如斧钺，遂为万古纲常之鉴，那些奸邪的鬼，岂能不哭？又如子产铸刑书，只是楚人犯法，流到后来，奸胥舞文，酷吏锻罪，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，断送了多多少少人，那些屈陷的鬼，岂能不哭？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，凭着暗中朱衣神，不论好歹，只看点头。他肯点点的，便差池些，也会发高科、做高官；不肯点点的，遮莫你怎样高才，没处叫撞天的屈。那些呕心抽肠的鬼，更不知哭到几时，才是住手！可见这字的关系，非同小可。况且圣贤传经讲道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多用着他个消说；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，佛家白马驮将来，也只是靠这几个字，致得三教流传，同于三光。那字是何等之物，岂可不贵重他？

每见世间人，不以字纸为意，见有那残书废叶，便将来包长包短，以致因而揩台抹桌，弃掷在地，扫置灰尘污秽中。如此作践，真是罪业深重！假如偶然见了，便轻轻拾将起来，付之水火，有何重难的事，人不肯做？这不是人不肯做，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，二来不在心上的事，匆匆忽略过了；只要能存心的人，但见字纸，便加爱惜，遇有遗弃，即行收拾，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！

宋时王沂公之父，爱惜字纸，见地上有遗弃的，就拾起焚烧。便是落在粪秽中的，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，用水洗净。或投之长流水中，或候烘晒干了，用火焚过。如此行之多年，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。

一日妻有娠将产，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：“汝家爱惜字纸，阴功甚大。我已奏过上帝，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，使汝家富贵非常。”梦后果生一儿。因感梦中之语，就取名为王曾。后来连中三元，官封沂国公。宋朝一代中三元的，止得三人：是宋庠、冯京与这王曾，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！谁知内中这一个，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，岂非人人做得的事？如今世上人，见了享受科名的，那个不称羨，道是“难得”。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，却错过了不做，不知为何！且听小子说几句：

苍颉制字，爰有妙理。三教圣人，无不用此。眼观秽弃，颡当有泚。三元科名，惜字而已。一唾手事，何不拾取？

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，偶然记起一件事来。一个只因惜字纸，拾得一张故纸，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，有好些

的灵异在里头。有诗为证：

翰墨因缘法宝流，山门珍秘永传留。

从来神物多呵护，堪笑愚人欲强谋。

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，专一精心内典，勤修上乘；虽然顶冠束带，是个宰官身，却自念佛看经，做成居士相。当时因母病，发愿手写《金刚般若经》百卷，以祈冥佑，散施在各处寺宇中。后来五代宋元，兵戈扰乱，数百年间，古今名迹，海内亡失已尽，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？不知多怎地消灭了。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，流传得一卷，直至国朝嘉靖年间，依然完好，首尾不缺。凡吴中贤士大夫、骚人墨客，曾经赏鉴过者，皆有题跋在上，不消说得；就是四方名公游客，也多曾有赞叹顶礼，请求拜观，留题姓名日月的，不计其数。算是千年来稀奇古迹，极为难得的物事。山僧相传，至宝收藏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嘉靖四十三年，吴中大水，田禾淹尽，寸草不生，米价踊贵，各处禁柴、闭余，官府严示平价，越发米不入境了。元来大凡年荒米贵，官府只合静听民情，不去生事。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，贪那贵价，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；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，贪那贵价，从家里廩中发出米去。米既渐渐辐辏，价自渐渐平减。这个道理，也是极容易明白的。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，做了官府，专一遇荒就行禁柴、闭余、平价等事，他认道是不使外方余了本地米去，不知一行禁止，就有棍徒诈害。遇见本地交易，便自声扬犯禁，拿到公庭，立受枷责。那有身家的，怕惹事端，家中有米，只索闭仓高坐。又且官有定价，不许贵卖，无大利息，何苦出

柴？那些贩米的客人，见官价不高，也无想头；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采，惧怕败露，受责受罚，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，干这样没要紧的事。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，米价转高。愚民不知上官不谙，只埋怨道：“如此禁闭，米只不多；如此抑价，米只不贱！”没得解说，只囫圇说一句“救荒无奇策”罢了。谁知多是要行荒政，反致越荒的。

闲话且不说。只因是年米贵，那寺中僧侣颇多，坐食烦难，平日檀越，也为年荒米少，不来布施；又兼民穷财尽，饿殍盈途，盗贼充斥，募化无路。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，非舟楫不能往来，寺僧平时吃着十方，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、载米上门的了。真个是：

香积厨中无宿食，净明钵里少余粮。

寺僧无计奈何。内中有一僧，法名辨悟，开言对大众道：“寺中僧徒不少，非得四五十石米，不能度此荒年。如今料无此大施主。难道抄了手，坐看饿死不成？我想白侍郎《金刚经》真迹，是累朝相传至宝。何不将此件到城中，寻个识古董人家，当他些米粮，且度一岁。到来年有收，再图取赎，未为迟也。”住持道：“相传此经值价不少，徒然守着他，救不得饥饿，真是馊米囤饿杀了；把他去当米，诚是算计。但如此年时，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，当这样冷货？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。”辨悟道：“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，委是不能勾。想起来，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，他是本山人，乃是本房檀越，就中与我独厚。这卷白侍郎的经，他虽未必识得，却也多曾听得，凭着我一半面皮，挨当他几十挑米，敢是有的。”众僧齐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只索就过湖

去走走。”

住持走去房中，厢内捧出经来，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，揭开里头看时，却是册叶一般装的，多年不经裱褙，糨气已无，周围镶纸多泛浮了。住持道：“此是传名的古物，如此零落了，知他有甚好处？今将去与人家，藏放得好些，不要失脱了些便好。”众人道：“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，不必先自耽忧。”辨悟道：“依着我，当便或者当得来。只是救一时之急，赎取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！”众人道：“且到赎时再做计较，眼下只是米要紧，不必多疑了。”当下雇了船只，辨悟叫个道人随了，带了经包，一面过湖，到山塘上来。

行至相府门前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。辨悟上前稽首，相见已毕。严都管便问道：“师父何事下顾？”辨悟道：“有一件事，特来与都管商量，务要都管玉成则个。”都管道：“且说看何事，可以从命，无不应承。”辨悟道：“敝寺人众缺欠斋粮，目今年荒米贵，无计可施。寺中祖传《金刚经》，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相传价值千金，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。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，得应付米百来石，度过荒年，救取合寺人众生命，实是无量功德。”严都管道：“是甚希罕东西，金银宝贝做的，值此价钱？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，真是千闻不如一见。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。”

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，打开看时，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。严都管道：“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，元来是这等悔气色脸，倒不如外边这包，还花碌碌好看。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！”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，逐叶翻翻，一直翻到后面去，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，连主人也有题跋

手书印章，方喜动颜色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大略也值些东西，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。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，多值了百来两银子，也不见得。我与师父相处中，又是救济好事，虽是百石不能勾，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。”辨悟道：“多当多赎，少当少赎。就是五十石也罢，省得担子重了，他日回赎难措处。”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，捧了进去。终究是相府门中手段，做事不小。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：“当米五十石。”付与辨悟道：“人情当的，不要看容易了。”说罢，便叫开仓斛发。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，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。谢别了都管，千欢万喜，载回寺中不题。

且说这相国夫人，平时极是好善，尊重的是佛家弟子，敬奉的是佛家经卷。那年冬底，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，到夫人处查算。一向因过岁新正，忙忙未及简勘，此时已值二月中旬，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，内一行写着：“姜字五十九号：当洞庭山某寺《金刚经》一卷，本米五十石。”夫人道：“奇怪，是何经卷，当了许多米去！”猛然想道：“常见相公说道，洞庭山寺内有卷《金刚经》，是山门之宝，莫非即是此件？”随叫养娘们传出去，取进来看。不逾时取到。夫人盥手净了，解开包，揭起看时，见是古老纸色。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，也知是旧人经卷，便念声佛道：“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，只为年荒，将来当米吃了。这些穷寺里，如何赎得去？留在此处褻读，心中也不安稳。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，把此经还了他罢。省得佛天面上取利，不好看。”分付当中都管说：“把此项五十石，作做夫人斋僧之费；速唤寺中僧人，还他原经供养去。”

都管领了夫人的命，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，教他来领此经。恰值十九日，是观世音生日，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。事毕，到当中来拜都管。都管见了道：“来得正好！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，捎信与你。”辨悟道：“都管有何分付？”都管道：“我无别事，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。我家夫人知道了，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，不要你取赎了。白还你原经去，替夫人供养着。故此要寻你来还你。”辨悟见说，喜之不胜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，使此经重还本寺！真是佛缘广大；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，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。”都管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随去禀知夫人，请了此经出来，奉还辨悟。夫人又分付都管：“可留来僧一斋。”都管遵依，设斋请了辨悟。

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，千恩万谢而行。到得下船埠头，正值山上烧香多人坐满船上，却待开了。辨悟叫住，也搭将上去。坐好了，开船。船中人你说张家长，我说李家短，不一时行至湖中央。

辨悟对众人道：“列位说来说去，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，真是个善心喜舍、量大福大的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辨悟道：“是王相国夫人。”众人内中有的道：“这是久闻好善的，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？”辨悟指着经包道：“即此便是大布施。”众人道：“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。”辨悟道：“若是有心施舍，多些也不为奇。专为是出于意外的，所以难得。”众人道：“怎生出于意外？”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，今日如何白还的事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一个荒年，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。况且寺中传世之宝，正苦没本利赎取，今得

奉回，实出侥幸。”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，好生不信。有的道：“出家人惯说天话，那有这事！”有的道：“他又不化我们东西，何故掉谎？敢是真的！”又有的道：“既是值钱的佛经，我们也该看看，一缘一会，也是难得见的。”要与辨悟取出来看。

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，便道：“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列位未必识认，裊裊读读，看他则甚！”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，姓黄，号丹山，混名黄撮空，听得辨悟说话，便接口道：“师父出言太欺人！甚么白侍郎、黑侍郎，便道我们不认得。那个白侍郎，名字叫得白乐天，《千家诗》上多有他的诗，怎欺负我不晓得？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，也是个缘分，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。”众人听得，尽拍手道：“黄先生说得有理。”一齐就去辨悟身边，讨取来看。

辨悟四不拗六，抵当众人不住，只得解开包袱，摊在舱板上，揭开经来。那经叶叶不粘连的了，正揭到头一板，怎当得湖中风大，忽然一阵旋风，搅到经边一掀，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揪住，早把一叶吹到船头上。那时辨悟只好按着，不能脱手去取，忙叫众人快快收着。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，你挨我挤，吆吆喝喝，磕磕撞撞，那里捞得着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被风一卷，早卷起在空中。元来一年之中，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，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，只在此时。那时是二月天气，正好随风上去，那有下来的风恰恰吹来还你船中？况且太湖中间，濛濛漾漾的所在，没弄手脚处，只好共睁着眼，望空仰看。但见：

天际飞冲，似炊烟一道直上；云中荡漾，如游丝几

个翻身。纸鸢到处好为邻，俊鹞飞来疑是伴。底下叫的叫，跳的跳，只在湖中一叶舟；上边往一往，来一来，直通海外三千国。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，没处借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。

辨悟手按着经卷，仰望着天际，无法施展。直看到望不见才住。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，只叫得苦。众人也多呆了，互相埋怨。一个道：“才在我手边，差一些儿不拿得住。”一个道：“在我身边飞过，只道你来拿，我住了手。”大家唧唧。一个老成的道：“师父再看看，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。”辨悟道：“那里是素纸？刚是揭开头一张，看得明明白白的。”众人疑惑，辨悟放开双手看时，果然失了头一板。辨悟道：“千年古物，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！”忙把来叠好，将包包了。紫涨了面皮，只是怨怅。众人也多懊悔，不敢则声；黄撮空没做道理处，文诌诌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。看见辨悟不喜欢，也再没人敢讨看了。船到山边，众人各自上岸散讫。

辨悟自到寺里来，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，合寺无不喜欢赞叹。却把湖中失去一叶的话，瞒住不说。寺僧多是不在行的，也没有人翻来看看，交与住持收拾过罢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河南卫辉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，补了常州府太守，择日上任，家中亲眷设酒送行。内中有一个人，乃是个博学好古的山人，曾到苏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。席间对柳太守说道：“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。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，有一件希奇的物事，乃是白香山手书《金刚经》。这个古迹，价值千金。今老亲丈就在邻邦，若是有个便处，不

可不设法看一看。”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，他虽不好古董，却是个极贪的性子，见说了值千金，便也动了火，牢牢记在心上。

到任之后，也曾问起常州乡士大夫，多有晓得的。只有苏、松隔属，无因得看。他也不是本心要看，只因千金之说上心，希图频对人讲，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，购求来送他未可知。谁知这些听说的人，道是隔府的东西，他不过无心问及，不以为意。以后在任年余，渐渐放手长了。有几个富翁为事，打通关节，他传出密示，要苏州这卷《金刚经》。诘知富翁要银子反易，要这经却难。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，寺僧道是家传之物，并无卖意。及至问价，说了千金。买的多不在行，伸伸舌，摇摇头，恐怕做错了生意，折了重本，看不上眼，不是算计；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，回说“《金刚经》乃本寺镇库之物，不肯卖的，情愿纳价”罢了。太守见了白物，收了顽涎，也不问起了。如此不止一次，这《金刚经》倒是那太守发科分、起发人的丹头了。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，一发上心。

有一日，江阴县中解到一起劫盗，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，太守暗喜道：“取《金刚经》之计，只在此僧身上了。”一面把盗犯下在死囚牢里，一面叫个禁子到衙来，悄悄分付他道：“你到监中，可与我密密叮嘱这行脚僧，我当堂再审时，叫他口里扳着苏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窝赃之所，我便不加刑罚了。你却不可泄漏讨死吃。”禁子道：“太爷分付，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钱！多在小的身上罢了。”禁子自去依言行事。

果然次日升堂，研问这起盗犯，用了刑具。这些强盗各

自招出赃仗窝家。独有这个行脚僧，不上刑具，就一口招道：赃在洞庭山某寺窝着，寺中住持叫甚名字。元来行脚僧人做歹事的，一应荒庙野寺投斋投宿，无处不到，打听做眼。这寺中住持姓名，恰好他晓得的，正投太守心上机会。太守大喜，取了供状，叠成文卷，一面行文到苏州府捕盗厅来，要提这寺中住持，差人赍文坐守。捕厅签了牌，另差了两个应捕，驾了快船，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来。真个：

人似饥鹰，船同蜚虎。鹰在空中思攫食，虎逢到处立吞生。静悄村墟，魑地神号鬼哭；安闲舍宇，登时犬走鸡飞。即此便是活无常，阴间不数真罗刹。

应捕到了寺门前，雄赳赳的走将入来，问道：“那一个是住持？”住持上前稽首道：“小僧就是。”应捕取出麻绳来便套：住持慌了手脚道：“有何事犯，便直得如此？”应捕道：“盗情事发，还问甚么事犯！”众僧见住持被缚，大家走将拢来，说道：“上下不必粗鲁，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门徒，等闲也不受人欺侮；况且寺中并无歹人，又不曾招接甚么游客住宿，有何盗情干涉？”应捕见说是相府门徒，又略略软了些，说道：“官差吏差，来人不差。我们捕厅，因常州府盗情事，扳出与你寺干连，行关守提。有干无干，当官折辨，不关我等心上。只要打发我等起身。”一个应捕假做好人道：“且宽了缚，等他去周置，这里不怕他走了去。”住持脱了身，讨牌票看了，不知头由。一面商量收拾盘缠去常州分辨，一面将差使钱送与应捕。应捕嫌多嫌少，诈得满足了才住手。

应捕带了住持下船。辨悟叫个道人跟着，一同随了住持，缓急救应。到了捕厅，点了名，办了文书解将过去，免不得

书房与来差多有了使费。

住持与辨悟、道人共是三人，雇了一个船，一路盘缠了来差，到常州来。——说话的，你差了。隔府关提，尽好使用支吾，如何去得这样容易？看官有所不知，这是盗情事，不比别样闲讼，须得出身辨白。不然，怎得许多使用？所以只得来了。未见官时，辨悟先去府中细细打听劫盗与行脚僧名字、来踪去迹，与本寺没一毫影响，也没个仇人在内，正不知祸根是那里起的，真摸头路不着。说话间，太守升堂。来差投批，带住持到。太守不开言问甚事由，即写监票发下监中去。住持不曾分说得一句话，竟自黑碌碌地吃监了。

太守监罢了住持，唤原差到案前来，低问道：“这和尚可有人同来么？”原差道：“有一个徒弟，一个道人。”太守道：“那徒弟可是了事的？”原差道：“也晓得事体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悄地对那徒弟说，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《金刚经》来，救你师父，便得无事；若稍迟几日，就讨绝单了。”原差道：“小的去说。”

太守退了堂，原差跌跌脚道：“我只道真是盗情，元来又是甚么《金刚经》！”——盖只为先前借此为题，诈过了好几家，衙门人多是晓得的了。——走去一十一五对辨悟说了。辨悟道：“这是我上世之物。怪道日前有好几起常州人来寺中求买，说是府里要；我们不卖与他。直到今日，却生下这个计较，陷我师父，强来索取。如今怎么处？”原差道：“方才明明分付，稍迟几日，就讨绝单。我老爷只为要此经，我这里好几家受了累。何况是你本寺有的，不送得他，他怎肯住手？却不枉送了性命！快去与你住持师父商量去。”辨悟就央原差

领了到监里，把这些话一一说了。住持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快去取来送他，救我出去罢了。终不成为了大家门面的东西，断送了我一个人性命罢？”辨悟道：“不必二三，取了来就是。”对原差道：“有烦上下代禀一声，略求宽容几日，以便往回。师父在监，再求看觑。”原差道：“既去取了，这个不难，多在我身上。放心前去。”

辨悟留下盘缠，与道人送饭，自己单身不辞辛苦，星夜赶到寺中，取了经卷，复到常州，不上五日，来会原差道：“经已取来了，如何送进去？”原差道：“此是经卷，又不是甚么财物。待我在转桶边击梆，禀一声递进去不妨。”果然原差递了进去。

太守在私衙，见说取得《金刚经》到，道是宝物到了。合衙人着，多来争看。打开包时，太守是个粗人，本不在行，只道千金之物，必是怎地庄严，看见零零落落，纸色晦黑，先不象意。揭开细看字迹，见无个起首。没头没脑。看了一会，认有细字号数，仔细再看，却元来是第二叶起的。太守大笑道：“凡事不可虚慕名。虽是古迹，也须得完全才好。今是不全之书，头一板就无了，成得甚用？说甚么千金百金，多被这些酸子传闻误了，空费了许多心机！难为这个和尚，坐了这几日监，岂不冤枉？”内眷们见这经卷既没甚么好看，又听得说和尚坐监，一齐撺掇，叫还了经卷，放了和尚。太守也想到：“没甚紧要。”仍旧发与原差，给还本主。

衙中传出去，说少了头一张，用不着，故此发了出来。辨悟只认还要补头张，怀着鬼胎道：“这却是死了！”正在心慌，只见连监的住持多放了出来。原差来讨赏道：“已此没事了。”

住持不知缘故，原差道：“老爷起心要你这经，故生这风波。今见经不完全，没有甚么头一张，不中他意，有些懊悔了。他原无怪你之心，经也还了，事也罢了。恭喜，恭喜！”

住持谢了原差，回到下处。与辨悟道：“那里说起，遭此一场横祸！今幸得无事，还算好了。只是适才听见说经上没了头张，不完全，故此肯还。我想此经怎的不完全？”辨悟才把前日太湖中众人索看，风卷去头张之事，说了一遍。住持道：“此天意也。若是风不吹去首张，此经今日必然被留，非复我山门所有了；如今虽是缺了一张，后边名迹还在，仍旧归吾寺宝藏：此皆佛天之力。”喜喜欢欢，算还了房钱、饭钱。师徒与道人三众雇了一个船，同回苏州来。

过了浒墅关数里，将到枫桥，天已昏黑。忽然风雨大作，不辨路径。远远望去，一道火光烛天。叫船家对着亮处，只管摇去。其时风雨也息了，看看至近，却是草舍内一盏灯火明亮，听得有木鱼声。船到岸边，叫船家缆好了。辨悟踱上去，叩门讨火。

门还未关，推将进去，却是一个老者，靠着桌子诵经。见是个僧家，忙起身叙了礼。辨悟求点灯，老者打个纸拈儿，蘸蘸油，点着了，递与辨悟。辨悟接了纸拈，照得满屋明亮。偶然抬头带眼，见壁间一幅字纸粘着。无心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大叫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”老者问道：“师父见此纸，为何大惊小怪？”辨悟道：“此话甚长。小舟中还有师父在内，待小僧拿火去照了，然后再来奉告。还有话讲。”老者道：“老汉是奉佛弟子，何不连尊师接了起来？”老者就叫小厮祖寿出来，同了辨悟，到舟中来接那一位师父。辨悟来到船上，先叫住持

道：“师父快起来。不但投着主人，且有奇事了。”住持道：“有何奇事？”辨悟道：“师父且到里面，见了主人，请看一件物事。”

住持同了辨悟，走进门来。与主人相见了。辨悟拿了灯，拽了住持的手，走到壁间，指着那一幅字纸道：“师父可认认看。”住持抬眼一看，只见首一行是，“金刚般若波罗密经”，第二行是“法会因由分第一”，正是白香山所书，乃经中之首叶，在湖中飘失的。拍手道：“好像是吾家经上的，何缘得在此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贤师徒惊怪此纸，必有缘故。”辨悟道：“老丈肯把得此纸的根由一说，愚师徒也剖心相告。”老者摆着椅子道：“请坐了献茶，容老汉慢讲。”师徒领命，分次坐了。

奉茶已毕，老者道：“老汉姓姚，是此间渔人。幼年不曾读书，从不识字，只靠着鱼虾为生。后来中年，家事尽可度日了。听得长老们说因果，自悔作业太多，有心修行。只为不识一字，难以念经，因此自恨。凡见字纸，必加爱惜，不敢作践，如此多年。前年某月某日晚间，忽然风飘甚么物件下来，到于门首。老汉望去，只看见一道火光落地。拾将起来，却是一张字纸。老汉惊异，料道多年宝惜字纸，今日见此光怪，必有奇处。不敢亵渎，将来粘在壁间，时常顶礼。后来有个道人到此，见了，对老汉道：‘此《金刚经》首叶。若是要念全经，我当教汝。’遂手出一卷，教老汉念诵一遍。老汉随口念过，心中豁然。就把经中字一一认得。以后日渐增加，今颇能遍历诸经了。记得道人临别时，指着此纸道：‘善守此幅，必有后果。’老汉一发不敢怠慢，每念诵时，必先顶

礼。今两位一见，共相惊异，必是晓得此纸的来历了。”

住持与辨悟同声道：“适间迷路，忽见火光冲天。随亮到此，却只是灯火微明，正在怪异。方才见老丈见教，得此纸时，也见火光，乃知是此纸显灵，数当会合。老丈若肯见还，功德更大了。”老者道：“非师等之物，何云见还？”辨悟道：“好教老丈得知：此纸非凡笔，乃唐朝侍郎白香山手迹也。全经一卷，在吾寺中，海内知名。吾师为此，近日被一个狠官人拿去，强逼要献，几丧性命。没奈何，只得献出。还亏得前年某月某日，湖中遇风，飘去首叶。那官人嫌他不全，方得重还。今日正奉归寺中供养，岂知却遇着所失首叶在老丈处，重得瞻礼。前日若非此纸失去，此经已落他人之手；今日若非此纸重逢，此经遂成不全之文。一失一得，不先不后，两番火光，岂非韦驮尊天有灵，显此护法手段出来么？”老者似信不信的答应。

辨悟走到船内，急取经包上来，解与老者看。乃是第二叶起的。将来对着壁间字法纸色，果然一样无差。老者叹异，念佛不已。将手去壁间揭下来，合在上面，长短阔狭无不相同，一卷经完完全全了。三人尽皆欢喜。

老者分付治斋相款，就留师徒两人同榻过夜。住持私对辨悟道：“起初我们恨柳太守，如今想起来，也是天意。你失去首叶，寺中无一人知道，珍藏到今。若非此一番跋涉，也无从遇着原纸来完全了。”辨悟道：“上天晓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，怕夺了全卷去，故先吹掉了一纸。今全卷重归，仍旧还了此一纸。实是天公之巧，此卷之灵。想此老亦是会中人。所云道人，安知不是白侍郎托化来的？”住持道：“有理，

有理。”

是夜姚老者梦见韦驮尊天来对他道：“汝幼年作业深重，亏得中年回首，爱惜字纸。已命香山居士，启汝天聪。又加守护经文，完成全卷，阴功更大，罪业尽消。来生在文字中受报，福祿非凡。今生且赐延寿一纪，正果而终。”老者醒来，明明记得。次日对师徒二人道：“老汉爱护此纸经年，今见全经，无量欢喜。虽将此纸奉还，老汉不能忘情。愿随老师父同行，出钱请个裱匠，到寺中重新装好，使老汉展诵几遍，方为称怀。”师徒二人道：“难得檀越如此信心，实是美事。便请下船，同往敝寺随喜一番。”

老者分付了家里，带了盘缠，唤小厮祖寿跟着。又在城里接了一个高手的裱匠，买了作料，一同到寺里来。盘桓了几日，等裱匠完工，果然裱得焕然一新。便出衬钱，请了数众，展念《金刚经》一昼夜，与师徒珍重而别。

后来每年逢诞日或佛生日，便到寺中瞻礼白香山手迹一遍，即行持念一日，岁以为常。年过八十，到寺中沐浴坐化而终。寺中宝藏此卷，闻说至今犹存。有诗为证：

一纸飞空大有缘，反因失去得周全。

拾来宝惜生多福，故纸何当浪弃捐？

小子不敢明说寺名，只怕有第二个像柳太守的寻踪问迹，又生出事头来。再有一诗笑那太守道：

佗父何知风雅缘！贪看古迹只因钱。

若教一卷都将去，宁不冤他白乐天！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

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

词云：

百年伉俪是前缘，天意巧周全。试看人世，禽鱼草木，各有蝉联。从来材艺称奇绝，必自种姻缘。文君琴思，仲姬画手，匹美双传。（词寄《眼儿媚》）

自古道：“物各有偶。”才子佳人，天生匹配，最是人世上的佳话。看官且听小子说：

山东兖州府巨野县有个秣芳亭，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时，祭赛田祖先农、公举社会聚饮的去处。向来亭上有一扁额，大书三字在上，相传是唐颜鲁公之笔，失去已久，众人无敢再写。一日正值社会之期，乡里父老相商道：“此亭徒有其名，不存其扁。只因向是木扁，所以损坏。今若立一通石碑在亭中，别请当今名笔，写此三字在内，可垂永久。”此时只有一个秀才，姓王名维翰，是晋时王羲之一派子孙。惯写颜字，书名大盛。父老具礼相求，道其本意。维翰欣然相从，约定社会之日就来赴会，即当举笔。父老苍石端正。

到于是日，合乡村男妇儿童无不毕赴，同观社火。你道

如何叫得社火？凡一应吹箫、打鼓、踢球、放弹、构拦、傀儡、五花爨弄，诸般戏具，尽皆施呈，却象献来与神道观玩的意思，其实只是人扶人兴，大家笑耍取乐而已。所以王孙公子尽有携酒挟伎，特来观看的，直待诸戏尽完，赛神礼毕，大众齐散，止留下主会几个父老，亭中同分神福，享其祭余，尽醉方休。此是历年故事。此日只为邀请王维翰秀才书石，特接着上厅行首谢天香，在会上相陪饮酒。不想王秀才别被朋友留住，一时未至。

父老虽是设着酒席，未敢自饮，呆呆等待。谢天香便问道：“礼事已毕，为何迟留不饮？”众父老道：“专等王秀才来。”谢天香道：“那个王秀才？”父老道：“便是有名会写字的王维翰秀才。”谢天香道：“我也久闻其名，可惜不曾会面。今日社酒，却等他做甚？”父老道：“他许下在石碑上写‘秣芳亭’三字。今已磨墨停当在此，只等他来动笔罢，然后饮酒。”谢天香道：“既是他还未来，等我学写个儿耍耍何如？”父老道：“大姐又能写染？”谢天香道：“不敢说能，粗学涂抹而已，请过大笔一用，取一回笑话；等王秀才来时，抹去了再写不妨。”父老道：“俺们那里有大笔？凭着王秀才带来用的。”谢天香看见瓦盆里墨浓，不觉动了挥洒之兴，却恨没有大笔应手。心生一计，伸手在袖中摸出一条软纱汗巾来，将角儿团簇得如法，拿到瓦盆边，蘸了浓墨，向石上一挥，早写就了“秣芳”二字。

正待写“亭”字起，听得鸾铃响，一人指道：“兀的不是王秀才来也！”谢天香就住手不写。抬眼看时，果然王秀才骑了高头骏马，瞬息来到亭前，从容下马，到亭中来。众父老

迎着，以次相见。谢天香末后见礼，王秀才看了谢天香容貌，谢天香看了王秀才仪表，两相企羡，自不必说。

王秀才看见碑上已有“秣芳”二大字，墨尚未干，称赞道：“此二字笔势非凡！有恁样高手在此，何待小生操笔？却为何不写完了？”父老道：“久等秀才不到，此间谢大姐先试写一番看看，刚写得两字，恰好秀才来了，所以住手。”谢天香道：“妾身不揣，闲在此间作耍取笑，有污秀才尊目。”王秀才道：“此书颜骨柳筋，无一笔不合法，不可再易。就请写完罢了。”父老不肯道：“专仰秀才大名，是必要烦妙笔一番。”谢天香也谦逊道：“贱妾偶尔戏耍，岂可当真？”王秀才道：“若要抹去二字，真是可惜；倘若小生写来，未必有如此妙绝，悔之何及？恐怕难为父老每盛心推许，容小生续成罢了。只问适间大姐所里何笔，就请借用一用，若另换一管，锋端不同了。”谢天香道：“适间无笔，乃贱妾用汗巾角蘸墨写的。”王秀才道：“也好，也好，就借来试一试。”谢天香把汗巾递与王秀才。王秀才接在手中，向瓦盆中一蘸，写个“亭”字续上去。看来笔法俨如一手写成，毫无二样。父老内中也有斯文在行的，大加叹赏道：“怎的两人写来恰似出于一手？真是才子佳人，可称双绝。”王秀才与谢天香俱各心里喜欢，两下留意。

父老一面就命勒石匠把三字刻将起来，一面就请王秀才坐了首席，谢天香陪坐，大家尽欢吃酒。席间王秀才与谢天香讲论字法，两人多是青春美貌，自然投机。父老每多是有年纪历过多少事体过的，有甚么不解意处？见两人情投意合，就撺掇两下成其夫妇。后来竟偕老终身。这是两个会写字的

成了一对的话。

看来天下有一种绝技，必有一个同声同气的在那里凑得。在夫妻里面，更为希罕。自古书、画、琴、棋，谓之文房四艺，只这王谢两人，便是书家一对夫妻了。若论画家，只有元时魏国公赵子昂与夫人管氏仲姬两个多会画，至今湖州天圣禅寺东西两壁，每人各画一壁，一边山水，一边竹石，并垂不朽。若论琴家，是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，只为琴心相通，临邛夜奔。这是人人晓得的，小子不必再来敷演。如今说一个棋家，在棋盘上赢了一个妻子，千里姻缘，天生一对，也是一段希奇的故事，说与看官每听一听。有诗为证：

世上输赢一局棋，谁知局内有夫妻？

坡翁当日曾遗语，胜固欣然败亦宜。

话说围棋一种，乃是先天河图之数。三百六十一着，合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；黑白分阴阳，以象两仪；立四角，以按四象。其中有千变万化，神鬼莫测之机，仙家每每好此，所以有王质烂柯之说。相传是帝尧所置，以教其子丹朱。此亦荒唐之谈，难道唐、虞以前连神仙也不下棋？况且这家技艺，不是寻常教得会的。若是天性相近，一下手晓得走道儿便有非常仙着，着出来，一日高似一日，直到绝顶方休；也有品格所限，只差得一子两子地步，再上进不得了；至于本质下劣，就是奢遮的国手师父指教他秘密几多年，只到得自家本等，高也高不多些儿。真所谓棋力酒量恰像个前生分定，非人力所能增减也。

宋时蔡州大吕村有个村童，姓周，名国能，从幼便好下棋，父母送他在村学堂读书，得空就与同伴每画个盘儿，拾

取两色砖瓦块做子赌胜。出学堂来，见村中老人家每动手下棋，即袖着手儿站在旁边，呆呆地厮看。或时看到闹处，不觉心痒，口里漏出着把来，指手画脚教人，定是寻常想不到的妙着。自此日着日高，是村中有名会下棋的高手，先前曾饶过国能几子的，后来多反受国能饶了，还下不得两平。遍村走将来，并无一个对手，此时年才十五六岁，棋名已著一乡。乡人见国能小小年纪，手段高得埃吼，尽传：“他在田畔拾枣，遇着两个道士打扮的在草地上对坐，安枰下棋，他在旁边蹶着观看。道士觑着笑道：‘此子亦好棋乎？可教以人间常势。’遂就枰上指示他攻守杀夺、救应防拒之法。也是他天缘所到，说来就解，一一领略不忘。道士说：‘自此可无敌于天下矣。’笑别而去。此后果然下出来的迥出人上，必定所遇是仙长，得了仙诀过来的。”有的说是：“这小伙子调喉。无过是他天性近这一家，又且耽在里头，所以转造转高，极穷了秘妙，却又撰出见神见鬼的天话，哄着愚人。”这也是强口人不肯信伏的常态。总来不必辨其有无，却是棋高无敌是个实的了。

因为棋名既出，又兼年小希罕，便有官员士夫、王孙公子与他往来。又有那不伏气甘折本的小二哥与他赌赛，十两五两输与他的。国能渐渐手头饶裕，礼度熟闲，性格高傲，变尽了村童气质，弄做个斯文模样。父母见他年长，要替他娶妻，国能就心里望头大了，对父母说道：“我家门户低微。目下取得妻来，不过是农家之女。村妆陋质，不是我的对头。儿既有此绝艺，便当挟此出游江湖间，料不须带着盘费走。或者不拘那里，天缘有在，等待依心象意寻个对得我来的好女

儿为妻，方了平生之愿。”父母见他说得话大，便就住了手。

过不多几日，只见国能另换了一身衣服，来别了父母出游。父母一眼看去，险些不认得了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？

头戴包巾，脚蹬方履。身上穿浅地深缘的蓝服，腰间系一坠两股的黄绦。若非葛稚川侍炼药的丹童，便是董双成同思凡的道侣。

说这国能葛巾野服，扮做了道童模样，父母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儿如此打扮，意欲何为？”国能笑道：“儿欲从此云游四方，遍寻一个好妻子来做一对耳。”父母道：“这是你的志气，也难阻你，只是得手便回，莫贪了别处欢乐，忘了故乡。”国能道：“这个怎敢？”

是日是个黄道吉日，拜别了父母，即便登程。从此自称小道人，一路行去。晓得汴梁是帝王之都，定多名手，先向汴京进发。

到得京中，但是对局，无有不输与小道人的，棋名大震。往来多是朝中贵人，东家也来接，西家也来迎，或是行教，或是赌胜，好不热闹过日，却并不见一个对手，也无可意的女佳人撞着眼里的。混过了多时，自想姻缘未必在此，遂离了京师，又到太原、真定等处游荡。一路行棋，眼见得无出其右。奋然道：“吾同燕出乃辽国郎主在彼称帝，雄丽过于汴京，此中必有高人国手天下无敌的在内。今我在中国既称绝技，料然到那里不到得输与人了。何不往彼一游，寻个出头的国手较一较高低？也与中国吐一吐气，博他一个远乡异域的高名，传之不朽。况且自古道：‘燕赵多佳人。’或者借此技艺，在王公贵人家里出入，图得一个好配头也不见得。”遂决意往北

路进发。风飧水宿，夜住晓行。不多几日，已到了燕山地面。

且说燕山形胜：

左环沧海，右拥太行。北枕居庸，南襟河济。向称天府之国，暂为夷主所都。

此时燕山，正是耶律部落称尊之所，宋时呼之为北朝，相与为兄弟之国。盖自石晋以来，以燕云一十六州让与彼国了，从此渐染中原教化，百有余年。所以夷狄名号，向来只是单于、可汗、赞普、郎主等类，到得辽人，一般称帝称宗；以至官员职名，大半与中国相参，衣冠文物，百工技艺，竟与中华无二。

辽国最好的是弈棋，若有第一等高棋，称为国手，便要遣进到南朝，请人比试。曾有一个王子最高，进到南朝。这边棋院待诏顾思让也是第一手，假称第三手，与他对局，以一着解两征，至今棋谱中传下镇神头劣。王子赢不得顾待诏，问通事说是第三手，王子愿见第一。这边回他道：“赢得第三，方见第二；赢得第二，方见第一。今既赢不得第三，尚不得见第二，怎能勾见得第一？”王子只道是真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北朝第一手，赢不得南朝第三手，再下棋何干？”摔碎棋枰，伏输而去。却不知被中国人瞒过了。此是已往的话。

只说那时辽国围棋第一称国手的，乃是一个女子，名为妙观。有亲王保举，受过朝廷册封为女棋童。设个棋肆，教授门徒。你道如何教授？盖围棋三十二法，皆有定名：

有“冲”，有“干”；有“绰”，有“约”；有“飞”，有“关”；有“札”，有“粘”；有“顶”，有“尖”；有“觑”，有“门”；有“打”，有“断”；有“行”，有

“立”；有“捺”，有“点”；有“聚”，有“蹀”；有“挟”，有“拶”；有“薛”有“刺”；有“勒”，有“扑”；有“征”，有“劫”；有“持”，有“杀”；有“松”，有“盘”。

妙观以此等法，传授于人。多有王侯府中送将男女来学棋，以及大家小户少年好戏欲学此道的，尽来拜他门下，不记其数。多呼妙观为师。妙观亦以师道自尊，妆模做样，尽自矜持，言笑不苟，也要等待对手，等闲未肯嫁人。却是棋声传播，慕他才色的咽干了涎唾，只是不能胜他，也没人敢启齿求配。空传下个美名，受下许多门徒，晚间师父娘只是独宿而已。有一首词，单道着妙观好处：

丽质本来无偶，神机早已通玄。枰中举国莫争先，女将驰名善战。玉手无惭国手，秋波合唤秋仙。高居师席把棋传，石作门生也眩。

右词寄《西江月》

话说国能自称小道人，游到燕山，在饭店中歇下，已知妙观是国手的话，留心探访。只见来到肆前，果然一个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那里点指画脚，教人下棋。小道人见了，先已飞去了三魂，走掉了七魄，恨不得双手抱住了他，做一点两点的事。心里道：“且未可露机，看他着法如何。”呆呆地袖着手，在旁冷眼厮觑，见他着法还有不到之处，小道人也不说破。

一连几日，有些耐不得了，不觉口中嚅嚅，逗露出一两着来。妙观出于不意，见指点出来的多是神着；抬眼看时，却是一个小伙儿，又是道家妆扮的，情知有些诧异。心里疑道：

“那里来此异样的人？”忍着只做不睬，只是大刺刺教徒弟们对局。妙观偶然指点一着，小道人忽攘臂争道：“此一着未是胜着。至第几路，必然受亏。”果然下到其间，一如小道人所说，妙观心惊道：“奇哉此童，不知自何处而来？若再使他在此观看，形出我的短处，枉为人师，却不受人笑话？”大声喝道：“此系教棋之所！是何闲人，乱入厮混？”便叫两个徒弟，把小道人掬了出来，不容观看。小道人冷笑道：“自家棋低，反要怪人指教！看你躲得过我么？”反了手，踱了出来，私下想道：“好个美貌女子！棋虽非我比，女人中有此，也不易得。只在这几个黑白子上，定要赚他到手。倘不如意，誓不还乡。”

走到对门，问个老者道：“此间店房可赁与人否？”老者道：“赁来何用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因来看棋，意欲赁个房儿住着，早晚偷学他两着。”老者道：“好，好。对门女棋师，是我国中第一手，说道天下无敌的。小师父小小年纪，要在江湖上云游，正该学他些着法。老汉无儿女，止有个老嬷缝纫度日，也与女棋师往来得好。此门面房空着，专一与远来看棋的人闲坐，趁几文茶钱的，小师父要赁，就打长赁了也好。”小道人就在袖里摸出包来，拣一块大些的银子与他做了定钱。抽身到饭店中搬取行囊，到这对门店中安下。

铺设已定，见店中有见成歪就的木牌在那里，他就与店主人说，要借来写个招牌。老者道：“要招牌何用？莫非有别样高术否？”小道人道：“也要在此教教下棋，与对门棋师赛一赛。”老者道：“不当人子。那里还讨个对手么？”小道人道：“你不要管，只借我牌便是。”老者道：“牌自空着，但凭取用。只不要惹出事来，做了话靶。”小道人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就

取出文房四宝来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挥出一张牌来，竖在店面门口。只因此牌一出，有分交：绝技佳人，望枰而纳款；远来游客，出手以成婚。你道牌上写的是甚话来？他写道：

汝南小道人手谈，奉饶天下最高手一先。

老者看见了道：“天下最高手你还要饶他先哩！好大话，好大话。只怕见我女棋师不得。”小人道：“正要饶得你女棋师，才为高手。”老者似信不信，走进里面去把这些话告诉老嬷，老嬷道：“远方来的人敢开大口，或者有些手段，也不见得。”老者道：“点点年纪，那里便有什么手段？”老嬷道：“有智不在年高。我们女棋师又是有年纪的么？”老者道：“我们下着这样一个人，与对门作敌，也是一场笑话。且看他做出便见。”

不说他老口儿两下唧啾，且说这边立出牌来，早已有人报与妙观得知。妙观见说写的是“饶天下最高手”，明是与他放对的了，情知是昨日看棋的小伙，心中好生忿忿不平。想道：“我在此擅名已久，那里来这个小冤家，来寻我们的错处？”发个狠，要就与他决个胜负。又转一个念头道：“他昨日看棋时，偶然指点的着数，多在我意想之外。假若与他决一局，幸而我胜，劈破他招牌，赶他走路不难；万一输与他了，此名一出，那里还显得有我？此事不可造次，须着一个先探一探消息，再作计较。”妙观有个弟子张生，是他门下最得意的高手，也是除了师父再无敌手的。妙观唤他来说道：“对门汝南小道人，口说大话，未卜手段虚实。我欲与决输赢，未可造次。据汝力量，已与我争不多些儿了，汝可先往一试，看汝

与彼优劣，便可以定彼棋品。”

张生领命而出，走到小道人店中，就枰求教。张生让小道人是客，小道人道：“小牌上有言在前，遮末是高手也要饶他一先，决不自家下起。若输与足下时，受让未迟。”张生只得占先下了。张生穷思极想，方才下得一着，小道人只随手应去。不到得完局，张生已败。张生拱手伏输道：“客艺果高，非某敌手。增饶一子，方可再请教。”果然摆下二子，然后请小道人对下。张生又输了一盘。张生心服道：“还饶不住，再增一子。”增至三子，然后张生觉得松些，恰恰下个两平。看官听说：凡棋有敌手，有饶先，有先两。受饶三子，厥品中中；未能通幽，可称用智。受得国手三子饶的，也算是高强了。只为张生也是妙观门下出色弟子，故此还挣得来；若是别一个，须动手不得。看来只是小道人高得紧了。

小道人三局后，对张生道：“足下之棋，也算高强，可见上国一斑矣。不知可有堪与小道对敌的，请出一个来，小道情愿领教。”张生晓得此言是搦他师父出马，不敢应答，作别而去。来到妙观跟前密告道：“此小道人技艺甚高，怕吾师也要让他一步。”妙观摇手，戒他不可说破，惹人耻笑，自此之后，妙观不敢公然开肆教棋。

旁人见了标牌，已自惊骇；又见妙观收敛起来；那张生受饶三子之说，渐渐有人传将开去：正不知这小道人与妙观，果是高下如何。自有这些好事的人，三三两两议论。有的道：“我们棋师不与较胜负，想是不放他在眼里的了。”有的道：“他牌上明说饶天下最高手一先，我们棋师难道忍得这话起，不与争雄？必是个有些本领的，棋师不敢造次出头。”有的道：

“我们棋师现是本国第一手，并无一个男人赢得他的，难道别处来这个小小道人，便恁地高强不成？是必等他两个对一对局，定个输赢来我们看一看，也是着实有趣的事。”又一个道：“妙是妙，他们岂肯轻放对？是必众人出些利物与他们赌胜，才弄得成。”内中有个胡大郎道：“妙，妙。我情愿助钱五十千。”支公子道：“你出五十千，难道我又少得不成？也是五十千。”其余也有认出十千、五千的，一时凑来，有了二百千之数。众人就推胡大郎做个收掌之人，敛出钱来，多交付与他。就等他约期对局，临时看输赢，对付发利物，名为保局，此也是赌胜的旧规。其时众人议论已定。胡大郎等利物齐了，便去两边约日，比试手段。果然两边多应允了，约在第三日午时，在大相国寺方丈内对局，众人散去，到期再会。

女棋童妙观得了此信，虽然应允，心下有些虚怯道：“利物是小事，不争与他赌胜，一下子输了，枉送了日前之名。此子远来作客，必然好利。不如私下买嘱他，求他让我些儿，我明收了利物，暗地加添些与他，他料无不肯的。怎得个人来与我通此信息便好？”又怕弟子们见笑，不好商量得。思量对门店主老嫗常来此缝衣补裳的，小道人正下在他家，何不央他来做个引头，说合这话也好。

算计定了，魅地着个女使招他来说话。老嫗听得，便三脚两步走过对门来。见了妙观道：“棋师娘子，有何分付？”妙观直引他到自己卧房里头，坐下了。妙观开口道：“有件事要与嫗嫗商量则个。”老嫗道：“何事？”妙观道：“汝南小道人正在嫗嫗家里下着，奴有句话要嫗嫗说与他，嫗嫗好说得么？”老嫗道：“他自恃棋高，正好来与娘子放对。我见老儿说道，

众人出了利物，约着后日对局，娘子却又要与他说甚么话？”妙观道：“正为对局的事，要与嬷嬷商量：奴在此行教已久，那个王侯府中不唤奴是棋师？寻遍一国，没有奴的对手。眼见得手下收着许多徒弟哩！今远来的小道人，却说饶尽天下的大话。奴曾教最高手的弟子张生去试他两局，回来说他手段颇高。众人要看我每两下本事，约定后日放对。万一输与他了，一则丧了本朝体面，二则失了日前名声，不是耍处。意欲央嬷嬷私下与他说说，做个人情，让我些个。”嬷嬷道：“娘子只是放出日前的本事来，赢他方好，怎么折了志气，反去求他？况且见赌着利物哩，他如何肯让？”妙观道：“利物是小事。他若肯让奴赢了，奴一毫不取，私下仍旧还他。”嬷嬷道：“他赢了你棋，利物怕不是他的？又讨个大家喝声采不好？却明输与你了，私下受这样说不响的钱，他也不肯。”妙观道：“奴再于利物之外，私下赠他五十千，他与奴无仇，况又不是本国人，声名不关什么干系。得了若干利物，又得了奴这些私赠，也勾了他了。只要嬷嬷替奴致意于他，说奴已甘伏，不必在人前赢奴，出奴之丑便是。”嬷嬷道：“说便去说，肯不肯只凭得他。”妙观道：“全仗嬷嬷说得好些。肯时奴自另谢嬷嬷。”老嬷嬷道：“对门对户，日前相处面上，甚么大事说起谢来？”嘻嘻的笑了出去。

走到家里，见了小道人，把妙观邀去的说话，一十一五对他说了。小道人见说罢，便满肚子痒起来道：“好，好，天送个老婆来与我了。”回言道：“小子虽然年幼远游，靠着些小技艺，不到得少了用度。那钱财颇不希罕。只是旅邸孤单。小娘子若要我相让时，须依得我一件事，无不从命。”老嬷嬷道：

“可要怎生？”小道人嘻着脸道：“妈妈是会事的，定要说出来？”老妈道：“说得明白，咱好去说。”小道人道：“日里人面前对局，我便让让他。晚间要他来被窝里对局，他须让让我。”老嬷道：“不当人子，后生家讨便宜的话莫说！”小道人道：“不是讨便宜，小子原非贪财帛而来，所以住此许久，专慕女棋师之颜色耳。嬷嬷为我多多致意，若肯容我半晌之欢，小子甘心诈输，一文不取；若不见许，便当尽着本事对局，不敢容情。”老嬷道：“言重，言重，老身怎好出口？”小道人道：“你是妇道家，对女人讲话有甚害羞？这是他喉急之事。便依我说了，料不怪你。”说罢，便深深一喏道：“事成另谢媒人。”老嬷笑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倒好老脸皮！说便去说，万一讨得骂时，须要你赔礼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包你不骂的。”老嬷只得又将过对门去。

妙观正在心下虚怯，专望回音。见了老嬷，脸上堆下笑来道：“有烦嬷嬷尊步，所说的事，可听依么？”老嬷道：“老身磨了半截舌头，依倒也依得，只要娘子也依他一件事。”妙观道：“遮莫是甚么事，且说将来，奴依他便了。”老嬷道：“若是娘子肯依，倒也不费本钱。”妙观道：“果是甚么事？”老嬷道：“这件事易则至易，难则至难，娘子怨老身不知进退的罪，方好开口。”妙观道：“奴有事相央，嬷嬷尽着有话便说，岂敢有嫌？”老嬷又假意推让了一回，方才带笑说道：“小道人只身在此，所慕娘子才色兼全。他阴沟洞里想天鹅肉吃哩！”

妙观通红了脸，半晌不语。老嬷道：“娘子不必见怪，这个原是他妄想，不是老身撰造出来的话。娘子怎生算计，回他便了。”妙观道：“我起初原说利物之外，再赠五十千，也

不为轻鲜，只可如此求他了。肯让不肯让，好歹回我便了。怎胡说到这个所在？羞人答答的。”老嫫道：“老身也把娘子的话，一一说了。他说道，原不希罕钱财，只要娘子允此一事，甘心相让，利物可以分文不取。叫老身就没法回他了，所以只得来与娘子直说。老身也晓得不该说的，却是既要他相让，他有话不敢隐瞒。”妙观道：“嫫嫫，他分明把此话挟制着我，我也不好回得。”嫫嫫道：“若不回他，他对局之时决不容情，娘子也要自家算计。”妙观见说到对局，肚子里又怯将起来；想着说到这话，又有些气不忿。思量道：“叵耐这没廉耻的小弟子孩儿，我且将计就计哄他则个。”对老嫫道：“此话羞人，不好直说。嫫嫫见他，只含糊说道‘若肯相让，自然感德非浅，必当重报’就是了。”

嫫嫫得了此言，想道：“如此说话，便已是应承的了，我且在里头撮合了他两口，必有好处到我。”千欢万喜，就转身到店中来，把前言回了小道人。小道人少年心性，见说有些口风儿，便一团高兴，皮风骚痒起来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传言送语不足为凭，直待当面相见，亲口许下了，方无反悔。”老嫫只得又去与妙观说了。妙观有心求他，无言可辞，只得约他黄昏时候灯前一揖为定。

是晚老嫫领了小道人，径到妙观肆中客坐里坐了，妙观出来相见。拜罢，小道人开口道：“小子云游到此，得见小娘子芳容，十分侥幸。”妙观道：“奴家偶以小艺，擅名国中，不想遇着高手下临。奴家本不敢相敌，争奈众心欲较胜负，不得不在班门弄斧。所有奉求心事，已托店主嫫嫫说过，万望包容则个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小娘子分付，小子岂敢有违？只是

小子仰慕小娘子已久，所以在对寓栖迟，不忍舍去，今客馆孤单，若蒙小娘子有见怜之心，对局之时，小子岂敢不揣自逞？定当周全娘子美名。”妙观道：“若得周全，自当报德，决不有负足下。”小道人笑容满面，作揖而谢道：“多感娘子美情，小子谨记不忘。”妙观道：“多蒙相许，一言已定。夜晚之间，不敢亲送。有烦店主嬷嬷伴送过去罢。”叫丫鬟另点个灯，转进房里来了。

小道人自同老嬷到了店里，自想适间亲口应承，这是探囊取物，不在话下的了，只等对局后图成好事，不题。

到了第三日，胡大郎早来，两边邀请对局。两人多应允了，各自打扮停当，到相国寺方丈里来。胡大郎同支公子，早把利物摆在上面一张桌儿上。中间一张桌儿，放着一个白铜镶边的湘妃竹棋枰，两个紫檀筒儿，贮着黑白两般云南窑棋子。两张椅，东西对面放着，请两位棋师坐着交手，看的人只在两横长凳上坐。妙观让小道人是客，坐了东首，用着白棋。妙观请小道人先下子，小道人道：“小子有言在前，这一着先要饶天下最高手，决不先下的。直待赢得过这局，小子才占起。”妙观只得拱一拱道：“恕有罪。应该低者先下了。”果然妙观手起一子，小道人随手而应。正是：

花下手闲敲，出楸枰，两下交。争先布摆妆圈套。单敲这着，双关那着，声迟思入风云巧。笑山樵，从交柯烂，谁识这根苗？

——右调《黄莺儿》

小道人虽然与妙观下棋，一眼偷觑着他容貌，心内十分动火，想着他有言相许，有意让他一分，不尽情攻杀，只下

得个两平。算来白子一百八十着，小道人认输了半子。这一番却是小道人先下起了，少时完局，他两人手下明白，已知是妙观输了。旁边看的嚷道：“果然是两个敌手！你先我输，我先你输，大家各得一局，而今只看这一局，以定输赢。”妙观见第二番这局，觉得力量拮据，心里有些着忙。下第三局时，频频以目送情，小道人会意，仍旧东支西吾，让他过去。临了收拾了官着，又是小道人少了半子，大家齐声喝采道：“还是本国棋师高强，赢了两局也。”小道人只不则声，呆呆看着妙观。胡大郎便对小道人道：“只差半子，却算是小师父输了，小师父莫怪。”忙忙收起了利物，一同众人，哄了女棋师妙观到肆中，将利物交付，各自散去。

小道人自和一二个相识，尾着众人闲话而归。有的问他道：“那里不争出了这半子？却算做输了一局，失了这些利物！”小道人只是冷笑不答，众人恐怕小道人没趣，多把话来安慰他，小道人全然不以为意。到了店中，看的送的多已散去，店中老嬷便出来问道：“今日赌胜的事却怎么了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应承过了说话，还舍得放本事赢他？让他一局过去，帮衬他在众人面前生光采，只好是这样凑趣了。”老嬷笑道：“这等却好！他不忘你的美情，必有好处到你，带挈老身也兴头则个。”

小道人口里与老嬷说话，一心想着佳音，一眼对着对门，盼望动静。此时天色将晚，小道人恨不得一霎时黑下来。直至点灯时候，只见对面肆里“扑”地把门关上了，小道人着了急，对老嬷道：“莫不这小妮子负了心？有烦嬷嬷往彼处探一探消息。”老嬷道：“不必心慌，他要瞒生人眼哩，再等一

会，待人静后没消息，老身去敲开门来问他就是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全仗嬷嬷作成好事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对过门环“瑯”的一响，走出一个丫鬟来，径望店里走进。小道人犹如接着一纸九重恩赦，心里好不侥幸！只听他说甚么好话出来。丫鬟向嬷嬷道了万福，说道：“侍长棋师小娘子多多致意嬷嬷，请嬷嬷过来说话则个。”老嬷就此同行，起身便走，小道人赶着附耳道：“嬷嬷精细着。”老嬷道：“不劳分付。”带着笑脸，同丫鬟去了。小道人就像热地上蚰蜒，好生打熬不过，禁架不定。正是：

眼盼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

若得遂心怀，愿彼观音力。

却说老嬷随了丫鬟，走过对门，进了肆中，只见妙观早已在灯下笑脸相迎，直请至卧房中坐地。开口谢道：“多承嬷嬷周全之力，日间对局，侥幸不失体面。今要酬谢小道人相让之德。原有言在先的，特请嬷嬷过来，交付利物并谢礼与他。”老嬷道：“娘子花朵儿般后生，恁地会忘事！小道人原说不希罕财物的；如何又说利物谢礼的话？”妙观假意失惊道：“除了利物谢礼，还有甚么？”老嬷道：“前日说过的，他一心想慕娘子，诸物不爱，只求圆成好事，娘子当面许下了他。方才叮嘱了又叮嘱，在家盼望，真似渴龙思水哩，娘子如何把话说远了？”妙观变起脸来道：“休得如此胡说！奴是清清白白之人，从来没半点邪处，所以受得朝廷册封，王亲贵戚供养，偌多门生弟子尊奉，那里来的野种，敢说此等污言？教他快些息了妄想，收此利物及谢礼过去，便宜他多了。”说罢，就指点丫鬟，将日间收来的二百贯文利物，一盘托出，又是

小匣一个，放着五十贯的谢礼，交付与老嬷道：“有烦嬷嬷，将去交付明白。”分外又是三两一小封，送与老嬷做辛苦钱，说道：“有劳嬷嬷，两下周全，些小微礼，勿嫌轻鲜则个。”

那老嬷是个经纪人家，眼孔小的人，见了偌多东西，心里先自软了，又加自己有些油水，想道：“许多利物，又添上谢礼，真个不为少了。那个小伙儿也该心满意足，难道只痴心要那话不成？且等我回他去看。”便对妙观道：“多蒙娘子赏赐，老身只得且把东西与他再处，只怕他要说娘子失了信，老身如何回他？”妙观道：“奴家何曾失甚么信？原只说‘自当重报’，而今也好道不轻了。”随唤两个丫鬟，捧着这些钱物，跟了老嬷送在对门去。分付：“放下便来，不要停留。”两个丫鬟领命，同老嬷三人，共拿了礼物，径往对门来，果然丫鬟放下了物件，转身便走。

小道人正在盼望之际，只见老嬷在前，丫鬟在后，一齐进门，料道必有好事到手。不想放下手中东西，登时去了，正不知是甚么意思。忙问老嬷道：“怎的说了？”老嬷指着桌上物件道：“谢礼已多在此了，收明便是。何必再问？”小道人道：“那个希罕谢礼？原说的话要紧。”老嬷道：“要紧，要紧！你要紧，他不要紧，叫老娘怎处？”小道人道：“说过的话，怎好赖得？”老嬷道：“他说道，原只说自当重报，并不曾应承甚的来，叫我也不好替你讨得嘴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如此混赖，是白白哄我让他了。”老嬷道：“见放着许多东西，白也不算白了。只是那话且消停消停，抹干了嘴边这些顽涎再做计较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嬷嬷休如此说，前日是与小子觐面讲的话，今日他要赖将起来！嬷嬷再去说一说，只等小子今夜见他一见，看

他当面前怎生悔得？”老嫖道：“方才为你磨了好一会牙，他只推着谢礼，并无些子口风。而今去说也没干，他怎肯再见你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前日如何去一说就肯相见？”老嫖道：“须知前日是求你的时节，作不得难，今事休已过，自然不同了。”小道人叹口气道：“可见人情如此！我枉为男子，反被这小妮子所赚。毕竟在此守他个破绽出来，出这口气。”老嫖道：“且收拾起了利物，慢慢再看机会商量。”当下小道人把钱物并叠过了，闷闷过了一夜。有诗为证：

亲口应承总是风，两家黑白未和同。

当时未见一着错，今日满盘还是空。

一连几日，没些动静。一日，小道人在店中闲坐。只见街上一个番汉，牵着一匹高头骏马，一个虞候骑着。到了门前，虞候跳下马来，对小道人声喏道：“罕察王府中请师父下棋，备马到门，快请骑坐了就去。”小道人应允，上了马，虞候步行随着。瞬息之间，已到王府门首。小道人下了马，随着虞候进去，只见诸王贵人正在堂上饮宴。见了小道人，尽皆起身道：“我辈酒酣，正思手谈几局，特来奉请。今得到来恰好。”即命当直的掇过棋桌来。

诸王之中，先有两个下了两局，赌了几大觥酒。就推过高手，与小道人对局。以后轮换请教。也有饶六七子的，也有饶四五子的，最少的也饶三子两子，并无一个对下的。诸王你争我嚷，各出意见，要逞手段。怎当得小道人随手应去，尽是神机莫测，诸王尽皆叹服，把酒称庆。因问道：“小师父棋品，与吾国棋师妙观果是那个为高？”小道人想着妙观失信之事，心里有些怀恨，不肯替他隐瞒，便道：“此女棋本下劣，

枉得其名，不足为道。”诸王道：“前日闻得你两人比试，是妙观赢了，今日何反如此说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前日他叫人私下央求了小子，小子是外来的人，不敢不让本国的体面，所以故意输与他，岂是棋力不敌？若放出手段来，管取他输便了。”诸王道：“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，去唤妙观来，当面试看。”

罕察立命从人控马去，即时取将女棋童妙观到来。妙观向诸王行礼毕，见了小道人，心下有好些忸怩，不敢撑眼看他，勉强也见了一礼。诸王俱赐坐了，说道：“你每两人，多是国手，未定高下。今日在咱们面前比试一比试，咱们出一百千利物为赌，何如？”妙观未及答应，小道人站起来道：“小子不愿各殿下破钞，小子自有利物，与小娘子决赌。”说罢，袖中取出一包黄金来道：“此金重五两，就请赌了这些。”妙观回言道：“奴家却不曾带得些甚么来，无可相对。”小道人向诸王拱手道：“小娘子无物相赌，小子有一句话说来，请问各殿下看，可行则行。”诸王道：“有何话说？”小道人道：“小娘子身畔无金，何不即以身躯出注？如小娘子得胜，就拿了小子的黄金去；若小子胜了，赢小娘子做个妻房，可中也不中？”诸王见说，俱各拍手跌足，大笑起来道：“妙，妙，妙。咱们多做个保亲，正是风流佳话。”

妙观此时欲待应承，情知小道人手段高，输了难处；欲待推却，明明是惧怕赌胜，不交手算输了，真是在左右两难。怎当得许多贵人在前力赞，不由得你躲闪！亦且小道人兴高气傲，催请对局，妙观没个是处，羞惭窘迫，心里先自慌乱了。勉强就局，没一子下去是得手的，觉是触着便碍。正所谓“棋高一着，缚手缚脚”。况兼是心意不安的，把平日的力

量一发减了，连败了两局。小道人起身出局，对着诸王叩一头道：“小子告赢了。多谢各殿下赐婚。”诸王抚掌称快道：“两个国手，原是天生一对。妙观虽然输了局，嫁得此丈夫，可谓得人矣。待有吉日了，咱们各助花烛之费就是了。”急得个妙观羞惭满面，通红了脸皮，无言可答，只低着头不做声。罕察每人与了赏赐，分付从人，各送了回家。

小道人扬扬自得，来对店主人与老嫫道：“一个老婆，被小子棋盘上赢了来，今番须没处躲了。”店主老嫫问其缘故，小道人将王府中与妙观对局赌胜的事说了一遍。老嫫笑道：“这番却赖不得了。”店主人道：“也须使个媒、行个礼才稳。”小道人笑道：“我的媒人大哩。各位殿下多是保亲。”店主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要个人通话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前日他央嫫嫫求小子，往来了两番，如今这个媒，自然是嫫嫫做了。”老嫫道：“这是带挈老身吃喜酒的事，当得效劳。”小道人道：“小子如今即将昨日赌胜的黄金五两，再加白银五十两为聘仪，择一吉日，烦嫫嫫替我送去，订约成亲则个。”店主人即去房中，取出一本择日的星书来，翻一翻道：“明日正是黄道日，师父只管行聘便了。”一夜无词。

次日，小道人整顿了礼物，托老嫫送过对门去。连这老嫫也装扮得齐整起来：

白皙皙脸搽胡粉，红霏霏头戴绒花。胭脂浓抹露黄牙，鬚髻浑如斗大。没把臂一双窄袖，忒狼狽一对宽鞋。

世间何处去寻他？除是金刚脚下。

说这店家老嫫，装得花簇簇地，将个盒盘盛了礼物，双手捧着，一径到妙观肆中来。妙观接着，看见老嫫这般打扮，手

中又拿着东西，也有些瞧科，忙问其来意。老嫫嘻着脸道：“小店里小师父，多多拜上棋师小娘子，道是昨日王府中席间娘子亲口许下了亲事，今日是个黄道吉日，特着老身来作伐行礼。这个盒儿里的，就是他下的聘财，请娘子收下则个。”

妙观呆了一晌，才回言道：“这话虽有个来因，却怎么成得这事？”老嫫道：“既有来因，为何又成不得？”妙观道：“那日王府中对局，果然是奴家输与他了，这话虽然有的，止不过一时戏言。难道奴家终身之事，只在两局棋上结果了不成？”老嫫道：“别样话戏得，这个话他怎肯认做戏言？娘子前日央求他时节，他兀自妄想。今日又添出这一番赌赛事体，他怎由得你反悔？娘子休怪老身说，看这小道人人物聪俊，年纪不多，你两家同道中，又是对手，正好做一对儿夫妻。娘子不如许下这段姻缘，又完了终身好事，又不失一时口信，带挈老身也喝一杯喜酒，未知娘子主见如何？”妙观叹口气道：“奴家自幼失了父母，寄养在妙果庵中，亏得老道姑提挈成人，教了这一家技艺。自来没一个对手，得受了朝廷册封，出入王宫内府，谁不钦敬？今日身子虽是自家做得主的，却是上无尊长之命，下无媒妁之言，一时间凭着两局赌赛，偶尔亏输，便要认起真来，草草送了终身大事，岂不可羞？这事断然不可。”老嫫道：“只是他说娘子失了口信，如何回他？”妙观道：“他原只把黄金五两出注的，奴家偶然不带得东西在身旁，以后输了。今日拚得赔还他这五两，天大事也完了。”老嫫道：“只怕说他不过。虽然如此，常言道事无三不成，这遭却是两遭了。老身只得替你再回他去，凭他怎么处。”

妙观果然到房中，箱里面秤了五两金子，把个封套封了。

拿出来，放在盒儿面上道：“有烦嬷嬷还了他。重劳尊步，改日再谢。”老嬷嬷道：“谢是不必说起。只怕回不倒时，还要老身聒絮哩。”

老嬷嬷一头说，一头拿了原礼，并这一封金子，别了妙观，转到店中来，对小道人笑道：“原礼不曾收，回敬倒有了。”小道人问其缘故，老嬷嬷将妙观所言，一一说了，小道人大怒道：“这小妮子昧了心，说这等说话！既是自家做得主，还要甚尊长之命、媒妁之言？难道各位大王算不得尊长的么？就是嬷嬷，将礼物过去，便也是个媒妁了，怎说没有？总来他不甘伏，又生出这些话来混赖，却将金子搪塞。我不希罕他金子，且将他的做个告状本，告下他来。不怕他不是我的老婆！”老嬷嬷道：“不要性急。此番老身去，他说的话比前番不同，也是软软的了。还等老身去再三劝他。”小道人道：“私下去说，未免是我求他了。他必然还要拿班。不如当官告了，他须赖不去。”

当下写就了一纸告词，竟到幽州路总管府来。那幽州路总管泰不华正升堂理事，小道人随牌进府，递将状子上去，泰不华总管接着，看见上面写道：

告状人周国能，为赖婚事。能本籍蔡州，流寓马足。因与本国棋手女子妙观赌赛，将金五两聘定。诸王殿下，尽为证见。詎料事过心变，悔悖前盟。夫妻一世伦常，被赖死不甘伏。恳究原情，追断完聚，异乡沾化。上告。总管看了状词，说道：“元来为婚姻事的。凡户婚田土之事，须到析津、宛平两县去，如何到这里来告？”周国能道：“这女子是册封棋童的，况干连着诸王殿下。非天台这里，不能

主婚。”总管准了状词，一面差人行拘妙观对理。

差人到了妙观肆中，将官票与妙观看了，妙观吃了一惊道：“这个小弟子孩儿，怎便如此恶取笑！”一边叫弟子张生将酒饭陪待了公差，将赏钱出来打发了，自行打点出官。公差知是册封的棋师，不敢啰唆，约在衙门前相会，先自去了。

妙观叫乘轿抬到府前，进去见了总管，总管问道：“周国能告你赖婚一事，这怎么说？”妙观道：“一时赌赛亏输，实非情愿。”总管道：“既已输了，说不得情愿不情愿。”妙观道：“偶尔戏言，并无甚么文书约契，怎算得真？”周国能道：“诸王殿下多在面上作证，大家认做保亲，还要甚文书约契？”总管道：“这话有的么？”妙观一时语塞，无言可答。总管道：“岂不闻‘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’？况且婚姻大事，主合不主离。你们两人，既是棋中国手，也不错配了配头。我做主，与你成其好事罢。”妙观道：“天台张主，岂敢不从？只是此人不是本国之人，萍踪浪迹；嫁了他，须随着他走。小妇人是个官身，有许多不便处。”周国能道：“小人虽在湖海飘零，自信有此绝艺，不甘轻配凡女。就是妙观，女中国手，也岂容轻配凡夫？若得天台做主成婚，小人情愿超籍在此，两下里相帮行教，不回故乡去了。”总管道：“这个却好。”妙观无可推辞，只得凭总管断合。周国能与妙观各回下处。

周国能就再央店家老嫫，重下聘礼，约定日期成亲。又到各王府说知，各王府俱各助花红灯烛之费。胡大郎、支公子一干好事的，才晓得前日暗地相嘱、许下佳期之说，大家笑耍，各来帮兴。成亲之日，好不热闹。

过了几时，两情和洽，自不必说。周国能又指点妙观神

妙之着，两个都造到绝顶，竟成对手。诸王贵人以为佳话，又替周国能提请官职，封为棋学博士，御前供奉。

后来周国能差人到蔡州，密地接了爹娘到燕山，同享荣华。周老夫妻见了媳妇一表人物，两心快乐。方信国能起初不肯娶妻，毕竟寻出好姻缘来，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也。有诗为证：

国手惟争一着先，个中藏着好姻缘。

绿窗相对无余事，演谱推敲思入玄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

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

词云：

世间奇物缘多巧，不怕风波颠倒。遮莫一时开了，到底还完好。丰城剑气冲天表，雷焕、张华分宝。他日偶然齐到，津底双龙袅。

此词名《桃源忆故人》，说着世间物事有些好处的，虽然一时拆开，后来必定遇巧得合。那“丰城剑气”是怎么说？

晋时大臣张华，字茂先，善识天文，能辨古物，一日看见天上斗牛分野之间，宝气烛天，晓得豫章丰城县中当有奇物出世。有个朋友雷焕，也是博物的人，遂选他做了丰城县令，托他到彼，专一为访寻发光动天的宝物。分付他道：“光中带有杀气，此必宝剑无疑。”那雷焕领命，到了县间。看那宝气，却在县间狱中。雷焕领了从人，到狱中尽头去处，果然掘出一对宝剑来。雄曰“纯钩”，雌曰“湛卢”。雷焕自佩其一，将其一献与张华，各自宝藏，自不必说。

后来张华带了此剑，行到延平津口。那剑忽在匣中跃出，到了水边，化成一龙，津水之中，也钻出一条龙来，凑成一

双，飞舞升天而去。张华一时惊异，分明晓得宝剑通神。只水中这个出来凑成双的，不知何物，因遣人到雷焕处问前剑所在。雷焕回言道：“先曾渡延平津口，失手落于水中了。”方知两剑分而复合，以此变化而去也。至今人说因缘凑巧，多用延津剑合故事。所以这词中说的，正是这话。

而今说一段因缘，隔着万千里路，也只为一件物事，凑合成了，深为奇巧。有诗为证：

温峤曾输玉镜台，圆成钿合更奇哉。

可知宿世红丝系，自有媒人月下来。

话说国朝有一位官人，姓权，名次卿，表字文长，乃是南直隶宁国府人氏，少年登第，官拜翰林编修之职。那翰林生得仪容俊雅，性格风流，所事在行，诸般得趣，真乃是天上谪仙，人中玉树。他自登甲第，在京师为官一载有馀。京师有个风俗：每遇初一、十五、二十五日，谓之庙市，凡百般货物，俱赶在城隍庙前，直摆到刑部街上来卖，挨挤不开、人山人海的做生意。那官员每清闲好事的，换了便巾、便衣，带了一两个管家长班，出来步走游看，收买好东西、旧物事。朝中惟有翰林衙门最是清闲，不过读书下棋，饮酒拜客，别无他事相干。权翰林况且少年心性，下处闲坐不过，每遇做市热闹时，就便出来行走。

一日，在市上看见一个老人家，一张桌儿上摆着许多零碎物件，多是人家动用家伙，无非是些灯台、铜杓、壶瓶、碗碟之类，看不得在文墨眼里的。权翰林偶然一眼瞟去，见就中有一个色样奇异些的盒儿，用手去取来一看，乃是个旧紫金钿盒儿，却只是盒盖。翰林认得是件古物，可惜不全，问

那老儿道：“这件东西，须还有个底儿，在那里？”老儿道：“只有这个盖，没有见甚么底。”翰林道：“岂有没底的理？你且说这盖是那里来的，便好再寻着那底了。”老儿道：“老汉有几间空房，在东直门，赁与人住，有个赁房的，一家四五十口，害了天行症候，先死了一两个后生。那家子慌了，带病搬去，还欠下些房钱，遗下这些东西作退帐，老汉收拾得，所以将来货卖度日。这盒儿也是那人家的，外边还有一个纸篋儿藏着，有几张故字纸包着。咱也不晓得那半扇盒儿要做甚用，所以摆在桌儿上，或者遇个主儿买去，也不见得。”翰林道：“我倒要买你的，可惜是个不全之物。你且将你那纸篋儿来看。”老儿用手去桌底下摸将出来，却是一个破碎零落的纸糊头篋儿。翰林道：“多是无用之物，不多几个钱卖与我罢。”老儿道：“些小之物，凭爷赏赐罢。”翰林叫随从管家权忠与他一百个钱，当下成交。老儿又在篋中取出旧包的纸儿来包了，放在篋中，双手递与翰林。翰林叫权忠拿了。又在市上去买了好几件文房古物。

回到下处来，放在一张水磨天然几上，逐件细看，多觉买得得意。落后看到那纸篋儿，扯开盖，取出纸包来。开了纸包，又细看那钿盒，金色灿烂，果是件好东西，颠倒相来，到底只是一个盖。想道：“这半扇落在那里？且把来藏着，或者凑巧有遇着的时节，也未可知。”随取原包的纸儿包他。只见纸破处，里头露出一些些红的出来。翰林把外边纸儿揭开来看，里头却衬着一张红字纸。翰林取出，定睛一看，道：“元来如此！”你道写的甚么？上写道：

大时雍坊住人徐门白氏，有女徐丹桂，年方二岁。有

兄白大，子曰留哥，亦系同年生。缘氏夫徐方，原籍苏州，恐他年隔别无凭，有紫金钿盒，各分一半，执此相寻为照。

后写着年月，下面着个押字。翰林看了道：“元来是人家婚姻照验之物，是个要紧的，如何却将来遗下？又被人卖了！也是个没搭煞的人了。”又想到：“这写文书的妇人，既有丈夫，如何却不是丈夫出名？”又把年月迭起指头算一算看，笑道：“立议之时，到今一十八年，此女已是一十九岁，正当妙龄，不知成亲与未成亲。”又笑道：“妄想他则甚？且收起着。”因而把几件东西一同收拾过了。

到了下市，又踱出街上来行走，看见那老儿仍旧在那里卖东西。问道：“你前日卖的盒儿，说是那一家掉下的，这家人搬在那里去了，你可晓得？”老儿道：“谁晓得他？他一家人，先从小的死起，死得来慌了，连夜逃去。而今敢是死绝了，也不见得。”翰林道：“他住在你家时，有甚么亲戚往来？”老儿道：“他有个妹子，嫁与下路人，住在前门。以后不知那里去了，多年不见往来了。”权翰林自想道：“问得着时，还了他那件东西，也是一桩方便的好事。而今不知头绪，也只索由他罢了。”

回还寓所，只见家间有书信来：夫人在家中亡过了。翰林痛哭了一场，没情没绪，打点回家。就上个告病的本。奉圣旨：“权某准回籍调理，病痊赴京听用。钦此。”权翰林从此就离了京师，回到家中来了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钿盒的来历：苏州有个旧家子弟，姓徐，名方，别号西泉，是太学中监生，为干办前程，留寓京师多

年。在下处岑寂，央媒娶下本京白家之女为妾，生下一个女儿，是八月中得的，取名丹桂。同时，白氏之兄白大郎也生一子，唤做留哥。白氏女人家性子，只护着自家人，况且京师中人，不知外方头路，不喜欢攀扯外方亲戚，一心要把这丹桂许与侄儿去。徐太学自是寄居的人，早晚思量回家，要留着结下路亲眷，十分不肯。

一日，太学得选了闽中二尹，打点回家赴任，就带了白氏出京。白氏不得遂愿，恋恋骨肉之情，瞒着徐二尹，私下写个文书。不敢就说许他为婚，只把一个钿盒儿分做两处，留与侄儿做执照，指望他年重到京师，或是天涯海角，做个表证。

白氏随了二尹，到了吴门。元来二尹久无正室，白氏就填了孺人之缺，一同赴任。又得了一子，是九月生的，名唤糕儿。二尹做了两任官回家，已此把丹桂许下同府陈家了。白孺人心下之事，地远时乖，只得丢在脑后。虽然如此，中怀歉然，时常在佛菩萨面前默祷，思想还乡，寻钿盒的下落。已后二尹亡逝，守了儿女，做了孤孀，才把京师念头息了。想那出京时节，好歹已是十五六个年头，丹桂长得美丽非凡，所许陈家儿子，年纪长大，正要纳礼成婚，不想害了色瘵，一病而亡，眼见得丹桂命硬，做了望门寡妇。一时未好许人，且随着母亲、兄弟，穿些淡素衣服，挨着过日。正是：

孤辰寡宿无缘分，空向天边盼女牛。

不说徐丹桂凄凉，且说权翰林自从断了弦，告病回家，一年有馀，尚未续娶，心绪无聊，且到吴门闲耍，意图寻访美妾。因怕上司府县知道，车马迎送，酒礼往来，拘束得不耐

烦，揣料自己年纪不多，面庞娇嫩，身材琐小，傍人看不出他是官，假说是个游学秀才，借寓在城外月波庵隔壁静室中。那庵乃是尼僧。有个老尼，唤做妙通师父，年有六十已上，专在各大家往来，礼度熟闲，世情透彻。看见权翰林一表人物，虽然不晓得是埋名贵人，只认做青年秀士，也道他不是落后的人，不敢怠慢，时常叫香公送茶来，或者请过庵中清话。权翰林也略把访妾之意，问及妙通，妙通说是：“出家之人，不管闲事。”权翰林也就住口，不好说得。

是时正是七月七日，权翰林身居客邸，孤形吊影，想着牛女银河之事，好生无聊，乃咏宋人汪彦章《秋闱》词，改其末句一字云：

高柳蝉嘶，采菱歌断秋风起。晚云如髻，湖上山横翠。帘卷西楼，过雨凉生袂。天如水。画楼十二，少个人同倚。（词寄《点绛唇》）

权翰林高声歌咏，趁步走出静室外来。

新月之下，只见一个素衣的女子，走入庵中。翰林急忙尾在背后，在黑影中闪着身子，看那女子。只见妙通师父出来接着。女子未叙寒温，且把一炷香在佛前烧起。那女子生得如何？

闻道双衔凤带，不妨单着鲛绡。夜香知与阿谁烧？怅望水沉烟袅。云鬓风前丝卷，玉颜醉里红潮。莫教空度可怜宵，月与佳人共僚。（词寄《西江月》）

那女子拈着香，跪在佛前，对着上面，口里喃喃呐呐，低低微微，不知说着许多说话，没听得一个字。那妙通老尼便来收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的心事，说不能尽，不如我替你说一句

简便的罢。”那女子立起身来道：“师父，怎的简便？”妙通道：“佛天保佑，早嫁个得意的丈夫，可好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休得取笑，奴家只为生来命苦，父亡母老，一身无靠，所以拜祷佛天，专求福庇。”妙通笑道：“大意相去不远。”女子也笑将起来。妙通摆上茶食，女子吃了两盏茶，起身作别而行。

权翰林在暗中看得明白，险些儿眼里放出火来，恨不得走上前，一把抱住。见他去了，心痒难熬。正在禁架不定，恰值妙通送了女子回身转来，见了道：“相公还不曾睡？几时来在此间？”翰林道：“小生见白衣大士出现，特来瞻礼。”妙通道：“此邻人徐氏之女，丹桂小娘子。果然生得一貌倾城，目中罕见。”翰林道：“曾嫁人未？”妙通道：“说不得。他父亲在时，曾许下在城陈家小官人，比及将次成亲，那小官人没福死了，担阁了这小娘子做了个望门寡。一时未有人家来求他的。”翰林道：“怪道穿着淡素，如何夜晚间到此？”妙通道：“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，他遭着如此不偶之事，心愿不足。故此对母亲说了，来烧炷夜香。”翰林道：“他母亲是甚么样人？”妙通道：“他母亲姓白，是个京师人，当初徐家老爷在京中选官，娶了来家的，且是直性子，好相与。对我说：还有个亲兄在京，他出京时节，有个侄儿方两岁，与他女儿同庚的。自出京之后，杳不相闻，差不多将二十年来了，不知生死存亡。时常托我在佛前保佑。”

翰林听着，呆了一会。想道：“我前日买了半扇钿盒，那包的纸上，分明写是‘徐门白氏，女丹桂，兄白大，子白留哥。’今这个女子，姓徐名丹桂，母亲姓白，眼见得就是这家人了。那卖盒儿的老儿说，那家死了两个后生，老人家连忙逃

去，把信物多掉下了，想必死的后生，就是他侄儿留哥，不消说得。谁想此女如此妙丽，在此另许了人家，可又断了。那信物却落在我手中，却又在此相遇，有如此凑巧之事！或者倒是我的姻缘，也未可知。”以心问心，跌足道：“一二十年的事，三四千里的路，有甚查帐处？只须如此如此。”

算计已定，对妙通道：“适才所言白老孺人，多少年纪了？”妙通道：“有四十多岁了。”翰林道：“他京中亲兄，可是白大？侄儿子可叫做留哥？”妙通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相公如何晓得？”翰林道：“那孺人正是家姑，小生就是白留哥，是孺人的侄儿。”妙通道：“相公好取笑！相公自姓权，如何姓白？”翰林道：“小生幼年离了京师，在江湖上游学，一来慕南方风景，二来专为寻取这头亲眷。所以移名改姓，游到此地。今偶然见师父说着端的，也是一缘一会，天使其然。不然，小生怎地晓得他家姓名？”妙通道：“元来有这等巧事！相公，你明日去认了令姑，小尼再来奉贺便了。”

翰林当下别了老尼，到静室中游思妄想，过了一夜，天明起来，叫管家权忠，叮嘱停当了说话。结束整齐，一直问到徐家来。

到了门首，看见门上一个老儿在那里闲坐，翰林叫权忠对他说：“可进去通报一声，有个白大官，打从京中出来的。”老儿说道：“我家老主人没了，小官儿又小，你要见那个的？”翰林道：“你家老孺人，可是京中人姓白么？”老儿道：“正是姓白。”权忠道：“我主人是白大官，正是孺人的侄儿。”老儿道：“这等，你随我进去通报便是。”老儿领了权忠，竟到孺人面前。权忠是惯事的人，磕了一头道：“主人白大官，在京

中出来，已在门首了。”白孺人道：“可是留哥？”权忠道：“这是主人乳名。”孺人喜动颜色道：“如此喜事！”即忙唤自家儿子道：“糕儿，你哥哥到了。快去接了进来。”那小孩子嬉嬉颠颠，摇摇摆摆，出来接了翰林进去。

翰林靛靛腆腆，冒冒失失进去，见那孺人起来，翰林叫了“姑娘”一声，唱了一喏，待拜下去。孺人一把扯住道：“行路辛苦，不必大礼。”孺人含着眼泪，看那翰林，只见眉清目秀，一表非俗，不胜之喜。说道：“想老身出京之时，你只有两岁，如今长成得这般好了。你父亲如今还健么？”翰林假意掩泪道：“弃世久矣，小侄只为眼底没个亲人，见父亲在时，曾说有个姑娘嫁在下路，所以小侄到南方来游学，专欲寻访。昨日偶见月波庵妙通师父，说起端的，方知姑娘在此，特来拜见。”孺人道：“如何声口不像北边？”翰林道：“小侄在江湖上已久，爱学南言，所以变却乡音也。”翰林叫权忠送上礼物，孺人欢喜收了，谢道：“至亲骨肉，只来相会便是，何必多礼？”翰林道：“客途乏物孝敬姑娘，不必说起。且喜姑娘康健。昨日见妙通说过，已知姑夫不在了。适间这位是表弟，还有一位表妹，与小侄同庚的，在么？”孺人道：“你姑夫在时，已许了人家。姻缘不偶，未过门就断了。而今还是个没吃茶的女儿。”翰林道：“也要请相见。”孺人道：“昨日去烧香，感了些风寒，今日还没起来梳洗，总是你在此还要久住，兄妹之间，时常可以相见。且到西堂安下了行李再处。”一边分付排饭，一手拽着翰林到西堂来。打从一个小院门边经过，孺人用手指道：“这里头就是你妹子的卧房。”翰林鼻边悄闻得一阵兰麝之香，心中好生侥幸。

那孺人陪翰林吃了饭，着落他行李在书房中，是件安顿停当了，方才进去。权翰林到了书房中，想道：“特地冒认了侄儿，要来见这女子，谁想尚未得见。幸喜已认做是真，留在此居住，早晚必然生出机会来。不必性急，且待明日相见过，再作道理。”

且说徐氏丹桂，年正当时，误了佳期，心中常怀不足。自那七夕烧香，想着牛女之事，未免感伤情绪，兼冒了些风寒，一时懒起。见说有个表兄，自京中远来，他曾见母亲说，小时有许他为婚之意，又闻得他容貌魁梧，心里也有些暗动，思量会他一面。虽然身子懒怯，只得强起梳妆，对镜长叹道：“如此好容颜，到底付之何人也？”有《绵搭絮》一首为证：

瘦来难任，宝镜怕初临。鬼病侵寻，闷对秋光冷透襟。最伤心静夜闻砧。慵拈绣紵，懒抚瑶琴。终宵里有梦难成。待晓起翻嫌晓思沉。

梳妆完了，正待出来见表兄，只见兄弟糕儿急急忙忙走将来道：“母亲害起急心疼来，一时晕去。我要到街上去取药，姐姐可快去看母亲去。”桂娘听得，疾忙抽身便走了出房，减妆也不及收，房门也不及锁，竟到孺人那里去了。

权翰林在书房中梳洗已毕，正要打点精神，今日求见表妹，只听得人传出来道：“老孺人一时急心疼，晕倒了。”他想到：“此病惟有前门棋盘街定神丹一服立效，恰好拜匣中带着在此。我且以子侄之礼，入堂问病，就把这药送他一丸。医好了他，也是一个讨好的机会。”就去开出来，袖在袖里，一径望内里来问病。

路经东边小院，他昨日见孺人说，已晓得是桂娘的卧房。

却见门开在那里，想道：“桂娘一定在里头。只作三不知闯将进去，见他时再作道理。”翰林捏着一把汗，走进卧房。只见：

香奁尚启，宝镜未收。剩粉残脂，还在盆中荡漾；花钿翠黛，依然几上铺张。想他纤手理妆时，少个画眉人凑巧。

翰林如痴似醉，把桌上东西，这件闻闻，那件嗅嗅，好不伎痒。又闻得扑鼻馨香，回首看时，那绣帐牙床、锦衾角枕，且是整齐精洁。想道：“我且在他床里眠他一眠，也沾他些香气，只当亲挨着他皮肉一般。”一躺躺下去，眠在枕头上，呆呆地想了一回。等待几时，不见动静，没些意智，慢慢走了出来。将到孺人房前，摸摸袖里，早不见了那丸药，正不知失落在那里了。定性想一想，只得打原来路上，一路寻到书房里去了。

桂娘在母亲跟前，守得疼痛少定，思量房门未锁，妆台未收，跑到自房里来。收拾已完，身子困倦。揭开罗帐，待要歇息一歇息，忽见席间一个纸包。拾起来打开看时，却是一丸药，纸包上有字，乃是“定神丹，专治心疼，神效”几个字。桂娘道：“此自何来？若是兄弟取至，怎不送到母亲那里去，却放在我的席上？除了兄弟，此外何人来到？却又恰恰是治心疼的药！果是蹊蹊，且拿到母亲那里去，问个端的。”取了药，掩了房门，走到孺人处来，问道：“母亲，兄弟取药回来未曾？”孺人道：“望得眼穿，这孩子不知在那里顽耍，再不来了。”桂娘道：“好教母亲得知，适间转到房中，只见床上一颗丸药，纸上写着：‘定神丹，专治心疼，神效。’我疑心是兄弟取来的，怎不送到母亲这里，却放在我的房中？今兄弟兀自未回，正不知这药在那里来的。”孺人道：“我儿，这

定神丹只有京中前门街上有得卖，此处那讨？这分明是你孝心所感，神仙所赐。快拿来我吃。”桂娘取汤来，递与孺人，咽了下去。一会，果然心疼立止，母子欢喜不尽。

孺人疼痛既止，精神疲倦，蒙蒙的睡了去。桂娘守在帐前，不敢移动。恰好权翰林寻药不见，空手走来问安，正撞着桂娘在那里，不及回避。桂娘认做是白家表兄，少不得要相见的，也不躲闪。这里权翰林正要亲傍，堆下笑来，买将上去，唱个肥喏道：“妹子，拜揖了。”桂娘连忙还礼道：“哥哥万福。”翰林道：“姑娘病体若何？”桂娘道：“觉道好些，方才睡去。”翰林道：“昨日到宅，渴想妹子芳容一见，见说玉体欠安，不敢惊动。”桂娘道：“小妹听说哥哥到来，心下急欲迎侍，梳洗不及，不敢草率。今日正要请哥哥厮见，恰遇母亲病急，脱身不得。不想哥哥又进来问病，幸瞻丰范。”翰林道：“小兄不远千里而来，得见妹子玉貌，真个是不枉奔波走这遭了。”桂娘道：“哥哥与母亲姑侄至亲，自然割不断的。小妹薄命之人，何足挂齿？”翰林道：“妹子芳年美质，后禄正长，佳期可待。何出此言？”

此时两人对话，一递一来。桂娘年大知味，看见翰林丰姿俊雅，早已动火了八九分。亦且认是自家中表兄妹一脉，甜言软语，更不羞缩。对翰林道：“哥哥初来舍下，书房中有甚不周到处，可对你妹子说，你妹子好来照料一二。”翰林道：“有甚么不周到？”桂娘道：“难道不缺长少短？”翰林道：“虽有缺少，不好对妹子说得。”桂娘道：“但说何妨。”翰林道：“所少的，只怕妹子不好照管。然不是妹子，也不能照管。”桂娘道：“少甚东西？”翰林笑道：“晚间少个人作伴耳。”桂娘

通红了面皮，也不回答，转身就走，翰林赶上去，一把扯住道：“携带小兄到绣房中拜望妹子一拜望，何如？”桂娘见他动手动脚，正难分解，只听得帐里老孺人开声道：“那个在此说话响？”翰林只得放了手，回首转来道：“是小侄问安。”其时桂娘已脱了身，跑进房里去了。孺人揭开帐来，看见了翰林，道：“元来是侄儿到此，小兄弟街上去回，妹子怎不来接待？你方才却和那个说话？”翰林心怀鬼胎，假说道：“只是小侄，并没有那个。”孺人道：“这等，是老人家听差了。”翰林心不在焉，一两句话，连忙告退。

孺人看见他有些慌速，失张失志的光景，心里疑惑道：“起初我服的定神丹，出于京中，想必是侄儿带来的。如何却在女儿房内？适才睡梦之中。分明听得与我女儿说话，却又说道没有！他两人不要晓得前因，辄便私自往来，日后做出勾当。他男长女大，况我原有心配合他的，只是侄儿初到，未见怎的，又不知他曾有妻未，不好就启齿。且再过几时，看相机会，圆成罢了。”

踌躇之间，只见糕儿拿了一贴药走将来道：“医生入娘贼出去了。等了多时，才取这药来。”孺人嗔他来迟，说道：“等你药到，娘死多时了。今天幸不疼，不吃这药了，你自陪你哥哥去。”糕儿道：“那哥哥也不是老实人，方才走进来撞着他，却在姐姐卧房门首东张西张，见了我方出去了。”孺人道：“不要多嘴。”糕儿道：“我看这哥哥也标致，我姐姐又没了姐夫，何不配与他了，也完了一件事？省得他做出许多饞劳喉急出相。”孺人道：“孩子家恁地轻出口！我自有的主意。”孺人虽喝住了儿子，却也道是有理的事，放在心中打点，只

是未便说出来。

那权翰林自遇桂娘两下交口之后，时常相遇，便眉来眼去，彼此有情。翰林终日如痴似狂，拿着一管笔写来写去，茶饭懒吃。桂娘也日日无情无绪，恹恹欲睡，针线慵拈。多被孺人看在眼里。然两个只是各自有心，碍人耳目，不曾做甚手脚。

一日，翰林到孺人处去，恰好遇着桂娘梳妆已毕，正待出房，翰林阑门迎着，相唤了一礼。翰林道：“久闻妹子房闼精致，未曾得造一观。今日幸得在此相遇，必要进去一看。”不由分说，望门里一钻。桂娘只得也走了进来。翰林看见无人，一把抱住道：“妹子慈悲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则个。”桂娘不敢声张，低低道：“哥哥尊重。哥哥不弃小妹，何不央人向母亲处求亲？必然见允，如何做那轻薄模样？”翰林道：“多蒙妹子指教，足见厚情。只是远水救不得近火，小兄其实等不得那从容的事了。”桂娘正色道：“若要苟合，妹子断然不从，他日得做夫妻，岂不为兄所贱？”捞脱了身子，望门外便走，早把个云髻扭歪，两鬓都乱了。急急走到孺人处，喘气尚是未息。

孺人见了，觉得有些异样：问道：“为何如此模样？”桂娘道：“正出房来，撞见哥哥后边走来，连忙先跑，走得急了些个。”孺人道：“自家兄妹，何必如此躲避？”孺人也只道侄儿就在后边来，却又不见到。元来没些意思，反走出去了。

孺人自此，又是一番疑心，性急要配合他两个了。只是少个中间撮合的人。猛然想道：“侄儿初到时，说道见妙通师父说了，才寻到我家来的。何不就叫妙通来与他说知其事，岂

不为妙？”当下就分付儿子糕儿，叫他去庵中接那妙通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权翰林走到书房中，想起适才之事，心中怏怏。又思量桂娘有心于他，虽是去肯相从，其言有理。“却不知我是假批子，教我央谁的是？”自又忖道：“他母子俱认我是白大，自然是钿盒上的根瓣了，我只将钿盒为证，怕这事不成？”又转想一想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万一名姓偶然相同，钿盒不是他家的，却不弄真成假？且不要打破网儿。只是做些工夫，俛得亲热，自然到手。”

正胡思乱想，走出堂前闲步，忽然妙通师父走进门来，见了翰林，打个问讯道：“相公，你投亲眷，好处安身许久了，再不到小庵走走！”权翰林还了一礼，笑道：“不敢瞒师父说，一来家姑相留，二来小生的形孤影只，岑寂不过，贪着骨肉相傍，懒向外边去了。”妙通道：“相公既苦孤单，老身替你做个媒罢。”翰林道：“小生久欲买妾，师父前日说不管闲事，所以不敢相央。若得替我做个媒人，十分好了。”妙通道：“亲事倒有一头在我心里。适才白老孺人相请说话，待我见过了他，再来和相公细讲。”翰林道：“我也有个人在肚里，正少个说合的，师父来得正好。见过了家姑，是必到书房中来走走，有话相商则个。”妙通道：“晓得了。”

说罢话，望内里就走进去。见了孺人，孺人道：“多时不来走走。”妙通道：“见说孺人有些贵恙，正要来看，恰好小哥来唤我，故此就来了。”孺人说：“前日我侄初到，心中一喜一悲，又兼辛苦了些儿，生出病来。而今小恙已好，不劳费心。只有一句话儿，要与师父说说。”妙通道：“甚么话？”

孺人道：“我只为女儿未有人家，日夜忧愁。”妙通道：“一时也难得象意的。”孺人道：“有倒有一个在这里，正要与师父商量。”妙通道：“是那个？倒要与我出家人商量！”孺人道：“且莫说出那个，只问师父一句话：我京中来的侄儿，说道先认得你的，可晓得么？”妙通道：“在我那里作寓好些时，见我说起孺人，才来认亲的，怎不晓得？且是好一个俊雅人物。”孺人道：“我这侄儿，与我女儿同年所生，先前也曾告诉师父过的。当时在京，就要把女儿许他为妻，是我家当先老爹不肯。我出京之时，私下把一个钿盒分开两扇，各藏一扇，以为后验，写下文书一纸。当时侄儿还小。经今年远，这钿盒、文书虽不知还在不在，人却是了。眼见得女儿别家无缘，也似有个天意在那里。我意欲完前日之约，不好自家启齿，抑且不知他京中曾娶过妻否。要烦你到西堂，与我侄儿说此事，如若未娶，待与他圆成了，可好么？”妙通道：“这个当得，管取一说就成。且拿了这半扇钿盒去，好做个话柄。”孺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走进房里去，取出来交与妙通。

妙通袋在袖里了，一径到西堂书房中来，翰林接着，道：“师父见过家姑了？”妙通道：“是见过了。”翰林道：“有甚说话？”妙通道：“多时不见，闲叙而已。”翰林道：“可见我妹子么？”妙通道：“方才不曾见，再过会到他房里去。”翰林道：“好个精致房，只可惜独自孤守。”妙通道：“目下也要说一个人与他了。”翰林道：“起先师父说有头亲事，要与小生为媒，是那一家？”妙通道：“是有一家，是老身的檀越，小娘子模样尽好，正与相公厮称。只是相公要娶妾，必定有个正夫人了，他家却是不肯做妾的。”翰林道：“小生曾有正妻，亡过

一年多了，恐怕一时难得门当户对的佳配，所以且说个取妾。若果有好人家象得吾意，自然聘为正室了。”妙通道：“你要怎么样的，才象得你意。”翰林把手指着里面道：“不瞒老师父说，得像这里表妹方妙。”妙通笑道：“容貌倒也差不多儿。”翰林道：“要多少聘财？”妙通袖里摸出钿盒来道：“不须别样聘财，却倒是个难题目，他家有半扇金盒儿，配得上的就嫁他。”

翰林接上手一看，明知是那半扇的底儿，不胜欢喜，故意问道：“他家要配此盒，必有缘故，师父可晓得备细？”妙通道：“当初这家子，原是京中住的，有个中表，曾结婚盟，各分钿盒一扇为证。若有那扇，便是前缘了。”翰林道：“若论钿盒，我也有半扇，只不知可配得着否？”急在拜匣中取出来一配，却好是一个盒儿。妙通道：“果然是一个，亏你还留得在。”翰林道：“你且说那半扇是那一家？”妙通道：“再有那家？怎样不知，倒来哄我？是你的亲亲表妹桂娘子的，难道你倒不晓得？”翰林道：“我见师父藏头露尾，不肯直说出来，所以也做哑妆呆，取笑一回。却又一件：这是家姑从幼许我的，何必今日又要师父多这些宛转？”妙通道：“令姑也曾道来，年深月久，只怕相公已曾别娶，就不好意思。所以要老身探问个明白。今相公弦断未续，钿盒现配成双，待老身回覆孺人，只须成亲罢了。”翰林道：“多谢撮合大恩。只不知几时可以成亲？早得一日也好。”妙通道：“你这馋样的新郎！明日是中秋佳节，我撺掇孺人就完成了罢。等甚么日子？”翰林道：“多感，多感。”

妙通袖里怀了这两扇完全的钿盒，欣然而去，回覆孺人。

孺人道是骨肉重完，旧物再见，喜欢无尽，只待明日成亲吃喜酒了。此时胸中十万分，那有半分道不是他的侄儿？正是：

只认盒为真，岂知人是假？

奇事颠倒颠，一似塞翁马。

权翰林喜之如狂，一夜不睡。绝早起来，叫权忠到当铺里去赁了一顶儒巾，一套儒衣，整备拜堂。孺人也绝早起来，料理酒席，催促女儿梳妆。少不得一对参拜行礼，权翰林穿着儒衣，正似白龙鱼服，掩着口只是笑，连权忠也笑。傍人看的，无非道是他喜欢之故，那知其情？但见花烛辉煌，恍作游仙一梦。有词为证：

银烛灿芙渠，瑞鸭微喷麝烟浮。喜红丝初绾，宝合曾输。何郎俊才调凌云，谢女艳容华濯露。月轮正值团圆暮，雅称锦堂欢聚。

——右调《画眉序》

酒罢，送入洞房。就是东边小院桂娘的卧房，乃前日偷眠妄想、强进挨光的所在。今日停眠整宿，你道快活不快活？权翰林真如入蓬莱山岛了。入得罗帏，男贪女爱，两情欢畅，自不必说。

云雨既阑，翰林抚着桂娘道：“我和你千里姻缘，今朝美满，可谓三生有幸。”桂娘道：“我和你自幼相许，今日完聚，不足为奇。所喜者，隔着多年，又如此远路，到底团圆，乃像是天意周全耳。只有一件：你须不是这里人，今入赘我家，不知到底萍踪浪迹，归于何处。抑且不知你为儒为商，作何生业。我嫁鸡逐鸡，也要商量个终身之策，一时欢爱，不足恋也。”翰林道：“你不须多虑。只怕你不嫁得我，既嫁了我，

包你有好处。”桂娘道：“有甚好处？料没有五花官诰夫人之分。”翰林笑道：“别件或者烦难，若只要五花官诰，包管箱笼里就取得出。”桂娘啐了一啐道：“亏你不羞！”桂娘只道是一句夸大的说话，不以为意。翰林却也含笑不就明言，且只软款温柔，轻怜痛惜，如鱼似水，过了一夜。

明晨起来，各各梳洗已毕，一对儿穿着大衣，来拜见尊姑，并谢妙通为媒之功。正行礼之时，忽听得堂前一片价筛锣，像有十来个人喧嚷将起来，慌得小舅糕儿没钻处。翰林走出堂前来，问道：“谁人在此罗哩？”说声未了，只见老家人权孝同了一班京报人，一见了就磕头道：“京中报人特来报爷高升的。小人们那里不寻得到？方才街上遇见权忠，才知爷寄迹在此。却如何这般打扮？快请换了衣服。”权翰林连忙摇手，叫他不要说破，禁得那一个住？你也“权爷”，我也“权爷”，不住的叫。拿出一张报单来：已升了学士之职。只管嚷着求赏。翰林着实叫他们“不要说我姓权”，京报人那管甚么头由，早把一张报喜的红纸高高贴起在中间。上写：

飞报：贵府老爷权高升翰林学士命下。

这里跟随管家权忠拿出冠带，对学士道：“料想瞒不过了，不如老实行事罢。”学士带笑，脱了儒巾、儒衣，换了冠带，讨香案来，谢了圣恩。分付京报人出去门外候赏，转身进来，重请岳母拜见。

那孺人出于不意，心慌撩乱，没个是处，好像青天里一个霹雳，不知是那里起的。只见学士拜下去，孺人连声道：“折杀老身也。老身不知贤婿姓权，乃是朝廷贵臣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望高抬贵手，恕家下简慢之罪。”学士道：“而今

总是一家人，不必如此说了。”孺人道：“不敢动问贤婿，贤婿既非姓白，为何假称舍侄，光降寒门？其间必有因由。”学士道：“小婿寄迹禅林，晚间闲步，月下看见令爱芳姿，心中仰慕无已。问起妙通师父，说着姓名居址，家中长短备细，故此托名前来，假意认亲，不想岳母不疑，欣然招纳。也是三生有缘。”妙通道：“学士初到庵中，原说姓权。后来说着孺人家事，就转口说了姓白。小尼也曾问来，学士回说道，因为访亲，所以改换名姓，岂知贵人游戏，我们多被瞒得不通风，也是一场天大笑话。”

孺人道：“却又一件：那半扇钿盒却自何来？难道贤婿是通神的？”学士笑道：“侄儿是假，钿盒却真，说起来实有天缘，非可强也。”孺人与妙通多惊异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学士道：“小婿在长安市上，偶然买得此盒一扇。那包盒的，却是文字一纸，正是岳母写与令侄留哥的，上有令爱名字。今此纸见在小婿处，所以小婿一发有胆冒认了。求岳母饶恕欺诳之罪。”孺人道：“此话不必提起了，只是舍侄家为何把此盒出卖？卖的是甚么样人？贤婿必然明白。”学士道：“卖的是一个老儿，说是令兄旧房主。他说令兄全家遭疫，少者先亡，止遗老口，一时逃去。所以把物件遗下，拿出来卖的。”孺人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我兄与侄皆不可保，真个是物在人亡了。”不觉掉下泪来。妙通便收科道：“老孺人，姻缘分定，而今还管甚侄儿不侄儿，是姓权是姓白。招得个翰林学士做女婿，须不辱莫了你的女儿。”孺人道：“老师父说得有理。”大家称喜不尽。

此时桂娘子在旁，逐句逐句听着，口虽不说出来，才晓得昨夜许他五花官诰做夫人，是有来历的，不是过头说话。亦

且钿盒天缘，实为凑巧，心下得意，不言可知。

权学士既喜着桂娘美貌，又见钿盒之遇，以为奇异，两下恩爱非常。重谢了妙通师父，连岳母、小舅都带了赴任。后来秩满，桂娘封为宜人，夫妻偕老。

世间百物总凭缘，大海浮萍有偶然。

不向长安买钿盒，何从千里配婵娟？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四

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

昔宋时三衢守宋彦瞻，以书答状元留梦炎，其略云：

尝闻前辈之言：吾乡昔有第奉常而归，旗者、鼓者、馈者、迓者、往来而观者，阗路骈陌如堵墙。既而闺门贺焉，宗族贺焉，姻者、友者、客者交贺焉。至于仇者，亦蒙耻含愧而贺且谢焉。独邻居一室，扃鏐远引，若避寇然。予因怪而问之。愀然曰：“所贵乎衣锦之荣者，谓其得时行道也，将有以庇吾乡里也。今也或窃一名、得一官，即起朝贵暮富之想。名愈高，官愈穹，而用心愈谬。武断者有之，庇奸慝、持州县者有之。是一身之荣，一乡之害也。其居日以广，邻居日以蹙。吾将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。是可吊，何以贺为？”

此一段话，载在《齐东野语》中。皆因世上官宦，起初未经发际变泰，身居贫贱时节，亲戚、朋友、宗族、乡邻，那一个不望他得了一日，大家增光？及至后边风云际会，超出泥涂，终日在仕宦途中、冠裳里面，驰逐富贵，奔趋利名，将自家困穷光景尽多抹过。把当时贫交看不在眼里，放不在心

上，全无一毫照顾周恤之意，淡淡相看，用不着他一分气力。真叫得官情纸薄。不知向时盼望他这些意思，竟归何用？虽然如此，这样人虽是恶薄，也只是没用罢了。撞着有志气、肩巴硬的，拚得个不奉承他，不求告他，也无奈我何，不为大害。更有一等狠心肠的人，偏要从家门首，打墙脚起，诈害亲戚，侵占乡里，受投献、窝盗贼、无风起浪、没屋架梁。把一个地方搅得齏菜不生、鸡犬不宁，人人惧惮，个个收敛，怕生出衅端，撞在他网里了。他还要疑心别人仗他势力，得了甚么便宜，心下不放松的昼夜算计。似此之人，乡里有了他，怎如没有的安静？所以宋彦瞻见留梦炎中状元之后，把此书规讽他，要他做好人的意思。其间说话，虽是愤激，却句句透切着今时病痛。看官每不信，小子而今单表一个作恶的官宦，做着没天理的勾当，后来遇着清正严明的宪司做对头，方得明正其罪，说来与世上人劝戒一番。有诗为证：

恶人心性自天生，漫道多因习染成。

用尽凶谋如翹虎，岂知有日贯为盈！

这段话文，乃是四川新都县，有一乡宦，姓杨，是本朝甲科，后来没收煞，不好说得他名讳。其人家富心贪，凶暴残忍，居家为一乡之害，自不必说。曾在云南做兵备僉事，其时属下有个学霸廩生姓张，名寅，父亲是个巨万财主，有妻有妾，妻所生一子，就是张廩生。妾所生一子，名唤张宾，年纪尚幼。张廩生母亲先年已死，父亲就把家事尽托长子经营。那廩生学业尽通，考试每列高等，一时称为名士，颇与郡县官长往来。只是赋性阴险，存心不善。父亲见他每事苛刻取利，常劝他道：“我家道尽裕，勾你几世受用不了。况你学业

日进，发达有时，何苦锱铢较量，讨人便宜怎的？”张廩生不以为好言，反疑道：“父亲毕竟身有私藏，故此把财物轻易，嫌道我苛刻。况我母已死，见前父亲有爱妾幼子，到底他们得便宜。我只有得眼面前东西，还有他一股之分，我能有得多少？”为此日夕算计，结交官府，只要父亲一倒头，便思量摆布这庶母、幼弟，占他家业。

己后父亲死了，张廩生恐怕分家，反向父妾要索取私藏。父妾回说“没有”，张廩生罄将房中箱笼搜过，并无踪迹。又道他埋在地下，或是藏在人家，胡猜乱嚷，没个休息。乃至父妾要他分家与弟，却又分毫不吐，只推道：“你也不拿出来，我也没得与你儿子。”族人各有私厚薄，也有为着哥子的，也有为着兄弟的，没个定论，未免两下搬斗，构出讼事。那张廩生有两子，俱已入泮，有财有势，官府情熟。眼见得庶弟孤儿寡妇，下边没申诉处，只得在杨巡道手里告下一纸状来。

张廩生见杨巡道准了状，也老大吃惊。你道为何吃惊？盖因这巡道又贪又酷，又不讲体面，恼着他性子，眼里不认得人。不拘甚么事由，匾打侧卓，一味倒边。还亏一件好处，是要银子，除了银子，再无药医的，有名叫做杨疯子，是惹不得的意思。张廩生忖道：“家财官司，只凭府县主张，府县自然为我斯文一脉，料不有亏。只是这疯子手里的状，不先停当得他，万一拗别起来，依着理断个平分，可不去了我一半家事？这是老大的干系。”

张廩生世事熟透，便寻个巡道梯己过龙之人，与他暗地打个关节，许下他五百两买心红的公价。巡道依允，只要现过采，包管停当，若有不妥，不动分文。张廩生只得将出三

百两现银，嵌宝金壶一把、缕丝金首饰一副，精工巧丽，价值颇多，权当二百两，他日备银取赎。要过龙的写了议单，又讨个许赎的执照，只要府县申文上来，批个象意批语，永杜断与兄弟之患；目下先准一诉词为信。若不应验，原物尽还。要廩生又换了小服，随着过龙的到私衙门首，当面交割，四目相视，各自心照。张廩生自道算无遗策，只费得五百金，巨万家事一人独享，岂不是九牛去得一毛，老大的便宜了？喜之不胜。

看官，你道人心不平。假如张廩生是个克己之人，不要说平分家事，就是把这一宗五百两东西让与小兄弟了，也是与了自家骨肉，那小兄弟自然是母子感激的。何故苦苦贪私，思量独吃自疴，反把家里东西送与没些相干之人？不知驴心狗肺，怎样生的？有诗曰：

私心只欲蔑天亲，反把家财送别人。

何不家庭略相让？自然忿怒变欢欣。

张廩生如此算计，若是后来依心象意，真是天没眼睛了。岂知世事浮云，倏易不定。杨巡道受了财物，准了诉状下去，问官未及审详。时值万寿圣节将近，两司里头例该一人赍表进京朝贺。恰好轮着该是杨巡道去，没得推故，杨巡道只得收拾起身。张廩生着急，又寻那过龙的去讨口气，杨巡道回说：“此行不出一一年可回。府县且未要申文，待我回任，定行了落。”张廩生只得使用衙门，停阁了词状，呆呆守这杨金宪回道。

争奈天不从人愿，杨金宪赍表进京，拜过万寿，赴部考察。他贪声大著，已注了不谨项头，冠带闲住。杨金宪闷闷

出了京城，一面打发人到任所接了家眷，自回籍去了。家眷动身时，张廩生又寻了过龙的，去要倒出这一宗东西。衙里回言道：“此是老爷自做的事。若是该还，须到我家里来自与老爷取讨，我们不知就里。”张廩生没计奈何，只得住手。眼见得这一项银子抛在东洋大海里了。——这是张廩生心劳术拙，也不为奇；若只便是这样没讨处罢了，也还算做便宜。

张廩生是个贪私的人，怎舍得五百两东西平白丢去了？自思：“身有执照，不干得事，理该还我。他如今是个乡官，须管我不着，我到 he 家里讨去。说我不过，好歹还我些。就不还得银子，还我那两件金东西也好。况且四川是进京必由之道，由成都省下到新都，只有五十里之远，往返甚易。我今年正贡，须赴京廷试。待过成都时，恰好到彼讨此一项，做路上盘缠，有何不可？”算计得停当，怕人晓得了暗笑，把此话藏在心中，连妻子多不曾与他说破。

此时家中官事未决，恰值宗师考贡，张廩生已自贡出了学门。一时兴匆匆地回家受贺，饮酒作乐了几时；一面打点长行。把争家官事且放在一边了。

带了四个家人，免不得是张龙、张虎、张兴、张富，早晚上道，水宿风餐，早到了成都地方，在饭店里宿了一晚。

张贡生想道：“我在此间，还要迂道往新都取讨前件，长行行李留在饭店里不便。我路上几日，心绪郁闷，何不往此间妓馆一游，拣个得意的宿他两晚，遣遣客兴；就把行囊下在他家，待取了债，回来带去，有何不可？”就唤四个家人，说了这些意思。那家人是出路的，见说家主要闕，是有些油水的事，那一个不愿随鞭镫？簇拥着这个老贡生，竟往青楼

市上去了。

老生何意入青楼，岂是风情未肯休？

只为业冤当显露，埋根此处做关头。

却说张贡生走到青楼市上，走来走去，但见：

艳抹浓妆，倚市门而献笑；穿红着绿，擎帘箔以迎欢。或联轴，或凭肩，多是些凑将来的姊妹；或用嘲，或共语，总不过造作出的风情。心中无事自惊惶，日日恐遭他假母怒；眼里有人难撮合，时时任换□□生来。

张贡生见了这些油头粉面行径，虽然眼花撩乱，没一个同来的人，一时间不知走那一家的是，未便入马。只见前面一个人摇摆将来，见张贡生带了一伙家人东张西觑，料他是个要鬪的勤儿，没个帮的人，所以迟疑，便上前问道：“老先生定是贵足，如何踹此贱地？”张贡生拱手道：“学生客邸无聊，闲步适兴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只是眼鬪，怕适不得甚么兴。”张贡生也笑道：“怎便晓得学生不倒身？”那人笑容可掬道：“若果有兴，小子当为引路。”

张贡生正投着机，问道：“老兄高姓贵表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姓游，名守，号好闲。此间路数最熟。敢问老先生仙乡上姓。”张贡生道：“学生是滇中。”游好闲道：“是云南了。”后边张兴撵出来道：“我相公是今年贡元，上京廷试的。”游好闲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，小子幸会。奉陪乐地一游，吃个尽兴，作做主人之礼何如？”张贡生道：“最好。不知此间那个妓者为最？”游好闲把手指一掐二掐的道：“刘金、张赛、郭师师、王丢儿，都是少年行时的姊妹。”张贡生道：“谁在行些？”游好闲道：“若是在行，论这些雏儿多不及一个汤兴哥，最是帮

衬软款，有情亲热。也是行时过来的人，只是年纪多了两年，将及三十岁边了，却是着实有趣的。”张贡生道：“我每自家年纪不小，倒不喜欢那孩子心性的，是老成些的好。”游好闲道：“这等不消说，兴哥那里去就是。”于是陪着张贡生，一直望汤家进来。

兴哥出来相见，果然老成丰韵，是个作家体段，张贡生一见心欢。告茶毕，叙过姓名，游好闲一一代答明白。晓得张贡生中意了，便指点张家人，将出银子来送他办东道。是夜游好闲就陪着饮酒，张贡生原是洪饮的，况且客中高兴，放怀取乐。那游好闲去了头便是个酒坛，兴哥老在行，一发是行令不犯，连觥不醉的。三人你强我赛，吃过三更方住。游好闲自在寓中去了，张贡生遂与兴哥同宿。兴哥放出手段，温存了一夜，张贡生甚是得意。次日叫家人把店中行李尽情搬了来，顿放在兴哥家里了。

一连住了几日，破费了好几两银子。贪慕着兴哥才色，甚觉恋恋不舍。想道：“我身畔盘费有限，不能如意，何不暂往成都，讨取此项到手？便多用些在他身上也好。”出来与这四个家人商议，装束了鞍马，往新都去。他心里道指日可以回来的，对兴哥道：“我有一宗银子在新都，此去只有半日路程，我去讨了来，再到你这里顽耍几时。”兴哥道：“何不你留住在此，只教管家们去取讨了来？”张贡生道：“此项东西，必要亲身往取的，叫人去，他那边不肯发。”兴哥道：“有多少东西？”张贡生道：“有五百多两。”兴哥道：“这关系重大，不好阻碍你。只是你去了，万一不到我这里来了，教我家枉自盼望。”张贡生道：“我一应行囊都不带去，留在你家。只带

了随身铺盖，并几件礼物去，好歹一两日随即回来了。看你家造化，若多讨得到手，是必多送你些。”兴哥笑道：“只要你早去早来，那在乎此？”两下珍重而别。

看官，你道此时若有一个见机的人，对那张贡生道：“这项银子，是你自己欺心不是处，黑暗里葬送了，还怨怅兀谁？那官员每手里东西，有进无出，老虎喉中讨脆骨，大象口里拔生牙，都不是好惹的，不要思想到手了。况且取得来送与衙衙人家，又是个填不满底雪井，何苦枉用心机，走这道路？不如认个悔气，歇了帐罢。”若是张贡生闻得此言，转了念头，还是老大的造化。可惜当时没人说破；就有人说，料没人听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半老书生，狼藉作红花之鬼；穷凶乡宦，拘挛为黑狱之囚。正是：

猪羊入屠户之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

这里不题。

且说杨金宪自从考察断根回家，自道日暮穷途，所为愈横。家事已饶，贪心未足，终日在家设谋运局，为非作歹。他只有一个兄弟，排行第二，家道原自殷富，并不干预外事，倒是个守本分的。见哥子作恶，每每会间微词劝谏。金宪道：“你仗我势做二爷、挣家私勾了，还要管我？”话不投机。杨二晓得他存心克毒，后来未必不火并自家屋里，家中也养几个了得的家人，时时防备他。近新一病不起，所生一子，止得八岁。临终之时，唤过妻子在面前，分付众家人道：“我一生止存此骨肉，那边大房做官的，虎视眈眈。须要小心抵对他，不可落他圈套之内。我死不瞑目。”泪如雨下，长叹而逝。死后，妻子与同家人辈牢守门户，自过日子，再不去叨忝金

宪家一分势利。

金宪无隙可入，心里思量：“二房好一分家当！不过留得这一个黄毛小厮。若断送了他，这家当怕不是我一个的？”欲待暗地下手，怎当得这家母子关门闭户，轻易不来他家里走动。想道：“我若用毒药之类暗算了他，外人必竟知道是我，须瞒不过，亦且急忙不得其便。若纠合强盗劫了他家，害了性命，我还好瞒生人眼，说假公道话，只把失盗做推头，谁人好说得是我？纵是不害得他性命，劫得家私一空，也只当是了。”

他一向私下养着剧盗三十余人，在外庄听用，但是掳掠得来的，与他平分，若有一二处做将出来，他就出身包揽遮护。官府晓得他刁，公人怕他的势，没个敢正眼觑他。但有心上不象意，或是眼里动了火的人家，公然叫这些人去搬了来庄里分了，弄得久惯，不在心上。他只待也如此劫了小侄儿子家里，趁便害了他性命。争奈他家家人昼夜巡逻，养着狼也似的守门犬数只，提防甚紧。也是天有眼睛，到别处去，捞了就来，到杨二房去几番，但去便有阻碍，下不得手。

金宪正在时刻挂心，算计必克，忽然门上传进一个手本来，乃是：“旧治下云南贡生张寅稟见。”心下吃了一惊道：“我前番曾受他五百两贿赂，不曾替他完得事，就坏官回家了。我心里也道此一宗银两必有后虑，不想他果然直寻到此。这事元不曾做得，说他不过，理该还他。终不成咽了下去又吐出来？若不还他时，他须是个贡生，酸子智量，必不干休。倘然当官告理，且不顾他声名不妙，谁耐烦与他调唇弄舌？我且把个体面见见他，说话之间，或者识时务不提起也不见得。

若是这等，好好送他盘缠，打发他去罢了。若是提起要还，又作道理。”

金宪以口问心：计较已定，踱将出厅来，叫请贡生相见。张贡生整肃衣冠，照着旧上司体统，行个大礼，送了些土物为候敬。金宪收了，设坐告茶。金宪道：“老夫承乏贵乡，罪过多端。后来罢职家居，不得重到贵地，今见了贵乡朋友，还觉无颜。”张贡生道：“公祖大人直道不容，以致忤时，敝乡土民，迄今厘想明德。”金宪道：“惶恐，惶恐。”又拱手道：“恭喜贤契岁荐了。”张贡生道：“挨次幸及，殊为叨冒。”金宪道：“今将何往，得停玉趾？”张贡生道：“赴京廷试，假途贵省，特来一觐台光。”金宪道：“此去成都五十里之遥，特烦枉驾，足见不忘老朽。”

张贡生见他说话不招揽，只得自说出来道：“前日贡生家下有些琐事，曾处一付礼物，面奉公祖大人处收贮，以求周全，后来未经结局，公祖已行，此后就回贵乡。今本不敢造次，只因贡生赴京缺费，意欲求公祖大人发还此一项，以助贡生利往。故此特来叩拜。”金宪作色道：“老夫在贵处，只吃得贵乡一口水，何曾有此脏污之事？出口诬蔑！敢是贤契被别个光棍哄了？”张贡生见他昧了心，改了口不认帐，若是个知机的，就该罢了，怎当得张贡生原不是良善之人，心里着了急，就狠狠的道：“是贡生亲手在私衙门前交付的，议单执照俱在，岂可昧得？”

金宪见有议单执照，回嗔作喜道：“是老夫忘事，得罪得罪。前日有个妻弟，在衙起身，需索老夫馈送。老夫宦囊萧然，不得已，故此借宅上这一项打发了他。不匡日后多阻，不

曾与宅上出得力。此项该还，只是妻弟已将此一项用去了，须要老夫赔偿。且从容两日，必当处补。”张贡生见说肯还，心下放了两分松；又见说用去，心中不舍得那两件金物，又对金宪道：“内中两件金器，是家下传世之物，还求保全原件则个。”金宪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既是传世之物，谁教轻易拿出来？且放心，请过了洗尘的薄款再处。”就起身请张贡生书房中慢坐，一面分付整治酒席，张贡生自到书房中去了。

金宪独自算了一回，他起初打白赖之时，只说张贡生会意，是必凑他的趣，他却重重送他个回敬做盘缠，也倒两全了。岂知张贡生算小，不还他体面，搜根剔齿，一直说出来。然也还思量还他一半现物，解了他馋涎。只有那金壶与金首饰，是他心上得意的东西，时刻把玩的，已曾几度将出来夸耀亲戚过了，你道他舍得也不舍得？张贡生恰恰把这两件口内要紧。金宪左思右思，便一时不怀好意了。眼地一声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他是个云南人，家里出来，中途到此间的。断送了他，谁人晓得？须不到得尸亲知道。”就叫几个干仆，约会了庄上一伙强人，到晚间酒散听候使用。

分付停当，请出张贡生来赴席。席间说些闲话，评论些朝事，且是殷勤。又叫俊俏的安童，频频奉酒。张贡生见是公祖的好意，不好推辞，又料道是如此美情，前物必不留难。放下心怀，只顾吃酒，早已吃得醺醺地醉了。又叫安童奉了又奉，只等待不省人事方住。又问：“张家管家们可曾吃酒了未？”却也被几个干仆轮番更换，陪伴饮酒。那些奴才们见好酒好饭，道是投着好处，那里管三七二十一，只顾贪婪无厌，四个人一个个吃得瞪眉瞪眼，连人多不认得了，禀知了金宪。

金宪分付道：“多送在红花场结果去。”

元来这杨金宪有所红花场庄子，满地种着红花，广衍有一千余亩。每年卖那红花，有八九百两出息。这庄上造着许多房子，专一歇着客人，兼亦藏着强盗。

当时只说送张贡生主仆到那里歇宿，到得庄上，五个人多是醉的，看着被卧，倒头便睡，鼾声如雷，也不管天南地北了。那空阔之处，一声锣响，几个飞狼的庄客走将拢来，多是有手段的强盗头，一刀一个。遮莫有三头六臂的，也只多费得半刻工夫。何况这一个酸子与几个呆奴，每人只生得一颗头，消得几时，早已罄净。当时就在红花稀疏之处，掘个坎儿，做一堆儿埋下了。可怜张贡生痴心指望讨债，还要成都去见心上人，怎知遇着狠主，弄得如此死于非命！正是：

不道逡巡命，还贪顷刻花。

黄泉无妓馆，今夜宿谁家。

过了一年有余，张贡生两个秀才儿子在家，自从父亲入京以后，并不曾见一纸家书、一个便信回来，问着个把京中归来的人，多道“不曾会面，并不晓得”，心中疑惑，商量道：“滇中处在天末，怎能勾京中信至？还往川中省下打听，彼处不时有在北京还往的。”于是两个凑些盘缠在身边了，一径到成都，寻个下处宿了。在街市上行来走去闲撞，并无遇巧熟人。两兄弟住过十来日，心内无聊，商量道：“此处尽多名妓，我每各寻一个，消遣则个。”两个小伙子，也不用帮闲，我陪你，你陪我，各寻一个雏儿：一个童小五，一个顾阿都，接在下处，大家取乐。混了几日，闹烘烘、热腾腾的，早把探父亲信息的事撇在脑后了。

一日，那大些的有跳槽之意。两个雏儿晓得他是云南人，戏他道：“闻得你云南人只要鬪老的，我每敢此不中你每的意？不多几日，只要跳槽！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怎见得我云南人只要鬪老的？”童小五便道：“前日见游伯伯说，去年有个云南朋友到这里来，要他寻婊子，不要兴头的，只要老成的。后来引他到汤家兴哥那里去了，这兴哥是我们母亲一辈中人，他且是与他过得火热，也费了好些银子，约他再来，还要使一主大钱。以后不知怎的了，这不是云南人要老的样子？”两个秀才道：“那云南人姓个甚么？怎生模样？”童小五、顾阿都大家拍手笑道：“又来趟了！不在我每肝上的事，管他姓张姓李！那曾见他模样来？只是游伯伯如此说，故把来取笑。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游伯伯是什么人？住在那里？这却是你每晓得的。”童小五、顾阿都又拍手道：“游伯伯也不认得，还要鬪！”两个秀才必竟要问个来历。童小五道：“游伯伯千头万脑的人，撞来就见；要寻他，却一世也难。你要问你们贵乡里，竟到汤兴哥家问不是！”两个秀才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留小的秀才窝伴着两个雏儿，大的秀才独自个问到汤家来。

那个汤兴哥自从张贡生一去，只说五十里的远近早晚便到，不想去了一年有多，绝无消息，留下衣囊行李，也不见有人来取。门户人家不把来放在心上，已此放下肚肠了。那日无客，在家闭门昼寝，忽然得一梦，梦见张贡生到来，说道取银回来。至要叙寒温，却被扣门声急，一时惊醒。醒来想道：“又不曾念着他，如何魑地有此梦？敢是有人递信息、取衣装，也未可知。”正在疑似间，听得又扣门响。兴哥整整衣裳，叫丫鬟在前，开门出来。丫鬟叫一声：“客来了。”张

大秀才才挪得脚进，兴哥抬眼看时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分明像张贡生一般模样，如何后生了许多？”请在客坐里坐了，问起地方姓名，却正是云南姓张。兴哥心下老大稀罕，未敢遽然说破。

张大秀才先问道：“请问大姐：小生闻得这里去年有个云南朋友往来，可是甚么样人？姓甚名谁？”兴哥道：“有一位老成朋友，姓张。说是个贡行，要往京廷试，在此经过的。盘桓了数日，前往新都取债去了。说半日路程，去了就来，不知为何一去不来了。”张大秀才道：“随行有几人？”兴哥道：“有四位管家。”张大秀才心里晓得是了，问道：“一去不来，敢是竟自长行了？”兴哥道：“那里是？衣囊行李还留在我家里，转来取了才起身的。”张大秀才道：“这等，为何不来？难道不想进京，还留在彼处？”兴哥道：“多分是取债不来，担阁在彼。就是如此，好歹也该有个信，或是叫位管家来，影响无踪，竟不知甚么缘故！”张大秀才道：“见说新都取甚么债？”兴哥道：“只听得说有一宗五百两东西，不知是甚么债。”张大秀才跌脚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这等，我每须在新都寻去了。”兴哥道：“他是客官甚么瓜葛，要去寻他？”张大秀才道：“不敢欺大姐，就是小生的家父。”兴哥道：“失敬，失敬。怪道模样恁地厮像！这等，是一家人了。”笑欣欣的去叫小二整起饭来，留张大官人坐一坐。张大秀才回说道：“这倒不消，小生还有个兄弟在那厢等候。只是适间的话，可是确的么？”兴哥道：“怎的不确？见有衣囊行李在此，可认一认，看是不是。”随引张大秀才到里边房里来，把留下物件与他看了。张大秀才认得是实，忙别了兴哥道：“这等，事不宜迟，星夜同兄弟

往新都寻去，寻着了再来相会。”兴哥假亲热的留了一会，顺水推船，送出了门。

张大秀才急急走到下处，对兄弟道：“问倒问着了，果然去年在汤家鬻的正是。只是依他家说起来，竟自不曾往京哩。”小秀才道：“这等，在那里？”大秀才道：“还在这里新都，我们须到那里问去。”小秀才道：“为何住在新都许久？”大秀才道：“他家说是听得往新都取五百金的债，定是到杨疯子家去了。”小秀才道：“取得取不得，好歹走路，怎么还在那里？”大秀才道：“行囊还在汤家，方才见过的。岂有不带了去，径自跑路的理？毕竟是担阁在新都不来，不消说了。此去那里苦不多远，我每收拾起来，一同去走遭，访问下落则个。”

两人计议停当，将出些银两，谢了两个妓者，送了家去。一径到新都来，下在饭店里。

店主人见是远来的，问道：“两位客官贵处？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是云南。到此寻人的。”店主人道：“云南来是寻人的，不是倒脏的么？”两个秀才吃惊道：“怎说此话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偶然这般说笑。”

两个秀才坐定，问店主人道：“此间有个杨佥事，住在何处？”店主人伸伸舌头：“这人不是好惹的，你远来的人，有甚要紧？没事问他怎么？”两个秀才道：“问声何妨？怎便这样怕他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他轻则官司害你，重则强盗劫你。若是远来的人冲撞了他，好歹就结果了性命。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清平世界，难道杀了人不要偿命的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他偿谁的命？去年也是一个云南人，一主四仆，投奔他家，闻得是替他讨甚么任上过手脏的，一夜里多杀了，至今冤屈无伸。那

见得要偿命来？方才见两位说是云南，所以取笑。”

两个秀才见说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做不得声。呆了一会，战抖抖的问道：“那个人姓甚名谁？老丈可知得明白否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我那里明白？他家有一个管家，叫做老三，常在小店吃酒。这个人还有些天理的，时常饮酒中间，把家主做的歹事一一告诉我，心中不服。去年云南这五个被害，忒煞乖张了，外人纷纷扬扬，也多晓得。小可每还疑心，不敢轻信，老三说是果然真有的，煞是不平，所以小可每才信。可惜这五个人死得苦恼，没个亲人得知。小可见客官方才问及杨家，偶然如此闲讲。客官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不要闲管罢了。”两个秀才情知是他父亲被害了，不敢声张，暗暗地叫苦。一夜无眠。

次日，到街上往来察听，三三两两，几处说来，一般无二，两人背地里痛哭了一场。思量要在彼发觉，恐怕反遭网罗；亦且乡宦势头，小可衙门奈何不得他，含酸忍苦，原还到成都来。

见了汤兴哥，说了所闻详细，兴哥也赔了几点眼泪。兴哥道：“两位官人何不告了他讨命？”两个秀才道：“正要如此。”此时四川巡按察院石公正在省下，两个秀才问汤兴哥取了行囊，筒出贡生赴京文书，放在身边了。写了一状，抱牌进告。状上写道：

告状生员张珍、张琼，为冤杀五命事。有父贡生张寅，前往新都恶宦杨某家取债，一去无踪。珍等亲投彼处寻访，探得当被恶宦谋财害命，并仆四人同时杀死。道路惊传，人人可证。尸骨无踪。滔天大变，万古奇冤，亲

剿告。 告状生员张珍，系云南人。

石察院看罢状词，他一向原晓得新都杨金事的恶迹著闻，体访已久，要为地方除害，只因是个甲科，又无人敢来告他，没有把柄，未好动手。今见了两生告词，虽然明知其事必实，却是词中没个实证据，乱行不得。石察院赶开左右，直唤两生到案前来，轻轻地分付道：“二生所告，本院久知此人罪恶贯盈。但彼奸谋叵测，二生可速回家去，毋得留此，倘为所知，必受其害。待本院廉访得实，当有移文至彼知会，关取尔等到此明冤。万万不可泄漏。”随将状词摺了，收在袖中。两生叩头谢教而出，果然依了察院之言，一面收拾，竟回家中，静听消息去了。

这边石察院待两司作揖之日，独留宪长谢公叙话。袖出此状，与他看着，道：“天地间有如此人否？本院留之心中久矣。今日恰有人来告此事，贵司刑法衙门，可为一访。”谢廉使道：“此人枭獍为心，豺狼成性，诚然王法所不容。”石察院道：“旧闻此家有家僮数千，阴养死士数十。若不得其实迹，轻易举动，吾辈反为所乘，不可不慎。”谢廉使道：“事在下官。”袖了状词，一揖而出。

这谢廉使是极有才能的人，况兼按台嘱付，敢不在心？他司中有两个承差，一个叫做史应，一个叫做魏能，乃是点头会意的人，谢廉使一向得用的。是日，叫他两个进私衙来，分付道：“我有件机密事，要你每两个做去。”两个承差叩头道：“凭爷分付，那厢使用，水火不辞。”

廉使袖中取出状词来，与他两个看，把手指着杨某名字道：“按院老爷要根究他家这事，不得那五个人尸首实迹，拿

不倒他。必要体访的实，晓得了他埋藏去处，才好行事。却是这人凶狡非常，只怕容易打听不出。若是泄漏了事机，不惟无益，反致有害。是这些难处。”两承差道：“此宦之恶，播满一乡。若是晓得上司寻他不是，他必竟先去下手，非同小可。就是小的每往彼体访，若认得是衙门人役，惹起疑心，祸不可测。今蒙差委，除非改换打扮，只做无意游到彼地，乘机缉探，方得真实备细。”廉使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你们快怎么计较了去。”

两承差自相商议了一回，道：“除非如此如此。”随禀廉使道：“小的们有一计在此，不知中也不中。”廉使道：“且说来。”承差道：“新都专产红花。小的们晓得杨宦家中有个红花场，利息千金。小的们两个打扮做买红花客人，到彼市买，必竟与他家管事家人交易往来。等走得路数多，人眼熟了，他每没些疑心，然后看机会空便，留心体访，必知端的，须拘不得时日。”廉使道：“此计颇好。你们小心在意，访着了此宗公事，我另眼看你打不紧，还要对按院老爷说了，分外抬举你。”两承差道：“蒙老爷提解，敢不用心？”叩头而出。

元来这史应、魏能，多是有身家的人，在衙门里图出身的，受了这个差委，日夜在心。各自收拾了百来两银子，放在身边了，打扮做客人模样，一同到新都来，只说买红花。问了街上人，晓得红花之事多是他三管家姓纪的掌管。此人生性梗直，交易公道，故此客人来多投他，买卖做得去。每年与家主挣下千来金利息，全亏他一个。若论家主这样贫暴，鬼也不敢来上门了。当下史应、魏能一径来到他家，拜望了，各述来买红花之意，送过了土宜。纪老三满面春风，一团和气，

就置酒相待。

这两个承差是衙门老溜，好不乖觉。晓得这人有用他处，便有心结识了他，放出虔婆手段，甜言美语，说得入港。魏能便开口道：“史大哥，我们新来这里做买卖，人面上不熟。自古道：人来投主，鸟来投林。难得这样贤主人，我们序了年庚，结为兄弟，何如？”史应道：“此意最好。只是我们初相会，况未经交易，只道是我们先讨好了，不便论量。待成了交易，再议未迟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多承两位不弃，足感盛情。待明日看了货，完了正事，另治个薄设，从容请教，就此结义何如？”两个同声应道：“妙，妙。”当夜纪老三送他在客房歇宿，正是红花场庄上之房。

次日起来，看了红花，讲倒了价钱。两人各取银子出来，兑足了，两下各各相让有余，彼此情投意合。是日，纪老三果然宰鸡买肉，办起东道来。史、魏两人市上去买了些纸马香烛之类，回到庄上摆设了。先献了神，各写出年月日时来。史应最长，纪老三小六岁，魏能又小一岁。挨次序立，拜了神，各述了结拜之意道：“自此之后，彼此无欺，有无相济，患难相救，久远不忘。若有违盟，神明殛之。”设誓已毕，从此两人称纪老三为二哥，纪老三称两人为大哥、三哥，彼此喜乐，当晚吃个尽欢而散。

元来蜀中传下刘、关、张三人之风，最重的是结义。故此史、魏二人先下此工夫，以结其心。却是未敢说甚么正经心肠话，只收了红花停当，且还成都。发在铺中兑客，也原有两分利息，收起银子，又走此路。数月之中，如此往来了五六次。去便与纪老三绸缪，我请你，你请我，日日欢欢，真

个如兄若弟，形迹俱忘。

一日酒酣，史应便伸伸腰道：“快活，快活。我们遇得好兄弟，到此一番，尽兴一番。”魏能接口道：“纪二哥待我们弟兄，只好这等了，我心上还嫌他一件未到处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小弟何事得罪，但说出来，自家弟兄，不要避忌。”魏能道：“我们晚间贪得一觉好睡，相好弟兄，只该着落我们在安静去处便好。今在此间，每夜听得鬼叫，梦寐多是不安的。有这件不象意，这是二哥欠检点处。小弟心性怕鬼的，只得直说了。”纪老三道：“果然鬼叫么？”史应道：“是有些诧异，小弟也听得的，不只是魏三哥。”魏能道：“不叫，难道小弟掉谎？”纪老三点点头道：“这也怪他叫不得。”对着斟酒的一个伙计道：“你道叫的是兀谁？毕竟是云南那人了。”

史应、魏能见说出真话来，只做原晓得的一般，不加惊异，趁口道：“云南那人之死，我们也闻得久了。只是既死之后，二哥也该积些阴骘，与你家老爷说个方便，与他一堆土埋藏了尸骸也好。为何抛弃他在那里了，使他每夜这等叫苦连天！”纪老三道：“死便死得苦了，尸骸原是埋藏的。不要听外边人胡猜乱说。”两人道：“外人多说是当时抛弃了，二哥又说是埋藏了。若是埋藏了，他怎如此叫苦？”纪老三道：“两个兄弟不信，我领你去看。煞也古怪，但是埋他这一块地上，一些红花也不生哩。”史应道：“我每趁着酒兴，斟杯热酒儿，到他那堆里浇他一浇，叫他晚间不要这等怪叫。就在空旷去处，再吃两大杯尽尽兴。”

两个一齐起身，走出红花场上来。纪老三只道是散酒之意，那道是有心的？也起了身，叫小的带了酒盒，随了他们

同步。引他们到一个所在来看，但见：

弥漫怨气结成堆，凛冽凄风团作阵。

若还不遇有心人，沉埋数载谁相问？

纪老三把手指道：“那一块一根草也不生的底下，就是他五个的尸骸，怎说得不曾埋藏？”史应就斟下个大杯，向空里作个揖道：“云南的老兄，请一杯儿酒，晚间不要来惊吓我们。”魏能道：“我也奠他一杯，凑成双杯。”纪老三道：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若不是大哥、三哥来，这两滴酒几时能勾到他泉下？”史应道：“也是他的缘分。”大家笑了一场。又将盒来摆在红花地上，席地而坐，豁了几拳，各各连饮几个大觥。看看日色曛黑，方才住手。两人早已把埋尸的所在周围暗记认定了，仍到庄房里宿歇。

次日，对纪老三道：“昨夜果然安静些，想是这两杯酒吃得快活了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是日别了纪老三要回，就问道：“二哥几时也到省下来走走？我们也好做个东道，尽个薄意，回敬一回敬。不然，我们只是叨扰，再无回答，也觉面皮忒厚了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弟兄家何出此言？小弟没事不到省下。除非冬底要买过年物事，是必要到你们那里走走，专意来拜大哥、三哥的宅上便是。”三人分手，各自散了。

史应、魏能此番踹知了实地，是长是短，来禀明了谢廉使。廉使道：“你们果是能干。既是这等了，外边不可走漏一毫风信。但等那姓纪的来到省城，即忙密报我知道，自有道理。”两人禀了出来，自在外边等候纪老三年来省。

看看残年将尽，纪老三果然来买年货，特到史家、魏家拜望。两人住处差不多远，接着纪老三，欢天喜地道：“好风

吹得贵客到此！”史应叫魏能偈伴了他道：“魏三哥且陪着纪二哥坐一坐，小弟市上走一走，看中吃的东西，寻些来家请二哥。”魏能道：“是，是。快来则个。”

史应就叫了一个小厮，拿了个篮儿，带着几百钱，往市上去了。一面买了些鱼肉果品之类，先打发小厮归家整治；一面走进按察司衙门里头去，密禀与廉使知道。廉使分付史应：“先回家去伴住他，不可放走了。”随即差两个公人，写个朱笔票与他道：“立拘新都杨宦家人纪三面审，毋迟时刻。”公人赍了小票，一径到史应家里来。

史应先到家里，整治酒肴。正与纪老三接风，吃到兴头上，听得外边敲门响。史应叫小厮开了门，只见两个公人跑将进来，对史、魏两人唱了喏。却不认得纪老三，问道：“这位可是杨管家么？”史、魏两人会了意，说道：“正是杨家纪大叔。”公人也拱一拱手，说道：“敝司主要请管家相见。”纪老三吃一惊道：“有何事要见我？莫非错了？”公人道：“不错，见有小票在此。”便拿出朱笔的小票来看。史应、魏能假意吃惊道：“古怪！这是怎么起的？”公人道：“老爷要问杨乡宦家中事体，一向分付道：‘但有管家到省，即忙缉报。’方才见史官人市上买东西，说道请杨家的纪管家。不知那个多嘴的禀知了老爷，故此特着我每到来相请。”

纪老三呆了一晌，道：“没事唤我怎的？我须不曾犯事。”公人道：“谁知犯不犯，见了老爷便知端的。”史、魏两人道：“二哥自身没甚事，便去见见不妨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决然为我们家里的老头儿，再无别事。”史、魏两人道：“倘若问着家中事体，只是从直说了，料不吃亏的。既然两位牌头到此，且

请便席略坐一坐，吃三杯了去，何如？”公人道：“多谢厚情。只是老爷立等回话的公事，从容不得。”史应不由他分说，拿起大觥，每人灌了几觥，吃了些案酒。公人又催起身，史应道：“我便陪着二哥到衙门里去去。魏三哥在家，再收拾好了东西，烫热了酒，等见见官来尽兴。”纪老三道：“小弟衙门里不熟，史大哥肯同走走，足见帮衬。”

纪老三没处躲闪，只得跟了两个公人到按察司里来。传梆禀知谢廉使，廉使不升堂，竟叫进私衙里来。廉使问道：“你是新都杨佥事的家人么？”纪老三道：“小的是。”廉使道：“你家主做的歹事，你可知道详细么？”纪老三道：“小的家主果然有一两件不守分勾当，只是小的主仆之分，不敢明言。”廉使道：“你从直说了，我饶你打。若有一毫隐蔽，我就用夹棍了。”纪老三道：“老爷要问那一件？小的好说。家主所做之事非一，叫小的何处说起？”廉使冷笑道：“这也说的是。”案上翻那状词，再看一看，便问道：“你只说那云南张贡生主仆五命，今在何处？”纪老三道：“这个不该是小的说的，家主这件事其实有些亏天理。”廉使道：“你且慢慢说来。”纪老三便把从头如何来讨银，如何留他吃酒，如何杀死了埋在红花地里，说了个备细。谢廉使写了口词道：“你这人倒老实，我不难为你。权发监中，待提到了正犯就放。”当下把纪老三发下监中。史应、魏能倒也为日前相处分上，照管他一应事体，叫监中不要难为他，不在话下。

谢廉使审得真情，即发宪牌一张。就差史应、魏能两人，赍到新都县，着落知县身上，要佥事杨某正身，系连杀五命公事。如不擒获，即以知县代解。又发牌捕衙，在红花场起

尸。两人领命，到得县里，已是除夜那一日了。

新都知县接了来文，又见两承差口禀紧急，吓得两手无措。忖道：“今日是年晚，此老必定在家。须乘此时调兵围住，出其不意，方无走失。”即忙唤兵房金牌出去，调取一卫兵来，有三百余人。知县自领了，把杨家围得铁桶也似。

其时杨僉事正在家饮团年酒。日色来晚，早把大门重重关闭了，自与群妾内宴。歌的歌，舞的舞。内中一妾唱一只《黄莺儿》道：

积雨酿春寒，见繁花树树残。泥涂满眼登临倦。江流几湾，云山几盘，天涯极目空肠断。寄书难，无情征雁，飞不到滇南。

杨僉事见唱出“滇南”两字，一个撞心拳，变了脸色道：“要你们提起甚么‘滇南’不‘滇南’？”心下有些不快活起来。

不想知县已在外边，看见大门关上，两个承差是认得他家路径的，从侧边梯墙而入。先把大门开了，请知县到正厅上坐下。叫人到里边传报道：“邑主在外有请。”杨僉事正因“滇南”二字触着隐衷，有些动心，忽听得知县来到正厅上，想道：“这时候到此何干？必有跷蹊。莫非前事有人告发了？”心下惊惶。一时无计，道：“且躲过了他再处。”急往厨下灶前去躲。

知县见报了许久不出，恐防有失，忙入中堂，自来搜寻。家中妻妾，一时藏避不及。知县分付：“换一个上前来说话。”此时无奈，只得走一个妇女出来答应。知县问道：“你家爷那里去了？”这个妇人回道：“出外去了，不在家里。”知县道：“胡说！今日是年晚，难道不在家过年的？”叫从人将拶子拶

将起来。这妇人着了忙，喊道：“在，在。”就把手指着厨下。知县率领从人，竟往厨下来搜，金事无计可施，只得走出来道：“今日年夜，老父母何事直入人内室？”知县道：“非干晚生之事，乃是按台老大人、宪长老大人相请，问甚么连杀五命的公事。要老先生星夜到司对理。如老先生不去，要晚生代解，不得不如此唐突。”金事道：“随你甚么事，也须让过年节。”知县道：“上司紧急，两个承差坐提，等不得过年。只得要烦老先生一行，晚生奉陪同往就是。”

知县就叫承差守定，不放宽展。金事无奈，只得随了知县出门。知县登时签了解批，连夜解赴会城，两个承差又指点捕官，一面到庄上掘了尸首，一同赶来。那些在庄上的强盗，见主人被拿，风声不好，一哄的走了。

谢廉使特为这事，岁朝升堂。知县已将金事解进。金事换了小服，跪在厅下，口里还强道：“不知犯官有何事故？钧牌拘提，如捕反寇。”廉使将按院所准状词读与他听。金事道：“有何凭据？”廉使道：“还你个凭据。”即将纪老三放将出来，道：“这可是你家人么？他所供口词的确，还有何言？”金事道：“这是家人怀挟私恨诬首的，怎么听得？”廉使道：“诬与不诬，少顷便见。”

说话未完，只见新都巡捕县丞已将红花场五个尸首在衙门外着落地方收贮，进司禀知。廉使道：“你说无凭据，这五个尸首如何在你地上？”廉使又问捕官：“相得尸首怎么的？”捕官道：“县丞当时相来，俱是生前被人杀死，身首各离的。”廉使道：“如何？可正与纪三所供不异！再推得么？”金事俯首无辞，只得认了道：“一时酒醉触怒，做了这事。乞看缙绅

体面，遮盖些则个。”廉使道：“缙绅中有此！不但衣冠中禽兽，乃禽兽中豺狼也。石按台早知此事，密访已久，如何轻贷得？”即将杨金事收下监候，待行关取到原告再问。重赏了两个承差，纪三释放宁家去了。

关文行到云南，两个秀才知道杨金事已在狱中，星夜赴成都来执命。晓得事在按察司，竟来投到。廉使叫押到尸场上，认领父亲尸首。取出金事，对质一番。两子将金事拳打脚踢，廉使喝住道：“既在官了，自有应得罪名，不必如此。”将金事依一人杀死三命者律，今更多二命，拟凌迟处死，决不待时。下手诸盗，以为从定罪，候擒获发落。金事系是职官，申院奏请定夺。

不等得旨意转来，杨金事是受用的人，在狱中受苦不过，又见张贡生率领四仆，日日来打他，不多几时，毙于狱底。金事原不曾有子，家中竟无主持，诸妾各自散去。只有杨二房八岁的儿子杨清，是他亲侄，应得承受，泼天家业，多归了他。杨金事枉自生前要算计并侄儿子的，岂知身后连自己的倒与他了！这便是天理不泯处。

那张贡生只为要欺心小兄弟的人家，弄得身子冤死他乡。幸得官府清正、有风力，才报得仇。却是行关本处，又经题请，把这件行贿上司、图占家产之事，各处播扬开了。张宾此时同了母亲，禀告县官道：“若是家事不该平分，哥子为何行贿？眼见得欺心，所以丧身。今两姓执命既已明白，家事就好公断了。此系成都成案，奏疏分明，须不是撰造得出的。”县官理上说他不过，只得把张家一应产业，两下平分，张宾得了一半，两个侄儿得了一半，两个侄儿也无可争论。

张贡生早知道到底如此，何苦将钱去买憔悴？白折了五百两银子，又送了五条性命。真所谓无梁不成，反输一帖也。奉劝世人，还是存些天理、守些本分的好。

钱财有分苦争多，反自将身入网罗。

看取两家归束处，心机用尽竟如何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五

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

词云：

瑞烟浮禁苑。正绛阙春回，新正方半。冰轮桂华满。溢花衢歌市，芙蓉开遍。龙楼两观。见银烛、星球有烂。卷珠帘、尽日笙歌，盛集宝钗金钏。堪羨：绮罗丛里，兰麝香中，正宜游玩。风柔夜暖。花影乱，笑声喧。闹蛾儿满路，成团打块，簇着冠儿斗转。喜皇都、旧日风光，太平再见。（词寄《瑞鹤仙》）

这一首词，乃是宋绍兴年间词人康伯可所作。伯可元是北人，随驾南渡，有名是个会做乐府的才子，秦申王荐于高宗皇帝。这词单道着上元佳景。高宗皇帝极其称赏，御赐金帛甚多。

词中为何说“旧日风光，太平再见”？盖因靖康之乱，徽、钦被虏，中原尽属金夷。侥幸康王南渡，即了帝位，偏安一隅，偷闲取乐，还要模拟盛时光景，故词人歌咏如此。也是自解自乐而已。怎如得当初柳耆卿另有一首词云：

禁漏花深，绣工日永，熏风布暖。变韶景、都门十

二，元宵三五，银蟾光满。连云复道凌飞观。耸皇居丽，佳气瑞烟葱蒨。翠华宵幸，是处层城闾苑。 龙凤烛、交光星汉，对咫尺鳌山开雉扇。会乐府两籍神仙，梨园四部弦管。向晓色、都人未散。盈万井、山呼鳌抃。愿岁岁、天仗里常瞻凤辇。（词寄《倾杯乐》）

这首词多说着盛时宫禁说话，只因宋时极作兴是个元宵，大张灯火，御驾亲临，君民同乐，所以说道“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”。

然因是倾城士女通宵出游，没些禁忌，其间就有私期密约，鼠窃狗偷，弄出许多话柄来。当时李汉老又有一首词云：

帝城三五，灯光花市盈路。天街游处。此时方信、凤阙都民，奢华豪富。纱笼才过处，喝道转身，一壁小来且住。见许多、才子艳质，携手并肩低语。东来西往谁家女？买玉梅争戴，缓步香风度。北观南顾。见画烛影里，神仙无数。引人魂似醉，不如趁早，步月归去。这一双情眼，怎生禁得，许多胡觑？（词寄《女冠子》）

细看此一词，可见元宵之夜，趁着喧闹丛中，干那不三不四勾当的，不一而足，不消说起。而今在下说一件元宵的事体，直教：

闹动公侯府，分开帝主颜。

猾徒入地去，稚子见天还。

话说宋神宗朝有个大臣王襄敏公，单讳着一个韶字，全家住在京师。真是潭潭相府，富贵奢华，自不必说。

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其时王安石未用，新法未行，四境无侵，万民乐业，正是太平时。家家户户，点放花灯，自

从十三日为始，十街九市，欢呼达旦。这夜十五日，是正夜。年年规矩：官家亲自出来，赏玩通宵，倾城士女，专待天颜一看。且是此日难得一轮明月当空，照耀如同白昼，映着各色奇巧花灯，从来叫做灯月交辉，极为美景。襄敏公家内眷，自夫人以下，老老幼幼没一个不打扮齐整了，祇候人牵着帷幕，出来街上看灯游耍。看官，你道如何用着帷幕？盖因官宦人家女眷，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，不成体面，所以或用绢段，乡用布匹等类，扯作长圈围着。只要隔绝外边人，他在里头走的人，原自四边看得见的。晋时叫它做步障，故有紫丝步障、锦步障之称。这是大人家规范如此。

闲话且过。却说襄敏公有个小衙内，是他末堂最小的儿子，排行第十三，小名叫做南陔。年方五岁，聪明乖觉，容貌不凡，合家内外大小都是喜欢他的。公与夫人，自不必说，其时也要到街上看灯。大宅门中衙内，穿着齐整还是等闲，只头上一顶帽子，多是黄豆来大、不打眼的洋珠穿成双凤穿牡丹花样，当面前一粒猫儿眼宝石，睛光闪烁，四围又是五色宝石镶着，乃是鸦青、祖母绿之类。只这顶帽也值千来贯钱。襄敏公分付一个家人王吉，驮在背上，随着内眷一起看灯。

那王吉是个晓法度的人。自道身是男人，不敢在帷中走，只相傍帷外而行。行到宣德门前，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门楼。圣旨许令万目仰观，金吾卫不得拦阻。楼上设着鳌山，灯光灿烂，香烟馥郁。奏动御乐，箫鼓喧阗。楼下施呈百戏，供奉御览。看的真是人山人海，挤得缝地都没有了。有翰林承旨王禹玉《上元应制诗》为证：

雪消华月满仙台，万烛当楼宝扇开。

双风云中扶鞚下，六鳌海上驾山来。

镐京春酒沾周宴，汾水秋风陋汉才。

一曲升平人尽乐，君王又进紫霞杯。

此时王吉拥在人丛之中，因为肩上负了小衙内，好生不便，观看得不甚象意。忽然觉得背上轻松了些。一时看得浑了，忘其所以。伸伸腰，抬抬头，且是自在，呆呆里向上看着。猛然想道：“小衙内呢？”急回头看时，眼见得不在背上，四下一望，多是面生之人，竟不见了小衙内踪影。欲要找寻，又被挤住了脚，行走不得。

王吉心慌撩乱，将身子尽力挨出，挨得骨软筋麻，才到得稀松之处。遇见府中一伙人，问道：“你们见小衙内么？”府中人道：“小衙内是你负着，怎倒来问我们？”王吉道：“正在闹嚷之际，不知那个伸手来我背上接了去。想必是府中弟兄们见我费力，替我抱了，放松我些，也不见得。我一时贪个松快，人闹里不看得仔细，及至寻时，已不见了。你们难道不曾撞见？”府中人见说，大家慌张起来道：“你来作怪了！这是作耍的事？好如此不小心！你在人千人万处失去了，却在此问张问李，岂不误事？还是分头再到闹头里寻去。”

一伙十来个人，同了王吉，挨出挨入，高呼大叫。怎当得人多得紧了，茫茫里向那个问是？落得眼睛也看花了，喉咙也叫哑了，并无一些影响。寻了一回，走将拢来，我问你，你问我，多一般不见，慌做了一团。有的道：“或者那个抱了家去了。”有的道：“你我都在，又是那一个抱去？”王吉道：“且到家问问看又处。”一个老家人道：“决不在家里。头上东西，耀人眼目，被歹人连人盗拐去了。我们且不要惊动夫人，

先到家禀知了相公，差人及早缉捕为是。”

王吉见说要禀知相公，先自怯了一半，道：“如何回得相公的话？且从容计较打听，不要性急便好。”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，那由得王吉主张？一齐奔了家来。私下问问，那得个小衙内在里头？只得来见襄敏公。却也嗫嗫嚅嚅，未敢一直说失去小衙内的事。

襄敏公见众人急急之状，倒问道：“你等去未多时，如何一齐跑了回来？且多有些慌张失智光景。必有缘故。”众家人才把王吉在人丛中失去小衙内之事说了一遍。王吉跪下，只是叩头请死。襄敏公毫不在意，笑道：“去了自然回来，何必如此着急？”众人道：“此必是歹人拐了去，怎能勾回来？相公还是着落开封府，及早追捕，方得无失。”襄敏公摇头道：“也不必。”众人道是一番天样大、火样急的事，怎知襄敏公看得等闲，声色不动，化做一杯雪水。

众人不解其意，只得到帷中禀知夫人，夫人惊慌，抽身急回，噙着一把眼泪，来与相公商量。襄敏公道：“若是别个儿子失去，便当急急寻访，今是吾十三郎，必然自会归来。不必忧虑。”夫人道：“此子虽然伶俐，点点年纪，奢遮煞也只是四五岁的孩子，万众之中挤掉了，怎能勾自会归来？”养娘每道：“闻得歹人拐人家小厮去，有擦瞎眼的，有斫掉脚的，千方百计摆布坏了，装做叫化的化钱。若不急急追寻，必然衙内遭了毒手。”各各啼哭不住。家人每道：“相公便不着落府里缉捕，招帖也写几张，或是大张告示，有人贪图赏钱，便有访得下落的来报了。”一时间你出一说，我出一见，纷纭乱讲。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为意，道：“随你议论百出，总是多

的。过几日自然来家。”夫人道：“魔合罗般一个孩子，怎生舍得失去了，不在心上？说这样懈话！”襄敏公道：“包在我身上还你一个旧孩子便了。不要性急。”夫人那里放心？就是家人每、养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话。夫人自分付家人各处找寻去了，不题。

却说那晚南陔在王吉背上，正在挨挤喧嚷之际，忽然有个人趁近到王吉身畔，轻轻伸手过来接去，仍旧一般驮着。南陔贪着观看，正在眼花撩乱，一时不觉，只见那一个人负得在背，便在人丛里乱挤将过去。南陔才喝声道：“王吉，如何如此乱走？”定睛一看，那里是个王吉？衣帽装束，多另是一样了。南陔年纪虽小，心里煞是聪明，便晓得是个歹人，被他闹里来拐了。欲待声张，左右一看，并无一个认得的熟人。他心里思量道：“此必贪我头上珠帽。若被他掠去，须难寻讨。我且藏过帽子。我身子不怕他怎地。”遂将手去头上除下帽子来，揣在袖中。也不言语，也不慌张，任他驮着前走，却像不晓得甚么的。

将近东华门，看见轿子四五乘叠联而来。南陔心里忖量道：“轿中必有官员贵人在内。此时不声张求救，更待何时？”南陔觑轿子来得较近，伸手去攀着轿檐，大呼道：“有贼！有贼！救人！救人！”那负南陔的贼出于不意，骤听得背上如此呼叫，吃了一惊。恐怕被人拿住，连忙把南陔撩下背来，脱身便走。在人丛里混过了。

轿中人在轿内闻得孩子声唤，推开帘子一看，见是个青头白脸、魔合罗般一个小孩子，心里喜欢。叫住了轿，抱将过来。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？”南陔道：“是贼拐了来的。”轿

中人道：“贼在何处？”南陔道：“方才叫喊起来，在人丛中走了。”轿中人见他说话明白，摩他头道：“乖乖，你不要心慌。且随我去再处。”便双手抱来，放在膝上。一直进了东华门，竟入大内去了。

你道轿中是何等人？元来是穿宫的高品近侍中大人。因圣驾御楼观灯已毕，先同着一般的中贵四五人，前去宫中排宴，不想遇着南陔叫喊，抱在轿中，进了大内。中大人分付从人领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内，与他果品吃着，被卧温着，恐防惊吓了他，叮嘱又叮嘱。内监心性，喜欢小的，自然如此。

次早，中大人四五人直到神宗御前，叩头跪禀道：“好教万岁爷爷得知，奴婢等昨晚随侍赏灯回来，在东华门外拾得一个失落的孩子，领进宫来。此乃万岁爷爷得子之兆，奴婢等不胜喜欢。未知是谁家之子，未请圣旨，不敢擅便。特此启奏。”神宗此时前星未耀，正急的是生子一事。见说拾得一个孩子，也道是宜男之祥，喜动天颜。叫：“快宣来见。”

中大人领旨，急到入直房内，抱了南陔。先对他说：“圣旨宣召：如今要见驾哩，你不要惊怕。”南陔见说见驾，晓得是见皇帝了。不慌不忙，在袖中取出珠帽来，一似昨日带了，随了中大人，竟来见神宗皇帝。

娃子家虽不曾习着甚么嵩呼拜舞之礼，却也擎拳曲腿，一拜两拜的叩头稽首，喜得个神宗跌脚欢忭。御口问道：“小孩子，你是谁人之子？可晓得姓甚么？”南陔竦然起答道：“儿姓王，乃臣韶之幼子也。”神宗见他说出话来，声音清朗，且语言有体，大加惊异。又问道：“你缘何得到此处？”南陔道：“只因昨夜元宵，举家观灯，瞻仰圣容。嚷乱之中，被贼人偷

驮背上前走。偶见内家车乘，只得叫呼求救。贼人走脱，臣随中贵大人一同到此。得见天颜，实出万幸。”神宗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南陔道：“臣五岁了。”神宗道：“小小年纪，便能如此应对，王韶可谓有子矣。昨夜失去，不知举家何等惊惶。朕今即要送还汝父。只可惜没查处那个贼人。”南陔对道：“陛下要查此贼，一发不难。”神宗惊喜道：“你有何见，可以得贼？”南陔道：“臣被贼人驮走，已晓得不是家里人了，便把头带的珠帽除下藏好。那珠帽之顶，有臣母将绣针彩线插戴其上，以厌不祥。臣比时在他背上，想贼人无可记认，就于除帽之时，将针线取下，密把他衣领缝线一道，插针在衣内以为暗号。今陛下令人密查，若衣领有此针线者，即是昨夜之贼，有何难见？”神宗大惊道：“奇哉此儿！一点年纪，有如此大见识！朕若不得贼，孩子不如矣。待朕擒治了此贼，方送汝回去。”又对近侍夸称道：“如此奇异儿子，不可令宫闱中人不见一见。”传旨急宣钦圣皇后见驾。

穿宫人传将旨意进宫，宣得钦圣皇后到来。山呼行礼已毕，神宗对钦圣道：“外厢有个好儿子，卿可暂留宫中，替朕看养他几日，做个得子的讖兆。”钦圣虽然遵旨谢恩，不知甚么事由，心中有些犹豫不决。神宗道：“要知详细，领此儿到宫中问他，他自会说明白。”钦圣得旨，领了南陔，自往宫中去了。神宗一面写下密旨，差个中大人赍到开封府，是长是短的从头分付了大尹，立限捕贼以闻。

开封府大尹奉得密旨，非比寻常访贼的事，怎敢时刻怠缓？即唤过当日缉捕使臣何观察，分付道：“今日奉到密旨，限你三日内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一伙人。”观察禀道：“无赃

无证，从何缉捕？”大尹叫何观察上来，附耳低言，把中大人所传衣领针线为号之说，说了一遍。何观察道：“恁地时，三日之内管取完这头公事，只是不可声扬。”大尹道：“你好干这事。此是奉旨的，非比别项盗贼，小心在意。”观察声喏而出。

到得使臣房，集齐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，来商量道：“元宵夜趁着热闹做歹事的，不止一人，失事的也不止一家。偶然这一家小的儿不曾捞得去，别家得手处必多。日子不远，此辈不过在花街柳陌、酒楼饭店中，庆松取乐，料必未散。虽是不知姓名、地方，有此暗记，还怕甚么？遮莫没踪影的，也要寻出来。我每几十个做公的，分头体访，自然有个下落。”当下派定张三往东，李四往西。各人认路，茶坊酒肆，凡有众人团聚、面生可疑之处，即便留心，挨身体看，各自去讫。

元来那晚这个贼人，有名的叫做“雕儿手”，一起有十来个，专一趁着闹热时节，人丛里做那不本分的勾当。有诗为证：

昏夜贪他唾手财，全凭手快眼儿乖。

世人莫笑胡行事，譬似求人更可哀。

那一个贼人，当时在王家门首窥探踪迹，见个小衙内齐整打扮，背将出来，便自上了心。一路尾着走，不离左右。到了宣德门楼下，正在挨挤喧哄之处，觑个空便，双手溜将过来，背了就走。欺他是小孩子，纵有知觉，不过惊怕啼哭之类，料无妨碍，不在心上。不堤防到官轿旁边，却会叫喊“有贼”起来，一时着了忙，想道：“利害！”卸着便走。更不知背上头，暗地里又被他做工夫留下记认了。此是神仙也不

猜到之事。

后来脱去，见了同伙，团聚拢来，各出所获之物，如簪钗、金宝、珠玉、貂鼠暖耳、狐尾护颈之类，无所不有。只有此人却是空手，述其缘故。众贼道：“何不单雕了珠帽来？”此人道：“他一身衣服，多有宝珠钮箠，手足上各有钏镯。就是四五岁一个小孩子，好歹也值两贯钱，怎舍得轻放了他？”众贼道：“而今孩子何在？正是贪多嚼不烂了。”此人道：“正在内家轿边叫喊起来，随从的虞候虎狼也似好不多人在那里！不兜住身子，便算天大侥幸，还望财物哩！”众贼道：“果是利害。而今幸得无事，弟兄们且打平伙、吃酒压惊去。”于是一日轮一个做主人，只拣隐僻酒务，便去畅饮。

是日，正在玉津园旁边一个酒务里头，欢呼畅饮。一个做公的叫做李云，偶然在外经过，听得猜拳豁指、呼红喝六之声，他是有心的，便趑进门来一看。见这些人举止气象，心下有十分瞧科，走去坐了一个独副座头，叫声：“买酒饭吃。”店小二先将盏箸安顿去了。他便站将起来，背着手踱来踱去，侧眼把那些人逐个个觑将去，内中一个果然衣领上挂着一寸来长短彩线头。

李云晓得着手了，叫店家：“且慢烫酒。我去街上邀着个客人一同来吃。”忙走出门，口中打个胡哨。便有七八个做公的走将拢来，问道：“李大，有影响么？”李云把手指着店内道：“正在这里头，已看的实了。我们几个守着这里。把一个走去，再叫集十来个弟兄，一同下手。”内中一个会走的，飞也似去，又叫了十来个做公的来了，发声喊，望酒务里打进去，叫道：“奉圣旨拿元宵夜贼人一伙！店家协力，不得放走

了人！”店家听得“圣旨”二字，晓得利害，急集小二、火工、后生人等，执了器械出来帮助。十来个贼不曾走了一个，多被捆倒。正是：

日间不做亏心事，夜半破门不吃惊。

大凡做贼的见了做公的，就是老鼠遇了猫儿，见形便伏；做公的见了做贼的，就是仙鹤遇了蛇洞，闻气即知。所以这两项人每每私自相通，时常要些孝顺，叫做“打业钱”。若是捉破了贼，不是什么要紧公事，得些利市便放松了。而今是钦限要人的事，衣领上针线斗着海底眼，如何容得宽展？当下捆住，先剥了这一个的衣服。众贼虽是口里还强，却个个肉颤身摇，面如土色，身畔一搜，各有零赃。一直里押到开封府来，报知大尹。

大尹升堂，验着衣领针线是实，明知无枉。喝教：“用起刑来，令招实情。”捱扒吊拷，备受苦楚，这些顽皮赖肉只不肯招。大尹即将衣领针线问道：“你身上何得有此？”贼人不知事端，信口支吾。大尹笑道：“如此剧贼，却被小孩子算破了，岂非天理昭彰？你可记得元宵夜内家轿边叫救人的孩子么？你身上已有了暗记，还要抵赖到那里去？”贼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，对口无言。只得招出实话来。乃是积年累岁，遇着节令盛时，即便四出剽窃，以及平时略贩子女，伤害性命，罪状山积，难以枚举，从不败露。岂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后，卒然被擒，却被小子暗算，惊动天听，以致有此。莫非天数该败，一死难逃！

大尹责了口词，叠成文卷。大尹却记起旧年元宵真珠姬一案，现捕未获的那一件事来。你道又是甚事？看官，且放

下这头，听小子说那一头。

也只因宣德门张灯，王侯贵戚女眷，多设帷幕在门外两庑，日间先在那里等候观看。其时有一个宗王家在东首。有个女儿名唤真珠，因赵姓天潢之族，人都称他真珠族姬。年十七岁，未曾许嫁人家，颜色明艳，服饰鲜丽，耀人眼目。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却在西首。姨娘晓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观灯，叫个丫鬟走来相邀一会。上覆道：“若肯来，当差兜轿来迎。”真珠姬听罢，不胜之喜。便对母亲道：“儿正要见见姨娘，恰好他来相请，是必要去。”夫人亦欣然许允。打发丫鬟先去回话，专候轿来相迎。

过不多时，只见一乘兜轿打从西边来到帷前。真珠姬孩子心性，巴不得就到那边顽耍。叫养娘们问得是来接的，分付从人随后来，自己不耐烦等待，慌忙先自上轿去了。

才去得一会，先前来的丫鬟又领了一乘兜轿来到，说道：“立等真珠姬相会，快请上轿。”王府里家人道：“真珠姬方才先随轿去了，如何又来迎接？”丫鬟道：“只是我同这乘轿来，那里又有甚么轿先到？”家人们晓得有些跷蹊了，大家忙乱起来，闻之宗王。着人到西边去看，眼见得决不在那里的了，急急分付虞侯祇从人等四下找寻，并无影响，急具事状告到开封府。府中晓得是王府里事，不敢怠慢，散遣缉捕使臣挨查踪迹。王府里自出赏揭，报信者二千贯，竟无下落，不题。

且说真珠姬自上了轿后，但见轿夫四足齐举，其行如飞。真珠姬心里道：“是顷刻就到的路，何须得如此慌走？”却也道是轿夫脚步惯了的，不以为意，及至抬眼看时，倏忽转弯，不是正路。渐渐走到狭巷里来，轿夫们脚高步低，赶走越黑。

心里正有些疑惑，忽然轿住了，轿夫多走了去。不见有人相接，只得自己掀帘，走出轿来，定睛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是一所古庙，旁边鬼卒十余个，各持兵杖夹立。中间坐着一位神道，面阔尺余，须髯满颊，目光如炬，肩臂摇动，像个活的一般。

真珠姬心慌，不免下拜，神道开口大言道：“你休得惊怕。我与汝有夙缘，故使神力摄你至此。”真珠姬见神道说出话来，愈加惊怕，放声啼哭起来。旁边两个鬼卒，走来扶着。神道说：“快取压惊酒来。”旁边又一鬼卒斟着一杯热酒，向真珠姬口边奉来。真珠姬欲待推拒，又怀惧怕，勉强将口接着。被他一灌而尽。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转，不知人事，倒在地下。神道走下座来，笑道：“着了手也。”旁边鬼卒多攒将拢来，同神道各卸了装束，除下面具。

元来个个多是活人，乃一伙剧贼装成的，将蒙汗药灌倒了真珠姬，抬到后面去。后面走将一个婆子出来，扶去放在床上睡着。众贼汉乘他昏迷，次第奸淫。可怜金枝玉叶之人，零落在狗党狐群之手，奸淫已毕，分付婆子看好，各自散去，别做歹事了。

真珠姬睡至天明，看看苏醒。睁眼看时，不知是那里。但见一个婆子在旁边坐着，真珠姬自觉阴户疼痛，把手摸时，周围虚肿，明知着了人手。问婆子道：“此是何处，将我送在这里？”婆子道：“夜间众好汉每送将小娘子来的。不必心焦，管取你就落好处便了。”真珠姬道：“我是宗王府中闺女，你每歹人怎如此胡行乱做？”婆子道：“而今说不得王府不王府了，老身见你是金枝玉叶，须不把你作贱。”真珠姬也不晓得他的

说话因由，侮着眼只是啼哭。元来这婆子是个牙婆，专一走大人家、雇卖人口的，这伙剧贼掠得人口，便来投他；家下留下几晚，就有头主来成了去的。那时留了真珠姬，好言温慰得熟分。刚两三日，只见一日一乘轿来抬了去，已将他卖与城外一个富家为妾了。

主翁成婚后，云雨之时，心里晓得不是处子。却见他美色，甚是喜欢，不以为意，更不曾提起问他来历。真珠姬也深怀羞愤，不敢轻易自言。怎当得那家姬妾颇多，见一人专宠，尽生嫉妒之心。说他来历不明，多管是在家犯奸、被逐出来的奴婢，日日在主翁耳根边激聒。主翁听得不耐烦，偶然问其来处。真珠姬揆着心中事，大声啼泣，诉出事由来，方知是宗王之女被人掠卖至此。主翁多曾看见榜文赏帖的，老大吃惊，恐怕事发连累。急忙叫人寻取原媒牙婆，已自不知去向了。

主翁寻思道：“此等奸徒，此处不败，别处必露。到得跟究起来，现赃在我家，须藏不过，可不是天大利害？况且王府女眷，不是取笑，必有寻着根底的日子。别人做了歹事，把个愁布袋丢在这里，替他顶死不成？”心生一计，叫两个家人家里抬出一顶破竹轿来，装好了。请出真珠姬来，主翁纳头便拜道：“一向有眼不识贵人，多有唐突。却是辱莫了贵人，多是歹人做的事，小可并不知道。今情愿折了身价，白送贵人还府，只望高抬贵手，凡事遮盖，不要牵累小可则个。”真珠姬见说送他还家，就如听得一封九重恩赦到来。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，见他小心赔礼，好生过意不去，回言道：“只要见了我父母，决不题起你姓名罢了。”

主翁请真珠姬上了轿，两个家人抬了飞走，真珠姬也不及分别一声。慌忙走了五七里路，一抬抬至荒野之中，抬轿的放下竹轿，抽身便走，一道烟去了。真珠姬在轿中探头出看，只见静悄无人。走出轿来，前后一看，连两个抬轿的踪影不见。慌张起来道：“我直如此命蹇！如何不明不白，抛我在此？万一又遇歹人，如何是好？”没做理会处，只得仍旧进轿坐了，放声大哭起来，乱喊乱叫。将身子在轿内擗擗不已，头发多擗得蓬松。

此时正是春三月天道，时常有郊外踏青的。有人看见空旷之中，一乘竹轿内有人大哭，不胜骇异。渐渐走将拢来。起初止是一两个人，后来簸箕般围将转来，你诘我问，你喧我嚷。真珠姬慌慌张张，没口得分诉，一发说不出一句明白话来。内中有老成人，摇手叫四旁人莫嚷，朗声问道：“娘子是何家宅眷？因甚独自歇轿在此？”真珠姬方才噙了眼泪，说得话出来道：“奴是王府中族姬，被歹人拐来在此的，有人报知府中，定当重赏。”当时王府中赏帖、开封府榜文，谁不知道？真珠姬话才出口，早已有请功的飞也似去报了。

须臾之间，王府中干办、虞候，走了偌多人来认看，果然破轿之内坐着的是真珠族姬。慌忙打轿来换了，抬归府中。父母与合家人等看见头髻鬢乱，满面泪痕，抱着大哭。真珠姬一发乱擗乱擗，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。直等哭得尽情了，方才把前时失去、今日归来的事端，一五一十告诉了一遍。宗王道：“可晓得那讨你的是那一家？便好挨查。”真珠姬心里还护着那主翁，回言道：“人家便认得，却是不晓得姓名，也不晓得地方，又来得路远了，不记起在那一边。抑且

那人家原不知情，多是歹人所为。”宗王心里道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恐女儿许不得人家，只得含忍过了。不去声张下老实根究，只暗地嘱咐开封府留心访贼罢了。

隔了一年，又是元宵之夜，弄出王家这件事来。其时大尹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贼，记得王府中的事，也把来问问看，果然即是这伙人。大尹咬牙切齿，拍案大骂道：“这些贼男女，死有余辜！”喝教加力行杖。各打了六十讯棍，押下死囚牢中，奏请明断发落。奏内大略云：

群盗元夕所为，止于胠篋；居恒所犯，尽属椎埋。似此梟獍之徒，岂容鞶鞶之下？合行骈戮，以靖邦畿。

神宗皇帝见奏，晓得开封府尽获盗犯，笑道：“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！”龙颜大喜。批准奏章，着会官即时处决。又命开封府再录狱词一通来看，开封府钦此钦遵，处斩众盗已毕，一面回奏，复将前后犯由狱词详细录上。神宗得奏，即将狱词笼在袍袖之中，含笑回宫。

且说正宫钦圣皇后，那日亲奉圣谕，赐与外厢小儿鞠养，以为得子之兆，当下谢恩，领回宫中来。试问他来历备细，那小孩子应答如流，语言清朗。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经过，可知道不怕面生，就像自家屋里一般，嘻笑自若。喜得个钦圣心花也开了，将来抱在膝上，“宝贝心肝”的不住的叫。命宫娥取过梳妆匣来，替他掠发整容，调脂画额，一发打扮得齐整。合宫妃嫔闻得钦圣宫中御赐一个小儿，尽皆来到宫中。一来称贺娘娘，二来观看小儿。盖因小儿是宫中所不曾有的，实觉稀罕；及至见了，又是一个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魔合罗般一个能言能语，百问百答，你道有不快活的么？妃嫔每要

奉承娘娘，亦且喜欢孩子，争先将出宝玩、金珠、钏镯等类来做见面钱，多塞在他小袖子里。袖子里盛满了，着不得，钦圣命一个老内人逐一替他收好了。又叫领了他到各宫朝见顽耍，各宫以为盛事，你强我赛，又多各有赏赐。宫中好不喜欢热闹！如是十来日。

正在喧哄之际，忽然驾幸钦圣宫，宣召前日孩子。钦圣当下率领南陔朝见已毕，神宗问钦圣道：“小孩子莫惊怕否？”钦圣道：“蒙圣恩敕令暂鞠此儿，此儿聪慧非凡，虽居禁地，毫不改度，老成人不过如此。实乃陛下洪福齐天，国家有此等神童出世，臣妾不胜欣幸。”神宗道：“好教卿等知道，只那夜做歹事的人，尽被开封府所获。则为衣领上针线暗记，不到得走了一个，此儿可谓有智极矣。今贼人尽行斩讫，怕他家里不知道，在家忙乱。今日好好送还他去。”钦圣与南陔各叩首谢恩。当下传旨：敕令前日抱进宫的那个中大人护送归第，御赐金犀一麓与他压惊。

中大人得旨，就御前抱了南陔，辞了钦圣，一路出宫。钦圣尚兀自好些不割舍他，梯己自有赏赐。与同前日各宫所赠之物，总贮一筐，令人一同交付与中大人收好，送到他家。中大人出了宫门，传命起辆犊车，费了圣旨，就抱南陔坐在怀里了，径望王家而来。

去时蓦地偷将去，来日从天降下来。

孩抱何缘亲见帝？恍疑鬼使与神差。

话说王襄敏家中，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内，合家里外大小没一个不忧愁思虑，哭哭啼啼，只有襄敏毫不在意，竟不令人追寻。虽然夫人与同管家的分付众家人各处探访，却也并

无一些影响，人人懊恼，没个是处。忽然此日朝门上飞报将来，有中大人亲赉圣旨，到第开读。襄敏不知事端，分付忙排香案迎接，自己冠绅袍笏，俯伏听旨。只见中大人抱了个小孩子下犊车来，家人上前来争看，认得是小衙内，倒吃了一惊。不觉大家手舞足蹈，禁不得喜欢。中大人喝道：“且听宣圣旨。”高声宣道：

卿元宵失子，乃朕获之，今却还卿。特赐压惊物一簏，奖其幼志。钦哉！

中大人宣毕，襄敏拜舞谢恩已了，请过圣旨，与中大人叙礼，分宾主坐定。中大人笑道：“老先儿好个乖令郎！”襄敏正要问起根由，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书出来，说道：“老先儿要知令郎去来事端，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。”襄敏接过手来一看，乃开封府获盗狱词也。襄敏从头看去，见是密诏开封捕获，便道：“乳臭小儿如此惊动天听，又烦圣虑获贼，直教老臣粉身碎骨，难报圣恩万一。”中大人笑道：“这贼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，不烦一毫圣虑，所以为妙。”南陔当时就口里说那夜怎的长，怎的短，怎的见皇帝，怎的拜皇后，明明朗朗诉个不住口。

先前合家人听见圣旨到时，已攒在中门口观看，及见南陔出车来，大家惊喜，只是不知头脑，直待听见南陔备细述此一遍，心下方才明白，尽多赞叹他乖巧之极。方信襄敏不在心上，不肯追求，道是他自家会归来的，真有先见之明也。

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，中大人就将圣上钦赏压惊金犀及钦圣与各宫所赐之物，陈设起来。真是珠宝盈庭，光采夺目，所值不啻巨万。中大人摩着南陔的头道：“哥，勾你买

果儿吃了。”襄敏又叩首对阙谢恩、立命馆客写下谢表，先附中大人陈奏；等来日早朝面圣，再行率领小子谢恩。中大人道：“令郎哥儿是咱家遇着携见圣人的，咱家也有个薄礼儿，做个纪念。”将出元宝二个，彩段八表里来。襄敏再三推辞不得，只得收了。另备厚礼答谢过中大人。中大人上车，回复圣旨去了。

襄敏送了回来，合家欢庆。襄敏公道：“我说你们不要忙，我十三必能自归。今非但归来，且得了许多恩赐，又已拿了贼人，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张来，可见我不着急的是么？”合家各各称服。

后来南陔取名王寀，政和年间大有文声，功名显达。只看他小时举动如此，已占大就矣。

小时了了大时佳，五岁孩童已足夸。

计缚剧徒如反掌，直教天子送还家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六

李将军错认舅

刘氏女诡从夫

诗云：

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
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限期。

这四句，乃是白乐天《长恨歌》中之语。当日只为唐明皇与杨贵妃，七月七日之夜，在长生殿前对天发了私愿，愿生生世世，得为夫妇。后来马嵬之难，杨贵妃自缢，明皇心中不舍，命鸿都道士求其魂魄。道士凝神御气，见之玉真仙宫，道是因为长生殿前私愿，还要复降人间，与明皇做来生的夫妇。所以白乐天述其事，做一篇《长恨歌》，有此四句。盖谓世间惟有愿得成双的，随你天荒地老，此情到底不泯也。

小子而今先说一个不愿成双的古怪事，做个得胜头回。

宋时唐州比阳有个富人王八郎，在江淮做大商，与一个娼伎往来得密。相与日久，胜似夫妻，每要取他回家，家中先已有妻子，甚是不得意。既有了娶娼之意，归家见了旧妻时，一发觉得厌憎，只管寻是寻非，要赶逐妻子出去。那妻子是个乖巧的，见不是头，也就怀着二心，无心恋着夫家。欲

待要去，只可惜先前不曾留心积趱得些私房，未好便轻易走动。其时身畔有一女儿，年止数岁，把他做了由头，婉辞哄那丈夫道：“我嫁你已多年了，女儿又小，你赶我出去，叫我那里去好？我决不走路的。”口里如此说，却日日打点出去的计较。

后来王生竟到淮上带了娼妇回来，且未到家，在近巷另赁一所房子，与他一同住下。妻子知道，一发坚意要去了，把家中细软尽情藏过，狼狽家伙什物，多将来卖掉。等得王生归来家里，椅桌多不完全，箸长碗短，全不似人家模样。访知尽是妻子败坏了。一时发怒道：“我这番决留你不得了！今日定要决绝。”妻子也奋然攘臂道：“我晓得到底容不得我！只是要我去，我也要去得明白。我与你当官休去。”当下扭住了王生双袖，一直嚷到县堂上来。

知县问着备细，乃是夫妻两人彼此愿离，各无系恋。取了口词，画了手模，依他断离了：家事对半分，各自度日；妻若再嫁，追产还夫。所生一女，两下争要，妻子诉道：“丈夫薄幸，宠娼弃妻。若留女儿与他，日后也要流落为娼了。”知县道他说得是，把女儿断与妻子领去。各无词说，出了县门。

自此，两人各自分手，王生自去接了娼妇，到家同住。妻子与女儿另在别村去买一所房子住了，买些瓶罐之类，摆在门前，做些小经纪。他手里本自有钱，恐怕丈夫他日还有别是非，故意妆这个模样。

一日，王生偶从那里经过，恰好妻子在那里搬运这些瓶罐。王生还有些旧情不忍，好言对他道：“这些东西，能近得

多少利息，何不别做些什么生意？”其妻大怒，赶着骂道：“我与你决绝过了，便同路人，要你管我怎的？来调甚么喉噪？”王生老大没趣，走了回来，自此再不相问了。

过了几时，其女及笄，嫁了方城田家。其妻方将囊中蓄积搬将出来，尽数与了女婿，约有十来万贯，皆在王家时瞒了丈夫所藏下之物也。可见王生固然薄幸有外好，其妻元也不是同心的了。

后来王生客死淮南，其妻在女家亦死，既已殒殁，将要埋葬。女儿道：“生前与父不合，而今既同死了，该合做了一处，也是我女儿每孝心。”便叫人去淮南，迎了丧柩归来。重复开棺，一同母尸各加洗涤，换了衣服，两尸同卧在一榻之上，等天明时辰到了，下了棺同去安葬。安顿好了，过了一会，女儿走来看看，吃了一惊：两尸先前同是仰卧的，今却东西相背，各向了一边。叫聚合家人，多来看看，尽都骇异。有的道：“眼见得生前不合，死后还如此相背！”有的道：“偶然那个移动了，那里有死尸会掉转来的？”女儿啼啼哭哭，叫爹爹叫娘，仍旧把来仰卧好了。

到得明日下棺之时，动手起尸，两个尸骸仍旧多是侧眠着，两背相向的，方晓得果然是生前怨恨之所致也。女儿不忍，毕竟将来同葬了。要知他们阴中也未必相安的。——此是夫妇不愿成双的榜样，比似那生生世世愿为夫妇的，差了多少！

而今说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，死后精灵还归一处，到底不磨灭的话本。可见世间夫妇，原自有这般情种！有诗为证：

生前不得同衾枕，死后图他共穴藏。

信是世间情不泯，韩凭冢上有鸳鸯。

这个话本，在元顺帝至元年间，淮南有个民家，姓刘，生有一女，名唤翠翠。生来聪明异常，见字便认，五六岁时，便能诵读诗书。父母见他如此，商量索性送他到学堂去，等他多读些在肚里，做个不带冠的秀才。邻近有个义学，请着个老学究，有好些生童在里头从他读书。刘老也把女儿送去入学。

学堂中有个金家儿子，叫名金定，生来俊雅，又兼赋性聪明。与翠翠一男一女，算是这一堂中出色的了，况又是同年生的。学堂中诸生多取笑他道：“你们两个一般的聪明，又是一般的年纪，后来毕竟是一对夫妻。”金定与翠翠虽然口里不说，心里也暗地有些自认，两下相爱。金生曾做一首诗，赠与翠翠，以见相慕之意。诗云：

十二栏杆七宝台，春风到处艳阳开。

东园桃树西园柳，何不移来一处栽！

翠翠也依韵和一首，答他诗云：

平生有恨祝英台，怀抱何为不肯开？

我愿东君勤用意，早移花树向阳栽。

在学堂一年有余，翠翠过目成诵，读过了好些书。已后年已渐长，不到学堂中来了。

十六岁时，父母要将他许聘人家，翠翠但闻得有人议亲，便关了房门，只是啼哭，连粥饭多不肯吃了。父母初时不在心上，后来见每次如此，心中晓得有些尴尬。仔细问他，只不肯说，再三委曲盘问：许他说了出来必定依他，翠翠然后

说道：“西家金定，与我同年。前日同学堂读书时，心里已许下了他。今若不依我，我只是死了，决不去嫁别人的。”父母听罢，想道：“金家儿子虽然聪明俊秀，却是家道贫穷，岂是我家当门对户！”然见女儿说话坚决，动不动哭个不住，又不肯饮食，恐怕违逆了他，万一做出事来，只得许他道：“你心里既然如此，却也不难。我着媒人替你说去。”

刘老寻将一个媒妈来，对他说女儿翠翠要许西边金家定哥的说话。媒妈道：“金家贫穷，怎对得宅上起？”刘妈道：“我家翠小娘与他家定哥同年，又曾同学，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，故此要许他。”媒妈道：“只怕宅上嫌贫不肯，既然肯许，却有何难？老媳妇一说便成。”

媒妈领命，竟到金家来说亲。金家父母见说了，惭愧不敢当，回覆媒妈道：“我家甚么家当，敢去扳他？”媒妈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刘家翠翠小娘子，心里一定要嫁小官人，几番啼哭不食。别家来说的，多回绝了。难得他父母见女儿立志如此，已许下他肯与你家小官人了。今你家若把贫来推辞，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缘，亦且辜负那小娘子这一片志诚好心。”金老夫妻道：“据着我家定哥才貌，也配得他翠小娘过。只是家下委实贫难，那里下得起聘定？所以容易应承不得。”媒妈道：“应承由不得不应承，只好把说话放婉曲些。”金老夫妻道：“怎的婉曲？”媒妈道：“而今我替你传去。只说道：‘寒家有子，颇知诗书；贵宅见谕，万分盛情，敢不从命？但寒家起自蓬荜，一向贫薄自甘。若要取必聘问婚娶诸仪，力不能办。是必见亮，毫不责备，方好应承。’如此说去，他家晓得你每下礼不起的，却又违女儿意思不得，必然是件将就了。”

金老夫妻大喜道：“多承指教，有劳周全则个。”

媒妈果然把这番话到刘家来覆命。刘家父母爱女过甚，心下只要成事，见媒妈说了金家自揣家贫，不能下礼，便道：“自古道，‘婚姻论财，夷虏之道。’我家只要许得女婿好，那在财礼？但是一件：他家既然不足，我女到他家里，只怕难过日子，除非招入我每家里，做个赘婿，这才使得。”

媒妈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说。这是倒在金家怀里去做的事，金家有何推托？千欢万喜，应允不迭，遂凭着刘家拣个好日，把金定招将过去。凡是一应币帛羊酒之类，多是女家自备了过来。从来有这话的：“入舍女婿只带着一张卵袋走。”金家果然不费分毫，竟成了亲事。只因刘翠翠坚意看上了金定，父母拗他不得，只得曲意相从了。

当日过门交拜，夫妻相见，两下里各称心怀。是夜翠翠于枕上口占一词，赠与金生，道：

曾向书斋同笔砚，故人今作新人。洞房花烛十分春。
汗沾蝴蝶粉，身惹麝香尘。 殢雨尤云浑未惯，枕
边眉黛羞颦。轻怜痛惜莫辞频。愿郎从此始，日近日相
亲。（右调《临江仙》）

金生也依韵和一阕道：

记得书斋同笔砚，新人不是他人。扁舟来访武陵春。
仙居邻紫府，人世隔红尘。誓海盟山心已许，几番浅笑
深颦。向人犹自语频频。意中无别意，亲后有谁亲？（调
同前）

两人相得之乐，真如翡翠之在丹青，鸳鸯之游碧沼，无以过也。

谁料乐极悲来，快活不上一年，撞着元政失纲，四方盗起。盐徒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，沿海一带郡县，尽为所陷。部下有个李将军，领兵为先锋，到处民间掳掠美色女子。兵至淮安，闻说刘翠翠之名，率领一队家丁打进门来，看得中意，劫了就走。此时合家只好自顾性命，抱头鼠窜，那个敢向前争得一句？眼睁睁看他拥着去了。金定哭得个死而复生。欲待跟着军兵踪迹，寻访他去，争奈元将官兵北来征讨，两下争持，干戈不息，路断行人。恐怕没来由走去撞在乱兵之手，死了也没说处，只得忍酸含苦，过了日子。

至正末年，张士诚气概弄得大了，自江南江北，三吴两淞，直拓至两广益州，尽归掌握。元朝不能征剿，只得定议招抚。士诚原没有统一之志，只此局面已自满足，也要休兵。因遂通款元朝，奉其正朔，封为王爵，各守封疆。民间始得安静，道路方可通行。金生思念翠翠，时刻不能去心，看见路上好走，便要出去寻访。收拾了几两盘缠，结束了一个包裹，来别了自家父母。对丈人、丈母道：“此行必要访着妻子踪迹。若不得见，誓不还家了。”痛哭而去。

路由扬州，过了长江，进了润州。风餐水宿，夜住晓行，来到平江。听得路上人说，李将军见在绍兴守御，急忙赶到临安。过了钱塘江，趁着西兴夜船，到得绍兴，去问人时，李将军已调在安丰去屯兵了。又不辞辛苦，问到安丰，安丰人说：“早来两日，也还在此，而今回湖州驻扎，才起身去的。”金生道：“只怕到湖州时，又要到别处去。”安丰人道：“湖州是驻扎地方，不到别处去了。”金生道：“这等，便远在天边也赶得着。”于是一路向湖州来。算来金生东奔西走，脚下不

知有万千里路跑过来。在路上也过了好两个年头，不能勾见妻子一见，却是此心再不松懈。于路没了盘缠，只得乞丐度日；没有房钱，只得草眠露宿，真正心坚铁石，万死不辞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湖州。去访问时，果然有个李将军开府在那里。那将军是张王得力之人，贵重用事，势焰赫奕。走到他门前去看时，好不威严！但见：

门墙新彩，泐戟森严。兽面铜环，并衔而宛转；彪形铁汉，对峙以巍峨。门阑上贴着两片不写字的桃符，坐墩边列着一双不吃食的狮子。虽非天上神仙府，自是人间富贵家。

金生到了门首，站立了一回，不敢进去，又不好开言。只是舒头探脑，望里边一望，又退立了两步，踌躇不决。

正在没些起倒之际，只见一个管门的老苍头走出来问道：“你这秀才，有甚么事干，在这门前探头探脑的？莫不是奸细么？将军知道了，不是耍处。”金生对他唱个喏道：“老丈拜揖。”老苍头回了半揖道：“有甚么话？”金生道：“小生是淮安人氏，前日乱离时节，有一妹子失去，闻得在贵府中，所以不远千里，寻访到这个所在，意欲求见一面。未知确信，要寻个人问一问。且喜得遇老丈。”苍头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你妹子叫名甚么？多少年纪？说得明白，我好替你查将出来，回覆你。”金生把自家真姓藏了，只说着妻子的姓，道：“小生姓刘，名唤金定，妹子叫名翠翠，识字通书。失去时节，年方十七岁，算到今年，该有二十四岁了。”老苍头点点头道：“是呀，是呀。我府中果有一个小娘子，姓刘，是淮安人，今年二十四岁，识得字，做得诗。且是做人乖巧、周全，我本

官专房之宠，不比其他。你的说话，不差、不差。依说是你妹子，你是舅爷了，你且在门房里坐一坐，我去报与将军知道。”苍头急急忙忙奔了进去，金生在门房等着回话，不题。

且说刘翠翠自那年掳去，初见李将军之时，先也哭哭啼啼，寻死觅活，不肯随顺，李将军吓他道：“随顺了，不去难为你合家与小；若不随顺，将他家寸草不留。”翠翠惟恐累及父母与丈夫家里，只得勉强依从。李将军见他聪明伶俐，知书晓事，爱得他如珠似玉一般，十分抬举，百顺千随。翠翠虽是支陪笑语，却是无刻不思念丈夫，没有快活的日子。心里痴想缘分不断，或者还有时节相会，争奈日复一日，随着李将军东征西战，没个定踪，不觉已是六七年了。

此日李将军见老苍头来禀，说有他的哥哥刘金定在外边求见，李将军问翠翠道：“你家里有个哥哥么？”翠翠心里想道：“我那得有甚么哥哥来？多管是丈夫寻到此间，不好说破，故此托名。”遂转口道：“是有个哥哥，多年隔别了，不知是也不是，且问他甚么名字才晓得。”李将军道：“管门的说是甚么刘金定。”翠翠听得“金定”二字，心下痛如刀割，晓得是丈夫冒了刘姓来访问的了，说道：“这果然是我哥哥。我要见他。”李将军道：“待我先出去见过了，然后来唤你。”

将军分付苍头去请那刘秀才进来。苍头承命出来，领了金生进去。李将军武夫出身，妄自尊大，走到厅上，居中坐下。金生只得向上再拜。将军受了礼，问道：“秀才何来？”金生道：“金定姓刘，淮安人氏。先年乱离之中，有个妹子失散，闻得在将军府中，特自本乡到此，叩求一见。”将军见他仪度斯文，出言有序，喜动颜色道：“舅舅请起，你令妹无恙，即

当出来相见。”旁边站着一个童儿，叫名小竖，就叫他进去传命道：“刘官人特自乡中远来，叫翠娘可快出来相见。”

起初翠翠见说了，正在心痒难熬之际，听得外面有请，恨不得两步做一步移了，急趋出厅中来。抬头一看，果然是丈夫金定。碍着将军眼睁睁在上面，不好上前相认，只得将错就错，认了妹子，叫声“哥哥”，以兄妹之礼，在厅前相见。看官听说，若是此时说话的在旁边，一把把那将军扯了开来，让他每讲一程话，叙一程阔，岂不是凑趣的事？争奈将军不做美，好像个监场的御史，一眼不煞坐在那里。金生与翠翠虽然夫妻相见，说不得一句私房话，只好问问父母安否，彼此心照，眼泪从肚里落下罢了。

昔为同林鸟，今作分飞燕。

相见难为情，不如不相见。

又昔日乐昌公主在杨越公处见了徐德言，做一首诗道：

今日何迁次，新官对旧官。

笑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难。

今日翠翠这个光景，颇有些相似。然乐昌与徐德言，杨越公晓得是夫妻的，此处金生与翠翠，只认做兄妹，一发要遮遮饰饰，恐怕识破，意思更难堪也。还亏得李将军是武夫粗卤，看不出机关，毫没甚么疑心，只道是当真的哥子，便认做舅舅，亲情的念头重起来，对金生道：“舅舅既是远来，道途跋涉，心力劳困，可在我们门下安息几时，我还要替舅舅计较。”分付拿出一套新衣服来，与舅舅穿了，换下身上尘污的旧衣。又令打扫西首一间小书房，安设床帐被席，是件整备，请金生在里头歇宿。金生巴不得要他留住，寻出机会与妻子相通。

今见他如此认帐，正中心怀，欣然就书房里宿了。只是心里想着妻子就在里面，好生难过。

过了一夜，明早起来，小竖来报道：“将军请秀才厅上讲话。”将军相见已毕，问道：“令妹能识字，舅舅可通文墨么？”金生道：“小生在乡中，以儒为业，那诗书是本等，就是经史百家，也多涉猎过的。有甚么不晓得的勾当？”将军喜道：“不瞒舅舅说，我自小失学，遭遇乱世，靠着长枪大戟，挣到此地位。幸得吾王宠任，趋附我的尽多，日逐宾客盈门，没个人替我接待；往来书札堆满，没个人替我裁答，我好些不耐烦。今幸得舅舅到此，既然知书达礼，就在我门下做个记室，我也便当了好些。况关至亲，料舅舅必不弃嫌的，舅舅心下何如？”金生是要在里头的，答道：“只怕小生才能浅薄，不称将军任使。岂敢推辞？”

将军见说，大喜。连忙在里头去取出十来封书启来，交与金生，道：“就烦舅舅替我看详里面意思，回他一回，我正是为这些难处，而今却好了！”金生拿到书房里去，从头至尾，逐封逐封备审来意，一一回答停当，将稿来与将军看。将军就叫金生读一遍，就带些解说在里头，听罢，将军拍手道：“妙，妙。句句像我肚里要说的话，好舅舅，是天送来帮我的了！”从此一发看待得甚厚。

金生是个聪明的人。在他门下，知高识低，温和待人。自内至外，没一个不喜欢他的。他又愈加谨慎，说话也不敢声高。将军面前，只有说他好处的，将军得意，自不必说。却是金生主意，只要安得身牢，寻个空便，见见妻子，剖诉苦情。亦且妻子随着别人已经多年，不知他心腹怎么样了，也

要与他说个倒断。谁想自厅前一见之后，再不能勾相会，欲要与将军说那要见的意思，又恐怕生出疑心来，反为不美。私下要用些计较，通个消息，怎当得闺阁深邃，内外隔绝，再不得一个便处。日挨一日，不觉已是几个月了。

时值交秋天气，西风夜起，白露为霜。独处空房，感叹伤悲，终夕不寐。思量妻子翠翠，这个时节绣围锦帐，同人卧起，有甚不快活处？不知心里还记念着我否？怎知我如此冷落孤恹，时刻难过？乃将心事做成一诗道：

好花移入玉阑干，春色无缘得再看。
乐处岂知愁处苦？别时虽易见时难。
何年塞上重归马，此夜庭中独舞鸾！
雾阁云窗深几许，可怜辜负月团团。

诗成，写在一张笺纸上了。要寄进去与翠翠看，等他知其心事，但恐怕泄漏了风声。生出一个计较来：把一件布袍拆开了领线，将诗藏在领内了，外边仍旧缝好，叫那书房中伏侍的小竖来，说道：“天气冷了，我身上单薄。这件布袍，垢秽不堪，你替我拿到里头去，交付我家妹子，叫他拆洗一拆洗，补一补好，拿来与我穿。”再把出百来个钱与他道：“我央你走走，与你这钱买果儿吃。”小竖见了钱，千欢万喜，有甚么推托？拿了布袍，一径到里头去，交与翠翠道：“外边刘官人叫拿进来付与翠娘整理的。”翠翠晓得是丈夫寄进来的，必有缘故。叫他放下了，过一日来拿。小竖自去了。

翠翠把布袍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想道：“是丈夫着身的衣服，我多时不与他缝纫了！”眼泪索珠也似的掉将下来。又想道：“丈夫到此多时，今日特地寄衣与我，决不是为要拆洗，

必有甚么机关在里面。”掩了门，把来细细拆将开来。刚拆得领头，果然一张小小字纸缝在里面，却是一首诗。翠翠将来细读，一头读，一头哽哽咽咽，只是流泪，读罢，哭一声道：“我的亲夫呵！你怎知我心事来？”噙着眼泪，慢慢把布袍洗补好，也做一诗缝在衣领内了。仍叫小竖拿出来，付与金生。

金生接得，拆开衣领看时，果然有了回信，也是一首诗。金生拭泪读其诗道：

一自乡关动战锋，旧愁新恨几重重。
肠虽已断情难断，生不相从死亦从。
长使德言藏破镜，终教子建赋游龙。
绿珠碧玉心中事，今日谁知也到侬。

金生读罢其诗，才晓得翠翠出于不得已，其情已见。又见他把死来相许，料道今生无有完聚的指望了。感切伤心，终日郁闷涕泣，茶饭懒进，遂成痞隔之疾。将军也着了急，屡请医生调治。又道是“心病还须心上医”，你道金生这病可是医生医得好的么？看看日重一日，只待不起。

里头翠翠闻知此信，心如刃刺。只得对将军说了，要到书房中来看看哥哥的病症。将军看见病势已凶，不好阻他，当下依允，翠翠才到得书房中来。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见了。可怜金生在床上，一丝两气，转动不得。翠翠见了，十分伤情。噙着眼泪，将手去扶他的头起来，低低唤道：“哥哥挣扎着，你妹子翠翠在此看你。”说罢，泪如泉涌。金生听得声音，撑开双眼，见是妻子翠翠扶他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妹妹，我不济事了！难得你出来，见这一面。趁你在此，我死在你手里了，也得瞑目。”便叫翠翠坐在床边，自家强抬起头来，枕在翠翠膝

上，奄然而逝。

翠翠哭得个发昏章第十一。报与将军知道，将军也着实可怜他，又恐怕苦坏了翠翠，分付从厚殡葬。替他在道场山脚下寻得一块好平坦地面，将棺木送去安葬。翠翠又对将军说了，自家亲去送殡。直看坟莹封闭了，恸哭得几番死去叫醒，然后回来。

自此精神恍惚，坐卧不宁，染成一病。李将军多方医救，翠翠心里巴不得要死，并不肯服药。

展转床席，将及两月。一日，请将军进房来，带着眼泪对他说道：“妾自从十七岁上，抛家相从，已得八载。流离他乡，眼前并无亲人，止有一个哥哥，今又死了。妾病若毕竟不起，切记我言：可将我尸骨埋在哥哥旁边，庶几黄泉之下，兄妹也得相依，免做了他乡孤鬼，便是将军不忘贱妾之大恩也。”言毕大哭。将军好生不忍，把好言安慰他，叫他休把闲事萦心，且自将息。说不多几时，昏沉上来，早已绝气。

将军恸哭一番。念其临终叮嘱之言，不忍违他，果然将去葬在金生冢旁。可怜金生、翠翠二人，生前不能成双，亏得诡认兄妹，死后倒得做一处了。

已后国朝洪武初年，于时张士诚已灭，天下一统，路途平静。翠翠家里淮安刘氏有一旧仆，到湖州来贩丝绵，偶过道场山下，见有一所大房子，绿户朱门，槐柳掩映，门前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打扮，并肩坐着。仆人道大户人家家眷，打点远避而过。忽听得两人声唤，走近前去看时，却是金生与翠翠。

翠翠开口问父母存亡及乡里光景，仆人一一回答已毕。仆

人问道：“娘子与郎君离了乡里多年，为何倒在这里住家起来？”翠翠道：“起初兵乱时节，我被李将军掳到这里。后来郎君远来寻访，将军好意，仍把我归还郎君，所以就侨居在此了。”仆人道：“小人而今就回淮安，娘子可修一封家书，带去报与老爹、安人知道。省得家中不知下落，终日悬望。”翠翠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就领了这仆人进去，留他吃了晚饭，歇了一夜。

明日将出一封书来，叫他多多拜上父母。仆人谢了，带了书来到淮安，递与刘老。此时刘、金两家久不见二人消耗，自然多道是兵戈死亡了。忽见有家书回来，问是湖州寄来的，道两人见住在湖州了，真个是喜从天降。叫齐了一家骨肉，尽来看这家书。元来是翠翠出名写的，乃是长篇四六之书，书上写道：

伏以父生母育，难酬罔极之恩；夫唱妇随，夙著三从之义。在人伦而已定，何时事之多艰！曩者汉日将倾，楚氛甚恶。倒持太阿之柄，擅弄潢池之兵。封豕长蛇，互相吞并；雄蜂雌蝶，各自逃生。不能玉碎于乱离，乃至瓦全于仓卒。驱驰战马，随逐征鞍。望高天而八翼莫飞，思故国而三魂屡散。良辰易迈，伤青鸾之伴木鸡；怨耦为仇，惧乌鸦之打丹凤。虽应酬而为乐，终感激以生悲。夜月杜鹃之啼，春风蝴蝶之梦。时移事往，苦尽甘来。今则杨素览镜而归妻，王敦开阁而放妓。蓬岛践当时之约，潇湘有故人之逢。自怜赋命之屯，不恨寻春之晚。章台之柳，虽已折于他人；玄都之花，尚不改于前度。将谓瓶沈而簪折，岂期璧返而珠还？殆同玉箫女两世姻缘，难

比红拂妓一时配合。天与其便，事非偶然。煎鸾胶而续断弦，重谐缱绻；托鱼腹而传尺素，谨致叮咛。未奉甘旨，先此申覆。

读罢，大家欢喜。刘老问仆人道：“你记得那里住的去处否？”仆人道：“好大房子！我在里头歇了一夜，打发了家书来的，怎不记得？”刘老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遭，会一会他夫妻来。”

当下刘老收拾盘缠，别了家里，一同仆人径奔湖州。仆人领至道场山下前日留宿之处，只叫得声：“奇怪！”连房屋影响多没有，那里说起高堂大厦？惟有些野草荒烟，狐踪兔迹，茂林之中两个坟地相连。刘老道：“莫不错了？”仆人道：“前日分明在此。与我吃的是湖州香稻米饭，苕溪中鲜鲫鱼，乌程的酒，明明白白住了一夜去的，怎会得错？”

正疑怪间，恰好有一个老僧杖锡而来。刘老与仆人问道：“老师父，前日此处有所大房子，有个金官人同一个刘娘子在里边居住。今如何不见了？”老僧道：“此乃李将军所葬刘生与翠翠兄妹两人之坟，那有甚么房子来？敢是见鬼了！”刘老道：“见有写的家书寄来，故此相寻，今家书见在，岂有是鬼之理？”急在缠袋里摸出家书来一看，乃是一幅白纸。才晓得果然是鬼，这里正是他坟墓！因问老僧道：“适间所言李将军何在？我好去问他详细。”老僧道：“李将军是张士诚部下的，已为天朝诛灭，骨头不知落在哪里了，怎得有这样坟土堆埋呢？你到何处寻去？”

刘老见说，知是二人已死，不觉大恸。对着坟墓道：“我的儿！你把一封书赚我千里远来，本是要我见一面的意思。今

我到此地了，你们却潜踪隐迹，没处追寻，叫我怎生过得？我与你父子之情，人鬼可以无间。你若有灵，千万见我一见，放下我的心罢。”老僧道：“老檀越不必伤悲。此二位官人、娘子，老僧定中时得相见。老僧禅舍，去此不远。老檀越今日已晚，此间露立不便，且到禅舍中一宿，待老僧定中与他讨个消息回你，何如？”刘老道：“如此，极感老师父指点。”遂同仆人随了老僧，行不上半里，到了禅舍中。老僧将素斋与他主仆食用，收拾房卧安顿好，老僧自入定去了。

刘老进得禅房，正要上床，忽听得门响处，一对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。仔细看来，正是翠翠与金生，一同拜跪下去，悲啼宛转，说不出话来。刘老也挥着眼泪，抚摩着翠翠道：“儿，你有说话只管说来。”翠翠道：“向者不幸，遭值乱兵，忍耻偷生，离乡背井，叫天无路，度日如年。幸得良人不弃，特来相访，托名兄妹，暂得相见。隔绝夫妇，彼此含冤，以致良人先亡，儿亦继没。犹喜许我附葬，今得魂魄相依。惟恐家中不知，故特托仆人寄此一信。儿与金郎，生虽异处，死却同归。儿愿已毕，父母勿以为念。”

刘老听罢，哭道：“我今来此，只道你夫妻还在，要与你们同回故乡。今却双双去世！我明日只得取汝骸骨归去，迁于先茔之下，也不辜负我来这一番。”翠翠道：“向者因顾念双亲，寄此一书。今承父亲远至，足见慈爱，故不避幽冥，敢与金郎同来相见。骨肉已逢，足慰相思之苦。若迁骨之命，断不敢从。”刘老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翠翠道：“儿生前不得侍奉亲闱，死后也该依傍祖茔。只是阴道尚静，不宜劳扰，况且在此溪山秀丽，草木荣华，又与金郎同栖一处。因近禅室，时

闻妙理，不久就与金郎托生，重为夫妇。在此已安，再不必提起他说了。”抱住刘老，放声大哭，寺里钟鸣，忽然散去。

刘老哭将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老僧走到面前，道：“夜来有所见否？”刘老一一述其梦中之言。老僧道：“贤女辈精灵未泯，其言可信也。幽冥之事，老檀越既已见得如此明白，也不必伤悲了。”

刘老再三谢别了老僧。一同仆人到城市中，办了些牲醴酒馔，重到墓间浇奠一番。哭了一场，返棹归淮安去了。至今道场山有金翠之墓，行人多指为佳话。

此乃生前离别，死后成双，犹自心愿满足，显出这许多灵异来。真乃是情之所锺也。有诗为证：

连理何须一处栽，多情只愿死同埋。

试看金翠当年事，愤愤将军更可哀！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七

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

词曰：

疏眉秀盼，向春风、还是宣和装束。贵气盈盈姿态巧，举止况非凡俗，宋室宗姬，秦王幼女，曾嫁钦慈族。干戈横荡，事随天地翻覆。一笑邂逅相逢，劝人满饮，旋旋吹横竹。流落天涯俱是客，何必平生相熟？旧日荣华，如今憔悴，付与杯中醪。兴亡休问，为伊且尽船玉。

这一首词，名唤《念奴娇》，乃是宋朝使臣张孝纯在粘罕席上有所见之作。当时靖康之变，徽、钦被掳，不知多少帝王王孙，被犬羊之类群驱北去，正是“内人红袖泣，王子白衣行”的时节，到得那里，谁管你是金枝玉叶，多被磨灭得可怜。有些颜色、技艺的，才有豪门大家收作奴婢，又算是有下落的了，其余驱来逐去，如同犬彘一般。张孝纯奉使到彼云中府，在大将粘罕席上，见个吹笛劝酒的女子，是南方声音。私下偷问他，乃是秦王的公主，粘罕取以为婢。说罢，呜咽流涕，孝纯不胜伤感，故赋此词。

后来金人将钦宗迁往大都燕京，在路行至平顺州地方，驻

宿在馆驿之中。时逢七夕佳节，金虏家规制：是日官府在驿中排设酒肆，任从人沽酒会饮，钦宗自在内室坐下，闲看外边喧闹。只见一个鞦婆，领了几个少年美貌的女子，在这些饮酒的座头边或歌或舞，或吹笛，斟着酒劝着座客。座客吃罢，各赏些钱钞或是酒食之类，众女子得了，就去纳在鞦婆处。鞦婆又嫌多道少，打那讨得少的，这个鞦婆想就是中华老鸨儿一般。

少间，驿官叫一个皂衣吏典，贲了酒食，来送钦宗。其时钦宗只是软巾长衣，秀才打扮，那鞦婆也不晓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，道是客人吃酒，差一个吹横笛的女子到室内来伏侍。女子看见是南边官人，心里先自凄惨，呜呜咽咽，吹不成曲。钦宗对女子道：“我是你的乡人，你东京是谁家女子？”那女子向外边看了又看，不敢一时就说。直等那鞦婆站得远了，方说道：“我乃百王宫魏王孙女，先嫁钦慈太后侄孙。京城既破，被贼人掳到此地，卖在粘罕府中做婢。后来主母嫉妒，终日打骂，转卖与这个胡妇。领了一同众多女子，在此日夜求讨酒钱食物，各有限数。讨来不勾，就要痛打，不知何时是了。官人也是东京人，想也是被掳来的了。”钦宗听罢，不好回言，只是暗暗泪落，目不忍视。好好打发了他出去。这个女子便是张孝纯席上所遇的那一个。词中说“秦王幼女”，秦王乃是廷美之后，徽宗时改封魏王，魏王即秦王也。真个是凤子龙孙，遭着不幸，流落到这个地位。岂不可怜！

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时节，连皇帝也顾不得自家身子，这样事体，不在话下。还有个清平世界，世代为官的人家，所遭不幸，也堕落了，若不是几个好人相逢，怎能勾拔得个

身子出来？所以说：

红颜自古多薄命，若落娼流更可怜。

但使逢人提掇起，淤泥原会长青莲。

话说宋时饶州德兴县，有个官人董宾卿，字仲臣，夫人是同县祝氏，绍兴初年，官拜四川汉州太守，全家赴任。不想仲臣做不得几时，死在官上了，一家老小，人口又多，路程又远，宦囊又薄，算计一时间归来不得，只得就在那边寻了房子，权且驻下。仲臣长子元广，也是祝家女婿。他有祖荫在身，未及调官，今且守孝在汉州。

三年服满，正要别了母亲兄弟，挈了家小，赴阙听调，待补官之后，看地方如何，再来商量搬取全家。不料未行之先，其妻祝氏又死，遗有一女。元广就在汉州娶了一个富家之女，做了继室，带了妻女，同到临安补官。得了房州竹山县令。地方窄小，又且路远，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属，只同妻女在衙中过了三年。

考满，又要进京，当时挈家东下。且喜竹山到临安虽是路长，却自长江下了船，乃是一水之地。有同行驻泊一船，也是一个官人在内，是四川人，姓吕，人多称他为吕使君，也是到临安公干的。这个官人年少风流，模样俊俏，虽然是个官人，还像个子弟一般。栖泊相并，两边彼此动问。吕使君晓得董家之船是旧汉州太守的儿子在内，他正是往年治下旧民，过来相拜。董元广说起亲属尚在汉州居驻，又兼继室也是汉州人氏，正是通家之谊。大家道是在此联舟相遇，实为有缘，彼此欣幸。

大凡出路之人，长途寂寞，巴不得寻些根绊，图个往来。

况且同是衣冠中，体面相等，往来更便，因此，两家不是你到我船中，就是我到你船中，或是饮酒，或是下棋，或是闲话，真个是无日不会。就是骨肉相与，不过如此，这也是官员每出外的常事。不想董家船上却动火了一个人，你道是那个？正是那竹山知县的晚孺人。

元来董元广这个继室，不是头婚，先前曾嫁过一个武官。只因他丰姿妖艳，情性淫荡，武官十分嬖爱，尽力奉承，日夜不歇，淘虚了身子，一病而亡。青年少寡，那里熬得？待要嫁人，那边厢人闻得他妖淫之名，没人敢揽头。故此肯嫁与外方，才嫁这个董元广。怎当得元广禀性怯弱，一发不济，再不能畅他的意。他欲心如火，无可煞渴之处，因见这吕使君丰容俊美，就了不得动火起来。况且同是四川人，乡音惯熟，倒比丈夫不同。但是到船中来，里头添茶暖酒，十分亲热。又抛声调噪，要他晓得。那吕使君乖巧之人，颇解其意，只碍着是同袍间，一时也下不得手。谁知那孺人或是露半面，或是露全身，眉来眼去，恨不得一把抱了他进来。日间眼里火了，没处泻得。但是想起，只做丈夫不着，不住的要干事。弄得元广一丝两气，支持不过，疾病上了身子。吕使君越来越候问殷勤，晓夜无间。趁此就与董孺人眉目送情，两下做光，已此有好几分了。

舟到临安，董元广病不能起。吕使君分付自己船上道：“董爷是我通家，既然病在船上，上去不得，连我行李也不必发上岸，只在船中下着。早晚可以照管。我所有公事，抬进城去勾当罢了。”过了两日，董元广毕竟死了，吕使君出身替他经纪丧事。凡有相交来吊的，只说“通家情重，应得代

劳”。来往的人尽多赞叹他高义出人，今时罕有。那晓得他自有一副肚肠藏在里头，不与人知道的。正是：

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

假若当时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

吕使君与董孺人计议道：“饶州家乡又远，蜀中信息难通。令公棺柩，不如就在临安权且择地安葬。他年亲丁集会了，别作道理。”商量已定。也都是吕使君摆拨，一面将棺柩厝顿停当。

事体已完，孺人率领元广前妻遗女，出来拜谢使君。孺人道：“亡夫不幸。若非大人周全料理，贱妾茕茕母子，怎能勾亡夫入土？真乃是骨肉之恩也。”使君道：“下官一路感蒙令公不弃，通家往来，正要久远相处，岂知一旦弃撇？客途无人料理，此自是下官身上之事。小小出力，何足称谢？只是殓事既毕，而今孺人还是作何行止？”孺人道：“亡夫家口尽在川中，妾身也是川中人，此间并无亲戚可投。只索原回到川中去。只是路途迢递，茕茕母子，无可倚靠，寸步难行。如何是好？”使君陪笑道：“孺人不必忧虑，下官公事勾当一完，也要即回川中，便当相陪同往。只望孺人勿嫌弃足矣。”孺人也含笑道：“果得如此提挈，还乡有日，寸心感激，岂敢忘报？”使君带着笑，丢个眼色道：“且看孺人报法何如？”

两人之言，俱各有意，彼此心照。只是各自一只官船，人眼又多，性急不便做手脚。只好咽干唾而已。有一只《商调·错葫芦》，单道这难过的光景：

两情人，各一舟。总春心，不自由。只落得双飞蝴蝶梦庄周，活冤家犹然不聚头。又不知几时消受。抵多

少眼穿肠断为牵牛。

却说那吕使君只为要营勾这董孺人，把自家公事趱干起了，一面支持动身。两只船厮帮着，一路而行。前前后后，止隔着盈盈一水。

到了一个马头上，董孺人整备着一席酒，以谢孝为名，单请着吕使君。吕使君闻召，千欢万喜，打扮得十分俏倬，趋过船来。孺人笑容可掬，迎进舱里，口口称谢。三杯茶罢，安了席，东西对坐了。小女儿在孺人肩下打横坐着。那女儿止得十来岁，未知甚么头脑，见父亲在时往来的，只说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。船上外水的人，见他们说的多是一口乡谈，又见日逐往来甚密，无非是关着至亲的勾当，那管其中就里？谁晓得借酒为名，正好两下做光的时节。正是：

茶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两人饮酒中间，言来语去，眉目送情。又不须用着马泊六，竟是自家靛面打话，有什么不成的事？只是耳目众多，也要遮饰些个。看看月色已上只得起身作别，使君道：“匆匆别去，孺人晚间寂寞，如何消遣？”孺人会意，答道：“只好独自个推窗看月耳。”使君晓得意思许他了，也回道：“月色果好。独睡不稳，也待要开窗玩月。不可辜负此清光也。”你看两人之言，尽多有意，一个说“开窗”，一个说“推窗”，分明约定晚间窗内走过相会了。

使君到了自家船中，叫心腹家僮分付船上：要两船相并帮着，官舱相对，可以照管。船上水手听依分付，即把两船紧紧贴着住了。人静之后，使君悄悄起身，把自己船舱里窗轻推开来。看那对船时节，舱里小窗虚掩。使君在对窗咳嗽

一声，那边把两扇小窗一齐开了。月光之中，露出身面，正是孺人独自个在那里。使君忙忙跳过船来，这里孺人也不躲闪，两下相偎相抱：

一个新寡的文君，正要相如补空；一个独居的宋玉，专待邻女成双。一个是不系之舟，随人牵挽；一个如中流之楫，惟我荡摇。

沙边鸂鶒好同眠，水底鸳鸯堪比乐。

云雨既毕，使君道：“在下与孺人无意相逢，岂知得谐夙愿？三生之幸也。”孺人道：“前日瞥见君子，已使妾不胜动念。后来亡夫遭变，多感周全，女流之辈，无可别报，今日报以此身。愿勿以妾自献为嫌，他日相弃，使妾失望耳。”使君道：“承子不弃，且自欢娱，不必多虑。”

自此朝隐而出，暮隐而入，日以为常。虽外边有人知道，也不顾了。

一日，正欢乐间，使君忽然长叹道：“目下幸得同路而行，且喜蜀道尚远，还有几时。若一到彼地，你自有家，我自有室，岂能长有此乐哉？”孺人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妾夫既身亡，又无儿女，若到汉州，或恐亲属拘碍，今在途中，惟妾得以自主。就此改嫁从君，不到那董家去了，谁人禁得我来？”使君闻言，不胜欣幸，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足感厚情。在下益州成都郫县自有田宅，庄房尽可居住，那是此间去的便道。到得那里，我接你上去住了，打发了这两只船。董家人愿随的，就等他随你住了；不愿的听他到汉州去，或各自散去。汉州又远，料那边多是孤寡之人，谁管得到这里的事？倘有人说话，只说你遭丧在途，我已礼聘为外室了，却也无奈我何。”孺人

道：“这个才是长远计较。只是我身边还有这小妮子，是前室祝氏所生。今这个却无去处，也是一累。”使君道：“这个一发不打紧。目下还小，且留在身边养着，日后有人访着，还了他去。没人来访，等长大了，不拘那里着落了便是。何足为碍？”

两人一路商量的停停当当，到了郫县，果然两船上东西尽情搬上去住了。可惜董家竹山一任县令，所有宦资连妻女多属之他人，随来的家人也尽有不平的，却见主母已随顺了，吕使君又是个官宦，谁人敢与他争得？只有气不伏、不情愿的，当下四散而去。吕使君虽然得了这一手便宜，也被这一干去的人，各处把这事播扬开了。但是闻得的，与旧时称赞他高谊的，尽多讥他没行止，鄙薄其人。至于董家关亲的，见说着这话，一发切齿痛恨，自不必说了。

董家关亲的，莫如祝氏最切，他两世嫁与董家。有好些出仕的在外，尽多是他夫人每弟兄叔侄之称。有一个祝次骞，在朝为官，他正是董元广的妻兄。想着董氏一家飘零四散，元广妻女被人占据，亦且不知去向，日夜系心。其时乡中王恭肃公到四川做制使，托他在所属地方访寻。道里辽阔，谁知下落？

乾道初年，祝次骞任嘉州太守，就除利路运使。那吕使君正补着嘉州之缺，该来与祝次骞交代。吕使君晓得次骞是董家前妻之族，他干了那件短行之事，怎有胆气见他？迂延稽留，不敢前来到任。祝次骞也恨着吕使君是禽兽一等人，心里巴不得不见他。趁他未来，把印绶解卸，交与僚官权时收着，竟自去了。吕使君到得任时，也就有人寻他别是非，弹

上一本。朝廷震怒，狼狈而去。祝次骞枉在四川路上做了一番的官，竟不曾访得甥女儿的消费，心中常时抱恨。

也是人有不了之愿，天意必然生出巧来。直到乾道丙戌年间，次骞之子祝东老，名震亨，又做了四川总干之职，受了檄文，前往成都公干。道经绵州，绵州太守吴仲广出来迎着，置酒相款。仲广元是待制学士出身，极是风流文采的人，是日郡中开宴，凡是应得承直的娼优，无一不集。

东老坐间，看见户椽旁边立着一个妓女，姿态恬雅，宛然闺阁中人，绝无一点轻狂之度。东老注目不瞬，看勾多时。却好队中行首到面前来斟酒，东老且不接他的酒，指着那户椽旁边的妓女问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行首笑道：“官人喜他么？”东老道：“不是喜他。我看他有好些与你们不同处，心下疑怪，故此问你。”行首道：“他叫得薛倩。”

东老正要细问，吴太守走出席来，斟着巨觥来劝东老，只得住了话头。接着太守手中之酒，放下席间，却推辞道：“贱量实不能饮，只可小杯适兴。”太守看见行首正在旁边，就指着巨觥分付道：“你可在此奉着总干，是必要总干饮乾，不然就要罚你。”行首笑道：“不须罚小的。若要总干多饮，只叫薛倩来奉，自然毫不推辞。”吴太守也笑道：“说得古怪，想是总干曾与他相识么？”东老道：“震亨从来不曾到大府这里，何由得与此辈相接？”太守反问行首道：“这等，你为何这般说？”行首道：“适间总干殷殷问及，好生垂情于他。”东老道：“适才邂逅之间，见他标格如野鹤在鸡群，据下官看起来，不像是个中之人。心里疑惑，所以在此询问他为首的。岂关有甚别意来？”太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叫薛倩侍在总干席旁劝

酒罢了。”行首领会，就唤将薛倩来侍着。

东老正要问他来历，恰中下怀。命取一个小杌子，赐他坐了。低问道：“我看你定然不是风尘中人，为何在此？”薛倩不敢答应，只叹口气，把闲话支吾过去。东老越越疑心，过会又问道：“你可实对我说。”薛倩只是不开口，要说又住了。东老道：“直说不妨。”薛倩道：“说也无干，落得羞人。”东老道：“你尽说与我知，焉知无益？”薛倩道：“尊官盘问不过，不敢不说。其实说来可羞，我本好人儿家儿女，祖、父俱曾做官，所遭不幸，失身辱地。只是前生业债所欠，今世偿还，说他怎的？”东老恻然动心道：“汝祖、汝父，莫不是汉州知州、竹山知县么？”薛倩大惊，哭将起来道：“官人如何得知？”东老道：“果若是，汝母当姓祝了。”薛倩道：“后来的是继母，生身亡母，正是姓祝。”东老道：“汝母乃我姑娘也，不幸早亡。我闻你与继母流落于外，寻觅多年，竟无消耗，不期邂逅于此。却为何失身妓籍？可备与我说。”

薛倩道：“自从父亲亡后，即有吕使君来照管丧事，与同继母一路归川。岂知得到川中，经过他家门首，竟自尽室占为己有。继母与我多随他居住多年，那年坏官回家，郁郁不快，一病而亡。连继母无所倚靠，便将我出卖。得了薛妈七十千钱，遂入妓籍，今已是一年多了。追想父亲亡时，年纪虽小，犹在目前，岂知流落羞辱到了这个地位？”言毕失声大哭。东老不觉也哭将起来。初时说话低微，众人见他交头接耳，尽见道无非是些调情肉麻之态，那里管他就里？直见两人多哭做一堆，方才一座惊骇，尽来诘问。东老道：“此话甚长，不是今日立谈可尽。况且还要费好些周折，改日当与守

公细说罢了。”太守也有些疑心，不好再问。酒罢各散，东老自向公馆中歇宿去了。

薛倩到得家里，把席间事体对薛妈说道：“总干官府是我亲眷。今日说起，已自认帐。明日可到他寓馆一见，必有出格赏赐。”薛妈千欢万喜。

到了第二日，薛妈率领了薛倩，来到总干馆舍前求见。祝东老见说，即叫放他母子进来。正要与他细话，只见报说太守吴仲广也来了。东老笑对薛倩道：“来得正好！”薛倩母子多未知其意。

太守下得轿，薛倩走过去先叩了头，太守笑道：“昨日哭得不勾，今日又来补么？”东老道：“正要见守公，说昨日哭的缘故。此子之父董元广，乃竹山知县，祖父仲臣，是汉州太守，两世衣冠之后。只因祖死汉州，父又死于都下，妻女随在舟次，所遇匪人，流落到此地位。乞求守公急为除去乐籍。”太守惻然道：“元来如此！除籍在下官所司，甚为易事。但除籍之后，此女毕竟如何？若明公有意，当为效劳。”东老道：“不是这话，此女之母，即是下官之姑，下官正与此女为嫡表兄妹。今既相遇，必须择个良人，嫁与他以了其终身。但下官尚有公事须去，一时未得便有这样凑巧的。愚意欲将此女暂托之尊夫人处，安顿几时，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。待此行所得诸台及诸郡馈遗路赈之物，悉将来为此女的嫁资，慢慢拣选一个佳婿与他，也完我做亲眷的心事。”太守笑道：“天下义事岂可让公一人做尽了？我也当出二十万钱为助。”东老道：“守公如此高义，此女不幸中大幸矣。”

当下分付薛倩随着吴太守到衙中奶奶处住着：“等我来时

再处。”太守带着自去。东老叫薛妈过来，先赏了他十千钱，说道：“薛倩身价，在我身上，加利还你。”薛妈见了是官府做主，怎敢有违，只得凄凄凉凉自去了。东老一面往成都进发，不题。

且说吴太守带得薛倩到衙里来，叫他见过了夫人，说了这些缘故，叫夫人好好看待他，夫人应允了。吴太守在衙里仔细把薛倩举动看了多时，见他仍是满面忧愁，不歇的叹气，心里忖道：“他是好人家儿女，一向堕落，那不得意是怪他不得的。今既已遇着表兄相托，收在官衙，他日打点嫁人，已提挈在好处了，为何还如此不快？他心中毕竟还有掉不下的事。”教夫人缓缓盘问他备细。

薛倩初时不肯说。吴太守对他道：“不拘有甚么心事，只管明白说来，我就与你做主。”薛倩方才说道：“官人再三盘问，不敢不说。说来也是枉然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且说来，看是如何。”薛倩道：“贱妾心中，实是有一个人放他不下，所以被官人看破了。”太守道：“是甚么人？”薛倩道：“妾身虽在烟花之中，那些浮浪子弟，未尝倾心交往。只有一个书生，年方弱冠，尚未娶妻，曾到妾家往来，彼此相爱。他也晓得妾身出于良家，深加悯恤，越觉情浓，但是入城，必来相叙。他家父母知道，拿回家去痛打一顿，锁禁在书房中，以后虽是时或有个信来，再不能勾见他一面了。今蒙官人每抬举，若脱离了此地，料此书生无缘再会。所以不觉心中怏怏，撇放不开。岂知被官人看了出来。”太守道：“那个书生姓甚么？”薛倩道：“姓史，是个秀才。家在乡间。”太守道：“他父亲是甚么人？”薛倩道：“是个老学究。”太守道：“他多少家事？娶

得你起么？”薛倩道：“因是寒儒之家，那书生虽往来了几番，原自力量不能，破费不多。只为情上难舍，频来看觑。他家兀自道破坏了家私，狠下禁锁，怎有钱财娶得妾身？”太守道：“你看得他做人如何？可真心得意他否？”薛倩道：“做人是个忠诚有余的，不是那些轻薄少年。所以妾身也十分敬爱，谁知反为妾受累！而今就得意也没处说了。”说罢，早又眼泪落将出来。

太守问得明白，出堂去签了一张密票，差一个公人，拨与一匹快马：“急取绵州学史秀才到州，有官司勾当，不可迟误。”

公人得了密票，狐假虎威，扯做了一场火急势头，忙下乡来，敲进史家门去，将朱笔官票与看，乃是府间遣马追取秀才，立等回话的公事。史家父子惊得呆了，各没想处。那老史埋怨儿子道：“定是你终日宿娼，被他家告害了。再无他事。”史秀才道：“府尊大人取我，又遣一匹马来，焉知不是文赋上边有甚么相商处？”老史道：“好，来请你！柬帖不用一个，出张朱票！”史秀才道：“决早没人告我。”父子两个胡猜不住，公人只催起身。老史只得去收拾酒饭，待了公人，又送了些辛苦钱。打发儿子起身，到州里来。正是：

乌鸦喜鹊同声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今日捉将官去，这回头皮送了。

史生同了官差，一程来到州中，不知甚么事由。穿了小服，进见太守。太守教换了公服相见，史生才把疑心放下了好些。

换了衣服，进去行礼已毕，太守问道：“秀才家小小年纪，

怎不苦志读书，倒来非礼之地频游，何也？”史生道：“小生诵读诗书，颇知礼法。蓬窗自守，从不游甚非礼之地。”太守笑道：“也曾去薛家走走么？”史生见道着真话，通红了两颊，道：“不敢欺大人，客寓州城，诵读余功，偶与朋友辈适兴闲步，容或有之，并无越礼之事。”太守又道：“秀才家说话，不必遮饰，试把与薛倩往来事情实诉我知道。”史生见问得亲切，晓得瞒不过了，只得答道：“大人问及于此，不敢相诳。此女虽落娼地，实非娼流，乃名门宦裔，不幸至此。小生偶得邂逅，见其标格有似良人，问得其详，不胜义愤。自惜身微力薄，不能拔之风尘，所以怜而与游，虽系儿女子之私，实亦士君子之念。然如此鄙事，不知大人何以知而问及？殊深惶愧，只得实陈，伏乞大人容恕。”太守道：“而今假若以此女配足下，足下愿以之为室家否？”史生道：“淤泥青莲，亦愿加以拂拭，但贫士所不能，不敢妄想。”太守笑道：“且站在一边，我教你看一件事。”就掣一枝签，唤将薛妈来。

薛妈慌忙来见太守。太守叫库吏取出一百道官券来与他，道：“昨闻你买薛倩身价，止得钱七十千。今加你价三十千，共一百道，你可领着。”时史生站在旁边，太守用手指着，对薛妈道：“汝女已嫁此秀才了。此官券即是我与秀才出的聘礼也。”薛妈不敢违拗，只得收了。当下认得史生的，又不好问得缘故。老妈们心性，见了一百千，算来不亏了本。随他女儿短长，也不在他心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欢欢喜喜自出去了。此时史生看见太守如此发放，不晓其意。心中想道：“难道太守肯出己钱讨来与我不成？这怎么解？”出了神，没可想处。

太守唤史生过来，笑道：“足下苦贫，不能得娶，适间已为足下下聘了。今以此女与足下为室，可喜欢么？”史生叩头道：“不知大人何以有此天恩！出自望外，岂不踊跃？但家有严父，不敢不告。若知所娶娼女，事亦未必可谐。所虑在此耳。”太守道：“你还不知，此女为总干祝使君表妹。前日在此相遇，已托下官脱了乐籍。俟成都归来，替他择婿。下官见此义举，原许以二十万钱助嫁。今此女见在我衙中，昨日见他心事不决，问得其故，知与足下两意相孚，不得成就。下官为此相请，欲为你两人成此好事，适间已将十万钱还了薛媪，今再以十万钱助足下婚礼，以完下官口信，待总干来时，整备成亲。若尊人问及，不必再提起薛家，只说总干表妹，下官为媒，无可虑也。”史生见说，欢喜非常。谢道：“鰥生何幸，有此奇缘，得此恩遇，虽粉骨碎身，难以称报。”太守又叫库吏取一百道官券付与史生。史生领下，拜谢而去。

看见丹墀之下，荷花正开，赋诗一首，以见感恩之意。诗云：

莲染青泥埋暗香，东君移取一齐芳。

擎珠拟作衔环报，已学葵心映日光。

史生到得家里，照依太守说的话，回覆了父母。父母道是喜从天降，不费一钱，攀了好亲事。又且见有许多官券带回家来，问其来历，说道是太守助的花烛之费，一发支持有余，十分快活。一面整顿酒筵各项，只等总干回信不题。

却说吴太守虽已定下了史生，在薛倩面前只不说破。隔得一月，祝东老成都事毕，重回绵州，来见太守，一见便说表妹之事。太守道：“别后已干办得一个佳婿在此。只等明公

来，便可嫁了。”东老道：“此行所得，合来有五十万。今当悉以付彼，使其成家立业。”太守道：“下官所许二十万，已将十万还其身价，十万备其婚资。今又有此助，可以不忧生计。况其人可倚，明公可以安心了。”东老道：“婿是何人？”太守道：“是个书生，姓史，今即去召他来相见。”东老道：“书生最好。”太守立刻命人去召将史秀才来到，教他见了东老。东老见他少年，丰姿出众，心里甚喜。太守即择取来日大吉，叫他备轿，明日到州，迎娶家去。

太守回衙，对薛倩道：“总干已到，佳婿已择得有人，看定明日成婚，婚资多备。从此为良人妇了。”薛倩心里且喜且悲，喜的是亏得遇着亲眷，又得太守做主，脱了贱地，嫁个丈夫，立了妇名。悲的是心上书生从此再不能勾相会了。正是：

笑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难。

早知灯是火，落得放心安。

明日祝东老早到州中，坐在后堂。与太守说了，教薛倩出来相见。东老即将五十万钱之数交与薛倩，道：“聊助子妆奁之费，少尽姑表之情。只无端累守公破费二十万，甚为不安。”太守笑道：“如此美事，岂可不许我费一分乎？”薛倩叩谢不已。东老道：“婿是守公所择，颇为得人，终身可傍矣。”太守笑道：“婿是令表妹所自择，与下官无干。”东老与薛倩俱愕然不解，太守道：“少顷自见。”

正话间，门上进禀：“史秀才迎婚轿到。”太守立请史秀才进来，指着史生，对薛倩道：“前日你再三不肯说，我道说明白了，好与你做主。今以此生为汝夫，汝心中没有不足处

了么？”薛倩见说，方敢抬眼一看，正是平日心上之人。方晓得适间之言，心下暗地喜欢无尽。太守立命取香案，教他两人拜了天地，已毕。两人随即拜谢了总干与太守。太守分付花红羊酒，鼓乐送到他家。东老又命从人抬了这五十万嫁资，一齐送到史家家里来。

史家老儿只说是娶得总干府表妹，以此为荣，却不知就是儿子前日为鬪了厮闹的表子。后来渐渐明白，却见两处大官府做主，又平白得了许多嫁资，也心满意足了。史生夫妻二人感激吴太守，做个木主，供在家堂，奉祀香火不绝。

次年，史生得预乡荐。东老又着人去汉州访着了董氏兄弟，托与本处运使，周给了好些生计，来通知史生夫妻二人，教他相通往来。史生后来得第，好生照管妻家，汉州之后，得以不绝。此乃是不幸中之幸。遭遇得好人，有此结果。不然，世上的人多似吕使君，那两代为官之后到底堕落了。天网恢恢，正不知吕使君子女又如何哩！

公卿宣淫，误人儿女。不遇手援，焉复其所？瞻彼穹庐，涕零如雨。千载伤心，王孙帝主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八

沈将仕三千买笑钱

王朝议一夜迷魂阵

词云：

风月襟怀，图取欢来。戏场中尽有安排。呼卢博赛，岂不豪哉！费自家心，自家力，自家财。有等奸胎，惯弄乔才，巧妆成科诨难猜。非关此辈，忒使心乖。总自家痴，自家狠，自家呆。（词寄《行香子》）

这首词，说着人世上诸般戏事皆可遣兴陶情，惟有赌博一途，最是为害不浅。盖因世间人总是一个贪心所使，见那守分的一日里辛辛苦苦，巴着生理，不能勾近得多少钱，那赌场中一得了采，精金白银只在一两掷骰子上收了许多来，岂不是个不费本钱的好生理？岂知有这几掷赢，便有几掷输。赢时节，道是倘来之物，就有粘头的、讨赏的、帮衬的，大家来撮哄，这时节意气扬扬，出之不吝。到得赢骰过了，输骰齐到，不知不觉的弄个罄净，却多是自家肉里钱，旁边的人不曾帮了他一文。所以只是输的多，赢的少。有的不伏道：“我赢了就住，不到得输就是了。”这句话恰似有理，却是那一个如此把得定？有的巴了千钱要万钱，人心不足不肯住的；

有的乘着胜采，只道是常得如此，高兴了不肯住的；有的怕别人讥诮他小家子相，碍上碍下不好住的。及至临后输来，虽悔无及，道先前不曾住得，如今难道就罢？一发住不成了，不到得弄完，决不收场。况且又有一落场便输了的，总有几掷赢骰，不勾翻本，怎好住得？到得翻本到手，又望多少赢些，那里肯住？所以一耽了这件滋味，定是无明无夜，抛家失业，失魂落魄，忘餐废寝的。朋友们讥评，妻子们怨怅，到此地位一总不理，只是心心念念记挂此事，一似担雪填井，再没个满的日子了。全不想钱财自命里带来，人人各有分限，岂由你空手博来做得人家的？不要说不能勾赢，就是赢了，未必是福处。

宋熙宁年间，相国寺前有一相士，极相得着，其门如市。彼时南省开科，纷纷举子多来扣问得失，他一一决来，名数不爽。有一举子，姓丁名湜，随众往访。相士看见大惊道：“先辈气色极高。吾在此阅人多矣，无出君右者，据某所见，便当第一人及第。”问了姓名，相士就取笔在手，大书数字于纸云：“今科状元是丁湜。”粘在壁上。向丁生拱手道：“留为后验。”丁生大喜自负。别了相士，走向寓中来。不觉心神畅快，思量要寻个乐处。

元来这丁生少年才俊，却有个癖性：酷好的是赌博。在家时，先曾败掉好些家资，被父亲锁闭空室，要饿死他。其家中老姬怜之，破壁得逃。到得京师，补试太学，幸得南省奏名，只待廷试。心绪闲暇，此兴转高，况兼破费了许多家私，学得一番奢遮手段，手到处会赢，心中技痒不过。闻得同榜中有两个四川举子，带得多资，亦好赌博。丁生写个请

帖，着家童请他二人到酒楼上饮酒，二人欣然领命而来。分宾主坐定。

饮到半酣，丁生家童另将一个包袱放在左边一张桌子上面，取出一个匣子，开了，拿出一对赏锤来。二客看见匣子里面藏着许多戏具，乃是骨牌、双陆、围棋、象棋及五木骰子、枚马之类，无非赌博场上用的。晓得了生好此，又触着两人心下所好，相视而笑。丁生便道：“我们乘着酒兴，三人共赌一回取乐何如？”两人拍手道：“绝妙，绝妙。”一齐立起来，看楼上旁边有一个小阁，丁生指着道：“这里头倒幽静些。”遂叫取了博具，一同到阁中来，相约道：“我辈今日逢场作戏，系是彼此同袍，十分大有胜负，忒难为人了。每人只以万钱为率。尽数赢了，止得三万；尽数输了，不过一万。图个发兴消闲而已。”说定了，方才下场，相博起来。

初时果然不十分大来往。到得掷到兴头上，你强我赛，各要争雄，一二万钱只好做一掷，怎好就歇得手？两人又着家童到下处再取东西，下着本钱，频频添入，不记其次。丁生煞是好手段，越赢得来，精神越旺。两人不伏输，狠将注头乱推，要博转来，一注大似一注。怎当得丁生连掷胜采，两人出注，正如众流归海，尽数赶在丁生处了。直赢得两人油干火尽，两人也怕起来，只得忍着性子住了，垂首丧气而别。丁生总计所赢，共有六百万钱，命家童等负归寓中，欢喜无尽。

隔了两日，又到相士店里来走走，意欲再审问他前日言语的确。才进门来，相士一见大惊道：“先辈为何气色大变？连中榜多不能了，何况魁选！”急将前日所粘在壁上这一条纸

扯下来，揉得粉碎。叹道：“坏了我名声，此番不准了。可恨！可恨！”丁生慌了，道：“前日小生原无此望，是足下如此相许。今日为何改了口？此是何故？”相士道：“相人功名，先观天庭气色。前日黄亮润泽，非大魁无此等光景。所以相许。今变得枯焦且黑滞了，那里还望功名？莫非先辈有甚设心不良，做了些谋利之事，有负神明么？试想一想看！”丁生悚然，便把赌博得胜之事说出来，道：“难道是为这戏事？”相士道：“你莫说是戏事，关着财物，便有神明主张。非义之得，自然减福。”丁生悔之无及。忖了一忖，问相士道：“我如今尽数还了他，敢怕仍旧不妨了？”相士道：“才一发心，暗中神明便知。果能悔过，还可占甲科，但名次不能如旧。五人之下可望。切须留心。”

丁生亟回寓所，着人去请将二人到寓。两人只道是又来纠赌，正要翻手，三脚两步，忙忙过来。丁生相见了，道：“前日偶尔作戏。大家在客中，岂有实得所赢钱物之理？今日特请两位过来，奉还原物。”两人出于不意，道：“既已赌输，岂有竟还之理？或者再博一番，多少等我们翻些才使得。”丁生道：“道义朋友，岂可以一时戏耍，损伤客囊财物？小弟誓不敢取一文，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。”即叫家童各将前物竟送还两人下处。两人喜出望外，道是丁生非常高谊，千恩万谢而去。岂知丁生原为着自己功名要紧，故依着相士之言，改了前非。

后来廷试唱名，果中徐铎榜第六人。相士之术，不差毫厘。若非是这一番赌，这状头稳是丁湜，不让别人了，今低了五名。又还亏得悔过迁善，还了他人钱物，尚得高标；倘

贪了小便宜，执迷不悟，不弄得功名没分了？所以说钱财有分限，靠着赌博得来，便赢了也不是好事。

况且有此等近利之事，便有一番谋利之术。有一伙赌中光棍，惯一结了一班党与，局骗少年子弟，俗名谓之“相识”。用铅沙灌成药骰，有轻有重，将手指拈将转来，拈得得法，抛下去多是赢色。若任意抛下，十掷九输。又有惯使手法，捧红坐六的；又有阴阳出注，推班出色的。那不识事的小二哥，一团高兴，好歹要赌，俗名唤做“酒头”，落在套中，出身不得。谁有得与你赢了去？奉劝人家子弟，莫要痴心想别人的。看取丁湜故事，就赢了也要折了状元之福。何况没福的，何况必输的！不如学好守本分的为强。有诗为证：

财是他人物，痴心何用贪？

寝兴多失节，饥饱亦相参。

输去中心苦，赢来众口馋。

到头终一败，辛苦为谁甜？

小子只为苦口劝着世人休要赌博，却想起一个人来，没事闲游，撞在光棍手里，不知不觉弄去一赌，赌得精光，没些巴鼻。说得来好笑好听。

风流误入绮罗丛，自讶通宵倚翠红。

谁道醉翁非在酒，却教眨眼尽成空。

这本话文，乃在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间，平江府有一个官人，姓沈，承着祖上官荫，应授将仕郎之职，赴京听调。这个将仕，家道丰厚，年纪又不多，带了许多金银宝货在身边。少年心性，好的是那歌楼舞榭，倚翠偎红，绿水青山，闲茶浪酒；况兼身畔有的是东西。只要撞得个乐意所在，挥金如

土，毫无吝色。

大凡世情如此：才是有个撒漫使钱的勤儿，便有那帮闲儻懒的陪客来了。寓所差不多远，有两个游手人户，一个姓郑，一个姓李，总是些没头鬼，也没个甚么真名号，只叫做郑十哥，李三哥。终日来沈将仕下处，与他同坐同起，同饮同餐，沈将仕一刻也离不得他二人。他二人也有时破些钱钞，请沈将仕到平康里中好姊妹家里摆个还席。吃得高兴，就在姊妹人家宿了。少不得串同了他家，扶头打差，一路儿撮哄，弄出些钱钞，大家有分，决不到得白折了本。亏得沈将仕壮年贪色，心性不常，略略得味，就要跳槽，不迷恋着一个，也不能起发他大注钱财。只好和哄过日，常得嘴头肥腻而已。

如是盘桓，将及半年。城中乐地，也没有不游到的所在了。

一日，沈将仕与两人商议道：“我们城中各处走遍了，况且尘嚣嘈杂，没甚景趣，我要城外野旷去处走走，散心耍子一回，何如？”郑十、李三道：“有兴，有兴，大官人一发在行得紧。只是今日有些小事未完，不得相陪，若得迟至明日便好。”沈将仕道：“就是明日无妨，却不可误期。”郑、李二人道：“大官人如此高怀，我辈若有个推故不去，便是俗物了。明日准来相陪就是。”

两人别去了一夜，到得次日，来约沈将仕道：“城外之兴何如？”沈将仕道：“专等，专等。”郑十道：“不知大官人轿去马去？”李三道：“要去闲步散心，又不赶甚路程，要那轿马何干？”沈将仕道：“三哥说得是。有这些人随着，便要来催你东去西去，不得自由。我们只是散步消遣，要行要止，凭

得自家，岂不为妙？只带个把家僮去跟跟便了。”沈将仕身边有物，放心不下，叫个贴身安童，背着一个皮箱，随在身后，一同郑李二人踱出长安门外来。但见：

甫离城廓，渐远市廛。参差古树绕河流，荡漾游丝飞野岸。布帘沽酒处，惟有耕农村老来尝；小艇载鱼还，多是牧竖樵夫来问。炊烟四起，黑云影里有人家；路径多歧，青草痕中为孔道。别是一番野趣，顿教忘却尘情。

三人信步而行，观玩景致，一头说话，一头走路。迤逦有二三里之远，来到一个塘边。只见几个粗腿大脚的汉子，赤剥了上身，手提着皮挽，牵着五七匹好马，在池塘里洗浴。看见他三人走来至近，一齐跳出塘子，慌忙将衣服穿上，望着三人齐声迎喏。沈将仕惊疑，问二人道：“此辈素非相识，为何见吾三人，恭敬如此？”郑、李两人道：“此王朝议使君之隶卒也，使君与吾两人最相厚善，故此辈见吾等走过，不敢怠慢。”沈将仕道：“元来这个缘故，我也道为何无因至前。”

三人又一头说，一头走，离池边上前又数百步远了。李三忽然叫沈将仕一声道：“大官人，我有句话商量着。”沈将仕道：“甚话？”李三道：“今日之游，颇得野兴，只是信步浪走，没个住脚的去处。若便是这样转去了，又无意味。何不就骑着适才王公之马，拜一拜王公，岂不是妙？”沈将仕道：“王公是何人？我却不曾认得。怎好拜他？”李三道：“此老板是个妙人。他曾为一大郡守，家资绝富，姬妾极多。他最喜的是宾客，往来款接不倦。今年纪已老，又有了些痰病，诸姬妾皆有离心。却是他防禁严密，除了我两人忘形相知，得以相见，平时等闲不放出外边来。那些姬妾无事，只是终日

合伴顽耍而已，若吾辈去看他，他是极喜的。大官人虽不曾相会，有吾辈同往，只说道钦慕高雅，愿一识荆。他看见是吾每的好友，自不敢轻。吾两人再递一个春与他，等他晓得大官人是在京调官的，衣冠一脉，一发注意了，必有极精的饮馔相款。吾每且落得开怀快畅他一晚，也是有兴的事，强如寂寂寞寞，仍旧三人走了回去。”沈将仕心里未决，郑十又道：“此老真是会快活的人。有了许多美妾，他却又在朋友面上十分殷勤，寻出兴趣来。更兼留心饮馔，必要精洁，惟恐朋友们不中意，吃得不尽兴。只这一片高兴热肠，何处再讨得有？大官人既到此地，也该认一认这个人，不可错过。”沈将仕也喜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便同二位拜他一拜也好。”李三道：“我每原回到池边，要了他的马去。”

于是三人同路而回。走到池边，郑、李大声叫道：“带四个马过来。”看马的不敢违慢，答应道：“家爷的马，官人每要骑尽意骑坐就是。”郑、李与沈将仕各骑了一匹，连沈家家僮捧着箱儿也骑了一匹。看马的带住了马头，问道：“官人每要往那里去？”郑生将鞭梢指道：“到你爷家里去。”看马的道：“晓得了。”在前走着引路。

三人联镳按辔而行，转过两个坊曲，见一所高门。李三道：“到了，到了。郑十哥且陪大官人站一会，待我先进去报知了，好出来相迎。”沈将仕开了箱，取个名帖，与李三带了报去。李三进门内去了。少歇，出来道：“主人听得有新客到此，甚是喜欢。只是久病倦懒，怕着冠带，愿求便服相见。”沈将仕道：“论来初次拜谒，礼该具服，今主人有命，恐怕反劳，若许便服，最为洒脱。”

李三又进去说了，只见王朝议命两个安童扶了，一同李三出来迎客。沈将仕举眼看时，但见：

仪度端庄，容颜羸瘦。一前一却，浑如野鹤步罡；半喘半吁，大似吴牛见月。深浅躬不思而得，是鸷鸳班里习将来；长短气不约而同，敢莺燕窝中输了去。

沈将仕见王朝议虽是衰老模样，自然是士大夫体段，肃然起敬。王朝议见沈将仕少年丰采，不觉笑逐颜开，拱进堂来。沈将仕与二人俱与朝议相见了，沈将仕叙了些仰慕的说话，道：“幸郑、李两兄为介绍，得以识荆。固快夙心，实出唐突。”王朝议道：“两君之友，即仆友也，况两君胜士，相与的必是高贤。老朽何幸，得以沾接。”

茶罢，朝议揖客进了东轩，分付当直的设席款待。分付不多时，杯盘果饌顷刻即至。沈将仕看时，虽不怎的大摆设，却多精美雅洁，色色在行，不是等闲人家办得出的。朝议谦道：“一时不能治具，果菜小酌，勿怪轻褻。”郑、李二人道：“沈君极是脱洒人。既忝吾辈相知，原不必认作新客，只管尽主人之兴吃酒便是，不必过谦了。”小童二人频频斟酒，三个客人忘怀大醺，主人勉强支陪。

看看天晚，点上灯来。朝议又陪了一晌，忽然喉中发喘，连嗽不止，痰声曳锯也似，响震四座，支吾不得。叫两个小童扶了，立起身来道：“贱体不快，上客光顾，不能尽主礼，却怎的好？”对郑生道：“没奈何了，有烦郑兄代作主人。请客随意剧饮，不要阻兴。老朽略去歇息一会，煮药吃了，少定即来奉陪。恕罪，恕罪。”朝议一面同两个小童扶拥而去，剩得他三个在座，小童也不出来斟酒了。李三道：“等我寻人

去。”起身走了进去。

沈将仕见主人去了，酒席阑珊，心里有些失望。欲待要辞了回去，又不曾别得主人，抑且馀兴犹未尽，只得走下庭中散步。忽然听得一阵欢呼掷骰子声，循声觅去，却在轩后一小阁中，有些灯影在窗隙里射将出来。沈将仕将窗隙弄大了些，窥看里面，不看时万事全休，一看看见了，真是：

酥麻了半壁，软瘫做一堆。

你道里头是甚光景？但见：

明烛高张，巨案中列。掷卢赛雉，纤纤玉手擎成；喝六呼么，点点朱唇吐就。金步摇，玉条脱，尽为孤注争雄；风流阵，肉屏风，竟自和盘托出。若非广寒殿里，怎能勾如许仙风？不是金谷园中，何处来若干媚质？任是愚人须缩舌，怎教浪子不输心？

元来沈将仕窗隙中看去，见里头是美女七八人，环立在一张八仙桌外。桌上明晃晃点着一枝高烛，中间放下酒榼一架，一个骰盆，盆边七八堆采物，每一美女面前一堆，是将来作注赌采的。众女掀拳裸袖，各欲争雄。灯下偷眼看去，真箇个个如嫦娥出世，丰姿态度，目中所罕见。不觉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看得目不转睛，顽涎乱吐。

正在禁架不定之际，只见这个李三不知在那里走将进去，也撞在里头了。抓起色子，便待要掷下去。众女赌到间深处，忽见是李三下注，尽嚷道：“李秀才，你又来鬼厮搅，打断我姊妹们兴头。”李三顽着脸皮道：“便等我在里头与贤妹们帮兴一帮兴也好。”一个女子道：“总是熟人，不妨事。要来便来，不要酸子气，快摆下注钱来。”众女道：“看这个酸鬼，那

里熬得起大注？”一递一句讥消着。李三挪一挪，做一个鬼脸。大家把他来做一个取笑的物事，李三只是忍着羞，皮着脸，凭他孽面啐来，只是顽钝无耻，挨在帮里。一霎时不分彼此，竟大家着他在里面挪了。

沈将仕看见李三情状，一发神魂摇荡。顿足道：“真神仙境界也！若使吾得似李三，也在里头厮混得一场，死也甘心。”急得心痒难熬，好似热地上蜒蚰，一歇儿立脚不定。急走来要与郑十商量，郑十正独自个坐在前轩打盹。沈将仕急摇他醒来道：“亏你还睡得着！我们一样到此，李三哥却落在蜜缸里了。”郑十道：“怎么的？”沈将仕扯了他手，竟到窗隙边来，指着里面道：“你看么！”

郑十打眼一看，果然李三与群女在里头混赌。郑十对沈将仕道：“这个李三，好没廉耻！”沈将仕道：“如此胜会，怎生知会他一声，设法我也在里头去挪挪儿，也不枉了今日来走这一番。”郑十道：“诸女皆王公侍儿，此老方才去眠宿了，诸女得闲，在此顽耍。吾每是熟极的，故李三插得进去。诸女素不识大官人，主人又不在面前，怎好与他们接对？须比我每不得。”沈将仕情极了道：“好哥哥，带挈我带挈。”郑十道：“若挨得进去，须要稍物，方才可赌。”沈将仕道：“吾随身篋中有金宝千金，又有二三千张茶券子，可以为稍。只要十哥设法得我进去，取乐得一回，就双手送掉了这些东西，我愿毕矣。”郑十道：“这等，不要高声。悄悄地随着我来。看相个机会，慢慢插将下去，切勿惊散了他们，便不妙了。”

沈将仕谨依其言，不敢则一声。郑十拽了他手，转弯抹角，且是熟溜，早已走到了聚赌的去处。诸姬正赌得酣，各

不抬头，不见沈将仕。郑十将他捏一把，扯他到一个稀空的所在站下了。侦伺了许久，直等两下决了输赢，会稍之时，郑十方才开声道：“容我每也掷掷儿么？”众女抬头看时，认得是郑十，却见肩下立着个面生的人，大家喝道：“何处儿郎，突然到此？”郑十道：“此吾好友沈大官人，知卿等今宵良会，愿一拭目。幸勿惊讶。”众女道：“主翁与汝等通家，故彼此各无避忌。如何带了他家少年来，搀预我良人之会？”一个老成些的道：“既是两君好友，亦是一体的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且请一杯迟到的酒。”遂取一大卮，满斟着一杯热酒，奉与沈将仕。沈将仕此时身体皆已麻酥，见了亲手奉酒，敢有推辞？双手接过来，一饮而尽，不剩一滴。奉酒的姬对着众姬笑道：“妙人也！每人可各奉一杯。”郑十道：“列位休得炒断了掷兴。吾友沈大官人也愿与众位下一局。一头掷骰，一头饮酒助兴，更为有趣。”那老成的道：“妙，妙。虽然如此，也要防主人觉来。”遂唤小鬟：“快去朝议房里伺候，倘若睡觉，亟来报知，切勿误事。”小鬟领命去了，诸女就与沈将仕共博。

沈将仕自喜身入仙宫，志得意满，采色随手得胜。诸姬头上钗珥首饰尽数除下来作采赌赛，尽被沈将仕赢了，须臾之间，约有千金。诸姬个个目瞪口呆，面前一空。郑十将沈将仕扯一把道：“赢勾了，歇手罢。”怎当得沈将仕魂不附体，他心里只要多插得一会寡趣便好，不在乎财物输赢，那里肯住？只管伸手去取酒吃，吃了又掷，掷了又吃。诸姬又来趁兴，奉他不休。沈将仕越肉麻了，风将起来，弄得诸姬皆赤手，无稍可掷。

其间有一小姬，年最少，貌最美，独是他输得最多。见

沈将仕风风世世，连掷采骰，带着怒容，起身竟去。走至房中，转了一转，提着一个羊脂玉花罇到面前，向桌上一掬道：“此瓶值千缗。只此作孤注，输赢在此一决。”众姬问道：“此不是尔所有，何故将来作注？”小姬道：“此主人物也。此一决，得胜固妙，倘若再不如意，一发输了去，明日主人寻究，定遭鞭捶。然事势至此，我情已极，不得不然。”众人劝他道：“不可赶兴，万一又输，再无挽回了。”小姬怫然道：“凭我自主，何故阻我？”坚意要掷。众人见他已怒，便道：“本图欢乐，何故到此地位？”

沈将仕看见小姬光景，又怜又爱，心里踌躇道：“我本意岂欲赢他？争禁骰子自胜？怎生得帮衬这一掷输与他了，也解得他的恼怒。不然反是我杀风景了。”

看官听说：这骰子虽无知觉，极有灵通，最是跟着人意兴走的。起初沈将仕神来气旺，胜采便跟着他走，所以连掷连赢。歇了一会，胜头已过，败色将来。况且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情愿认输，一团锐气已自馁了十分了。更见那小姬气忿忿、雄纠纠，十分有趣，魂灵也被他吊了去。心意忙乱，一掷大败。小姬叫声：“惭愧！也有这一掷该我赢的！”即把花罇底儿朝天倒将转来。沈将仕只道止是个花罇，就是千缗也赔得起，岂知花罇里头尽是金钗珠琲塞满其中。一倒倒将出来，辉煌夺目，正不知多少价钱。尽该是输家赔偿的，沈将仕无言可对。

郑、李二人与同诸姬公估价值，所值三千缗钱。沈将仕须赖不得，尽把先前所赢尽数退还，不上千金。只得走出，叫家僮取带来箱子里面茶券子二千多张，算了价钱，尽作赌资

还了。

说话的，茶券子是甚物件，可当金银？看官听说，茶券子即是茶引。宋时禁茶榷税，但是茶商纳了官银，方关茶引。认引不认人。有此茶引，可以到处贩卖。每张之利，一两有馀。大户人家尽有当着茶引生利的，所以这茶引当得银子用。苏小卿之母受了三千张茶引，把小卿嫁与冯魁，即是此例也。沈将仕去了二千馀张茶引，即是去了二千馀两银子。沈将仕自道只输得一掷，身边还有剩下几百张，其余金宝他物在外不动，还思量再下局去博将转来。忽听得朝议里头大声咳嗽，急索唾壶。诸姬慌张起来，忙将三客推出阁外，把火打灭，一齐奔入房去。

三人重复走到轩外元饮酒去处。刚坐下，只见两个小童又出来劝酒，道：“朝议多多致意尊客，夜深体倦，不敢奉陪。求尊客发兴多饮一杯。”三人同声辞道：“酒兴已阑，不必再叨了。只要作别了便去。”小童走进去了，又走出来道：“朝议说：‘仓卒之间，多有简慢。夜已深了，不劳面别。此后三日，再求三位同会此处，更加尽兴，切勿相拒。’又叫分付看马的，仍旧送三位到寓所，转来回话。”

三人一同沈家家僮，乘着原来的四匹马，离了王家。行到城门边，天色将明，城门已自开了。马夫送沈将仕到了寓所。沈将仕赏了马夫酒钱，连郑、李二人的也多是沈将仕出了，一齐打发了去。郑李二人别了沈将仕道：“一夜不睡，且各还寓所安息一安息。等到后日再去赴约。”二人别去。

沈将仕自思夜来之事，虽然失去了一二千本钱，却是着实得趣。想来老姬赞他，何等有情；小姬怒他，也自有兴；其

馀诸姬递相劝酒，轮流赌赛，好不风光！多是背着主人做的。可恨郑、李两人，先占着这些便宜，“而今我既弄入了门，少不得也熟分起来，也与他二人一般受用，或者还有括着个把上手的事在里头，也未可知。”转转得意。

因两日困倦不出门，巴到第三日，清早起来，就要去再赴王朝议之约。却不见郑、李二人到来。急着家僮到二人下处去请，下处人回言走出去了。只得呆呆等着。等到日中，竟不见来。沈将仕急得乱跳，肚肠多爬了出来。想一想道：“莫不他二人不约我，先去了？我既已拜过、扰过，认得的了，何必待他二人？只是要引进内里去，还须得他每领路。我如今备些礼物，去酬谢前晚之酌，若是他二人先在，不必说了；若是不在，料得必来，好歹在那里等他每为是。”叫家僮雇了马匹，带了礼物，出了城门。竟依前日之路，到王朝议家里来。

到得门首，只见大门拴着。先叫家僮寻着旁边一个小侧门进去，一直到了里头，并无一人在内。家僮正不知甚么缘故，走出来回覆家主。沈将仕惊疑，犹恐差了，再同着家僮走进去一看。只见前堂、东轩与那聚赌的小阁，宛然那夜光景在目，却无一个人影。大骇道：“分明是这个里头，那有此等怪事？”急走到大门左侧，问着个开皮铺的人道：“这大宅里王朝议全家那里去了？”皮匠道：“此是内相侯公公的空房，从来没个甚么王朝议在此。”沈将仕道，“前夜有个王朝议，与同家眷正在此中居住。我们来拜他，他做主人，留我每吃了一夜酒。分明是此处，如何说从来没有？”皮匠道：“三日前，有好几个恶少年，挟了几个上厅有名粉头，税了此房吃酒赌钱。次日分了利钱，各自散去，那里是甚么王朝议请客来？这

位官人莫不着了他道儿了？”沈将仕方才疑道是奸计，装成圈套来骗他这些茶券子的。一二千金之物，分明付之一空了。却又转一念头，追思那日池边唤马，宅内留宾，后来阁中聚赌，都是无心凑着的，难道是设得来的计较？似信不信道：“只可惜不见两人！毕竟有个缘故在内。等待几日，寻着他两个再问。”

岂知自此之后，屡屡叫人到郑、李两人下处去问，连下处的人多不晓得。说道：“自那日出去后，一竟不来。虚锁着两间房，开进去，并无一物在内，不知去向了。”到此方知前日这些逐段逐节行径，令人看不出一些，与马夫小童多是一套中人物，只在迟这一夜里头打合成的。正是拐骗得十分巧处，神鬼莫测也！

漫道良朋作胜游，谁知胙篋有阴谋？

清闺不是闲人到，只为痴心错下筹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九

莽儿郎惊散新莺燕
侑梅香认合玉蟾蜍

诗云：

世间好事必多磨，缘未来时可奈何！

直至到头终正果，不知底事欲蹉跎？

话说从来有人道：“好事多磨。”那到底不成的自不必说，尽有到底成就的，起初时千难万难，挫过了多少机会，费过了多少心机，方得了结。就如王仙客与刘无双两个中表兄妹，从幼许嫁，年纪长大，只须刘尚书与夫人做主，两个一下配合了，有何可说？却又尚书反悔起来，千推万阻。比及夫人撺掇得肯了，正要做亲，又撞着朱泚、姚令言之乱，御驾蒙尘，两下失散。直到得干戈平静，仙客入京来访，不匡刘尚书被人诬陷，家小配入掖庭，从此天人路隔，永无相会之日了。姻缘未断，又得发出宫女打扫皇陵，恰好差着无双在内，驿庭中通出消息与王仙客。跟寻得希奇古怪的一个侠客古押衙，将茅山道士仙丹，矫诏药死无双在皇陵上，赎出尸首来救活了，方得成其夫妇，同归襄汉。不知挫过了几个年头，费过了多少手脚了！早知到底是夫妻，何故又要经这许多磨折？

真不知天公主的是何意见！可又有一说：不遇艰难，不显好处。古人云：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！

只如偷情一件，一偷便着，却不早完了事？然没一些光景了。毕竟历过多少间阻，无限风波，后来到手，方为希罕。所以在行的道：“偷得着不如偷不着。”真有深趣之言也。

而今说一段因缘，正要到手，却被无意中搅散。及至后来，两下各不指望了，又曲曲弯弯反弄成了。这是氤氲大使颠倒人的去处。且说这段故事出在那个地方？甚么人家？怎的起头？怎的了结？看官不要性急，待小子原原委委说来。有诗为证：

打鸭惊鸳鸯，分飞各异方。

天生应匹耦，罗列自成行。

话说杭州府有一个秀才，姓凤，名来仪，字梧宾，少年高才，只因父母双亡，家贫未娶。有个母舅金三员外，看得他是个不凡之器，是件照管、周济他。凤生就冒了舅家之姓，进了学。入场考试，已得登科。朋友往来，只称凤生，榜中名字，却是金姓。金员外一向出了灯火之资，替他在吴山左畔赁下园亭一所，与同两个朋友做伴读书。那两个是嫡亲兄弟，一个叫做窦尚文，一个叫做窦尚武，多是少年豪气，眼底无人之辈。三个人情投意合，颇有管鲍、雷陈之风。窦家兄弟为因有一个亲眷上京为官，送他长行，就便往苏州探访相识去了。凤生虽已得中，春试尚远，还在园中读书。

一日傍晚时节，诵读少倦，走出书房散步。至园东，忽见墙外楼上有一女子，凭窗而立，貌若天人。只隔得一垛墙，

差不得多少远近。那女子看见凤生青年美质，也似有眷顾之意，毫不躲闪。凤生贪看，自不必说，四目相视，足有一个多时辰。凤生只做看玩园中菊花，步来步去，卖弄着许多风流态度，不忍走回。直等天黑将来，只听得女子叫道：“龙香，掩上了楼窗。”一个侍女走起来，把窗扑的关了，凤生方才回步。心下思量道：“不知邻家有这等美貌女子！不晓得他姓甚名谁，怎生打听一个明白便好！”

过了一夜，次日清早起来，也无心想观看书史。忙忙梳洗了，即望园东墙边来。抬头看那邻家楼上，不见了昨日那女子。正在惆怅之际，猛听得墙角小门开处，走将一个清清秀秀的丫鬟进来，竟到圃中采菊花。凤生要撩拨他开口，故作厉声道：“谁家女子盗取花卉？”那丫鬟啐了一声道：“是我邻家的园子，你是那里来的野人？反说我盗！”凤生笑道：“盗也非盗，野也不野。一时失言，两下退过罢。”丫鬟也笑道：“不退过，找你些甚么？”凤生道：“请问小娘子，采花去与那个戴？”丫鬟道：“我家姐姐梳洗已完，等此插戴。”凤生道：“你家姐姐高姓大名？何门宅眷？”丫鬟道：“我家姐姐姓杨，小字素梅，还不曾许聘人家。”凤生道：“堂上何人？”丫鬟道：“父母俱亡，傍着兄嫂同居。性爱幽静，独处小楼刺绣。”凤生道：“昨日看见在楼上凭窗而立的，想就是了。”丫鬟道：“正是他了。那里还有第二个？”凤生道：“这等，小娘子莫非龙香姐么？”丫鬟惊道：“官人如何晓得？”凤生本是昨日听得叫唤，明白在耳朵里的，却诳一个谎道：“小生一向闻得东邻杨宅有个素梅娘子，世上无双的美色。侍女龙香姐，十分乖巧，十分贤惠，仰慕已久了。”

龙香终是丫头家见识，听见称赞他两句，道是外边人真个说他好，就有几分喜动颜色，道：“小婢子有何德能，直教官人知道！”凤生道：“强将之下无弱兵。恁样的姐姐，须得恁样的梅香姐方为厮称。小生有缘，昨日得瞥见了姐姐，今日又得遇着龙香姐，真是天大的福分。龙香姐怎生做得一个方便，使小生再见得姐姐一面么？”龙香道：“官人好不知进退！好人家儿女，又不是烟花门户。知道你是甚么人，面生不熟，说个一见、再见！”凤生道：“小生姓凤，名来仪，今年秋榜举人。在此园中读书，就是贴壁紧邻。你姐姐固是绝代佳人，小生也不愧今时才子。就相见一面，也不辱没了你姐姐。”龙香道：“惯是秀才家有这些老脸说话！不耐烦与你缠帐，且将菊花去与姐姐插戴则个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凤生直跟将来送他，作个揖道：“千万劳龙香姐在姐姐面前说凤来仪多多致意。”龙香只做不听，走进角门，扑的关了。

凤生只得回步转来。只听得楼窗豁然大开，高处有人叫一声：“龙香，怎么去了不来？”急抬头看时，正是昨日凭窗女子。新妆方罢，等龙香采花不来，开窗叫他，恰好与凤生打个照面。凤生看上去，愈觉美丽非常。那杨素梅也看上凤生在眼里了，呆呆偷觑，目不转睛。凤生以为可动，朗吟一诗道：

几回空度可怜宵，谁道秦楼有玉箫！

咫尺银河难越渡，宁教不瘦沈郎腰？

楼上杨素梅听见吟诗，详那诗中之意，分明晓得是打动他的了。只不知这俏书生是那一个，又没处好问得。

正在心下踌躇，只见龙香手拈了一朵菊花来，与他插好

了。就问道：“姐姐，你看见那园中狂生否？”素梅摇手道：“还在那厢摇摆，低声些，不要被他听见了。”龙香道：“我正要他听见。有这样老脸皮没廉耻的！”素梅道：“他是那个？怎么样没廉耻？你且说来。”龙香道：“我自采花，他不知那里走将来，撞见了，反说我偷他的花，被我抢白了一场。后来问我采花与那个戴，我说是姐姐。他见说出姐姐名姓来，不知怎的就晓得我叫做龙香。说道一向仰慕姐姐芳名，故此连侍女名字多打听在肚里的。又说昨日得瞥见了姐姐，还要指望再见见。又被我抢白他是面生不熟之人，他才说出名姓来，叫做凤来仪，是今年中的举人，在此园中读书，是个紧邻。我不睬他，他深深作揖，央我致意姐姐，道姐姐是佳人，他是才子。你道好没廉耻么？”素梅道：“说轻些。看来他是个少年书生，高才自负的。你不理他便罢，不要十分轻口轻舌的冲撞他。”龙香道：“姐姐怕龙香冲撞了他，等龙香去叫他来见见姐姐，姐姐自回他话罢！”素梅道：“痴丫头，好个歹舌头！怎么好叫他见我？”两个一头话，一头下楼去了。

这里凤生听见楼上唧唧一番，虽不甚明白，晓得是一定说他，心中好生痒痒。直等楼上不见了人，方才走向书房。从此书卷懒开，茶饭懒吃，一心只在素梅身上。日日在东墙探头望脑，时常两下撞见。那素梅也失魂丧魄的，掉那少年书生不下。每日上楼几番，但遇着便眉来眼去。彼此有意，只不曾交口，又时常打发龙香，只以采花为名，到花园中探听他来踪去迹。

龙香一来晓得姐姐的心事，二来见凤生靛靛，心里也有些喜欢，要在里头撮合。不时走到书房里传消递息，对凤生

说着素梅好生钟情之意。凤生道：“对面甚觉有情，只是隔着楼上下，不好开得口。总有心事，无从可达。”龙香道：“官人何不写封书与我姐姐？”凤生喜道：“姐姐通文墨么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喜的是吟诗作赋，岂但通文墨而已。”凤生道：“这等，待我写一情词起来，劳烦你替我寄去。看他怎么说？”凤生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。词云：

木落庭皋，楼阁外、彤云半拥。偏则向、凄凉书舍，早将寒送。眼角偷传倾国貌，心苗曾倩多情种。问天公、何日判佳期，成欢宠？（词寄《满江红》）

凤生写完，付与龙香。龙香收在袖里。

走回家去见了素梅，面带笑容，素梅问道：“你适在那边书房里来，有何说话，笑嘻嘻的走来？”龙香道：“好笑那凤官人，见了龙香，不说甚么说话，把一张纸、一管笔，只管写来写去。被我趁他不见，溜了一张来。姐姐，你看他写的是甚么？”素梅接过头来，看了一遍，道：“写的是一首词。分明是他叫你拿来的，你却掉谎！”龙香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委实是他叫龙香拿来的。龙香又不识字，知他写的是好是歹？怕姐姐一时嗔怪，只得如此说。”素梅道：“我也不嗔怪你。只是书生狂妄，不回他几字，他只道我不知其意，只管歪缠。我也不与他吟词作赋，卖弄聪明，实实的写几句说话回他便了。”

龙香即时研起墨来，取幅花笺，摊在桌上。好个素梅，也不打稿，提起笔来就写，写道：

自古贞姬守节，侠女怜才。两者俱贤，各行其是。但恐遇非其人，轻诺寡信，侠不如贞耳。与君为邻，幸成目遇；有缘与否，君自揣之。勿徒调文琢句，为轻薄相

诱已也。聊此相覆。寸心已尽，无多言。

写罢，封好了。教龙香藏着，隔了一日拿去与那凤生。

龙香依言，来到凤生书房。凤生惊喜道：“龙香姐来了。那封书儿曾达上姐姐否？”龙香拿个班道：“甚么书不书，要我替你淘气！”凤生道：“好姐姐，如何累你受气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见了你书，变了脸，道：‘甚么人的书，要你拿来？我是闺门中女儿，怎么与外人通书帖？’只是要打。”凤生道：“他既道我是外人，不该通书帖，又在楼上眼睁睁看我怎的？是他自家招风揽火，怎倒打你？”龙香道：“我也不到得与他打，我回说道：‘我又不识字，知他写的是甚么？姐姐不象意，不要看他，拿去还他罢了，何必着恼？’方才免得一顿打。”凤生道：“好澹话！若是不曾看着，拿来还了，有何消息？可不误了我的事！”龙香道：“不管误事不误事，还了你，你自看去！”袖中摸出来，撩在地下。

凤生拾起来，却不是起先拿去的了。晓得是龙香耍他，带着笑道：“我说你家姐姐不舍得怪我，必是好音回我了。”拆开来细细一看，跌足道：“好个有见识的女子！分明有意于我，只怕我日后负心，未肯造次耳。我如今只得再央龙香姐拿件信物送他，写封实心实意的话，求他定下个佳期。省得此往彼来，有名无实，白白地想杀了我。”龙香道：“为人为彻。快写来，我与你拿去。我自有道理。”

凤生开了箱子，取出一个白玉蟾蜍镇纸来，乃是他中榜之时，母舅金三员外与他作贺的，制作精工，是件古玩。今将来送与素梅作表记。写下一封书道：

承示玉音，多关肝鬲。仪虽簿德，敢负深情？但肯

俯通一夕之欢，必当永矢百年之好。谨贡白玉蟾蜍，聊以表信。荆山之产，取其坚润不渝；月中之象，取其团圆无缺。乞订佳期，以苏渴想。

（末写道）辱爱不才生凤来仪顿首

素梅娘子妆前

凤生将书封好，一同玉蟾蜍交付龙香。对龙香道：“我与你姐姐百年好事，千金重担，只在此两件上面了。万望龙香姐竭力周全，讨个回音则个。”龙香道：“不须嘱咐。我也巴不得你们两个成了事，有话面讲，不耐烦如此传书递柬。”凤生作个揖道：“好姐姐！如此帮衬，万代恩德。”龙香带着笑拿着去了。走进房来，回覆素梅道：“凤官人见了姐姐的书，着实赞叹。说姐姐有见识。又写一封回书，送一件玉物事在此。”素梅接过来，看那玉蟾蜍光润可爱。笑道：“他送来怎的？且拆开书来看。”

素梅看那书时，一路把头暗点，脸颊微红，有些沉吟之意。看到“辱爱不才生”几字，笑道：“呆秀才，那个就在这里爱你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若是不爱，何不绝了他，不许往来？既与他兜兜搭搭，他难道倒肯认做不爱不成？”素梅也笑将起来道：“痴丫头，就像与他一路的！我倒有句话与你商量。我心上真有些爱他，其实瞒不得你了。如今他送此玉蟾蜍做了信物，要我去会他，这个却怎么使得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若是使不得，空爱他也无用，何苦把这个书生哄得他不上不落的，呆呆地百事皆废了？”素梅道：“只恐书生薄幸，且顾眼下风光，日后不在心上，撇人在脑后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龙香道：“这个龙香也做不得保人。姐姐而今要绝他，却又爱他；要从

他，却又疑他。如此两难，何不约他当面一会？看他说话真诚，罚个咒愿，方才凭着姐姐，或短成长，成就其事。若不像个老实的，姐姐一下子丢开，再不要缠他罢了。”素梅道：“你说得有理。我回他字去。难得今夜是十五日团圆之夜，约他今夜到书房里相会便了。”

素梅写着几字，手上除下一个累金戒指儿，答他玉蟾蜍之赠，叫龙香拿去，龙香应允，一面走到园中，心下道：“佳期只在今夜了，便宜了这酸子！不要直与他说知。”

走进书房中来，只见凤生朝着纸窗，正在那里呆想。见了龙香，魑地跳将起来，道：“好姐姐！天大的事如何了？”龙香道：“什么如何，如何！他道你不知进退，开口便问佳期，这等看得容易！一下性子，书多扯坏了。连那玉蟾蜍也攒碎了。”凤生呆了道：“这般说起来，教我怎的才是？等到几时方好？可不害杀了我！”龙香道：“不要心慌，还有好话在后。”凤生欢喜道：“既有好话，快说来！”龙香道：“好自在性！大着嘴子：‘快说来，快说来！’不值得陪个小心？”凤生陪笑道：“好姐姐，这是我不是了。”跪下去道：“我的亲娘，有甚么好说话，对我说罢。”龙香扶起道：“不要馋脸。你且起来，我对你说，我姐姐初时不肯，是我再三撺掇，已许下日子了。”凤生道：“在几时呢？”龙香笑道：“在明年。”凤生道：“若到明年，我也害死好做周年了。”龙香道：“死了料不要我偿命，自有人不舍得你死，有个丹药方在此医你。”袖中摸出戒指与那封字来，交与凤生道：“倒不是害死，却不要快活杀了！”

凤生接着，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徒承往覆，未测中心。拟作夜谈，各陈所愿。固不

为投梭之拒，亦非效逾墙之徒。终身事大，欲订完盟耳，先以约指之物为定。言出如金，浮情宜戒，如斯而已。

未附一诗云：

试敛听琴心，来访吹箫伴。

为语玉蟾蜍，清光今夜满。

凤生看罢，晓得是许下了佳期，又即在今夜，喜欢得打跌。对龙香道：“亏杀了救命的贤姐，教我怎生报答也？”龙香道：“闲话休提。既如此约定，到晚来切不可放甚么人在此打搅。”凤生道：“便是同窗两个朋友，出去久了；舅舅家里一个送饭的人，送过便打发他去，不呼唤他，却不敢来。此外别无甚人到此，不妨，不妨。只是姐姐不要临时变卦便好。”龙香道：“这个倒不消疑虑，只在我身上，包你今夜成事便了。”

龙香自回去了，凤生一心只打点欢会，住在书房中，巴不得到晚。

那边素梅，也自心里忒忒地，一似小儿放纸炮，又爱又怕。只等龙香回来，商量到晚赴约。恰好龙香已到，回覆道：“那凤官人见了姐姐的字，好不快活！连龙香也受了他好些跪拜了。”素梅道：“说便如此说，羞答答地怎好去得？”龙香道：“既许了他，作耍不得的。”素梅道：“不去便怎么？”龙香道：“不去不打紧，龙香说了这一个大谎，后来害死了他，地府中还要攀累我。”素梅道：“你只管自家的来世，再不管我的终身。”龙香道：“甚么终身，拚得立定主意嫁了他便是了。”素梅道：“既如此，便依你去走一遭也使得。只要打听兄嫂睡了方好。”

说话之间，早已天晚，天上皎团团推出一轮明月。龙香

走去了一更多次，走来道：“大官人、大娘子多吃了晚饭，我守他收拾睡了才来的。我每不要点灯，开了角门，趁着明月，悄悄去罢。”素梅道：“你在前走，我后边尾着。怕有人来。”果然龙香先行，素梅在后，遮遮掩掩，走到书房前。龙香把手点道：“那有灯的不就是他书房？”素梅见说是书房，便立定了脚。

凤生正在盼望不到之际，心痒难熬，攒出攒入了一会，略在窗前歇气。只听得门外脚步响，急走出来迎着，这里龙香就出声道：“凤官人，姐姐来了，还不拜见？”凤生月下一看，真是天仙下降，不觉的跪了下去道：“小生有何天幸，劳烦姐姐这般用心，杀身难报！”素梅通红了脸，一把扶起道：“官人请尊重，有话慢讲。”凤生立起来，就扶着素梅衣袂道：“外厢不便，请小姐快进房去。”

素梅走进了门内，外边龙香道：“姐姐，我自去了。”素梅叫道，“龙香，不要去。”凤生道：“小姐，等他回去安顿着家中的好。”素梅又叫道：“略转转就来。”龙香道：“晓得了。凤官人关上了门罢。”

当下龙香走了转去，凤生把门关了，进来一把抱住道：“姐姐，想杀了凤来仪！如今侥幸杀了凤来仪也！”一手就去素梅怀里乱扯衣裙，素梅按住道：“官人不要性急，说得明白，方可成欢。”凤生道：“我两人心事已明，到此地位，还有何说？”只是抱着推他到床上来，素梅挣定了脚不肯走，道：“终身之事，岂可草草？你咒也须赌一个，永不得负心。”凤生一头推，一头口里啜道：“凤来仪若负此情，永远前程不吉，不吉。”素梅见他极态，又哄他，又爱他，心下已自软了，不

由的脚下放松，任他推去。

正要倒在床上，只听得园门外一片大嚷，擂鼓也似敲门。凤生正在喉急之际，吃那一惊不小。便道：“作怪了！此时是甚么人敲门？想来没有别人。姐姐不要心慌，门是关着的，没事。我们且自上床。凭他们门外叫唤，不要睬他。”素梅也慌道：“只怕使不得，不如我去休。”凤生极了，狠性命抱住道：“这等怎使得？这是活活的弄杀我了。”正是色胆如天，凤生且不管外面的事，把素梅的小衣服解脱了，忙要行事。那晓得花园门年深月久，苦不甚牢，早被外边一伙人踢开了一扇，一路嚷将进来，直到凤生书房门首来了。

凤生听见来得切近，方才着忙，道：“古怪！这声音却似窦家兄弟两个。几时回来的？恰恰到此！我的活冤家，怎么是好？”只得放下了手，对素梅道：“我去顶住了门，你把灯吹灭了，不要做声。”素梅心下惊惶，一手把裙裤结好，一头把火吹息，魑魑地拣暗处站着，不敢喘气。凤生走到门边，轻轻掇条凳子，把门再加顶住，要走进来温存素梅。

只听得外面打着门道：“凤兄快开门！”凤生战抖抖的回到：“是是是那个？”一个声气小些的道：“小弟窦尚文。”一个大喊道：“小弟窦尚武，两个月不相聚了，今日才得回来。这样好月色，快开门出来，吾们同去吃酒。”凤生道：“夜深了，小弟已睡在床上，懒得起来，明日尽兴罢。”外边窦大道：“寒舍不远，过谈甚便。欲着人来请，因怕兄已睡着，未必就来，故此兄弟两人特来自邀。快些起来。”凤生道：“夜深风露，热被窝里起来，怕不感冒了？其实的懒起。不要相强，足见相知。”窦大道：“兄兴素豪，今夜何故如此？”窦二

便嚷道：“男子汉见说着吃酒看月，有兴的事，披衣便起，怕甚风露？”凤生道：“今夜偶然没兴，望乞见谅。”龚二道：“终不成使我们扫了兴便自这样回去了？你若当真不起来时，我们一发把这门打开来，莫怪粗卤。”

凤生着了急，自想道：“倘若他当真打进，怎生是好？”低低对素梅道：“他若打将进来，必然事露。姐姐你且躲在床后，待我开门出去，打发了他就来。”素梅也低低道：“撇脱些，我要回去。这事做得不好了，怎么处？”素梅望床后黑处躲好，凤生才掇开凳子，开出门来。

见了他兄弟两个，且不施礼，便随手把门扣上了，道：“室中无火，待我搭上了门，和兄每两个坐话一番罢。”两龚道：“坐话甚么？酒盒多端正在那里了。且到寒家呼卢浮白，吃到天明。”凤生道：“小弟不耐烦，饶我罢。”龚二道：“我们兴高得紧，管你耐烦不耐烦，我们大家扯了去。”兄弟两个，多动手扯着便走。又加家僮们推的推，攘的攘，不由你不走。凤生只叫得苦，却又不好说出。正是：

哑子漫尝黄柏味，难将苦口向人言。

没奈何，只得跟着么么喝喝的去。

这里素梅在房中，心头丕丕的跳，几乎把个胆吓破了，着实懊悔无尽。听得人声渐远，才按定了性子，走出床面前来。整一整衣服，望门外张一张，悄然无人。忖道：“此时想没人了，我也等不得他，趁早走回去罢。”去拽那门时，谁想是外边搭住了的。狠性子一拽，早把两三个长指甲一齐蹠断了。要出来，又出来不得，要叫声“龙香”，又想他决在家里，那里在外边听得？又还怕被别人听见了。左右不是，心里烦躁撩

乱，没计奈何。

看看夜深了，坐得不耐烦，再不见凤生来到。心中又气又恨道：“难道贪了酒杯，竟忘记我在这里了？”又替他解道：“方才他负极不要去，还是这些狂朋，没得放他回来。”转辗踌躇，无聊无赖，身体倦怠，呵欠连天。欲要睡睡，又是别人家床铺，不曾睡惯，不得伏贴。亦且心下有事，焦焦躁躁，那里睡得去？闷坐不过，做下一首词云：

幽房深锁多情种，清夜悠悠谁共？羞见枕衾鸳凤。闷
则和衣拥。无端猛烈阴风动，惊破一番新梦。窗
外月华霜重，寂寞桃源洞。（词寄《桃源忆故人》）

素梅吟词已罢，早已鸡鸣时候了。

龙香在家里睡了一觉醒来，想道：“此时姐姐与凤官人也快活得勾了，不免走去伺候，接了他归来早些，省得天明有人看见，做出事来。”开了角门，踏着露草，慢慢走到书房前来。只见门上搭着钮儿，疑道：“这外面是谁搭上的？又来奇怪了！”自言自语了几句。

里头素梅听得声音，便开言道：“龙香来了么？”龙香道：“是，来了。”素梅道：“快些开了门进来。”龙香开进去看时，只见素梅妆容不卸，独自一个坐着。惊问道：“姐姐起得这般早？”素梅道：“那里是起早？一夜还不曾睡。”龙香道：“为何不睡？凤官人那里去了？”素梅叹口气道：“有这等不凑巧的事！说不得一两句话，一伙狂朋踢进园门来，拉去看月。凤官人千推万阻，不肯开门。他直要打进门来，只得开了门，随他们一路去了，至今不来。且又搭上了门，教我出来又出来不得，坐又坐不过，受了这一夜的罪。而今你来得正好，我

和你快回去罢。”龙香道：“怎么有这等事？姐姐有心，得到这时候了，凤官人毕竟转来，还在此等他一等么？”素梅不觉泪汪汪的，又叹一口气道：“还说甚么等他？只自回去罢了。”正是：

蓦地鱼舟惊比目，霎时樵斧破连枝。

素梅自与龙香回去不题。

且说凤生被那不做美的窦大、窦二不由分说拉去吃了半夜的酒，凤生真是热地上蜒蚰，一时也安不得身子。一声求罢，就被窦二大碗价罚来。凤生虽是心里不愿，待推却时，又恐怕他们看出破绽。只得勉强发兴，指望早些散场。谁知这些少年心性，吃到兴头上，越吃越狂，那里肯住？凤生真是没天得叫。直等东方发白，大家酩酊，吃不得了，方才歇手。凤生终是留心，不至大醉。带了些酒意，别了二窦，一步恨不得做十步，踉跄归来。

到得园中，只见房门大开。急急走进，叫道：“小姐！小姐！”那见个人影？想着昨宵在此，今不得见了，不觉的趁着酒兴，敲台拍凳，气得泪点如珠的下来，骂道：“天杀的窦家兄弟，坑杀了我！千难万难，到得今日，才得成就。未曾到手，平白地搅开了。而今不知又要费多少心机，方得圆成！只怕着了这惊，不肯再来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闷闷不乐，倒在床上。

一觉睡到日沉西，方起得来。急急走到园东墙边一看，但见楼窗紧闭，不见人踪，推推角门，又是关紧了的。没处问个消息，怏怏而回，且在书房纳闷，不题。

且说那杨素梅归到自己房中，心里还是恍惚不宁的。对龙香道：“今后切须戒着，不可如此。”龙香道：“姐姐，只怕

戒不定。”素梅道：“且看我狠性子戒起来。”龙香道：“到得戒时，已是迟了。”素梅道：“怎见得迟？”龙香道：“身子已破了。”素梅道：“那里有此事？你才转得身，他们就打将进来。说话也不曾说得一句，那有别事？”龙香道：“既如此，那人怎肯放下？定然想杀了。极不也害个风癫，可不是我们的阴鹭？还须今夜再走一遭的是。”素梅道：“今夜若去，你住在外面。一边等我，一边看人，方不误事。”龙香冷笑了一声。素梅道：“你笑甚么来？”龙香道：“我笑姐姐好个狠性子，着实戒得定。”

两个正要商量晚间再去赴期，不想里面兄嫂处走出一个丫鬟来，报道：“冯老孺人来了。”元来素梅有个外婆，嫁在冯家，住在钱塘门里。虽没了丈夫，家事颇厚，开个典当铺在门前，人人晓得他是个富室，那些三姑六婆没一个不来奉承他的。他只有一女，嫁与杨家，就是素梅的母亲，早年夫妇双亡了。孺人想着外甥女儿，虽然傍着兄嫂居住，未曾许聘人家。

一日，与媒婆每说起素梅亲事，媒婆每道：“若只托着杨大官人出名，说把妹子许人，未必人家动火。须得说是老孺人的亲外甥，就在孺人家里接茶出嫁的，方有门当户对的来。”孺人道是说得有理，亦且外甥女儿年纪长大，也要收拾他身畔来。故此自己抬了轿，又叫了一乘空轿，一直到杨家，要接素梅家去。

素梅接着外婆，孺人把前意说了一遍。素梅暗地吃了一惊，推托道：“既然要去，外婆先请回，等甥女收拾两日就来。”孺人道：“有什么收拾？我在此等了你去。”龙香便道：“也要

拣个日子。”孺人道：“我拣了来的，今日正是个黄道吉日，就此去罢。”素梅暗暗地叫苦，私对龙香道：“怎生发付那人？”龙香道：“总是老孺人守着在此，便再迟两日去也会他不得了。不如且依着去了，等龙香自去回他消息，再寻机会罢。”素梅只得怀着不快，跟着孺人去了。所以这日凤生去望楼上，再不得见面。直到外边去打听，才晓得是外婆家接了去了。跌足叹恨，悔之无及，又不知几时才得回家，再得相会。

正在不快之际，只见舅舅金三员外家金旺来接他回家去，要商量上京会试之事。说道：“园中一应书箱行李，多收拾了家来，不必再到此了。”凤生口里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谁想当面一番错过，便如此你东我西！料想那还有再会的日子？只是他十分的好情，教我怎生放得下？”一边收拾，望着东墙，只管落下泪来。却是没奈何，只得匆匆出门。

到了金三员外家里，员外早已收拾盘缠，是件停当。吃了钱行酒，送他登程，叫金旺跟着，一路伏侍去了。

员外闲在家里，偶然一个牙婆走来卖珠翠，说起钱塘门里冯家有个女儿，才貌双全，尚未许人。员外叫讨了他八字，来与外甥合一合看。那看命的看得是一对上好到头夫妻，夫荣妻贵，并无冲犯。员外大喜，即央人去说合。那冯孺人见说是金三员外，晓得是本处财主，叫人通知了外甥杨大官人，当下许了。择了吉日，下了聘定，欢天喜地。

谁知杨素梅心里只想着凤生，见说许下了甚么金家，好生不快，又不好说得出来，对着龙香，只是啼哭。龙香宽解道：“姻缘分定。想当日若有缘法，早已成事了。如此对面错过，毕竟不是对头。亏得还好，若是那一夜有些长短了，而

今又许了一家，却怎么处？”素梅道：“说那里话？我当初虽不与他沾身，也曾亲热一番，心已相许。我如今痴想还与他有相会日子，权且忍耐。若要我另嫁别人，临期无奈，只得寻个自尽，报答他那一点情分便了。怎生撇得他下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一片好心，固然如此，只是而今怎能勾再与他相会？”素梅道：“他如今料想在京会试，倘若姻缘未断，得登金榜，他必然归来，寻访着我。那时我辞了外婆，回到家中，好歹设法得相见一番。那时他身荣贵，就是婚姻之事，或者还可挽回。万一不然，我与他一言面诀，死亦瞑目了。”龙香道：“姐姐也见得是。且耐心着，不要烦烦恼恼，与别人看破了，生出议论来。”

不说两个唧啾，且说凤生到京，一举成名，做了三甲进士，选了福建福州府推官。心里想道：“我如今便道还家，央媒议亲，易如反掌。这姻缘仍在，诚为可喜。进士不足言也。”

正要打点起程，金员外家里有人到京来，说道：“家中已聘下了夫人。只等官人荣归毕姻。”凤生吃了一惊道：“怎么聘下了甚么夫人？”金家人道：“钱塘门里冯家小姐，见说才貌双全的。”凤生变了脸道：“你家员外好没要紧！那知我的就里？连忙就聘做甚么？”金家人与金旺多疑怪道：“这是老员外好意，官人为何反怪将起来？”凤生道：“你们不晓得，不要多管。”自此心中反添上一番愁绪起来。正是：

婚事虽成心事违，新人欢喜旧人啼。

几回暗里添惆怅，说与旁人那得知？

凤生心中闷闷，且待到家再作区处。一面京中自起身，一面打发金家人先回报知，择日到家。

这里金员外晓得外甥归来快了，定了成婚吉日，先到冯家下那袍段钗钿请期的大礼。他把一个白玉蟾蜍做压钗物事，这蟾蜍是一对，前日把一个送外甥了，今日又替他行礼，做了个囫囵人情。教媒婆送到冯家去，说：“金家郎金榜题名，不日归娶，已起程将到了。”那冯老孺人好不欢喜！旁边亲亲眷眷看的人那一个不啧啧称叹？道：“素梅姐姐生得标致，有此等大福！”多来与素梅叫喜。谁知素梅心怀鬼胎，只是长吁短叹，好生愁闷，默默归房去了。

只见龙香走来道：“姐姐，你看见适才的礼物么？”素梅道：“有甚心情去看他？”龙香道：“一件天大侥幸的事，好叫姐姐得知！龙香听得外边人说，那中进士聘姐姐的那个人，虽然姓金，却是金家外甥。我前日记得凤官人也曾说甚么金家舅舅，只怕那个人就是凤官人也不可知。”素梅道：“那有此事？”龙香道：“适才礼物里边有一件压钗的东西，也是一个玉蟾蜍，与前日凤官人与姐姐的一模二样。若不是他家，怎生有这般一对？”素梅道：“而今玉蟾蜍在那里？设法来看一看。”龙香道：“我方才见有些跷蹊，推说姐姐要看，拿将来了。”袖里取出，递与素梅。

看了一会，果像是一般的。再把自家的在臂上解下来，并一并看，分毫不差。想着前日的情，不觉掉下泪来道：“若果如此，真是姻缘不断！古来破镜重圆，钗分再合，信有其事了。只是凤郎得中，自然说是凤家下礼，如何只说金家？这里边有些不明，怎生探得一个实消息？果然是了便好。”龙香道：“是便怎么？不是便怎么？”素梅道：“是他了，万千欢喜，不必说起。若不是他，我前日说过的，临到迎娶，自缢而死。”

龙香道：“龙香倒有个计较在此。”素梅道：“怎的计较？”龙香道：“少不得迎亲之日，媒婆先回话。那时龙香妆做了媒婆的女儿，随了他去。看得果是那人，即忙回来说知就是。”素梅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但愿得就是他，这场喜比天还大。”龙香道：“我也巴不得如此。看来像是有些光景的。”两人商量已定。

过了两日，凤生到了金家了。那时冯老孺人已依着金三员外所定日子成亲，先叫媒婆去回话，请来迎娶。龙香知道，赶到路上，来对媒婆说：“我也要去看一看新郎，有人问时，只说是你的女儿，带了来的。”媒婆道：“这等，折杀了老身，同去走走就是。只有一件事，要问姐姐。”龙香道：“甚事？”媒婆道：“你家小姐，天大喜事临身，过门去就做夫人了。如何不见喜欢？口里唧唧啾啾，倒像十分不快活的，这怎么说？”

龙香道：“你不知道。我姐姐自小立愿，要自家拣个象意的姐夫。而今是老孺人做主，不管他肯不肯，许了他。不知新郎好歹，放心不下，故此不快活。”媒婆道：“新郎是做官的了，有甚么不好？”龙香道：“夫妻面上，只要人好，做官有甚么用处？老娘晓得这做官的姓甚么？”媒婆道：“姓金了，还不知道？”龙香道：“闻说是金员外的外甥，元不姓金，可知道姓甚么？”媒婆道：“是便是外甥，而今外边人只叫他金爷。他肉姓姓得有些异样的，不好记。我忘记了。”龙香道：“可是姓凤？”媒婆想了一想，点头道：“正是这个什么怪姓。”龙香心里暗暗喜欢，已有八分是了。

一路行来，已到了金家门首。龙香对媒婆道：“老娘，你先进去。我在门外张一张罢。”媒婆道：“正是。”媒婆进去见

了凤生，回覆今日迎亲之事。正在问答之际，龙香门外一看，看得果然是了，不觉手舞足蹈起来，嘻嘻的道：“造化，造化。”龙香也有意要他看见，把身子全然露着，早已被门里面看见了。凤生问媒婆道：“外面那个随着你来？”媒婆道：“是老媳妇的女儿。”

凤生一眼瞧去，疑是龙香。便叫媒婆去里面茶饭，自己踱出来看，果然是龙香了。

凤生忙道：“甚风吹你到此？你姐姐在那里？”龙香道：“凤官人还问我姐姐？你只打点迎亲罢了。”凤生道：“龙香姐，小生自那日惊散之后，有一刻不想你姐姐，也叫我天诛地灭。怎奈是这日一去，彼此分散，无路可通。侥幸往京得中，正要归来央媒寻访，不想舅舅又先定下了这冯家，而今推却不得，没奈何了。岂我情愿？”龙香故意道：“而今不情愿也说不得了。只辜负了我家姐姐一片好情，至今还是泪汪汪的。”凤生也拭泪道：“待小生过了今日之事，再怎么约得你家姐姐一会面，讲得一番心事明白，死也甘心。而今你姐姐在那里？曾回去家中不曾？”龙香哄他道：“我姐姐也许下人家了。”凤生吃惊道：“咳！咳！许了那一家？”龙香道：“是这城里甚么金家，新中进士的。”凤生道：“又来胡说！城中再那里还有个金家新中进士？只有得我。”龙香道：“官人几时又姓金？”凤生道：“这是我娘舅家姓。我一向榜上多是姓金，不姓凤。”龙香嘻的一笑道：“白日见鬼，枉着人急了这许多时！”凤生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敢是我聘定的就是你家姐姐？却怎么说姓冯？”龙香道：“我姐姐也是冯老孺人的外甥，故此人只说是冯家女儿，其实就是杨家的人。”凤生道：“前日分散之后，我

问邻人，说是外婆家接去，想正是冯家了？”龙香道：“正是了。”凤生道：“这话果真么？莫非你见我另聘了，特把这话来耍我的？”

龙香去袖中摸出两个玉蟾蜍来道：“你看，这一对先自成双了，一个是你送与姐姐的，一个是你家压钗的。眼见得多在这里了，还要疑心？”凤生大笑道：“有这样奇事！可不快活杀了我？”龙香道：“官人如此快活，我姐姐还不知道明白，哭哭啼啼在那里。”凤生道：“若不是我，你姐姐待怎么？”龙香道：“姐姐看见玉蟾蜍一样，又见说是金家外甥，故此也有些疑心，先教我来打探，说道不是官人，便要自尽。如今即忙回去报他，等他好梳妆相待。而今他这欢喜也非同小可。”凤生道：“还有一件：他事在急头上，只怕还要疑心是你权时哄他的，未必放心得下。你把他前日所与我的戒指拿去与他看，他方信是实了，可好么？”龙香道：“官人见得是。”凤生即在指头上勒下来交与龙香去了。一面分付鼓乐酒筵齐备，亲往迎娶。

却说龙香急急走到家里，见了素梅，连声道：“姐姐，正是他！正是他！”素梅道：“难道有这等事？”龙香道：“不信，你看这戒指那里来的？”就把戒指递将过来道：“是他手上亲除下来与我，叫我拿与姐姐看，做个凭据的。”素梅微笑道：“这个真也奇怪了！你且说他见你说些甚么？”龙香道：“他说自从那日惊散，没有一日不想姐姐。而今做了官，正要来图谋这事，不想舅舅先定下了。他不知是姐姐，十分不情愿的。”素梅道：“他不匡是我，别娶之后却待怎么？”龙香道：“他说原要设法与姐姐一面，说个衷曲，死也瞑目。就眼泪流下来。

我见他说得至诚，方与他说明白了这些话。他好不欢喜！”素梅道：“他却不知我为他如此立志，只说我轻易许了人家，道我没信行的了。怎么好？”龙香道：“我把姐姐这些意思尽数对他说了。原说打听不是，迎娶之日，寻个自尽的。他也着意，恐怕我来回话，姐姐不信，疑是一时权宜之计，哄上轿的说话，故此拿出这戒指来为信。”素梅道：“戒指在那里拿出来的？”龙香道：“紧紧的勒在指头上，可见他不忘姐姐的了。”素梅此时才放心得下。

须臾，堂前鼓乐齐鸣，新郎冠带上门，亲自迎娶。新人上轿，冯老孺人也上轿，送到金家，与金三员外会了亲。吃了喜酒，送入洞房，两下成其夫妇。恩情美满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日，杨家兄嫂多来会亲，窦家兄弟两人也来作贺。凤生见了二窦，想着那晚之事，不觉失笑。自忖道：“亏得原是姻缘，到底配合了。不然，这一场搅散岂是小可的！”又不好说得出来，只自家暗暗侥幸而已。做了夫妻之后，时常与素梅说着那事，两个还是打嚟的。

因想世上的事最是好笑。假如凤生与素梅索姓无缘罢了，既然到底是夫妻，那日书房中时节何不休要生出这番风波来？略迟一会，也到手了。再不然，不要外婆家去，次日也还好再续前约。怎生不先不后，偏要如此间阻？及至后来两下多不打点的了，却又无意中聘定，成了夫妇。这多是天公巧处！却像一下子就上了手反没趣味，故意如此的。却又有一时不偶便到底不谐的，这又不知怎么说。有诗为证：

从来女侠会怜才，到底姻成亦异哉！
也有惊分终不偶，独含幽怨向琴台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

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

诗曰：

黑蟒口中舌，黄蜂尾上针。

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话说妇人家妒忌，乃是七出之条内一条，极是不好的事。却这个毛病像是天生成的一般，再改不来的。

宋绍兴年间有一个官人，乃是台州司法，姓叶名荐。有妻方氏，天性残妒，犹如虎狼，手下养娘妇女们，捶楚挺杖，乃是常刑，还有灼铁烧肉，将锥搯腮。性急起来，一口咬住不放，定要咬下一块肉来；狠极之时，连血带生吃了，常有致死了的。妇女里头，若是模样略似人的，就要疑心司法喜他，一发受苦不胜了。司法那里还好解劝得的？虽是心里好生不然，却不能制得他，没奈他何。所以中年无子，再不敢萌娶妾之念。

后来司法年已六旬，那方氏也有五十六七岁差不多了。司法一日恳求方氏道：“我年已衰迈，岂还有取乐好色之意？但老而无子，后边光景难堪。欲要寻一个丫头，与他养个儿子，

为接续祖宗之计。须得你周全这事方好。”方氏大怒道：“你就匡我养不出，生起外心来了！我看自家晚间尽有精神，只怕还养得出来。你不要胡想。”司法道：“男子过了六十，还有生子之事：几曾见女人六十将到了，生得儿子出的？”方氏道：“你见我今年做六十齐头了么？”司法道：“就是六十，也差不多两年了。”方氏道：“再与你约三年，那时无子，凭你寻一个淫妇，快活死了罢了。”司法唯唯从命，不敢再说。

过了三年，只得又将前说提起。方氏已许出了口，不好悔得，只得装聋做哑，听他娶了一个妾。娶便娶了，只是心里不伏气，寻非厮闹，没有一会清净的。

忽然一日对司法道：“我眼中看你们做把戏，实是使不得。我年纪老了，也不耐烦在此争嚷。你那里另拣一间房，独自关得断的，与我住了。我在里边修行。只叫人供给我饮食，我再不出来了。凭你们过日子罢！”司法听得，不胜之喜，道：“惭愧！若得如此，天从人愿！”遂于屋后另筑一小院，收拾静室一间，送方氏进去住了。家人们早晚问安，递送饮食，多时没有说话。

司法暗暗喜欢道：“似此清净，还像人家，不道他晚年心性这样改得好了！他既然从善，我们一发要还他礼体。”对那妾道：“你久不去相见了，也该自去问候一番。”妾依主命，独自走到屋后去了。直到天晚，不见出来。司法道：“难道两个说得投机，只管留在那里了？”未免心里牵挂，自己悄悄步到那里去看。

走到了房前，只见门窗关得铁桶相似，两个人多不见。司法把门推推，推不开来，用手敲着两下，里头虽有些声响，却

不开出来。司法道：“奇怪了！”回到前边，叫了两个粗使的家人，同到后边去，狠把门乱推乱踢。那门榧脱了，门早已跌倒一边。

一拥进去，只见方氏扑在地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见了人来，腾身一跳，望门外乱窜出来。众人急回头看去，却是一只大虫，吃了一惊。再看地上，血肉狼籍，一个人浑身心腹多被吃尽，只剩得一头两足。认那头时，正是妾的头，司法又苦又惊，道：“不信有这样怪事！”连忙去赶那虎，已出屋后跳去，不知那里去了。又去唤集众人，点看火把，望屋后山上到处找寻，并无踪迹。

这个事在绍兴十九年。此时有人议论：“或者连方氏也是虎吃了的，未必这虎就是他。”却有一件：虎只会吃人，那里又会得关门闭户来？分明是方氏平日心肠狠毒，元自与虎狼气类相同。今在屋后独居多时，忿戾满腹，一见妾来，怒气勃发，遂变出形相来，恣意咀嚼，伤其性命，方掉下去了。此皆毒心所化也。所以说道妇人家有天生成妒忌的，即此便是榜样。

小子为何说这一段希奇事？只因有个人家，也为内眷有些妒忌，做出一场没了落事，几乎中了人的机谋，哄弄出拆家荡产的事来。若不亏得一个人有主意，处置得风恬浪静，不知炒到几年上才是了结。有诗为证：

些小言词莫若休，不须经县与经州。

衙头府底赔杯酒，赢得猫儿卖了牛。

这首诗，乃是宋贤范奂所作，劝人休要争讼的话。大凡人家些小事情，自家收拾了，便不见得费甚气力。若是一个

不伏气，到了官时，衙门中没一个肯不要赚钱的，不要说后边输了，就是赢得来，算一算费用过的财物，已自合不来了。何况人家弟兄们争着祖父的遗产，不肯相让一些，情愿大块的东西作成别个得去了。又有不肖官府，见是上千上万的状子，动了火，起心设法。这边送将来，便道：“我断多少与你。”那边送将来，便道：“我替你断绝后患。”只管理着根脚、漏洞，等人家争个没休歇，荡尽方休。又有不肖缙绅，见人家是争财的事，容易相帮。东边来说，也叫他：“送些与我，我便左袒。”西边来说，也叫他：“送些与我，我便右袒。”两家不歇手，落得他自饱满了。

世间自有这些人在那里，官司岂是容易打的？自古说：“鹬蚌相持，渔人得利。”到收场想一想，总是被没相干的人得了去。何不自己骨肉，便吃了些亏，钱财还只在自家门里头好！今日小子说这有主意的人，便真是见识高强的。

这件事也出在宋绍兴年间。吴兴地方有个老翁，姓莫，家资巨万，一妻二子，已有三孙。那莫翁富家性子，本好淫欲。少年时节，便有娶妾买婢，好些风流快活的念头。又不愁家事做不起，随他讨着几房，粉黛三千，金钗十二，也不难处的。只有一件不凑趣处：那莫老姥却是十分利害。他平生有三恨：

一恨天地，二恨爹娘，三恨杂色匠作。

你道他为甚么恨这几件？他道自己身上生了此物，别家女人就不该生了，为甚天地没主意？不惟我不为希罕，又要防着男人。二来爹娘嫁得他迟了些个，不曾眼见老儿破体，到

底有些放心不下处。更有一件：女人溺尿，总在马子上罢了，偏有那些烧窖匠、铜锡匠，弄成溺器，与男人撒溺，将阳物放进放出，形状看不得。似此心性，你道莫翁少年之时，容得他些松宽门路么？后来生子生孙，一发把这些闲花野草的事休回个尽绝了。

此时莫翁年已望七，莫妈房里有個丫鬢，名喚双荷，十八岁了。莫翁晚间睡时叫他擦背捶腰，莫妈因是老儿年纪已高，无心防他这件事。况且平时奉法惟谨，放心得下惯了。谁知莫翁年纪虽高，欲心未已，乘他身边伏侍时节，与他捏手捏脚，私下肉麻。那双荷一来见是家主，不敢则声，二来正值芳年，情窦已开，也满意思量那事，尽吃得这一杯酒。背地里两个做了一手。有个歌儿，单嘲着老人家偷情的事：

老人家再不把淫心改变，见了后生家只管歪缠，怎知道行事多不便。搵腮是皱面颊；做嘴是白须髯；正到那要紧关头也，却又软软软软软。

说那莫翁与双荷偷了几次，家里人渐渐有些晓得了，因为莫妈心性利害，只没人敢对他说。连儿子媳妇，为着老人家面上，大家替他隐瞒。谁知有这样不做美的冤家勾当？那妮子日逐觉得眉粗眼慢，乳胀腹高，呕吐不停。起初还只道是病，看看肚里动将起来，晓得是有胎了，心里着忙，对莫翁道：“多是你老没志气，做了这件事，而今这样不尴尬起来。妈妈心性，若是知道了，肯干休的？我这条性命，眼见得要葬送了。”不住的眼泪落下来。莫翁只得宽慰他道：“且莫着急，我自有个处置在那里。”

莫翁心下自想道：“当真不是耍处。我一时高兴，与他弄

一个在肚里了，妈妈知道，必然打骂不容，枉害了他性命。纵或未必致死，我老人家子孙满前，却做了此没正经事，炒得家里不静，也好羞人。不如趁这妮子未生之前，寻个人家嫁了出去。等他带胎去别人家生育了，糊涂得过再处。”算计已定，私下对双荷说了。双荷也是巴不得这样的：既脱了狠家主婆，又别配个后生男子，有何不妙？方才把一天愁消释了好些。

果然莫翁在莫妈面前寻个头脑，故意说丫头不好，要卖他出去。莫妈也见双荷年长，光景妖娆，也有些不要他在身边了。遂听了媒人之言，嫁出与在城花楼桥卖汤粉的朱三。朱三年纪三十以内，人物尽也济楚，双荷嫁了他，算做得郎才女貌，一对好夫妻。莫翁只要着落得停当，不争财物。朱三讨得容易，颇自得意，只不知讨了个带胎的老婆来。

渐渐朱三识得出了，双荷实对他说道：“我此胎实系主翁所有，怕妈妈知觉，故此把我嫁了出来，许下我看管终身的。你不可说甚么，打破了机关，落得时常要他周济些东西，我一心与你做人家便了。”朱三是个体面人，只要些小便宜，那里还管青黄皂白？况且晓得人家出来的丫头，那有真正女身？又是新娶情热，自然含糊忍住了。

娶过来五个多月，养下一个小厮来。双荷密地叫人通与莫翁知道，莫翁虽是没奈何嫁了出来，心里还是割不断的。见说养了儿子，道是自己骨肉，瞒着家里，悄悄将两挑米、几贯钱先送去与他吃用。以后首饰衣服，与那小娃子穿着的，没一件不支持了去。朱三反靠着老婆福荫，落得吃自来食。

那儿子渐渐大起来，莫翁虽是暗地周给他用度无缺，却

到底瞒着生人眼，不好认帐。随那儿子自姓了朱，跟着朱三，也到市上帮做生意。此时已有十来岁，街坊上人点点播播，多晓得是莫翁之种。连莫翁家里儿子媳妇们，也多晓得老儿有这外养之子，私下在那里盘缠他家的，却大家装聋做哑，只做不知。莫姥心里也有些疑心，不在眼面前了，又没人敢提起，也只索罢了。

忽一日，莫翁一病告殁。家里成服停丧，自不必说。

在城有一伙破落户管闲事、吃闲饭的没头鬼光棍，一个叫做铁里虫宋礼，一个叫做钻仓鼠张朝，一个叫做吊睛虎牛三，一个叫得洒墨判官周丙，一个叫得白日鬼王瘰子，还有几个不出名提草鞋的小伙，共是十来个，专一捕风捉影，寻人家闲头脑，挑弄是非，打帮生事。那五个为头，在黑虎玄坛赵元帅庙里歃血为盟，结为兄弟。尽多改姓了赵，总叫做赵家五虎。不拘那里有事，一个人打听将来，便合着伴去做，得利平分。

平日晓得卖粉朱三家儿子是莫家骨肉，这日见说莫翁死了，众兄弟商量道：“一桩好买卖到了！莫家乃巨富之家，老妈妈只生得二子，享用那二三十万不了。我们撵掇朱三家那话儿去告争，分得他一股，最少也有几万数；我们帮的也有小富贵了。就不然，只要起了官司，我们打点的打点，卖阵的卖阵，这边不着那边着，好歹也有几年缠帐了。也强似在家里嚼本。”大家拍手道：“造化，造化。”铁里虫道：“我们且去见那雌儿，看他主意怎么的，设法诱他上这条路便了。”多道：“有理。”一齐向朱三家里来。朱三平日卖粉汤，这五虎日日在衙门前后走动，时常买他的点饥，是熟主顾家。

朱三见了，拱手道：“列位光降，必有见谕。”那吊睛虎道：“请你娘子出来，我有一事报他。”朱三道：“何事？”白日鬼道：“他家莫老儿死了。”双荷在里面听得，哭将出来道：“我方才听得街上是这样说，还道未的。而今列位来说，一定是真了。”一头哭，一头对朱三说：“我与你失了这泰山的靠傍，今生再无好日了。”钻仓鼠便道：“怎说这话？如今正是你们的富贵到了。”五人齐声道：“我兄弟们特来送这一套横财与你们的。”

朱三夫妻多惊疑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你家儿子乃是莫老儿骨肉，而今他家里万万贯家财，田园屋宇，你儿子多该有分。何不到他家去，要分他的？他若不肯分，拚与他吃场官司，料不倒断了你们些去！撞住打到底，苦你儿子不着，与他滴起血来，怕道不是真的？这一股稳稳是了。”朱三夫妻道：“事倒委实如此，我们也晓得。只是轻易起了个头，一时住不得手的。自古道：‘贫莫与富斗。’吃官司全得财来使费，我们怎么敌得他过？弄得后边不伶不俐，反为不美。况且我每这样人家，一日不做一日没得吃的。那里来的人力，那里来的工夫去吃官司？”铁里虫道：“这个诚然也要虑到，打官司全靠使费与那人力两项。而今我和你们熟商量：要人力时，我们几个弟兄相帮你衙门做事，尽勾了。只这使费难处，我们也说不得，小钱不去，大钱不来，五个弟兄一人应出一百两，先将来下本钱，替你使用去。你写起一千两的借票来，我们收着。直等日后断过家业，来到了手，你每照契还我。只近得你每一本一利，也不为多。此外谢我们的，凭你们另商量了。那时是白得来的东西，左右是不费之惠，料然决不怠

慢了我们。”

朱三夫妻道：“若得列位如此相帮，可知道好。只是打从那里做起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你只依我们调度，包管停当，且把借票写起来为定。”朱三只得依着写了，押了个字。连儿子也要他画了一个。交与众人。众人道：“今日我每弟兄且去，一面收拾银钱停当了，明日再来计较行事。”朱三夫妻道：“全仗列位看顾。”当下众人散了去。

双荷对丈夫道：“这些人所言，不知如何，可做得来的么？”朱三道：“总是不要我费一个钱，看他们怎么主张。依得的只管依着做去，或者有些油水也不见得。用去是他们的，得来是我们的，有甚么不便宜处？”双荷道：“不该就写纸笔与他。”朱三道：“秤我们三个做肉卖，也值不上几两。他拿了我千贯的票子，若不夺得家事来，他好向那里讨？果然夺得来时，就与他些也不难了。况且不写得与他，他怎肯拿银子来应用？有这一纸安定他每的心，才肯尽力帮我。”双荷道：“为甚孩子也要他着个字？”朱三道：“夺得家事是孩子的，怎不叫他着字？这个倒多不打紧，只看他们指拨怎么样做法便了。”

不说夫妻商量，且说五虎出了朱家的门，大家笑道：“这家子被我们说得动火了！只是扯下这样大谎，那里多少得些，与他起个头？”铁里虫道：“当真我们有得己里钱先折去不成？只看我略施小计，不必用钱。”这四个道：“有何妙计？”铁里虫道：“我如今只要拿一匹粗麻布，做件衰衣，与他家小厮穿了，叫他竟到莫家去做孝子，撩得莫家母子恼躁起来。吾每只一个钱白纸告他一状，这就是五百两本钱了。”四个拍手道：“妙，妙。事不宜迟。快去，快去。”

铁里虫果然去腾挪了一匹麻布，到裁衣店剪开了，缝成了一件衰衣。手里拿着道：“本钱在此了。”一拥的望朱三家里来。

朱三夫妻接着，道：“列位还是怎么主张？”铁里虫道：“叫你儿子出来，我教道他事体。”双荷对着孩子道：“这几位伯伯，帮你去讨生身父母的家业。你只依着做去便了。”那儿子也是个乖的，说道：“既是我生身的父亲，那家业我应得有的。只是我娃子家，教我怎的去讨才是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不要你开口讨，只着了这件孝服，我们引你到那里。你进门去，到了孝堂里面，看见灵帋，你便放声大哭，哭罢就拜，拜了四拜，往外就走。有人问你说话，你只不要回他，一径到外边来，我们多在左侧茶坊里等你便了。这个却不难的。”朱三道：“只如此，有何益？”众人道：“这是先送个信与他家。你儿子出了门，第二日就去进状，我们就去替你使用打点。你儿子又小，官府见了，只有可怜，决不难为他的。况又实实是骨肉，脚踏硬地，这家私到底是稳取的了。只管依着我们做去。”朱三对妻子道：“列位说来的话，多是有着数的。只教儿子依着行事，决然停当。”那儿子道：“只如方才这样说的话，我多依得。我心里也要去见见亲生父亲的影像，哭他一场，拜他一拜。”双荷掩泪道：“乖儿子，正是如此。”朱三道：“我倒不好随去得。既有列位同行，必然不差，把儿子交付与列位了。我自到市上做生意去，晚来讨消息罢。”

当下朱三自出了门，五虎一同了朱家儿子，径往莫家来。将到门首，多走进一个茶坊里面坐下，吃个泡茶。叮嘱朱家儿子道：“那门上有丧牌孝帘的就是你老儿家里。你进去，依

着我言语行事。”遂把衰衣与他穿着停当了。

那孩子依了说话，不知甚么好歹，大踏步走进到里面来，一直到了孝堂。看见灵帏，果然喉天倒地价哭起来：也是孩子家天性所在。

那孝堂里头听见哭响，只道是吊客来到，尽皆来看。只见是一个小厮，身上打扮与孝子无二，且是哭得悲切，口口声声叫着“亲爹爹”。孝堂里看的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人人惊骇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？”莫妈听得哭着“亲爹”，又见这般打扮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嚷道：“那里来这个野猫？哭得如此异样！”亏得莫大郎是个老成有见识的人，早已瞧科了八九分，忙对母亲说道：“妈妈切不可造次，这件事了不得。我家初丧之际，必有奸人动火，要来挑衅，扎成火囤。落了他们圈套，这人家不经拆的。只依我指分，方免祸患。”莫妈一时间见大郎说得利害，也有些慌了。且住着不嚷，冷眼看那外边孩子。

只见他哭罢就拜，拜了四拜，正待转身，莫大郎连忙跳出来，一把抱住道：“你不是那花楼桥卖粉汤朱家的儿子么？”孩子道：“正是。”大郎道：“既是这等，你方才拜了爹爹，也就该认了妈妈，你随我来。”一把扯他到孝幔里头，指着莫妈道：“这是你的嫡母亲，快些拜见。”莫妈仓卒之际，只凭儿子，受了他拜已过。大郎指自家道：“我乃是你长兄，你也要拜。”拜过，又指点他拜了二兄。以次至大嫂、二嫂，多叫拜见了。又领自己两个儿子、兄弟一个儿子，立齐了，对孩子道：“这三个是你侄儿，你该受拜。”

拜罢，孩子又望外就走。大郎道：“你到那里去？你是我

的兄弟，父亲既死，就该住在此居丧。这是你家里了，还到那里去？”大郎领他到里面，交付与自己娘子道：“你与小叔叔把头梳一梳，替他身上出脱一出脱，把旧时衣服脱掉了，多替他换了些新鲜的。而今是我家里人了。”孩子见大郎如此待他好，心里虽也欢喜，只是人生面不熟，又不知娘的意思怎么，有些不安贴，还想要去。大郎晓得光景，就着人到花楼桥朱家，去唤那双荷到家里来，说道有要紧说话。

双荷晓得是儿子面上的事了，亦且原要来吊丧，急忙换了一身孝服，来到莫家。灵前哭拜已毕，大郎即对他说：“你的儿子今早到此，我们已认做兄弟了，而今与我们一同守孝，日后与我们一样分家，你不必记挂。所有老爹爹在日给你的饭米衣服，我们照帐按月送过来与你，与在日一般，这是有你儿子面上。你没事不必到这里来，因你是有丈夫的，恐防议论，倒装你儿子的丑。只今日起，你儿子归宗姓莫，不到朱家来了。你分付你儿子一声，你自去罢。”

双荷听得，不胜之喜：“若得大郎看死的老爹爹面上，如此处置停当，我烧香点烛祝报大郎不尽。”说罢，进去见了莫妈与大嫂、二嫂，只是拜谢。莫妈此时也不好生分得，大家没甚说话，打发他回去。双荷叮嘱儿子：“好生住在这里，小心奉事大妈妈与哥哥嫂嫂。你落了好处，我放心得下了。方才大郎说过，我不好长到这里，你在此过几时，断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再到朱家来相会罢。”孩子既见了自家的娘，又听了分付的话，方才安心住下。双荷自欢欢喜喜与丈夫说知去了。

且说那些没头鬼光棍赵家五虎，在茶房里面坐地，眼巴巴望那孩子出来就去做事，状子多打点停当了。谁知守了多

时，再守不出。看看到晚，不见动静。疑道：“莫非我们闲话时，那孩子出来，错了眼，竟到他家里去了？”走一个到朱家去看。见说儿子不曾到家，倒叫了娘子去，一发不解。走来回覆众人，大家疑惑，就像热盘上蚊子，坐立不安。再着一个到朱家伺候，又说见双荷归来，老大欢喜，说儿子已得认下收留了。众人尚在茶坊未散，见了此说，个个木呆。正是：

思量拨草去寻蛇，这回却没蛇儿弄。

平常家里没风波，总有良平也无用。

说这几个人，闻得孩子已被莫家认作儿子了，许多焰腾腾的火气，却像淋了几桶的冰水，手臂多索解了。大家嚷道：“悔气！撞着这样不长进的人家。难道我们商量了这几时，当真倒单便宜了这小厮不成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且不要慌，也不到得便宜了他，也不到得我们白住了手。”众人道：“而今还好在那里入脚？”铁里虫道：“我们原说与他夺了人家，要谢我们一千银子。他须有借票在我手里，是朱三的亲笔。”众人道：“他家先自收拾了，我们并不曾帮得他一些，也不好替朱三讨得。况且朱三是穷人，讨也没干。”铁里虫道：“昨日我要那孩子也着个字的，而今拣有头发的揪。过几时，只与那孩子讨，等他说没有，就告了他。他小厮家新做了财主，定怕吃官司的，央人来与我们讲和。须要赎得这张纸去，才乾淨。难道白了不成？”众人道：“有见识，不枉叫你做铁里虫，真是见识硬挣！”铁里虫道：“还有一件：只是眼下还要从容。一来那票子上日子，没多两日，就讨就告，官府要疑心。二来他家方才收留，家业未有得就分与他，他也便没有得拿出来还人，这是半年一年后的事。”众人道：“多说的是。且藏好

了借票，再耐心等等弄他。”自此一伙各散去了。

这里莫妈性定，抱怨儿子道：“那小业种来时，为甚么就认了他？”大郎道：“我家富名久出，谁不动火？这兄弟实是爹爹亲骨肉，我不认他时，被光棍弄了去，今日一状、明日一状告将来，告个没休歇。衙门人役个个来诈钱，亲着朋友人人来拐骗，还有官府思量起发，开了口不怕不送。不知把人家拆到那里田地！及至拌得到底，问出根由，少不得要断这一股与他。何苦作成别人肥了家去？所以不如一面收留，省了许多人的妄想，有何不妙？”妈妈见说得明白，也道是了。一家喜欢过日。

忽然一日，有一伙人走进门来，说道要见小三官人的。这里门上方要问明，内一人大声道：“便是朱家的拖油瓶。”大郎见说得不好听，自家走出来。见是五个人，雄赳赳的来施礼，问道：“小令弟在家么？”大郎道：“在家里。列位有何说话？”五个人道：“令弟少在下家里些银子，特来与他取用。”大郎道：“这个却不知道。叫他出来就是。”

大郎进去，对小兄弟说了。那孩子不知是甚么头脑，走出来一看，认得是前日赵家五虎，上前见礼。那几个见了孩子道：“好个小官人！前日是我们送你来的，你在此做了财主，就不记得我们了。”孩子道：“前日这边留住了，不放我出门，故此我不出来得。”五虎道：“你而今既做了财主，这一千银子该还得我们了。”孩子道：“我几曾晓得有甚么银子？”五虎道：“银子是你晚老子朱三官所借，却是为你用的。你也着得有花字。”孩子道：“前日我也见说，说道恐防吃官司，要银子用，故写下借票。而今官司不吃了，那里还用你们什么银

子？”五虎发狠道：“现有票在这里，你赖了不成？”大郎听得声高，走出来看时，五虎告诉道：“小令弟在朱家时，借了我们一千银子不还，而今要赖起来。”大郎道：“我这小小兄弟，借这许多银子何用？”孩子道：“哥哥不要听他。”五虎道：“现有借票，我和你衙门里说去。”一哄多散了。

大郎问兄弟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孩子道：“起初这几个撺掇我母亲告状，母亲回他没盘缠吃官司。他们说：‘只要一张借票，我每借来与你。’以后他们领我到这里来，哥哥就收留下，不曾成官司。他怎么要我讨起银子来？”大郎道：“可恨这些光棍！早是我们不着他手。而今既有借票在他处，他必不肯干休，定然到官。你若见官莫怕，只把方才实情，照样是这等一说，官府自然明白的，没有小小年纪断你还他银子之理。且安心坐着，看他怎么。”

次日，这五虎果然到府里告下一纸状来，告了朱三、莫小三两个名字，骗劫千金之事。来到莫家提人。莫大郎、二郎等商量与兄弟写下一纸诉状，诉出从前情节，就用着两个哥哥为证，竟来府里投到。

府里太守姓唐，名象，是个极精明的。一干人提到了，听审时，先叫宋礼等上前问道：“朱三是何等人？要这许多银子来做甚么用？”宋礼道：“他说要与儿子置田买产，借了去的。”太守叫朱三问道：“你做甚么勾当？借这许多银子！”朱三道：“小的是卖粉羹的经纪，不上钱数生意，要这许多做甚么？”宋礼道：“见有借票，我们五人二百两一个，交付与他及儿子莫小三的。”太守拿上借票来看，问朱三道：“可是你写的票？”朱三道：“是小的写的票，却不曾有银子的。”宋礼道：“票是

他写的，银子是莫小三收去的。”太守叫：“莫小三！”那莫家孩子应了一声，走上去。

太守看见是个十来岁小的，一发奇异，道：“这小厮收去这些银子何用？”宋礼争道：“是他父亲朱三写了票，拿银子与这莫小三买田的，见今他有许多田在家里。”太守道：“父姓朱，怎么儿子姓莫？”朱三道：“瞒不得老爷，这小厮原是莫家孽子，他母亲嫁与小的，所以他自姓莫。专为众人要帮他莫家去争产，哄小的写了一票，做争讼的用度。不想一到莫家，他家大娘与两个哥子竟自认了，分与田产。小的与他家没讼得争了，还要借银做甚么用？他而今据了借票，生端要这银子，这那里得有？”太守问莫小三，其言也是一般。

太守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就叫莫大郎起来，问道：“你当时如何就肯认了？”莫大郎道：“在城棍徒，无风起浪，无洞掘蟹。亏得当时立地就认了，这些人还道放了空箭，未肯住手，致有今日之告。若当时略有推托，一涉讼端，正是此辈得志之秋。不要说兄弟这千金要被他诈了去，家里所费又不知几倍了。”太守笑道：“妙我！不惟高义，又见高识。可敬，可敬。我看宋礼等五人也不像有千金借人的，朱三也不像借人千金的。元来真情如此，实为可恨。若非莫大有见，此辈人人饱满了。”提起笔来，判道：

千金重利，一纸足凭。乃朱三赤贫，贷则谁与？莫子乳臭，须此何为？细讯其详，始烛其诡。宋礼立裹蹄之约，希蜗角之争；莫大以对床之情，消阅墙之衅。既渔群谋而丧气，犹挟故纸以垂涎。重创其奸，立毁其券。当时将宋礼等五人每人三十大板，问拟了教唆词讼、诈害平

人的律，脊杖二十，刺配各远恶军州。

吴兴城里去了这五虎，小民多是快活的，做出几句口号来：

铁里虫有时蛀不穿，钻仓鼠有时吃不饱，吊睛老虎没威风，洒墨判官齐跌倒，白日里鬼胡行，这回儿不见了。

唐太守又旌奖莫家，与他一个“孝义之门”的匾额，免其本等差徭，此时莫妈妈才晓得儿子大郎的大见识。世间弟兄不睦，靠着外人相帮起讼者，当以此为鉴。诗曰：

世间有孽子，亦是本生枝。只因靳所为，反为外人资。

渔翁坐得利，鹬蚌枉相持。何如存一让，是名不漏卮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一

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

诗云：

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

今日把赠君，谁有不平事？

话说天下最不平的，是那负心的事，所以冥中独重其罚，剑侠专诛其人。那负心中最不堪的，尤在那夫妻之间。盖朋友内忘恩负义，拚得绝交了他，便无别话；惟有夫妻是终身相倚的，一有负心，一生怨恨，不是当耍可以了帐的事。古来生死冤家一还一报的，独有此项极多。

宋时衢州有一人，姓郑，是个读书人，娶着会稽陆氏女，姿容娇媚，两个伉俪绸缪，如胶似漆。一日，正在枕席情浓之际，郑生忽然对陆氏道：“我与你二人相爱，已到极处了。万一他日不能到底，我今日先与你说过：我若死，你不可再嫁；你若死，我也不再娶了。”陆氏道：“正要与你百年偕老，怎生说这样不祥的话？”

不觉的光阴荏苒，过了十年，已生有二子。郑生一时间得了不起的症候，临危时，对父母道：“儿死无所虑，只有陆

氏妻子恩深难舍，况且年纪少艾。日前已与他说过：‘我死之后，不可再嫁。’今若肯依所言，儿死亦瞑目矣。”陆氏听说到此际，也不回言，只是低头悲哭，十分哀切。连父母也道他没有二心的了。

死后数月，自有那些走千家、管闲事的牙婆每，打听脚踪，探问消息。晓得陆氏青年美貌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，挨身入来，与他来往。那陆氏并不推拒那一伙人，见了面就千欢万喜，烧茶办果，且是相待得好。公婆看见这些光景，心里嫌他。说道：“居孀行径，最宜稳重。此辈之人，没事不可引他进门。况且丈夫临终，怎么样分付的！没有别的心肠，也用这些人不着。”陆氏由公婆自说，只当不闻。后来惯熟，连公婆也不说了。果然与一个做媒的说得入港，受了苏州曾工曹之聘。公婆虽然恼怒，心里道是他立性既自如此，留着也落得做冤家，不是好住手的。不如顺水推船，等他去了罢。只是想着自己儿子临终之言，对着两个孙儿，未免感伤痛哭。陆氏多不放在心上，才等服满，就收拾箱匣停当，也不顾公婆，也不顾儿子，依了好日，喜喜欢欢嫁过去了。

成婚七日，正在亲热头上，曾工曹受了漕帅檄文，命他考试外郡。只得收拾起身，作别而去。

去了两日，陆氏自觉凄凉。傍晚之时，走到厅前闲步。忽见一个后生，像个远方来的，走到面前，对着陆氏叩了一头，口称道：“郑官人有书拜上娘子。”递过一封柬帖来，陆氏接着，看那外面封筒上，提着三个大字，乃是“示陆氏”三字。认认笔迹，宛然是前夫手迹。正要盘问，那后生忽然不见。陆氏惧怕起来，拿了书，急急走进房里来，剔明灯火，仔细看

时，那书上写道：

十年结发之夫，一生祭祀之主。朝连暮以同欢，资有馀而共聚。忽大幻以长往，慕他人而轻许。遗弃我之田畴，移蓄积于别户。不念我之双亲，不恤我之二子。义不足以为人妇，慈不足以为人母。吾已诉诸上苍，行理对于冥府。

陆氏看罢，吓得冷汗直流，魂不附体。心中懊悔无及，怀着鬼胎，十分惧怕，说不出来，茶饭不吃，嘿嘿不快，三日而亡。眼见得是负了前夫，得此果报了。

却又是一件：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。假如男人死了，女人再嫁，便道是失了节，玷了名，污了身子，是个行不得的事，万口訾议。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，却又凭他续弦再娶，置妾买婢，做出若干的勾当，把死的丢在脑后，不提起了，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，做一场说话。就是生前房室之中，女人少有外情，便是老大的丑事，人世羞言；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，贪淫好色，宿娼养妓，无所不为，总有议论不是的，不为十分大害。所以女子愈加可怜，男人愈加放肆。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。

不知冥冥之中，原有分晓。若是男子风月场中略行着脚，此是寻常勾当，难道就比了女人失节一般？但是果然负心之极，忘了旧时恩义，失了初时信行，以至误人终身，害人性命的，也没一个不到底报应的事。从来说王魁负桂英，毕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。此便是一个男负女的榜样，不止女负男，如所说的陆氏方有报应也。今日待小子说一个赛王魁的故事，与看官每一听，方晓得男子也是负不得女人的。有诗为证：

由来女子号痴心，痴得真时恨亦深。

莫道此痴容易负，冤冤隔世会相寻。

话说宋时有个鸿胪少卿，姓满，因他做事没下稍，讳了名字不传，只叫他满少卿，未遇时节，只叫他满生。那满生是个淮南大族，世有显宦，叔父满贵，现为枢密副院，族中子弟，遍满京师，尽皆富厚本分。惟有满生心性不羁，狂放自负，生得一表人材，风流可喜，怀揣着满腹文章，道早晚必登高第。抑且幼无父母，无些拘束，终日吟风弄月，放浪江湖，把些家事多弄掉了，连妻子多不曾娶得。族中人渐渐不理他，满生也不在心上。有个父亲旧识，出镇长安，满生便收拾行装，离了家门，指望投托于他，寻些润济。到得长安，这个官人已坏了官，离了地方去了。只得转来。

满生是个少年孟浪、不肯仔细的人，只道寻着熟人，财物广有，不想托了个空，身边盘缠早已罄尽。行至汴梁中牟地方，有个族人在那里做主簿，打点去与他寻些盘费还家。那主簿是个小官，地方没大生意，连自家也只好支持过日，送得他一贯多钱。还了房钱、饭钱，馀下不多，不能勾回来。

此时已是十二月天气。满生自思：囊无半文，空身家去，难以度岁。不若只在外厢行动，寻些生意，且过了年又处。关中还有一两个相识在那里做官，仍旧掇转路头，往西而来。

到了凤翔地方，遇着一天大雪，三日不休，正所谓：

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

满生阻住在饭店里，一连几日，店小二来讨饭钱，还他不勾，连饭也不来了。想着：“自己是好人家子弟，胸藏学问，视功名如拾芥耳，一时未际，浪迹江湖，今受此穷途之苦，谁

人晓得我是不遇时的公卿？此时若肯雪中送炭，真乃胜似锦上添花。争奈世情看冷暖，望着那一个救我来？”不觉放声大哭。早惊动了隔壁一个人，走将过来道：“谁人如此啼哭？”

那个人怎生打扮？

头戴玄狐帽套，身穿羔羊皮裘。紫膛颜色带着几分酒，脸映红桃；苍白须髯沾着几点雪，身如玉树。疑在浩然驴背下，想从安道宅中来。

那个人走进店中，问店小二道：“谁人啼哭？”店小二答道：“覆大郎，是一个秀才官人。在此三五日了，不见饭钱拿出来；天上雪下不止，又不好走路。我们不与他饭吃了，想是肚中饥饿，故此啼哭。”那个人道：“那里不是积福处？既是秀才官人，你把他饭吃了，算在我的帐上，我还你罢。”店小二道：“小人晓得。”

便去拿了一分饭，摆在满生面前，道：“客官，是这大郎叫拿来请你的。”满生道：“那个大郎？”只见那个人已走到面前，道：“就是老汉。”满生忙施了礼，道：“与老丈素昧平生，何故如此？”那个人道：“老汉姓焦，就在此酒店间壁居住，因雪下得大了，同小女烫几杯热酒暖寒。闻得这壁厢悲怨之声，不像是个以下之人，故步至此间寻问，店小二说是个秀才，雪阻了的。老汉念斯文一脉，怎教秀才忍饥？故此教他送饭。荒店之中，无物可吃，况如此天气，也须得杯酒儿敌寒。秀才宽坐，老汉家中叫小厮送来。”满生喜出望外，道：“小生失路之人，与老丈不曾识面，承老丈如此周全，何以克当？”焦大郎道：“秀才一表非俗，目下偶困，决不是落后之人。老汉是此间地主，应得来管顾的，秀才放心，但住此一日，老汉

支持一日。直等天色晴霁，好走路了，再商量不迟。”满生道：“多感，多感。”焦大郎又问了满生姓名乡贯明白，慢慢的自去了。满生心里喜欢道：“谁想绝处逢生，遇着这等好人！”

正在侥幸之际，只见一个笼头的小厮，拿了四碗馐饭，四碟小菜，一壶热酒，送将来道：“大郎送来与满官人的。”满生谢之不尽，收了，摆在桌上食用，小厮出门去了。

满生一头吃酒，一头就问店小二道：“这位焦大郎，是此间甚么样人？怎生有此好情？”小二道：“这个大郎，是此间大户，极是好义，平日扶穷济困。至于见了读书的，尤肯结交，再不怠慢的。自家好吃几杯酒，若是陪得他过的，一发有缘了。”满生道：“想是家道富厚？”小二道：“有便有些产业，也不为十分富厚，只是心性如此。官人造化，遇着了，他便多住几日，不打紧的了。”满生道：“雪晴了，你引我去拜他一拜。”小二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

过了一会，焦家小厮来收家伙，传大郎之命，分付店小二道：“满大官人供给，只管照常支应。用酒时，到家里来取。”店小二领命，果然支持无缺，满生感激不尽。

过了一日，天色清明，满生思量走路，身边并无盘费，亦且受了焦大郎之恩，要去拜谢。真叫做：“人心不足，得陇望蜀。”见他好情，也就有个希冀借些盘缠之意。叫店小二在前引路，竟到焦大郎家里来。

焦大郎接着，满面春风。满生见了大郎，倒地便拜。谢他：“穷途周济，殊出望外。倘有用着之外，情愿效力。”焦大郎道：“老汉家里也非有馀，只因看见秀才如此困厄，量济一二，以尽地主之意。原无他事，如何说个效力起来？”满生

道：“小生是个应举秀才。异时尚有寸进，不敢忘报。”大郎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目今年已傍晚，秀才还要到那里去？”满生道：“小生投人不着，囊匣如洗，无面目还乡。意思要往关中一路，寻访几个相知。不期逗留于此，得遇老丈，实出万幸。而今除夕在近，前路已去不迭。真是‘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。’没奈何了，只得在此饭店中且过了岁，再作道理。”大郎道：“店中冷落，怎好度岁？秀才不嫌家间澹薄，搬到家下，与老汉同住几日，随常茶饭，等老汉也不寂寞，过了岁朝再处。秀才意下何如？”满生道：“小生在饭店中，总是叨忝老丈的；就来潭府，也是一般。只是萍踪相遇，受此深恩，无地可报，实切惶愧耳。”大郎道：“四海一家。况且秀才是个读书之人，前程万里，他日不忘村落之中有此老朽，便是愿足。何必如此相拘哉？”

元来焦大郎固然本性好客，却又看得满生仪容俊雅，丰度超群，语言倜傥，料不是落后的，所以一意周全他。也是满生有缘，得遇此人。果然叫店小二店中发了行李，到焦家来。

是日，焦大郎安排晚饭与满生同吃，满生一席之间，谈吐如流，更加酒兴豪迈，痛饮不醉。大郎一发投机，以为相见之晚，直吃到兴尽方休。安置他书房中歇宿了，不提。

大郎有一室女，名唤文姬，年方一十八岁，美丽不凡，聪慧无比。焦大郎不肯轻许人家，要在本处寻个衣冠子弟，读书君子，赘在家里，照管暮年。因他是市户出身，一时没有高门大族来求他的；以下富室痴儿，他又不肯。高不凑，低不就，所以蹉跎过了。那文姬年已长大，风情之事，尽知相

慕。只为家里来往的人，庸流凡辈颇多，没有看得上眼的。听得说父亲在酒店中引得外方一个读书秀才来到，他便在里头东张西张，要看他怎生样的人物。那满生仪容举止，尽看得过，便也有一二分动心了。

这也是焦大郎的不是，便做道疏财仗义，要做好人，只该赍发满生些少，打发他走路才是。况且室无老妻，家有闺女，那满生非亲非戚，为何留在家里宿歇？只为好着几杯酒，贪个人做伴，又见满生可爱，倾心待他。谁想满生是个轻薄后生。一来看见大郎殷勤：道是敬他人才，安然托大，忘其所以。二来晓得内有亲女，美貌及时，来曾许人，也就怀着希冀之意，指望图他为妻，又不好自开得口，待看机会。日挨一日，径把关中的念头丢过一边，再不提起了。

焦大郎终日懵懵醉乡，没些搭煞，不加提防。怎当得他每两下烈火干柴，你贪我爱，各自有心，竟自勾搭上了，情到浓时，未免不避形迹。焦大郎也见了些光景，有些疑心起来。大凡天下的事，再经有心人冷眼看不起的，起初满生在家，大郎无日不与他同饮同坐，毫无说话。比及大郎疑心了，便觉满生饮酒之间没心没想，言语参差，好些破绽出来。

大郎一日推个事故，走出门去了。半日转来，只见满生醉卧书房，风飘衣起，露出里面一件衣服来，看去有些红色，像是女人袄子模样。走到身边仔细看时，正是女儿文姬身上的；又吊着一个交颈鸳鸯的香囊，也是文姬手绣的。大惊咤道：“奇怪！奇怪！有这等事！”

满生睡梦之中，听得喊叫，突然惊起，急敛衣襟不迭，已知为大郎看见，面如土色。大郎道：“秀才身上衣服，从何而

来？”满生晓得瞒不过，只得诌个谎道：“小生身上单寒，忍不过了，向令爱姐姐处，看老丈有旧衣借一件。不想令爱竟将一件女袄拿出来，小生怕冷，不敢推辞，权穿在此衣内。”大郎道：“秀才要衣服，只消替老夫讲，岂有与闺中女子自相往来的事？是我养得女儿不成器了！”抽身望里边就走。

恰撞着女儿身边一个丫头，叫名青箱，一把抓过来道：“你好好实说姐姐与那满秀才的事情，饶你的打。”青箱慌了，只得抵赖道：“没曾见甚么事情。”大郎焦躁道：“还要胡说！眼见得身上袄子多脱与他穿着了。”青箱没奈何，遮饰道：“姐姐见爹爹十分敬重满官人，平日两下撞见时，也与他见个礼。他今日告诉身上寒冷，故此把衣服与他，别无甚说话。”大郎道：“女人家衣服，岂肯轻与人着？况今日我又不在家，满秀才酒气喷人，是那里吃的？”青箱推道：“不知。”大郎道：“一发胡说了！他难道再有别处嗜酒？他方才已对我说了，你若不实招，我活活打死你。”青箱晓得没推处，只得把从前勾搭的事情，一一说了。

大郎听罢，气得抓耳挠腮，没个是处。喊道：“不成才的歪货！他是别路来的，与他做下了事，打点怎的？”青箱说：“姐姐今日见爹爹不在，私下摆个酒盒，要满官人对天罚誓：你娶我嫁，终身不负。故此与他酒吃了，又脱一件衣服，一个香囊与他，做纪念的。”大郎道：“怎了？怎了？”叹口气道：“多是我自家热心肠的不是，不消说了。”反背了双手，踱出外边来。

文姬见父亲抓了青箱去，晓得有些不尴尬。仔细听时，一句一句说到真处来，在里面正急得要上吊，忽见青箱走到面

前，已知父亲出去了，才定了性。对青箱道：“事已败露至此，却怎么了？我不如死休。”青箱道：“姐姐不要性急，我看爹爹叹口气，自怨不是，走了出去，倒有几分成事的意思在那里。”文姬道：“怎见得？”青箱道：“爹爹极敬重满官人。已知有了此事，若是而今赶逐了他去，不但恶识了，把从前好情多丢去，却怎生了结姐姐？他今出去，若问得满官人不曾娶妻的，毕竟还配合了，才好住手。”文姬道：“但愿得如此便好。”

果然大郎走出去，思量了一回，竟到书房中，带着怒容问满生道：“秀才，你家中可曾有妻未？”满生局踖无地，战战兢兢回言道：“小生湖海飘流，实未曾有妻。”大郎道：“秀才家既读诗书，也该有些行止。吾与你本是一面不曾相识，怜你客途，过为拯救，岂知你所为不义若此！点污了人家儿女，岂是君子之行？”满生惭愧难容，下地叩头道：“小生罪该万死。小生受老丈深恩，已为难报；今为儿女之情，一时不能自禁，猖狂至此。若蒙海涵，小生此生以死相报，誓不忘高天厚地之恩。”大郎又叹口气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虽悔何及？总是我生女不肖，致受此辱。今既为汝污，岂可别嫁？汝若不嫌地远，索性赘入我家，做了女婿，养我终身，我也叹了这口气罢。”

满生听得此言，就是九重天上飞下一纸赦书来，怎不开心欢喜？又叩着头道：“若得如此玉成，满某即粉身碎骨，难报深恩。满某父母双亡，家无妻子，便当奉侍终身，岂再他往？”大郎道：“只怕后生家看得容易了，他日负起心来。”满生道：“小生与令爱，恩深义重，已设誓过了。若有负心之事，

教满某不得好死。”

大郎见他言语真切，抑且没奈何了，只得胡乱拣个日子，摆些酒席，配合了二人。正是：

绮罗丛里唤新人，锦绣窝中看旧物。

虽然后娶属先奸，此夜恩情翻较密。

满生与文姬，两个私情，得成正果，天从人愿，喜出望外。文姬对满生道：“妾见父亲敬重君子，一时仰慕，不以自献为着，致于失身。原料一朝事露，不能到底，惟有一死而已。今素得父亲配合，终身之事已完，此是死中得生，万千侥幸。他日切不可忘。”满生道：“小生飘蓬浪迹，幸蒙令尊一见如故，解衣推食，恩已过厚。又得遇卿不弃，今日成此良缘，真恩上加恩，他日有负，诚非人类！”两人愈加如胶似漆，自不必说。

满生在家无事，日夜读书，思量应举。焦大郎见他如此，道是许嫁得人，暗里心欢，自此内外无间。

过了两年，时值东京春榜招贤，满生即对丈人说，要去应举。焦大郎收拾了盘费，赍发他去。满生别了丈人妻子，竟到东京，一举登第。才得唱名，满生心里放文姬不下，晓得选除未及，思量道：“汴梁去凤翔不远，今幸已脱白挂绿，何不且到丈人家里，与他们欢庆一番，再来未迟。”此时满生已有仆人使唤，不比前日。便叫收拾行李，即时起身，不多几日，已到了焦大郎门首。

大郎先已有人报知，是日整备迎接，鼓乐喧天，闹动了一个村坊。满生绿袍槐简，摇摆进来。见了丈人，便是纳头四拜。拜罢，长跪不起，口里称谢道：“小婿得有今日，皆赖

丈人提携。若使当日困穷旅店，没人救济，早已填了丘壑，怎能勾此身荣贵？”叩头不止。大郎扶起道：“此皆贤婿高才，致身青云之上，老夫何功之有？当日困穷失意，乃贤士之常。今日衣锦归来，有光老夫多矣。”满生又请文姬出来，交拜行礼，各各相谢。

其日邻里看的，挨挤不开。个个说道：“焦大郎能识好人，又且平日好施恩德，今日受此荣华之报，那女儿也落了好处了。”有一等轻薄的道：“那女儿闻得先与他有些说话了，后来配他的。”有的道：“也是大郎有心把女儿许他，故留他在家，住这几时。便做道先有些甚么，左右是他夫妻。而今一床锦被遮盖了，正好做院君夫人去，还有何妨？”议论之间，只见许多人牵羊担酒，持花捧币，尽是些地方邻里亲戚，来与大郎作贺称庆。

大郎此时，把个身子抬在半天里了，好不风骚！一面置酒款待女婿，就先留几个相知亲戚相陪。次日，又置酒请这一干作贺的，先是亲眷，再是邻里，一连吃了十来日酒，焦大郎费掉了好些钱钞。正是“欢喜破财，不在心上”。满生与文姬夫妻二人，愈加厮敬厮爱，欢畅非常。连青箱也算做日前有功之人，另眼看觑，别是一分颜色。有一首词，单道着得第归来世情不同光景：

世事从来无定，天公任意安排。寒酸忽地上金阶，立看许多渗漉。熟识还须再认，至亲也要疑猜。夫妻行事别开怀，另似一张卵袋。

话说满生夫荣妻贵，暮乐朝欢。焦大郎本是个慷慨心性，愈加扯大，道是靠着女儿女婿不忧下半世不富贵了，尽心竭

力，供养着他两个，惟其所用。满生总是慷他人之慨，落得快活过了几时，选期将及，要往京师。大郎道是选官须得使用才有好地方，只得把膏腴之产尽数卖掉了，凑着偌多银两，与满生带去。焦大郎家事原只如常，经这一番大弄，已此十去八九，只靠着女婿选官之后再图兴旺，所以毫不吝惜。

满生将行之夕，文姬对他道：“我与你恩情非浅。前日应举之时，已曾经过一番离别，恰是心里指望好日，虽然牵系，不甚伤情。今番得第已过，只要去选地方，眼见得只有好处来了，不知为甚么，心中只觉凄惨，不舍得你别去。莫非有甚不祥？”满生道：“我到京即选。甲榜科名，必为美官。一有地方，便着人从来迎你与丈人同到任所，安享荣华。此是算得定的日子，别不多时的，有甚么不祥之处？切勿挂虑。”文姬道：“我也晓得是这般的，只不知为何有些异样，不由人眼泪要落下来，更不知为甚缘故。”满生道：“这番热闹了多时，今我去了，顿觉冷静，所以如此。”文姬道：“这个也是。”两人絮聒了一夜，无非是些恩情浓厚，到底不忘的话。

次日天明，整顿衣装，别了大郎父子，带了仆人，径往东京选官去了。这里大郎与文姬父子两个，互相安慰，把家中事件收拾并叠，只等京中差人来接，同去赴任，悬悬指望，不题。

且说满生到京，得授临海县尉。正要收拾起身，转到凤翔，接了丈人妻子一同到任，拣了日子，将次起行。

只见门外一个人，大踏步走将进来，口里叫道：“兄弟，我那里不寻得你到？你元来在此？”满生抬头看时，却是淮南族中一个哥哥，满生连忙接待。那哥哥道：“兄弟，几年远游，

家中绝无消耗，举族疑猜。不知兄弟却在那里到京？一举成名，实为莫大之喜。家中叔叔枢密相公，见了金榜，即便打发差人，到京来相接，四处寻访不着，不知兄弟又到那里去了？而今选有地方，少不得出京家去。恁哥哥在此做些小前程，干办已满，收拾回去，已顾下船在汴河，行李多下船了。各处挨问，得见兄弟。你打迭已完，只须同你哥哥回去，见见亲族，然后到任便了。”

满生心中，一肚皮要到凤翔，那里曾有归家去的念头？见哥哥说来，意思不对，却又不好直对他说，只含糊回道：“小弟还有些别件事干，且未要到家里。”那哥哥道：“却又作怪！看你的装裹多停当了，只要走路的，不到家里，却又到那里？”满生道：“小弟流落时节，曾受了一个人的大恩，而今还要向西路去谢他。”那哥哥道：“你虽然得第，还是空囊，谢人先要礼物为先，这些事自然是到了任再处。况且此去到任所，一路过东，少不得到家边过。是顺路却不走，反走过西去怎的？”

满生此时，只该把实话对他讲，说个不得已的缘故，他也不好阻当得。争奈满生有些不老气，恰像还要把这件事瞒人的一般，并不明说，但只东支西吾，凭那哥哥说得天花乱坠，只是不肯回去。那哥哥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这样轻薄无知的人！书生得了科名，难道不该归来会一会宗族邻里？这也罢了，父母坟墓边也不该去拜见一拜见的？我和你各处去问一问，世间有此事否？”满生见他发出话来，又说得正气了，一时也没得回他，通红了脸，不敢开口。那哥哥见他不再说了，叫些随来的家人，把他的要紧箱笼，不由他分说，只一搬，竟自搬到船上去了。满生没奈何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久不归家了，

况我落魄出来，今衣锦还乡，也是好事。便到了家里，再去凤翔，不过迟得些日子，也不为碍。”对那哥哥道：“既恁地，便和哥哥同到家去走走来。”只因这一去，有分交：

绿袍年少，别牵系足之绳；青鬓佳人，立化望夫之石。

满生同那哥哥回到家里，果然这番宗族邻里比前不同，尽多是呵腴捧屁的，满生心里也觉快活。随去见那亲叔叔满贵，那叔叔是枢密副院，致仕家居，既是显官，又是一族之长，见了侄儿，晓得是新第回来，十分欢喜。道：“你一向出外不归，只道是流落他乡，岂知却能挣扎得第，做官回来？诚然是与宗族争气的。”满生满口逊谢。满枢密又道：“却还有一件事，要与你说：你父母早亡，壮年未娶；今已成名，嗣续之事，最为紧要。前日我见你登科录上有名，便已为你留心此事。宋都朱从简大夫有一次女，我打听得才貌双全。你未来时，我已着人去相求，他已许下了，此极是好姻缘。我知那临海前官尚未离任，你到彼之期，还可从容。且完此亲事，夫妻一同赴任，岂不为妙？”

满生见说，心下吃惊，半晌做声不得。满生若是个有主意的，此时便该把凤翔流落、得遇焦氏之事，是长是短，备细对叔父说一遍，道：“成亲已久，负他不得。须辞了朱家之婚，一刀两断。”说得决绝，叔父未必不依允。争奈满生讳言的是前日孟浪出游光景。恰像凤翔的事是私下做的，不肯当场明说，但只口里唧唧。枢密道：“你心下不快，敢虑着事体不周备么？一应聘定礼物，前日是我多已出过。目下成亲所费，总在我家支持，你只打点做新郎便了。”满生道：“多谢叔叔盛情，容侄儿心下再计较一计较。”枢密正色道：“事已

定矣，有何计较？”满生见他词色严毅，不敢回言，只得唯唯而出。

到了家里，闷闷了一回。想道：“若是应承了叔父所言，怎生撇得文姬父子恩情？欲待辞绝了他的，不但叔父这一段好情不好辜负，只那尊严性子，也不好冲撞他。况且姻缘又好，又不要我费一些财物周折，也不该挫过。做官的人，娶了两房，原不为多。欲待两头绊着，文姬是先娶的，须让他做大，这边朱家又是官家小姐，料不肯做小，却又两难。”心里真似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，反添了许多不快活，踌躇了几日，委决不下。

到底满生是轻薄性子，见说朱家是宦室之女，好个模样，又不费己财，先自动了十二分火。只有文姬父子这一点念头，还有些良心，不能尽绝。肚里展转了几番，却就变起卦来。大凡人只有初起这一念是有天理的，依着行去，好事尽多。若是多转了两个念头，便有许多奸贪诈伪没天理的心来了。满生只为亲事摆脱不开，过了两日，便把一条肚肠换了转来。自想道：“文姬与我，起初只是两下偷情，算得个外遇罢了，后来虽然做了亲，元不是明婚正配。况且我既为官，做我配的，须是名门大族。焦家不过市井之人，门户低微，岂堪受朝廷封诰，作终身伉俪哉？我且成了这边朱家的亲，日后他来通消息时，好言回他，等他另嫁了便是。倘若必不肯去，事到其间，要我收留，不怕他不低头做小了。”算计已定，就去回覆枢密。

枢密拣个黄道吉日，行礼到朱大夫家，娶了过来。那朱家既是宦家，又且嫁的女婿是个新科，愈加要齐整，妆奁丰

厚，百物具备。那朱氏女生长宦门，模样又是著名出色的，真是德、容、言、功无不具足。满生快活非常，把那凤翔的事丢在东洋大海去了。正是：

花神脉脉殿春残，争赏慈恩紫牡丹。

别有玉盘承露冷，无人起就月中看。

满生与朱氏，门当户对，年貌相当，你敬我爱，如胶似漆。

满生心里，反悔着凤翔多了焦家这件事。却也有时念及，心上有些遣不开。因在朱氏面前，索性把前日焦氏所赠衣服、香囊拿出来，忍着性子，一把火烧了，意思要自此绝了念头。朱氏问其缘故，满生把文姬的事，略略说些始末，道：“这是我未遇时节的事，而今既然与你成亲，总不必提起了。”朱氏是个贤慧女子，倒说道：“既然未遇时节相处一番，而今富贵了，也不该便绝了他。我不比那世间妒忌妇人，倘或有便，接他来同住过日，未为不可。”怎当得满生负了盟誓，难见他面，生怕他寻将来，不好收场，那里还敢想接他到家里？亦且怕在朱氏面上不好看，一意只是断绝了。回言道：“多谢夫人好意。他是小人家儿女，我这里没消息到他，他自然嫁人去了，不必多事。”自此再不提起。

初时满生心中怀着鬼胎，还虑他有时到来，喜得那边也绝无音耗。俗语云：“孝重千斤，日减一斤。”满生日远一日，竟自忘怀了。

自当日与朱氏同赴临海任所，后来作尉任满，一连做了四五任美官，连朱氏封赠过了两番。不觉过了十来年，累官至鸿胪少卿，出知齐州。那齐州厅舍甚宽，合家人口住得象意。到任三日，里头收拾已完，内眷人等要出私衙之外，到

后堂来看一看。少卿分付衙门人役，尽皆出去，屏除了闲人。同了朱氏，带领着几个小厮、丫鬟、家人、媳妇，共十来个人，一起到后堂散步，各自东西闲走看耍。

少卿偶然走到后堂右边天井中，见有一小门。少卿推开来，里头一个穿青的丫鬟，见了少卿，飞也似跑了去。少卿急赶上去看时，那丫鬟早已走入一个破帘内去了。少卿走到帘边，只见帘内走出一个女人来，少卿仔细一看，正是凤翔焦文姬。

少卿虚心病，元有些怕见他的，亦且出于不意，不觉惊惶失措。文姬一把扯住少卿，哽哽咽咽哭将起来道：“冤家，你一别十年，向来许多恩情一些也不念及，顿然忘了。真是忍人！”少卿一时心慌，不及问他从何而来，且自辨说道：“我非忘卿，只因归到家中，叔父先已别聘，强我成婚。我力辞不得，所以蹉跎至今，不得来你那里。”文姬道：“你家中之事，我已尽知，不必提起。吾今父亲已死，田产俱无，刚剩得我与青箱两人，别无倚靠。没奈何了，所以千里相投。前日方得到此，门上人又不肯放我进来。求恳再三，今日才许我略在别院空房之内驻足一驻足，幸而相见。今一身孤单，茫无栖泊。你既有佳偶，我情愿做你侧室，奉事你与夫人，完我馀生。前日之事，我也不计较短长，付之一叹罢了。”说一句，哭一句。说罢，又倒在少卿怀里，发声大恸。连青箱也走出来见了，哭做一堆。少卿见他哭得哀切，不由得眼泪也落下来。又恐怕外边有人知觉，连忙止他道：“多是我的不是。你而今不必啼哭，管还你好处。且喜夫人贤慧，你既肯认做一分小，就不难处了。你且消停在此，等我与夫人说去。”

少卿此时也是身不由己的，走来对朱氏道：“昔年所言凤翔焦氏之女，间隔了多年，只道他嫁人去了。不想他父亲死了，带了个丫鬟，直寻到这里。今若不收留他，没个着落，叫他没处去了。却怎么好？”朱氏道：“我当初原说接了他来家，你自不肯，直误他到此地位。还好不留得他？快请来与我相见。”少卿道：“我说道夫人贤慧！”就走到西边去，把朱氏的说话说与文姬。文姬回头对青箱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我每且喜有安身之处了。”两人随了少卿，步至后堂，见了朱氏，相叙礼毕。文姬道：“多蒙夫人不弃，情愿与夫人铺床叠被。”朱氏道：“那有此理？只是姐妹相处便了。”就相邀了，一同进入衙中。

朱氏着人替他收拾起一间好卧房，就着青箱与他同住，随房伏侍。文姬低头伏气，且是小心，朱氏见他如此，甚加怜爱，且是过得和睦。住在衙中几日了，少卿终是有些羞惭不过意，缩缩胸脯，未敢到他房中歇宿去。

一日，外厢去吃了酒，归来有些微醺了，望去文姬房中，灯火微明，不觉心中念旧起来。醉后却胆壮了，踉踉跄跄，竟来到文姬面前。文姬与青箱慌忙接着，喜喜欢欢，簇拥他去睡了。这边朱氏闻知，笑道：“来这几时，也该到他房里去了。”当夜朱氏收拾了自睡。

到第二日，日色高了，合家多起了身，只有少卿未起。合家人指指点点，笑的话的，道是：“十年不相见了，不知怎地舞弄，这时节还自睡哩！青箱丫头在旁边听得不耐烦，想也倦了，连他也不起来。”有老成的道：“十年的说话，讲也讲他大半夜，怪道天明多睡了去。”众人议论了一回，只不见动

静。

朱氏梳洗已过，也有些不惬意道：“这时节也该起身了，难道忘了外边坐堂？”同了一个丫鬟，走到文姬房前听一听，不听得里面一些声响。推推门看，又是里面关着的。家人每道：“日日此时，出外理事去久了，今日迟得不像样，我每不妨催一催。”一个就去敲那房门。初时低声，逐渐声高，直到得乱敲乱叫，莫想里头答应一声。尽来对朱氏道：“有些奇怪了，等他开出来不得。夫人做主，我们掘开一壁进去看看，停会相公嗔怪，全要夫人担待。”朱氏道：“这个在我，不妨。”

众人尽皆动手，须臾之间，已掇开了一垛壁。众人走进里面一看，开了口合不拢来。正是：

宣子漫传无鬼论，良宵自昔有冤偿。

若还死者全无觉，落得生人不善良。

众人走进去看时，只见满少卿直挺挺倘在地下，口鼻皆流鲜血。近前用手一摸，四肢冰冷，已气绝多时了。房内并无一人，那里有甚么焦氏，连青箱也不见了，刚留得些被卧在那里。

众人忙请夫人进来，朱氏一见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大哭起来。哭罢，道：“不信有这样的异事！难道他两个人摆布死了相公，连夜走了？”众人道：“衙门封锁，插翅也飞不出去。况且房里兀自关门闭户的，打从那里走得出来？”朱氏道：“这等，难道青天白日相处这几时，这两个却是鬼不成？”似信不信。一面传出去，说少卿夜来暴死，着地方停当后事。

朱氏悲悲切切，到晚来步进卧房，正要上床睡去，只见文姬打从床背后走将出来，对朱氏道：“夫人休要烦恼。满生

当时，受我家厚恩，后来负心，一去不来。吾举家悬望，受尽苦楚，抱恨而死。我父见我死无聊，老人家悲哀过甚，与青箱丫头，相继沦亡。今在冥府诉准，许自来索命。十年之怨，方得伸报，我而今与他冥府对证去。蒙夫人相待好意，不敢相侵，特来告别。”朱氏正要问个备细，一阵冷风遍体，飒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才晓得文姬、青箱两个真是鬼，少卿之死，被他活捉了去，阴府对理。

朱氏前日原知文姬这事，也道少卿没理的。今日死了，无可怨怅，只得护丧南还。单苦了朱氏下半世，亦是满生之遗孽也。世人看了如此榜样，难道男子又该负得女子的？

痴心女子负心汉，谁道阴中有判断！

虽然自古皆有死，这回死得不好看！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二

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

诗云：

世事莫有成心，成心专会认错。

任是大圣大贤，也要当着不着。

看官听说：从来说的书，不过谈些风月，述些异闻，图个好听。最有益的，论些世情，说些因果，等听了的触着心里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。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；却从不曾讲着道学。而今为甚么说个不可有成心？只为人心最灵，专是那空虚的才有公道。一点成心入在肚里，把好歹多错认了。就是圣贤，也要偏执起来，自以为是，却不知事体竟不是这样的了。道学的正派，莫如朱文公晦翁，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？岂不是个大贤？只为成心上边，也曾错断了事。

当日在福建崇安县知县事，有一小民告一状道：有祖先坟茔，县中大姓夺占，做了自己的坟墓，公然安葬了。晦翁精于风水，况且福建又极重此事，豪门富户见有好风水吉地，专要占夺了小民的，以致兴讼，这样事日日有的，晦翁准了

他状，提那大姓到官。大姓说是自家做的坟墓，“与别人毫不相干的，怎么说起占夺来？”小民道：“原是我家祖上的墓，是他富豪倚势占了。”两家争个不歇。叫中证问时，各人为着一边，也没个的据。晦翁道：“此皆口说无凭，待我亲去踏看明白。”当下带了一干人犯及随从人等，亲到坟头。看见山明水秀，凤舞龙飞，果然是一个好去处。晦翁心里道：“如此吉地，怪道有人争夺！”心里先有些疑心：必是小民先世葬着，大姓看得好，起心要他的了。

大姓先禀道：“这是小人家里新造的坟。泥土工程，一应皆是新的，如何说是他家旧坟？相公龙目一看，便了然明白。”小民道：“上面新工程，是他家的；底下须有老土，这原是家里的，他夺了才装新起来。”晦翁叫取锄头铁锹，在坟前挖开来看。挖到松泥将尽之处，“铛”的一声响，把个挖泥的人震得手疼。拨开浮泥看去，乃是一块青石头，上面依稀有字，晦翁叫取起来看。从人拂去泥沙，将水洗净，字文见将出来，却是“某氏之墓”四个大字。旁边刻着细行，多是小民家里祖先名字。大姓吃惊道：“这东西那里来的？”晦翁喝道：“分明是他家旧坟，你倚强夺了他的。石刻见在，有何可说？”小民只是扣头道：“青天在上，小人再不必多口了。”晦翁道是见得已真，起身竟回县中，把坟断归小民，把大姓问了个强占田土之罪。小民口口“青天”，拜谢而去。

晦翁断了此事，自家道：“此等锄强扶弱的事，不是我，谁人肯做？”深为得意，岂知反落了奸民之计？元来小民诡诈，晓得晦翁有此执性，专怪富豪大户欺侮百姓。此本是一片好心，却被他们看破的拿定了。因贪大姓所做坟地风水好，造

下一计：把青石刻成字，偷埋在他坟前了多时，忽然告此一状。大姓睡梦之中，说是自家新做的坟，一看就明白的；谁知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，当官发将出来？晦翁见此明验，岂得不信？况且从来只有大家占小人的，那曾见有小人谋大家的？所以执法而断。

那大姓委实受冤，心里不伏，到上边监司处再告将下来，仍发崇安县问理。晦翁越加嗔恼，道是大姓刁悍抗拒。一发狠，着地方勒令大姓迁出棺枢，把地给与小民安厝祖先，了完事件。争奈外边多晓得是小民欺诈，晦翁错问了事，公议不平，沸腾喧嚷，也有风闻到晦翁耳朵内。晦翁认是大姓力量大，致得人言如此。慨然叹息道：“看此世界，直道终不可行。”遂弃官不做，隐居本处武夷山中。

后来有事经过其地，见林木蓊然，记得是前日踏勘断还小民之地。再行闲步一看，看得风水真好，葬下该大发人家。因寻其旁居民问道：“此是何等人家，有福分葬此吉地？”居民道：“若说这家坟墓，多是欺心得来的，难道有好风水报应他不成？”晦翁道：“怎生样欺心？”居民把小民当日埋石在墓内，骗了县官，诈了大姓这块坟地，葬了祖先的话，是长是短，备细说了一遍。晦翁听罢，不觉两颊通红，悔之无及，道：“我前日认是奉公执法，怎知反被奸徒所骗？”一点恨心，自丹田里直贯到头顶来，想道：“据着如此风水，该有发迹好处；据着如此用心贪谋来的，又不该有好处到他了。”遂对天祝下四句道：

此地若发，是有地理。此地不发，是有天理。
祝罢而去。是夜大雨如倾，雷电交作，霹雳一声，屋瓦皆响。

次日看那坟墓，已毁成一潭，连尸棺多不见了。可见有了成心，虽是晦庵大贤，不能无误。及后来事体明白，才知悔悟，天就显出报应来，此乃天理不泯之处。人若欺心，就骗过了圣贤，占过了便宜，葬过了风水，天地原不容的。

而今为何把这件说这半日？只为朱晦翁还有一件：为着成心上边，硬断一事，屈了一个下贱妇人，反致得他名闻天子，四海称扬，得了个好结果。有诗为证：

白面秀才落得争，红颜女子落得苦。

宽仁圣主两分张，反使娼流名万古。

话说天台营中，有一上厅行首，姓严，名蕊，表字幼芳，乃是个绝色的女子。一应琴棋书画、歌舞管弦之类，无所不通，善能作诗词，多自家新造句子，词人推服，又博晓古今故事。行事最有义气，待人常是真心。所以人见了的，没一个不失魂荡魄在他身上，四方闻其大名。有少年子弟慕他的，不远千里，直到台州来求一识面。正是：

十年不识君王面，始信婵娟解误人。

此时台州太守，乃是唐与正，字仲友，少年高才，风流文彩。宋时法度：官府有酒，皆召歌妓承应，只站着歌唱送酒，不许私侍寝席。却是与他谗浪狎昵，也算不得许多清处。仲友见严蕊如此十全可喜，尽有眷顾之意，只为官箴拘束，不敢胡为。但是良辰佳节，或宾客席上，必定召他来侑酒。

一日，红白桃花盛开，仲友置酒赏玩，严蕊少不得来供应。饮酒中间，仲友晓得他善于词咏，就将红白桃花为题，命赋小词。严蕊应声成一阕，词云：

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

东风情味。曾记、曾记，人在武陵微醉。（词寄《如梦令》）

吟罢，呈上仲友。仲友看毕，大喜，赏了他两匹缣帛。

又一日，时逢七夕，府中开宴。仲友有一个朋友谢元卿，极是豪爽之士，是日也在席上。他一向闻得严幼芳之名，今得相见，不胜欣幸。看了他这些行动举止，谈谐歌唱，件件动人，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！”大觥连饮，兴趣愈高。对唐太守道：“久闻此子长于词赋，可当面一试否？”仲友道：“既有佳客，宜赋新词。此子颇能，正可请教。”元卿道：“就把七夕为题，以小生之姓为韵，求赋一词。小生当饮满三大瓯。”严蕊领命，即口吟一词道：

碧梧初坠，桂香才吐，池上水花初谢。穿针人在合欢楼，正月露玉盘高泻。蛛忙鹊懒，耕慵织倦，空做古今佳话。人间刚道隔年期，怕天上方才隔夜。（词寄《鹊桥仙》）

词已吟成，元卿三瓯酒刚吃得两瓯，不觉跃然而起道：“词既新奇，调又适景，且才思敏捷，真天上人也。我辈何幸，得亲沾芳泽！”亟取大觥相酬，道：“也要幼芳分饮此瓯，略见小生钦慕之意。”严蕊接过吃了。太守看见两人光景，便道：“元卿客边，可到严子家中做一程儿伴去。”元卿大笑，作个揖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，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。”仲友笑道：“严子解人，岂不愿事佳客？况为太守做主人，一发该的了。”严蕊不敢推辞得。酒散，竟同谢元卿一路到家，是夜遂留同枕席之欢。

元卿意气豪爽，见此佳丽、聪明女子，十分趁怀，只恐

不得他欢心。在太守处凡有所得，尽情送与他家，留连半年，方才别去。也用掉若干银两，心里还是歉然的，可见严蕊真能令人消魂也。表过不题。

且说婺州永康县有个有名的秀才，姓陈，名亮，字同父，赋性慷慨，任侠使气，一时称为豪杰。凡缙绅士大夫有气节的，无不与之交好。淮帅辛稼轩居铅山时，同父曾去访他，将近居傍，遇一小桥，骑的马不肯走。同父将马三跃，马三次退却，同父大怒，拔出所佩之剑，一剑挥去马首，马倒地上。同父面不改容，徐步而去。稼轩适在楼上看见，大以为奇，遂与定交。平日行径如此，所以唐仲友也与他相好，因到台州来看仲友，仲友资给馆谷，留住了他。

闲暇之时，往来讲论。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，恼的是道学先生。同父意见亦同，常说道：“而今的世界，只管讲那道学、说正心诚意的，多是一班害了风痹病、不知痛痒之人。君父大仇全然不理，方且扬眉袖手，高谈性命，不知性命是什么东西？”所以与仲友说得来。只一件：同父虽怪道学，却与朱晦庵相好，晦庵也曾荐过同父来。同父道他是实学有用的，不比世儒迂阔。惟有唐仲友，平日持才，极轻薄的是朱晦庵，道他字也不识的，为此两个议论有些左处。

同父客邸兴高，思游妓馆，此时严蕊之名，布满一郡。人多晓得是太守相公作兴的，异样兴头，没有一日闲在家里。同父是个爽利汉子，那里有心情伺候他空闲？闻得有一个赵娟，色艺虽在严蕊之下，却也算得是个上等的衒衒，台州数一数二的。同父就在他家游耍，缱绻多时，两情欢爱。同父挥金如土，毫无吝啬，妓家见他如此，百倍趋承。赵娟就有嫁他

之意，同父也有心要娶赵娟。两个商量了几番，彼此乐意。只是是个官身，必须落籍，方可从良嫁人。同父道：“落籍是府间所主，只须与唐仲友一说，易如反掌。”赵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最好。”

陈同父特为此来府里见唐太守，把此意备细说了。唐仲友取笑道：“同父是当今第一流人物，在此不交严蕊而交赵娟，何也？”同父道：“吾辈情之所锺，便是最胜，那见还有出其右者？况严蕊乃守公所属意，即使与交，肯便落了籍，放他去否？”仲友也笑将起来道：“非是属意。果然严蕊若去，此邦便觉无人，自然使不得。若赵娟要脱籍，无不依命，但不知他相从仁兄之意已决否？”同父道：“察其词意，似出至诚。还要守公赞襄，作个月老。”仲友道：“相从之事，出于本人情愿，非小弟所可赞襄，小弟只管与他脱籍便了。”同父别去，就把这话回覆了赵娟，大家欢喜。

次日府中有宴，就唤将赵娟来承应。饮酒之间，唐太守问赵娟道：“昨日陈官人替你来说，要脱籍从良。果有此事否？”赵娟叩头道：“贱妾风尘已厌，若得脱离，天地之恩。”太守道：“脱籍不难，脱籍去，就从陈官人否？”赵娟道：“陈官人名流贵客，只怕他嫌弃微贱，未肯相收。今若果有心于妾，妾焉敢自外？一脱籍就从他去了。”太守心里想道：“这妮子不知高低，轻意应承，岂知同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子？况且手段挥霍，家中空虚，怎能了得这妮子终身？”也是一时为赵娟的好意，冷笑道：“你果要了陈官人，到他家去，须是会忍得饥、受得冻才使得。”赵娟一时变色，想道：“我见他如此撒漫使钱，道他家中必然富饶，故有嫁他之意。若依太

守相公的说话，必是个穷汉子，岂能了我终身之事？”好些不快活起来。

唐太守一时取笑之言，只道他不以为意，岂知姊妹行中心路最多，一句关心，陡然疑变。唐太守虽然与了他脱籍文书，出去见了陈同父，并不提起嫁他的说话了。连相待之意，比平日也冷淡了许多。同父心里怪道：“难道娼家薄情得这样渗瀝？哄我与他脱了籍，他就不作准了！”再把前言问赵娟，赵娟回道：“太守相公说来，到你家要忍冻饿，这着甚么来由？”同父闻得此言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小唐这样惫赖！只许你喜欢严蕊罢了，也须有我的说话处！”他是个直性尚气的人，也就不恋了赵家，也不去别唐太守，一径到朱晦庵处来。

此时朱晦庵提举浙东常平仓，正在婺州。同父进去相见已毕，问说是台州来，晦庵道：“小唐在台州如何？”同父道：“他只晓得有个严蕊，有甚别勾当？”晦庵道：“曾道及下官否？”同父道：“小唐说公尚不识字，如何做得监司？”晦庵闻之，默然了半日。盖是晦庵早年登朝，茫茫仕宦之中，著书立言，流布天下，自己还有些不惬意处。见唐仲友少年高才，心里常疑他要来轻薄的。闻得他说己不识字，岂不愧怒？怫然道：“他是我属吏，敢如此无礼？然背后之言，未卜真伪。”遂行一张牌下去，说台州刑政有枉，重要巡历，星夜到台州来。

晦庵是有心寻不是的，来得急促。唐仲友出于不意，一时迎接不及，来得迟了些。晦庵信道是“同父之言不差，果然如此轻薄，不把我放在心上。”这点恼怒再消不得了。当日下马，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，交付与郡丞，说：“知府不职，听参。”连严蕊也拿来收了监，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。

晦庵道是仲友风流，必然有染；况且妇女柔脆，吃不得刑拷，不论有无，自然招承，便好参奏他罪名了。谁知严蕊苗条般的身躯，却是铁石般的性子！随你朝打暮骂，千捶百拷，只说：“循分供唱，吟诗侑酒是有的，曾无一毫他事。”受尽了苦楚，监禁了月馀，到底只是这样话。晦庵也没奈他何，只得糊涂做了“不合蛊惑上官”，狠毒将他痛杖了一顿，发去绍兴另加勘问。一面先具本参奏，大略道：

唐某不伏讲学，罔知圣贤道理，却诋臣为不识字。居官不存政体，褻昵娼流，鞠得奸情，再行复奏。取进止。等因。

唐仲友有个同乡友人王淮，正在中书省当国。也具一私揭，辨晦庵所奏，要他达知圣听。大略道：

朱某不遵法制，一方再按，突然而来。因失迎候，酷逼娼流，妄污职官。公道难混，力不能使贱妇诬服。尚辱读奏，明见欺妄。等因。

孝宗皇帝看见晦庵所奏，正拿出来与宰相王淮平章，王淮也出仲友私揭与孝宗看。孝宗见了，问道：“二人是非，卿意何如？”王淮奏道：“据臣看着，此乃秀才争闲气耳。一个道讥了他不识字，一个道不迎候得他，此是真情。其馀言语，多是增添的。可有一些的正事么？多不要听他就是。”孝宗道：“卿说得是。却是上下司不和，地方不便，写两下平调了他每便了。”王淮奏谢道：“陛下圣见极当，臣当分付所部奉行。”这番京中亏得王丞相帮衬，孝宗有主意，唐仲友官爵安然无事。

只可怜这边严蕊，吃过了许多苦楚，还不算帐，出本之后，另要绍兴去听问。绍兴太守也是一个讲学的，严蕊解到

时，见他模样标致，太守便道：“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。”就用严刑拷他，讨拶来拶指。严蕊十指纤细，掌背嫩白。太守道：“若是亲操井臼的手，决不是这样，所以可恶。”又要将夹棍夹他。当案孔目禀道：“严蕊双足甚小，恐经折挫不起。”太守道：“你道他足小么？此皆人力矫揉，非天性之自然也。”着实被他腾倒了一番，要他招与唐仲友通奸的事。严蕊照前不招，只得且把来监了，以待再问。

严蕊到了监中，狱官着实可怜他，分付狱中牢卒，不许难为。好言问道：“上司加你刑罚，不过要你招认。你何不早招认了？这罪是有分限的：女人家犯淫，极重不过是杖罪。况且已经杖断过了，罪无重科。何苦舍着身子，熬这等苦楚？”

严蕊道：“身为贱伎，纵是与太守有奸，料然不到得死罪，招认了有何大害？但天下事真则是真，假则是假，岂可自惜微躯，信口妄言，以污士大夫？今日宁可置我死地；要我诬人，断然不成的。”狱官见他词色凛然，十分起敬，尽将其言禀知太守。太守道：“既如此，只依上边原断施行罢。可恶这妮子倔强！虽然上边发落已过，这里原要决断。”又把严蕊带出监来，再加痛杖。这也是奉承晦庵的意思。

叠成文书，正要回覆提举司，看他口气，别行定夺，却得晦庵改调消息，方才放了严蕊出监。严蕊恁地悔气！官人每自争闲气，做他不着。两处监里无端的监了两个月，强坐得他一个不应罪名，倒受了两番科断！其馀逼招拷打，又是分外的受用。正是：

规圆方竹杖，漆却断纹琴。

好物不动念，方成道学心。

严蕊吃了无限的磨折，放得出来，气息奄奄，几番欲死。将息杖疮，几时见不得客，却是门前车马比前更盛，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，四方之人重他义气。那些少年尚气节的朋友，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，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，不曾认得的要来识他面。所以挨挤不开。一班风月场中人，自然与道学不对，但是来看严蕊的，没一个不骂朱晦庵两句。

晦庵此番，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，落得动了好些唇舌，外边人言喧沸，严蕊声价腾涌，直传到孝宗耳朵内。孝宗道：“早是前日两平处了。若听了一偏之词，贬谪了唐与正，却不屈了这有义气的女子没申诉处？”

陈同父知道了，也悔道：“我只向晦庵说得他两句说话，不道认真的大弄起来，今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。”无可辨处，因致书与晦庵道：

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，唐与正乃见疑相谮，真足当田光之死矣。然困穷之中，又自惜此泼命。一笑。

看来陈同父只为唐仲友破了他赵娟之事，一时心中愤气，故把仲友平日说话，对晦庵讲了出来。原不料晦庵狠毒，就要摆布仲友起来。至于连累严蕊受此苦拷，皆非同父之意也。这也是晦庵成心不化，偏执之过。以后改调去了。

交代的是岳商卿，名霖。到任之时，妓女拜贺。商卿问：“那个是严蕊？”严蕊上前答应，商卿抬眼一看，见他举止异人，在一班妓女之中，却像鸡群内野鹤独立，却是容颜憔悴。商卿晓得前事，他受过折挫，甚觉可怜。因对他道：“闻你长于词翰，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词诉我，我自有主意。”严蕊领命，略不构思，应声口占《卜算子》道：

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

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

商卿听罢，大加称赏道：“你从良之意决矣。此是好事，我当为你做主。”立刻取伎籍来，与他除了名字，判与从良。严蕊叩头谢了，出得门去。有人得知此说的，千金币聘，争来求讨，严蕊多不从他。

有一宗室近属子弟，丧了正配。悲哀过切，百事俱废，宾客们恐其伤性，拉他到伎馆散心。说着别处，多不肯去，直等说到严蕊家里，才肯同来。严蕊见此人满面戚容，问知为着丧耦之故，晓得是个有情之人，关在心里。那宗室也慕严蕊大名。饮酒中间，彼此喜乐，因而留住。倾心来往了多时，毕竟纳了严蕊为妾。严蕊也一意随他，遂成了终身结果。虽然不到得夫人、县君，却是宗室自取严蕊之后，深为得意，竟不续婚。一根一蒂，立了妇名，享用到底。也是严蕊立心正直之报也。

后人评论这个严蕊，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。有七言古风一篇，单说他的好处：

天台有女真奇绝，挥毫能赋谢庭雪。搽粉虞候太守筵，酒酣未必呼烛灭。忽尔监司飞檄至，桁杨横掠头抢地。章合不犯士师条，肺石会疏刺史事。贱质何妨轻一死，岂承浪语污君子！罪不重科两得笞，狱吏之威止是耳。君侯能讲毋自欺，乃遣女子诬人为！虽在縲继非其罪，尼父之语胡忘之？君不见贯高当时白赵王，身无完

肤犹自强。今日蛾眉亦能尔，千载同闻侠骨香。含颦带
笑出狴犴，寄声合眼闭眉汉：山花满头归去来，天潢自
有梁鸿案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三

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

诗曰：

昔日眉山翁，无事强说鬼。何取诞怪言？阴阳等一理。

惟令死可生，不教生愧死。晋人颇通玄，我怪阮宣子。

晋时有个阮修，表字宣子，他一生不信有鬼，特做一篇《无鬼论》。他说道：“今人见鬼者，多说他着活时节衣服。这等说起来，人死有鬼，衣服也有鬼了。”一日有个书生来拜他，极论鬼神之事。一个说无，一个说有，两下辩论多时。宣子口才便捷，书生看看说不过了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君家不信，难以置辩。只眼前有一件大证见：身即是鬼，岂可说无耶？”言毕，忽然不见，宣子惊得木呆，嘿然而惭，这也是他见不到处。

从来圣贤多说人死为鬼，岂有没有的道理？不止是有，还有许多放生前心事不下，出来显灵的。所以古人说：“当令死者复生，生者可以不愧，方是忠臣义士。”而今世上的人，可以见得死者的能有几个？只为欺死鬼无知。若是见了显灵的，可也害怕哩。

宋时福州黄閩人刘监税的儿子四九秀才，取郑司业明仲的女儿为妻。后来死了，三个月，将去葬于刘家先陇之旁。既掩圻，刘秀才邀请送葬来的亲朋，在坟庵饮酒。忽然一个大蝶飞来，可有三寸多长，在刘秀才左右盘旋飞舞，赶逐不去。刘秀才道是怪异，戏言道：“莫非我妻之灵乎？倘阴间有知，当集我掌上。”刚说得罢，那蝶应声而下，竟飞在刘秀才右手内，将有一刻光景，然后飞去。细看手内，已生下二卵。坐客多来观看，刘秀才恐失掉了，将纸包着，叫房里一个养娘，交付与他藏了。刘秀才念着郑氏，叹息不已，不觉泪下。

正在凄惶间，忽见这个养娘走进来道：“不必悲伤，我自来了。”看着行动举止、声音笑貌，宛然与郑氏一般无二，众人多道是这养娘风发了。到晚回家，竟走到郑氏房中，开了箱匣，把冠裳钗钏服饰之类，尽多拿出来，悉照郑氏平日打扮起来。家人正皆惊骇，他竟走出来对刘秀才说道：“我去得三月，你在家中做的事，那件不是，那件不是。某妾说甚么话，某仆做甚勾当。”一一数来，件件不虚，刘秀才晓得是郑氏附身。把这养娘认做是郑氏，与他说话，全然无异。也只知道附几时要去的，不想自此声音不改了。到夜深竟登郑氏之床，拉了刘秀才同睡，云雨欢爱，竟与郑氏生时一般。明日早起来区处家事，简较庄租簿书，分毫不爽。

亲眷家闻知，多来看他。他与人寒温款待，一如平日，人多叫他做鬼小娘。养娘的父亲，就是刘家庄仆，见说此事，急来看看女儿。女儿见了，不认是父亲，叫他的名字骂道：“你去年还欠谷若干斛，何为不还？”叫当直的拿住了要打，讨饶才住。如此者五年。直到后来刘秀才死了，养娘大叫一声，募

然倒地，醒来仍旧如常。问他五年间事，分毫不知，看了身上衣服，不胜惭愧，急脱卸了，原做养娘本等去。

可见世间鬼附生人的事极多。然只不过一时间事，没有几年价竟做了生人，与人相处的。也是他阴中撒刘秀才不下，又要照管家事，故此现出这般奇异来。怎说得个没鬼？

这个是借生人的了。还有个借死人的，说来时：

直叫小胆惊欲死，任是英雄也汗流。

只为满腔冤抑事，一宵鬼话报心仇。

话说会稽嵊县有一座山，叫做鹿胎山。为何叫得鹿胎山？当时有一个陈惠度，专以射猎营生，到此山中，见一带胎麇鹿，在面前走过。惠度腰袋内取出箭来，搭上了，一箭射去，叫声：“着！”不偏不侧，正中了鹿的头上。那只鹿带了箭，急急跑到林中，跳上两跳，早把个小鹿生了出来。老鹿既产，便把小鹿身上血舐个干净了，然后倒地身死。陈惠度见了，好生不忍，深悔前业，抛弓弃矢，投寺为僧。后来鹿死之后，生出一样草来，就名鹿胎草。这个山原叫得剡山，为此就改做鹿胎山。

山上有个小庵，人只叫做鹿胎庵，这个庵苦不甚大。宋淳熙年间，有一僧号竹林，同一行者在里头居住。山下村里，名剡溪里，就是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所在。里中有个张姓的人家，家长新死。将入殓殓，来请庵僧竹林去做入棺功德，——是夜里的事。竹林叫行僮挑了法事经箱，随着就去。

时已日暮。走到半山中，只见前面一个人叫道：“天色晚了，师父下山到甚处去？”抬头看时，却是平日与他相好的一个秀才，姓直，名谅，字公言。两人相揖已毕，竹林道：“官

人从何处来？小僧要山下人家去，怎么好？”直生道：“小生从县间至此，见天色已晚，特来投宿庵中，与师父清话。师父不下山去罢。”竹林道：“山下张家主翁入殓，特请去做佛事。事在今夜。多年檀越人家，怎好不去得？只是官人已来到此，又没有不留在庵中宿歇的，事出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直生道：“我不宿此，别无去处。”竹林道：“只不知官人有胆气独住否？”直生道：“我辈大丈夫，气吞湖海，鬼物所畏，有甚没胆气处？你每自去，我竟到庵中自宿罢。”竹林道：“如此却好。只是小僧心上过意不去。明日归来，罚做一个东道请罪罢。”直生道：“快去快去，省得为我少得了衬钱，明日就将衬钱来破除也好。”竹林就在腰间解下钥匙来，付与直生道：“官人你可自去开了门歇宿去。肚中饥饿时，厨中有糕饼，灶下有见成米饭，食物多有，随你权宜食用。将就过了今夜，明日绝早小僧就回。托在相知，敢如此大胆。幸勿见责。”直生取笑道：“不要开进门去，撞着了什么避忌的人在里头，你放心不下。”竹林也笑道：“山庵浅陋，料没有妇女藏得，不妨不妨。”直生道：“若有在里头，正好我受用他一夜。”竹林道：“但凭受用，小僧再不吃醋。”大笑而别。竹林自下山去了。

直生接了钥匙，一径踱上山来。端的好夜景：

栖鸦争树，宿鸟归林。隐隐钟声，知是禅关清梵；纷纷烟色，看他比屋晚炊。径僻少人行，惟有樵夫肩担下；山深无客至，并稀稚子候门迎。微茫几点疏星，户前相引；灿烂一钩新月，木末来邀。室内知音，只是满堂木偶；庭前好伴，无非对座金刚。若非德重鬼神钦，也要

心疑魑魅至。

直生走进庵门，竟趋禅室。此时月明如昼。将钥匙开了房门，在佛前长明灯内，点个火起来，点在房中了。到灶下看时，钵头内有炊下的饭，将来锅内热一热。又去倾瓶倒罐，寻出些笋干、木耳之类好些物事来。笑道：“只可惜没处得几杯酒吃吃。”把饭吃饱了，又去烧些汤，点些茶起来吃了。走入房中，掩上了门。展一展被卧停当，息了灯，倒头便睡。

一时间睡不去。还在翻覆之际，忽听得扣门响。直生自念：庵僧此时，正未归来；邻旁别无人迹，有何人到此？必是山魑木魅，不去理他。那门外扣得转急。直生本有胆气，毫无怖畏，大声道：“汝是何物，敢来作怪？”门外道：“小弟是山下刘念嗣，不是甚么怪。”直生见说出话来，侧耳去听，果然是刘念嗣声音；原是他相好的旧朋友。恍忽之中，要起开门。想一想道：“刘念嗣已死过几时，这分明是鬼了。”不走起来。门外道：“你不肯起来放我，我自家会走进来。”

说罢，只听得房门纒纒有声，一直走进房来。月亮里边看去，果然是一个人，踞在禅椅之上，肆然坐下。大喊道：“公言，公言，故人到此，怎不起来相揖？”直生道：“你死了，为何到此？”鬼道：“与足下往来甚久，我元不曾死，今身子见在，怎么把死来戏我？”直生道：“我而今想起来：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，我于某日到你家送葬，葬过了才回家的。你如今却来这里作怪，你敢道我怕鬼，故戏我么？我是铁汉子，胆气极壮，随你甚么千妖百怪，我决不怕的。”鬼笑道：“不必多言。实对足下说，小弟果然死久了。所以不避幽明，昏夜到此寻足下者，有一腔心事，要诉与足下，求足下一臂

之力。足下许我，方才敢说。”直生道：“有何心事，快对我说。我念平日相与之情，倘可用力，必然尽心。”

鬼叹息了一会，方说道：“小弟不幸去世，不上一年，山妻房氏即便改嫁。嫁也罢了，凡我所有箱匣货财、田屋文券，席卷而去。我止一九岁儿子，家财分毫没分，又不照管他一些，使他饥寒伶仃，在外边乞丐度日。”说到此处，岂不伤心？便哽哽咽咽哭将起来。直生好生不忍，便道：“你今来见我之意，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么？”鬼道：“幽冥悠悠，徒自悲伤，没处告诉。今特来见足下，要足下念平生之好，替我当官一说，申此冤恨。追出家财，付与吾子。使此子得以存活，我瞑目九泉之下，当效结草衔环之报。”

直生听罢，义气愤愤。便道：“既承相托，此乃我身上事了。明日即当往见县官，为兄申理此事。但兄既死无对证，只我口说，有何凭据？”鬼道：“我一一说来，足下须记得明白。我有钱若干，粟若干，布帛若干，在我妻身边有一细帐，在彼减妆匣内，钥匙紧系身上。田若干亩，在某乡；屋若干间，在某里。俱有文契，在彼房内紫漆箱中，时常放在床顶上。又有白银五百两，寄在彼亲赖某家。闻得往取几番，彼家不肯认帐，若得官力，也可追出。此皆件件有据，足下肯为我留心，不怕他少了。只是儿子幼小无能，不是足下帮扶到底，成不得事。”直生一一牢记。恐怕忘了，又叫他说了再说，说了两三遍。把许多数目款项，俱明明白白了。直生道：“我多已记得。此事在我，不必多言。只是你一向在那里？今日又何处来？”鬼道：“我死去无罪，不入冥司，各处游荡，看见家中如此情态。既不到阴司，没处告理；阳间官府处，又不是

鬼魂可告的。所以含忍至今。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赴斋，知足下在此山上，故特地上来，表此心事，求恳出力。万祈留神。”

直生与他言来语去，觉得更深了，心里动念道：“他是个鬼，我与他说话已久，不要为鬼气所侵，被他迷了。趁心里清时，打发他去罢。”因对他道：“刘兄所托既完，可以去了，我身子已倦，不要误了我睡觉。”说罢，就不听见声响了，叫两声“刘兄”、“刘念嗣”，并不答应了。直生想道：“已去。”揭帐看时，月光朦胧，禅椅之上依然有个人坐着不动。直生道：“可又作怪！鬼既已去，此又何物？”大声咳嗽，禅椅之物也依样咳嗽。直生不理他，假意鼾呼，椅上之物也依样鼾呼，及至仍前叫“刘兄”，他却不答应。

直生初时胆大，与刘鬼相问答之时，竟把生人待他一般，毫不为异。此时精神既已少倦，又不见说话了，却只如此作影响，心里就怕将起来道：“万一走上床来，却不利害？”急急走了下床，往外便跑，椅上之物，从背后一路赶来。直生走到佛堂中，听得背后脚步响，想道：“曾闻得人说：鬼物行步，但会直前，不能曲折。我今环绕而走，必然赶不着。”遂在堂柱边绕了一转。那鬼物踉跄，走不迭了，扑在柱上，就抱住不动。直生见他抱了柱，叫声：“惭愧！”一道烟望门外溜了。两三步并作一步，一口气奔到山脚下。

天色已明，只见山下两个人前后走来，正是竹林与行童。见了直生道：“官人起得这等早！为甚恁地喘气？”直生喘息略定，道：“险些吓死了人！”竹林道：“为何呢？”直生把夜来的事，从头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你们撇了我，在檀越家快活，岂知我在山上受如此惊怕？今我下了山，正不知此物怎么样

了。”竹林道：“好教官人得知：我每撞着的事，比你的还稀奇哩！”直生道：“难道还有奇似我的？”竹林道：“我们做了大半夜佛事，正要下棺，摇动铃杵，念过真言，抛个颂子。揭开海被一看，正不知死人尸骸在那里去了。合家惊慌了，前后找寻，并无影响，送殓的诸亲，多吓得走了。孝子无头可奔，满堂鼎沸，连我们做佛事的没些意智，只得散了回来。你道作怪么？”直生摇着头道：“奇！奇！奇！世间人事改常，变怪不一，真个是天翻地覆的事。若不眼见，说着也不信。”竹林道：“官人，你而今往那里去？”直生道：“要寻刘家的儿子，与他说去。”竹林道：“且从容。昨夜不曾相陪得，又吃了这样惊恐。而今且到小庵里坐坐，吃些早饭再处。”直生道：“我而今青天白日，便再去寻寻昨夜光景，看是怎的。”就同了竹林，一行五个，一头说，一头笑，踱上山来。

一宵两地作怪，闻说也须惊坏。

禅师不见不闻，未必心无挂碍。

三人同到庵前，一齐抬起头来，直生道：“元来还在此！”竹林看时，只见一个死人，抱住在堂柱上。行童大叫一声，把经箱“扑”的掼在地上了，连声喊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”竹林啐了一口道：“有我两人在此，怕怎的？且仔细看看着。”竹林把庵门大开，向亮处一看，叫声：“奇怪！”把个舌头伸了出来，缩不进去。直生道：“昨夜与我讲了半夜话，后来赶我的，正是这个。依他说，只该是刘念嗣的尸首，今却不认得。”竹林道：“我仔细看他，分明像是张家主翁的模样。敢就是昨夜失去的？却如何走在这里？”直生道：“这等，是刘念嗣借附了尸首，来与我讲话的了，怪道他说到山下人家赴斋来的。

可也奇怪得紧！我而今且把他分付我的说话，一一写了出来，省得过会忘记了些。”竹林道：“你自做你的事。而今这个尸首在此，不稳便，我且知会张家人来认一认看。若认来不是，又作计较。”

连忙叫行童做些早饭，大家吃了。打发他下山，张家去报信。说：“出上有个死尸，抱在柱上，有些像老檀越，特来邀请亲人去看。”张家儿子见说，急约亲戚几人，飞也似到山上来认。邻里间闻得此说，尽道希奇，不约而同，无数的随着来看。但见：

一会子闹动了剡溪里，险些儿踹平了鹿胎庵。

且说张家儿子走到庵中一看，柱上的果然是他父亲尸首，号天拍地，哭了一场。哭罢，拜道：“父亲，何不好好入殓，怎的走到这个所在？如此作怪！便请到家里去罢。”叫众人帮了动手，解他下来。怎当得双手紧抱，牢不可脱。欲用力拆开，又恐怕折坏了些肢体，心中不忍，舞弄了多时，再不得计较。

此时山下来看的人越多了，内中有的道：“新尸强魂，必不可脱，除非连柱子弄了家去。”张家是有力之家，便依着说话，叫些匠人，把几枝木头将屋梁支架起来，截断半柱。然后连柱连尸倒了下来，挺在木板上了，才偷得柱子出来。一面将木板扎缚了绳索，正要扛抬他下山去，内中走出一个里正道：“列位不可造次，听小人一句说话。此事大奇，关系地方怪异，须得报知知县相公，眼同验看方可。”众人齐住了手道：“恁地时，你自报去。”里正道：“报时须说此尸在本家怎么样不见了，几时走到这庵里，怎么样抱在这柱子上。说

得备细，方可对付知县相公。”张家人道：“我们只知下棺时，揭开被来，不见了尸首。已后却是庵里师父来报，才寻得着。这里的事，我们不知。”竹林道：“小僧也因做佛事，同在张家，不知这里的事，今早回庵，方才知。这庵里自有个秀才官人，晚间在此歇宿，见他尸首来的。”

此时直生已写完了帐，走将出来，道：“晚间的事，多在小生肚里。”里正道：“这等，也要烦官人见一见知县相公，做个证见。”直生道：“我正要见知县相公，有话说。”里正就齐了一班地方人，张家孝子扶从了扛尸的，直秀才自带了写的帐，一拥下山，同到县里来。此时看的何止人山人海，嚷满了县堂。

知县出堂，问道：“何事喧嚷？”里正同两处地方一齐跪下，道：“地方怪异，特来告明。”知县道：“有何怪异？”里正道：“剡溪里民家张某，新死入殓，尸首忽然不见。第二日，却在鹿胎山上庵中，抱住佛堂柱子。见有个直秀才在山中歇宿，见得来时明白，今本家连柱取下，将要归家。小人们见此怪异，关系地方，不敢不报。故连作怪之尸，并一干人等多送到相公台前，凭相公发落。”知县道：“我曾读过野史，死人能起，唤名尸蹶，也是人世所有之事。今日偶然有此，不足为异。只是直秀才所见来的光景，是怎么样的？”直生道：“大人所言尸蹶固是，但其间还有好些缘故。此尸非能作怪，乃一不平之鬼，借此尸来托小生求申理的。今见大人，当以备陈。只是此言未可走泄，望大人主张，发落去了这一干人，小生别有余情实告。”

知县见他说得有些因由，便叫该房与地方取词立案，打

发张家亲属领尸归殓，各自散去。单留着直生，问说备细。

直生道：“小生有个旧友刘念嗣，家事尽也温饱。身死不多时，其妻房氏席卷家资，改嫁后夫。致九岁一子，流离道路。昨夜鬼扣山庵，与小生诉苦，备言其妻所掩没之数及寄顿之家，朗朗明白。要小生出身，代告大人台下，求理此项。小生义气所激，一力应承，此鬼安心而去。不想他是借张家新尸附了来的，鬼去尸存。小生觉得有异，离了房门走出。那尸就来赶逐小生，遇柱而抱，幸已天明，小生得脱。故地方见此异事，其实乃友人这一点不平之怨气所致。今小生记其所言，满录一纸。大人台鉴，照此单款为小生一追，使此子成立。不枉此鬼苦苦见托之意，亦是大人申冤理枉、救困存孤之大德也。”

知县听罢，道：“世间有此薄行之妇！官府不知，乃使鬼来求申，有愧民牧矣。今有烦先生做个证明，待下官尽数追取出来。”直生道：“待小生去寻着其子，才有主脑。”知县道：“追明了家财，然后寻其子来给还，未为迟也。不可先漏机关。”直生道：“大人主张极当。”知县叫直生出外边伺候，密地仝个小票，竟拿刘念嗣元妻房氏到官。

元来这个房氏，小名恩娘，体态风流，情性淫荡。初嫁刘家，虽则家道殷厚，争奈刘生禀赋羸弱，遇敌先败，尽力奉承，终不惬意，所以得了虚怯之病，三年而死。刘家并无翁姑伯叔之亲，只凭房氏做主。守孝终七，就有些耐不得，未滿一年，就嫁了本处一个姓幸的，叫做幸德，倒比房氏年小三五岁。少年美貌，精力强壮，更善抽添之法，房氏才知有人道之乐，只恨丈夫死得迟了几年。所以一家所有，尽情拿

去，奉承了晚夫，连儿子多不顾了。儿子有时去看他，他一来怕晚夫嫌忌，二来儿子渐长，这些与晚夫恣意取乐光景，终是碍眼，只是赶了出来，“刘家”二字也怕人提起了。

不料青天一个霹雳，县间竟来拿起刘家元妻房氏来，惊得个不知头脑。与晚夫商量道：“我身上无事，如何县间来拿我？他票上有刘家二字，莫非有人唆哄小业种告了状么？”及问差人讨票看，竟不知原告是那个。却是没处躲闪，只得随着差人到衙门里来。幸德虽然跟着同去，票上无名，不好见官，只带得房氏当面。

知县见了房氏，问道：“你是刘念嗣的元妻么？”房氏道：“当先在刘家，而今的丈夫叫做幸德。”知县道：“谁问你后夫？你只说前夫刘念嗣身死，他的家事怎么样了？”房氏道：“原没甚么大家事，死后儿子小，养小妇人不活，只得改嫁了。”知县道：“你丈夫托梦于我，说你卷掳家私，嫁了后夫，他有许多东西在你手里。我一一记得的。你可实招来。”房氏心中不信，赖道：“委实一些没有。”知县叫把拶来拶了拶，房氏忍着痛，还说没有。知县道：“我且逐件问你：你丈夫说有若干、粟若干、布若干在你家，可有么？”房氏道：“没有。”知县道：“田在某乡，屋在某里，可有么？”房氏道：“没有。”知县道：“你丈夫说：钱物细帐在减妆匣内，钥匙在你身边；田房文契在紫漆箱中，放于床顶上。如此明白的，你还要赖！”房氏起初见说着数目，已自心慌，还勉强只说“没有”。今见如此说出海底眼来，心中惊骇道：“是丈夫梦中告诉明白的！”便就遮饰不出了，只得叩头道：“谁想老爷知得如此备细！委实件件真有的。”

知县就唤松了拶，登时押去取了那减妆匣与紫漆箱来。当堂开看，与直生所写的无一不对。又问道：“还有白银五百两，寄在亲眷赖某家，可有的么？”房氏道：“也是有的，只为赖家欺小妇人是偷寄的东西，已后去取，推三阻四，不肯拿出来还了。”知县道：“这个我自各处。”

当下点一个差役，押了那妇人，去寻他刘家儿子同来回话。又分付请直秀才进来，知县对直生道：“多被小官问将出来了，与先生所写一一皆同，可见鬼之有灵矣。今已押此妇寻他儿子去了，先生也去大家一寻。若见了，同到此间，当面追给家财与他，也完先生一场为友的事。”直生谢道：“此乃小生分内事，就当出去找寻他来。”直生去了。

知县叫牢内取出一名盗犯来，密密分付道：“我带你到一家去，你只说劫来银两多寄在这家里的。只这等说，我宽你几夜锁押，赏你一顿点心。”贼犯道：“这家姓甚么？”知县道：“姓赖。”贼犯道：“姓得好！好歹赖他家娘罢了。”知县立时带了许多缉捕员役，押锁了这盗犯，一径抬到这赖家来。

赖家是个民户，忽然知县相公抬进门来，先已慌做一团。只见众人役簇拥知县中间坐了，叫赖某过来。赖某战兢兢的跪倒，知县道：“你良民不要做，却窝顿盗赃么！”赖某道：“小人颇知礼法，极守本分的，怎敢干此非为之事？”知县指着盗犯道：“见有这贼招出姓名，说有现银千两，寄在你家，怎么赖得？”赖某正要认看何人如此诬他，那盗犯受过分付，口里便喊道：“是有许多银两藏在他家的。”赖某慌了道：“小人不曾认得这个人的，怎么诬得小人？”知县道：“口说无凭。左右动手前后搜着！赖某也自去做眼，不许乘机抢匿物事。”

那一干如狼似虎的人，得了口气，打进房来，只除地皮不翻转，把箱笼多搬到官面前来。内中一箱沉重，知县叫打开来看。赖某晓得有银子在里头的，着了急，就喊道：“此是亲眷所寄。”知县道：“也要开看。”打将开来，果然满箱白物，约有四五百两。知县道：“这个明是盗赃了。”盗犯也趁口喊道：“这正是我劫来的东西！”赖某道：“此非小人所有，乃是亲眷人家寡妇房氏之物。他起身再醮，权寄在此，岂是盗赃？”知县道：“信你不得。你写个口词，到县验看。”

赖某当下写了个某人寄顿银两数目明白，押了个字，随着到县间来。却好房氏押出去寻着了儿子，直生也撞见了，一同进县里回话。

知县叫赖某过来道：“你方才说银两不是盗赃，是房氏寄的么？”赖某道：“是。”知县道：“寄主今在此，可还了他。果然盗情与你无干，赶出去罢！”赖某见了房氏，对口无言，只好直看。用了许多欺心，却被赚了出来，又吃了一个虚惊，没兴自去了。

知县唤过刘家儿子来看了，对直生道：“如此孩子，正好提携。而今帐目文券俱已见在，只须去交点明白；追出银两，也给与他去。这已后多是先生之事了。”直生道：“大人神明，奸欺莫遁，亡友有知，九泉衔感。此子成立之事，是亡友幽冥见托。既仗大人申理，若小生有始无终，不但人非，难堪鬼责。”知县道：“先生诚感幽冥，故贵友犹相托。今鬼语无一不真，亡者之灵与生者之谊，可畏可敬。岂知此一场鬼怪之事，却勘出此一案来，真奇闻也。”当下就押房氏与儿子出来，照帐目交收了物事。将文契查了田房，一一踏实金管了，

多是直生与他经理。一个乞丐小厮，遂成富室之子。固是直生不负所托，也全亏得这一夜鬼话。

彼时晚夫幸德，见房氏说是前夫托梦与知县相公，故知得这等明白，心中先有些害怕，夫妻二人怎敢违拗一些？后来晓得鬼来活现了一夜，托与直秀才的，一发打了好些寒噤。略略有些头疼脑热，就生疑惑。后来破费了些钱钞，荐度了几番，方得放心，可见人虽已死之鬼不可轻负也。有诗为证：

何缘世上多神鬼？只为人心有不平。

若使光明如白日，纵然有鬼也无灵。